

《碧巖集》點校

歐陽宜璋

~t24140x2;《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》序跋~t54; (璋按：引文見於《大藏經》48冊、《續藏經》117冊)

~t34;【序】~t14;

(一) 至聖命脈、列祖大機，換骨靈方、頤神妙術，其惟雪竇禪師，具超宗越格正眼，提掇正令，不露風規，秉烹佛鍛祖鉗鎚，頌出衲僧向上巴鼻。銀山鐵壁，孰敢鑽研？蚊咬鐵牛，難為下口。不逢大匠，焉悉玄微？粵有佛果老人，住碧巖日，學者迷而請益，老人愍以垂慈，剔抉淵源，剖析底理，當陽直指，豈立見知？百則公案，從頭一串穿來；一隊老漢，次第總將按過。須知趙璧本無瑕類，相如謾誑秦王；至道實乎無言，宗師垂慈救弊。儻如是見，方知徹底老婆。其或泥句沈言，未免滅佛種族。普照幸親師席，得聞未聞，道友集成簡編，鄙拙敘其本末。時（南宋）建炎戊申暮春晦日，參學嗣祖比丘普照謹序

(二) 自《四十二章經》入中國，始知有佛；自達磨至六祖傳衣，始有言句。曰「本來無一物」，為南宗；曰「時時勤拂拭」，為北宗。於是有禪宗頌古行世。其徒有翻案法，呵佛罵祖，無所不為，間有深得吾詩家活法者。然所謂「第一義」，焉用言句？雪竇圓悟，老婆心切，大慧已一炬丙之矣。嶠中張煒明達，燃死灰、復板行，亦所謂老婆心切者歟！

(元)大德四年庚子，四月初八日癸丑，紫陽山 方回萬里序。

(三)《碧巖集》者，圓悟大師之所述也。其大弟子大慧禪師，乃焚棄其書。世間種種法，皆忌執著。釋子所歸敬莫如佛，猶有時而罵之，蓋有我而無彼、由我而不由彼也。舍己徇物，必至於失己。夫心與道一、道與萬物一，充滿太虛，何適而非道？第常人觀之，能見其所見，而不見其所不見。求之於人，而人語之，如東坡日喻之說，往復推測，愈遠愈失。自吾夫子體道，猶欲無言；而況佛氏為出世間法，而可文字言語而求之哉！雖然，亦有不可廢者，智者少而愚者多，已學者少、未學者多。《大藏經》五千餘卷，盡為未來世設；苟可以忘言，釋迦老子便當閉口，何至如是叨叨？天下之理，固有不離尋常之中，而超出於尋常之表。

雖若易知而實未易知者，不求之於人，則終身不可得。古者名世之人，非千人之英，則萬人之傑也。太阿之劍，天下之利劍也。登山則戮虎豹、入水則剿蛟龍，人之知之，盡於是已。然古人有善用之者，乘城而戰、順風而揮之，三軍為之大敗，流血赭乎千里，是豈可以一己之所能，而盡疑之哉？自吾聞有是書，求之甚至；嶠中張氏，始更刻木，來謀於予，遂贊而成之，且為題其首。（元）大德九年，歲乙巳三月吉日，玉岑休休居士聊城周馳，書於錢唐觀橋寓舍。

（四）或問《碧巖集》之成毀，孰是乎？曰，皆是也。齷齪來東，單傳心印，不立文字，固也。而〈血脈〉、〈歸空〉諸論，果誰為之哉？古謂「不在文字，不離文字」者，真知言！已使人人於卷簾聞板、豎指觸腳之際，了卻大事，文字何有哉？拈花微笑以來，門竿倒卻之後，才涉言句，非文字無以傳，是又不可廢者也。嘗謂祖教之書，謂之公案者，倡於唐而盛於宋，其來尚矣。二字乃世間法中吏牘語，其用有三：面壁功成、行腳事了，定繫之星難明、野狐之趣易墮，具眼為之勘辨，一呵一喝，要見實詣。如老吏據獄讞罪，底裏悉見，情款不遺，一也。其次，則嶺南初來，西江未吸，亡羊之歧易泣，指海之針必南。悲心為之接引，一棒一痕，要令證悟。如廷尉執法平反，出人於死，二也。又其次，則犯稼憂深、繫驢事重，學奕之志須專、染絲之色易悲。大善知識為之付囑，俾之心死蒲團。一動一參，如官府頒示條令，令人讀律知法。惡念才生，旋即寢滅，三也。具方冊、作案底、陳機境、為格令，與世間所謂金科玉條、清明對越諸書，初何以異？祖師所以立為公案，留示叢林者，意或取此，奈何末法以來，求妙心於瘡紙、付正法於口談。點盡鬼神，猶不離簿；傍人門戶，任喚作郎。劍去矣，而舟猶刻；兔逸矣，而株不移。滿肚葛藤，能問千轉，其於生死大事，初無干涉。鐘鳴漏盡，將焉用之？烏乎！羚羊掛角，未可以形跡求；而善學大慧~t54；（璋按：「大慧」二字，《續藏經》117冊作「下惠」，《大藏經》48冊作「下慧」，而大陸出版之《中國禪宗大全》則作「大慧」，其版本依據為《續藏經》第二編22套。依文意應以後者為是。）~t14；者，豈步亦步、趨亦趨哉？知此，則二老之心皆是矣。圓悟顧子念孫之心多，故重拈《雪竇頌》；大慧救焚拯溺之心多，故立毀《碧巖集》。釋氏說一《大藏經》，末後乃謂「不曾說一字」，豈欺我哉！圓悟之心，釋氏說經之心也；大慧之心，釋氏諱說之心也。禹稷顏子，易地皆然。推之輓之，主於車行而已。爾來二百餘年，嶠中張明遠，復鏤梓以壽其傳，豈祖教回春乎？抑世故有數乎？然是書之行，所關甚重，若見水即海、認指作月，不特大慧憂之，而圓悟又將為之去粘解縛矣！昔人寫照之詩曰：

「分明紙上張公子，盡力高聲喚不應。」，欲觀此書，先參此語！（元）大德甲辰四月望，三教老人書

~t34;【跋】~t14;

（一）後序宋·無黨雲竇頌古百則，叢林學道銓要也。其間取譬經論，或儒家文史，以發明此事。非具眼宗匠，時為後學擊揚剖析，則無以知之。圓悟老師在成都時，予與諸人請益其說。師後住夾山、道林，復為學徒扣之，凡三提宗綱，語雖不同，其旨一也。門人掇而錄之，既二十年矣，師未嘗過而問焉。流傳四方，或致踏駁。諸方且因其言、以其道，不能尋繹之，而妄有改作，則此書~t54;（璋按：「此書」，《續藏經》作「世書」，此依《大正大藏經》。）~t14;遂廢矣！學者幸諦其傳焉。（北宋）宣和乙巳春暮，上休牟人關友無黨記。

（二）重刊圓悟禪師碧巖集疏《雪竇頌古百則》，圓悟重下注腳，單示叢林、永垂宗旨，經也。學人機鋒捷出，大慧密室勘辨，知無實詣、毀梓不傳，權也。此書諸佛正眼、列祖大機，兩經鉗鎚，一無瑕類。茲欲與大慧長書並駕、同圓悟心要兼行，揭杲日於迷途、指南鍼於慧海。快然一睹，開彼群愚，相與圓成，不無利益，幸甚。右伏以十七歲，便悟雲門、睦州，可道是口頭三昧，二百年不見碧巖雪竇，忽遭渠手下 一交，怎忘得弓冶裘箕？莫斷卻兒孫種草！隨人去腳跟後轉，誰下得釣龍鉤？有箇具眼眼底 來，不看作繫驢橛。此事當如筏喻，他時自會筌忘。家家門戶透長安，前者呼、後者應，種種因緣歸大數；昔之廢、今之興，莫怪山僧口多，終是老婆心切。不讀東土書，安知西來意？重興一代宗風，雖無南去雁，看取北來魚。便有十分消息，持同文印、讀無盡燈，謹疏。今日日疏

（三）圓悟老祖居夾山時，集成此書，欲天下後世知有佛祖玄奧，豈小補哉？老妙喜深患學者 不根於道、溺于知解，由是毀之，謂其父子之間矛盾，可乎？今嶠中張居士，重為板行，果

何謂哉？覽者宜自擇焉！（元）大德壬寅中秋，住天童第七世法孫比丘淨日，拜手謹書。

（四）圓悟禪師，評唱《雪竇和尚頌古一百則》，剖決玄微，抉剔幽邃，顯列祖之機用、開後學之心源。況妙智虛凝、神機默運，晶旭輝而玄扃洞照、圓蟾升而幽室朗明，豈淺識而能致極哉？後大慧禪師，因學人入室，下語頗異，疑之；纔勘而邪鋒自挫、再鞠而納款自降，曰：「我《碧巖集》中記來，實非有悟。」因慮其後不明根本、專尚語言，以圖口捷，由是火之，以救斯弊也。然成此書、火此書，其用心則一，豈有二哉？嶠中張明遠，偶獲寫本後冊，又獲雪堂刊本及蜀本，校訂訛舛，刊成此書，流通萬古，使上根大智之士，一覽而頓開本心、直造無疑之地，豈小補云乎哉？（元）延祐丁巳，迎佛會日，徑山住持比丘希陵拜書，以為後序。

（五）儒門子貢，極有功於東家聖人，藉令良馬見鞭影而奔，皆如瞠若乎後之顏子，吾聖師遊乎「何言」之天久矣！靈山會上，四眾海集，世尊拈花宗旨，諸人罔措；獨迦葉尊者，微為之破顏，與吾教中，一唯之外、口耳俱喪，同一頓徹懸悟。當時曾參不直下剖擊「忠恕」之秘鑰，豈惟門人之惑滋甚，千載之下，何以祛「一貫」之迷雲乎？異時，成都佛果圓悟老，禪笏夾山丈室，拈提《雪竇頌古百則》，其大弟子杲上座，懼學人泥於言句，辜負從上諸祖，取老和尚舌頭一截，併付烈焰，煙而颺之，拉橋堆，自以巨壑太虛，投置毫滴，如古德德山賣弄油茲婆，前此疏鈔已埃冷而無餘矣。「野火燒不盡、春風吹又生。」花落碧巖、陽坡如繡，歷過去劫，死灰復燃，不知何許。許多葛藤，一一從嶠中張居士手栽。無影樹子上，全體敗露；直得般若無說、諸天雨花。百七八十年，衲僧驀地橫穿鼻孔，從前不曾嗅底寶薰，一旦水湧雲蒸，於八萬四千毛孔，悉普悉遍，可謂甚深希有、難值難遇之事。已而居士二子得心疾，或謂：「勤、竇經杲上座煨板，居士不當拾遺燼，而日月光景之故，受如是報。」居士者疑其說，以質於予。予謂：「圓悟門人，人人而杲上座，碧巖自碧，何得有說？杲上座見月亡指，遂乃追尤古佛、毒燎五天、倒卻剎竿，不放一線，彼未嘗識月者，誰將乘一指而示之？」或者又謂：「杲上座火此書，盟之社鬼者深重，居士二子之患，正坐此！」予謂，當杲上座灼然秉炬時，煉得故紙通紅，何緣密室通風？老勤巴命門舌根

，別自有不壞處。一星迸散、明月空山，張居士那裏得這消息來？把天然一段西蜀錦機，依舊織作舊日花樣，意者主林神陰為之地，呵護至今，料亦是此書合出世因緣時節，清涼池上針芥相逢，則書寫讀誦，為人演說之功，應獲殊勝福德，何況金石刻鏤，展轉流布？居士二子之心疾根本，本不在此。客作漢妄以情識卜度，居士緣其目前不足計拔之禍福，亦以情識卜度之，是相隨赴火坑也，豈不冤哉！《冥驗記》：「沛國周氏，三子並瘖。一日有客造門曰：『君可內省宿愆。』忽猛憶兒時，見燕窠三子，伺其母出，各以一痰藜吞之，斯須共斃，母還悲鳴而去，常自悔責。客曰：『君既知悔責，罪今免矣！』三子即皆能言。」然則居士二子之病風喪心，得無亦有可悔恨之事乎？「談般若者，若為人輕賤，是人先世罪業，應墮惡道，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罪業，即為消滅。」~t54；（璋按：此段文字，依《金剛經》原文為：「…善男子善女人，受持讀誦此經，若為人輕賤，是人先世罪業，應墮惡道，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罪業則為消滅。…」）~t14；居士能於此有省，縱無始劫來，所造諸業，當應時消滅。即君二子之心疾，當如周氏二子之應時能言，可以不疑。世尊住世四十九年，六百函文字，覆藏遍界。若從臬上座之說，萬年一念，更留蹤跡作麼？向上禪林，無限尊宿，有兩句最端的曰：「任你即心即佛，我但非心非佛。」今而後有謗如來正法輪者，君但應之曰：「任汝說臬上座底是，我只說勤老師底是。」若不如此，即恐燎卻面門，四百四病，一時發矣！將如居士二子心疾何？不見古人道：「養子方知父母恩」？居士學佛知恩、臨老懺悔，他日作家爐備，跳出丈六金身，不知還見勤老師，真箇揚眉豎拂否？若還一句薦得，向道：「佛祖有誓，罪不重科，莫殃及他家兒孫好。」雖然如是，且得沒交涉！是年延祐，丁巳中元日~t54；（璋按：「中元日，《續藏經》作「中之日」，此據《大正大藏經》本）~t14；海粟老人馮子振題。

（六）《碧巖集》行于世者數版，卷套多多，到上學徒盛笈非便也。故予欲成小字縮行，省紙冊，有年所矣！安政丁巳秋，篤信檀士，戮力捨財，喜資上本，即命剗剛氏。事既竣焉，喜捨刊梓製本賤價，固予初志也。若夫《碧巖》曲節，先哲序跋，善美盡盡，予何言乎？簡省刻成，故書詹言於筴端爾。（日）安政六年（西元 1859），歲在己未，秋七月初吉，敕住華園玉桃菴主萬寧玄鼻敬識。

~t25;《碧巖集》點校 ~t34;第一則 達摩廓然~t14;

【示眾】

乾坤窄，日月星辰一時黑，直饒棒如雨點、喝似雷奔，也未當得向上宗乘中事。設使三世諸佛，只可自知；歷代祖師，全提不起；明眼衲僧，自救不了；一代時教，詮注不及，到這裏作麼生請益？道箇佛字，拖泥帶水；道箇禪字，滿面慚惶；久參上士，不待言之；後學初機，直須究取。請試舉看。~t54;（璋按：第一則示眾，於張本（元代張明遠重刊本）為第二則「垂示」，其文如下：「隔山見煙，早知是火；隔牆見角，便知是牛。舉一明三，目機銖兩，是衲僧家尋常茶飯。至於截斷眾流，東湧西沒，逆順縱橫，與奪自在。正當恁麼時，且道是什麼人行履處？看取雪竇葛藤。」）~t14;

【舉】~t24;

梁武帝問達摩大師：「 ~t14;（說這不啣留漢。）~t24;

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」 ~t14;（是什麼繫驢橛！）~t24;

達摩云：「廓然無聖。」 ~t14;（將謂多少奇特，可煞明白？）~t24;

帝曰：「對朕者誰？」 ~t14;（滿面慚惶，強惺惺。）~t24;

達摩云：「不識！」 ~t14;（咄！再來不值半文錢。）~t24;

帝不契， ~t14;（可惜！卻較些子。）~t24;

遂渡江至魏。 ~t14;（者野狐精，不免從東過西、從西過東去也。）~t24;

武帝問志公， ~t14;（貧兒思舊債，傍人有眼，不免麼羅。）~t24;

志公云：「陛下還識此人否？」 ~t14;（和志公趕出國始得，好與三十棒。）~t24;

帝曰：「不識！」 ~t14;（卻是武帝承當達摩公案，達摩來也。）~t24;

志公云：「此是觀音大士，傳佛心印。」 ~t14;（胡亂指注。）~t24;

帝悔，遂遣使取。 ~t14;（果然把不住，向道不啣留。）~t24;

志公云：「莫道陛下發使去取， ~t14;（東家人死、西家人助哀，好與一時趕過江！）~t24;

闔國人去，他亦不回！」 ~t14;（胳膊不向外，志公好與三十棒，不知腳下放大光明。）

【評唱】

達摩大師遙觀此土，有大乘根器，遂泛海得得而來。單傳心印，開示迷情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若恁麼見得，便有自由分，不隨一切語言轉變，脫體成佛。便能於後頭，與武帝對談，并二祖安心處，自然見得，無許多計較情塵。一刀截斷、灑灑落落，何必分是非、辨得辨失？雖然恁麼，能有幾人知？

武帝常披袈裟，講《放光般若經》，感得天花亂墜、地變琉璃，遂辨道奉佛、詔誥天下，起寺度僧、依教修行，人謂之「佛心天子」。

達摩初來見武帝，帝遂問：「朕起寺度僧，還有功德否？」達摩云：「無功德！」早是惡水驀頭澆。若透得這箇無功德，許你親見達摩。且道，起寺安僧，為什麼卻無功德？此意在什麼處？

武帝常與婁約法師、傅大士、昭明太子，持論真俗二諦，據教中說，真諦以明非有、俗諦以明非無，真俗不二，即是聖諦第一義，此是教家極妙窮玄處。武帝便拈起極則處，問達摩：「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」達摩云：「廓然無聖！」天下衲僧跳不出，達摩與他一刀截斷。如今人多錯會，卻去弄精魂、舉眼~t54;（璋按：張本「舉眼」作「瞪眼睛」）~t14;云：「廓然無聖」，且喜沒交涉。

五祖先師常說：「只這廓然無聖，若人透得，歸家穩坐。一等是打葛藤，不妨與他打破漆桶。達摩就中奇特。所以道『參得一句透，千句萬句一時透』，自然坐得斷、把得定。」古人道：「粉骨碎身未足酬，一句了然超百億。」

達摩劈頭與他一筭，多少漏逗了也！帝不省，卻以人我見故，再問：「對朕者誰？」達摩慈悲忒煞，又向伊道：「不識！」直得武帝眼目定動，不知是何言說。到這裏，有事無事，拈來不堪。舉，端和尚頌云：「一箭尋常落一鷗，更加一箭已相饒；直歸少室峰前坐，梁主休云更去招。」復云：「誰欲招？」帝不契，遂出國。者老漢只得麼羅，遂渡江至魏。後來有傳折蘆而渡，恐亦未詳，此乃讚歎之言也。是時魏孝明帝當天位，乃北人種族，姓拓跋氏，後來方名中國。達摩至彼，亦不去見，直過少林，面壁九年，方接得二祖，彼方之人，呼謂之壁觀婆羅門。二祖可大師，問達摩曰：「諸佛法印，可得聞乎？」摩云：「諸佛法印，匪從人得。」二祖曰：「我心未寧，乞師安心。」摩云：「將心來與汝安。」祖曰：「覓心了不可得。」摩云：「與汝安心竟！」

武帝後問志公，達摩所答者話。公曰：「陛下還識此人否？」帝曰：「不識。」且道，

與達摩道底，是同是別？似則也似，是則不是。人多錯會道：「前來達摩是答禪，後面武帝對他志公，乃相識之識」，且喜勿交涉。當時志公恁麼問，且道作麼生祇對，何不一棒打殺，免見塗糊？武帝卻供他款，道「不識」。志公見機而作，便云：「此是觀音大士，傳佛心印。」帝便追悔，遣使去取之，不回，不啣留漢！當時等他道：「是觀音大士，傳佛心印」，亦擯他出國去，卻較些子。

人傳，志公天鑿一三年化去，達摩自大通元年方來，自隔十餘年，何故卻道同時相見？此必是謬傳。但據傳中所載，如今不論者箇事，只要知他大綱而已。且道，達摩是觀音，志公亦是觀音，阿那箇是端的底觀音？既是觀音，為什麼卻有兩箇？何止兩箇，成群作隊。

時後魏光統律師、菩提流支三藏，與師論議。師斥相指心，而褊局之量，自不堪任，競起害心，數加毒藥。至第六度，化緣已畢，傳法得人，遂不復救，端居而逝，葬於熊耳山定林寺。後魏宋雲奉使，於蔥嶺遇師手攜隻履而往。帝追悔憶念，自撰碑文云：「嗟乎！見之不見，逢之不逢。今之古之，怨之恨之。」復讚云：「心無也，剎那而登妙覺；心有也，曠劫而滯輪迴。」且道，達摩即今在什麼處？蹉過也不知。

【頌】~t24;

聖諦廓然， ~t14; (箭過新羅，咦?) ~t24;

何當辨的? ~t14; (過也，又有什麼難辨?) ~t24;

對朕者誰， ~t14; (再來不直半文錢，又恁麼去也!) ~t24;

還云不識。 ~t14; (三箇四箇。咄！中也。) ~t24;

因茲暗渡江， ~t14; (穿人鼻孔不得，卻被別人穿卻。蒼天蒼天，好不大丈夫。)

~t24;

豈免生荊棘? ~t14; (腳跟下已深數丈也。) ~t24;

闔國人追不再來， ~t14; (兩重公案，大丈夫氣概在什麼處？用追作什麼?) ~t24;

千古萬古空相憶！ ~t14; (換手拍胸，望空啟告。) ~t24;

休相憶， ~t14; (道什麼？向鬼窟裏作活計那。) ~t24;

清風匝地有何極? ~t14; (果然，大小雪竇向草裏輓。) ~t24;

師顧視左右云：「這裏還有祖師麼？」 ~t14; (你待番款那，由自作這般去就。)

~t24;

白云：「有。」 ~t14; (塌薩阿嘮。) ~t24;

「喚來與老僧洗腳！」 ~t14; (更與三十棒趕出，未為分外，作者箇去就，由較些子。)

【評唱】

雪竇頌此公案，一似善舞太阿劍相似，向虛空中盤礴，自然不犯鋒鏃。若無這般手腳，纔拈著，便見傷鋒犯手。若是具眼者，看他一拈一掇、一褒一貶，只用四句，一時楷定一則公案。大凡頌古，只是遶路說禪，拈古大綱，據款結案而已。

雪竇與他一拶，劈頭便頌云：「聖諦廓然，何當辨的？」雪竇於他初句下，著這一句，不妨奇特。且道，畢竟作麼生辨的？直饒鐵樹銅眼，也摸索不著。到這裏，以情識卜度得麼？所以雲門道：「如擊石火，似閃電光。」者些子，不落心機意想，等你開口，堪作何用？計較生時，鷓子過新羅。

雪竇道，你天下衲僧，何當辨的？對朕者誰，還云不識。師云：只這不識，太煞老婆心切，此是雪竇重重為人處。且道，廓然與不識，是一般是兩般？若是了底人分上，不言而喻；若是未了底人，決定打作兩橛。尋常諸方皆道：「雪竇重拈一遍」，殊不知四句頌盡公案了也。

後頭為慈悲之故，頌事跡因緣：「因茲暗渡江，豈免生荊棘？」達摩本來此土，為人解黏去縛、抽釘拔楔、剷除荊棘，因何雪竇卻道「生荊棘」？非止當時，即今諸人腳跟下，已深數丈。「闔國人追不再來，千古萬古空相憶」，可煞不丈夫！且道，達摩在什麼處？若見達摩，便見雪竇末後為人處。

雪竇又怕人生情見，所以撥轉關捩子，出自己所見云：「休相憶，清風匝地有何極？」既不相憶，你腳跟下事，又作麼生？雪竇道：「即今此處，匝地清風。天上天下，有何所極？」雪竇把千古萬古之事，拋向面前，非止雪竇當時有何極，你諸人分上，亦有何極？

他又怕人執在這裏，再著方便，高聲云：「這裏還有祖師麼？」自云：「有。」雪竇到這裏，不妨為人赤心片片。又自云：「喚來與老僧洗腳！」太煞減人威光，當時也好與本分手腳。且道，雪竇意在什麼處？到這裏，喚作驢則是，喚作馬則是，喚作祖師則是，如何名邈？往往喚作「雪竇使祖師去也」，且喜勿交涉。且道，畢竟如何？只許老胡知，不許老胡會！

~t34;第二則 趙州至道~t14;

【示眾】

一機一境、一言一句，且圖有箇入處。又云，好肉上剜瘡，成窠成窟；大用現前，不存軌則。且圖知有向上事，蓋天蓋地，又摸索不著。恁麼也得，不恁麼也得，太廉纖生；恁麼

也不得，不恁麼也不得，太孤危生！不涉二途，何即是？請試舉看。~t54；（瑋按：第二則示眾，於張本為第三則垂示。）~t14；

【舉】~t24；

趙州示眾云：~t14；（這老漢作什麼？莫道這葛藤。）~t24；

至道無難，~t14；（非難非易。~t24；

唯嫌揀擇。~t14；（眼前是什麼，三祖猶在。）~t24；

才有語言，是揀擇、是明白，~t14；（兩頭三面少賣弄，魚行水濁、鳥飛落毛。）~t24；

老僧不在明白裏。~t14；（賊身已露。者老漢向什麼處去？）~t24；

是汝還護惜也無？~t14；（敗也，有一箇半箇。）~t24；

時有僧問：「既不在明白裏，護惜箇什麼？」~t14；（也好與一撈，舌拄上齶。）

~t24；

州云：「我亦不知。」~t14；（倒退三千里，一撈撈殺者老漢！）~t24；

僧云：「和尚既不知，為什麼卻道不在明白裏？」~t14；（看走向什麼處去，逐教上樹去。）~t24；

州云：「問事即得」，禮拜了退。~t14；（賴有這一著，這老漢！）

【評唱】

趙州常舉此話，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」，乃是三祖〈信心銘〉：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；但莫憎愛，洞然明白。」才有語言，是揀擇、是明白；才恁麼會，蹉過了也。釘鉸膠黏，堪作何用？州云：「是揀擇、是明白」，如今人參禪問道，不在揀擇中，便坐在明白裏。州云：「老僧不在明白裏」，汝等諸人既不在明白裏，且道趙州在什麼處？為什麼卻教人護惜？五祖常道：「垂手來似過你。」汝等作麼生會？且道，作麼生是垂手處？識取鉤頭意，莫認定盤星。這僧出來，不妨奇特，何故？捉趙州空處，便去撈他道：「既不在明白裏，護惜箇什麼？」趙州也好，更不行棒行喝，只道：「我亦不知。」若不是老僧被他一撈，往往忘前失後。賴這老漢，有轉身自在處，所以如此。今時禪和子，問著便道：「我亦不知不會。」爭奈同途不同轍。這僧有奇特處，方始會問：「和尚既不知，為什麼卻道『不在明白裏』？」，好與一撈。若是別人，直是分疏不下。趙州是作家，只向他道：「問事即得」，禮拜了退。這僧依舊不奈這老漢何，只得飲氣吞聲。

此是大膽宗師，不與你論玄論妙、論機論境，一向以本分事接人，所以道，相罵饒你接

菁、相唾饒你潑水。殊不知這老漢，說他行腳時，平生不用棒喝，唯以尋常語言。只是天下人不奈他何，蓋為他平生無許多事計較，所以橫拈倒用、逆行順行，得大自在。如今人不理會得，只管道：「趙州不答話、不為人說」，殊不知當面蹉過！

【頌】~t24;

至道無難， ~t14; (三重公案，) ~t24;

言端語端。 ~t14; (魚行水濁，七花八裂，又塗糊也。) ~t24;

一有多種， ~t14; (一般打葛藤，作什麼?) ~t24;

二無兩般。 ~t14; (何堪四五六七，又有什麼了期。) ~t24;

天際日上月下， ~t14; (覲面相呈。頭上漫漫、腳下也漫漫。) ~t24;

檻前山深水寒。 ~t14; (一死更不再活，還覺寒毛卓豎麼?) ~t24;

觸髅識盡喜何立， ~t14; (棺木裏瞠眼、與盧行者同參。) ~t24;

枯木龍吟消未乾。 ~t14; (咄！達摩遊東土，枯木再生花。) ~t24;

難！難！ ~t14; (邪法難扶，倒一說，者裏是什麼所在？說難說易。) ~t24;

揀擇明白君自看。 ~t14; (將謂別有人，賴值自看，不干山僧事。瞎！還有不難底麼？便打。)

【評唱】

「至道無難，言端語端」，雪竇知他落處，所以如此頌：「至道無難」，隨後便道：「言端語端」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。雪竇道：「一有多種，二無兩般。」以三隅反一。你且道，什麼處是他「言端語端」處？為什麼一卻有多種，二卻無兩般？若不具眼，向什麼處摸索？若透得這兩句，古人道：「打成一片，依舊見山是山、水是水，天是天、地是地。」有時喚天作地，有時喚地作天，有時喚山不是山，喚水不是水，畢竟作麼生得平穩去？風來樹動、浪起船高，春生夏長、秋收冬藏，一種平懷，泯然自盡。此四句頌，頓絕了也。

雪竇有餘才，所以分開結裏算來也，只是頭上安頭。道：「至道無難」，天際日上時月便下，檻前山深時水便寒，到這裏，言也端、語也端，頭頭是道、物物全真，豈不是心境俱亡，打成一片？雪竇頭上，太孤峻生，末後也漏逗不少。若參得透、見得徹，自然如醍醐上味相似；若也情念未亡，便見七花八裂，決不能會如此說話。

「觸髅識盡喜何立，枯木龍吟消未乾。」只這便是交加處。此是古人問道公案，雪竇拽來，穿作一串，用頌：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」如今人不會古人意，只管咬言嚼句，有甚了期？若是通方作者，方能明得這般說話。

不見僧問香巖：「如何是道？」巖云：「枯木裏龍吟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道中人？」巖云：「觸體裏眼睛。」僧後問石霜：「如何是枯木裏龍吟？」霜云：「猶帶喜在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觸體裏眼睛？」霜云：「猶帶識在。」僧舉似曹山，山乃有頌云：「枯木龍吟真見道，觸體無識眼初明；喜識盡時消息斷，當人那辨濁中清？」僧再問曹山：「如何是枯木裏龍吟？」山云：「血脈不斷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觸體裏眼睛？」山云：「乾消未盡。」雪竇可謂有大手腳，一時與你交加頌出。雖然如是，都無兩般。

雪竇末後，有為人處，更道：「難！難！」只這難難，也須是透得過始得。何故如此？不見百丈道：「一切語言，山河大地，一一消歸自己。」雪竇凡是一拈一捏，末後歸自己。且道，什麼處是雪竇為人處？「揀擇明白君自看」。既是打葛藤，頌了卻道「君自看」，且道，他意落在什麼處？莫道諸人理會不得，設使山僧到這裏，也理會不得。

~t34;第三則 馬師不安~t14;

【示眾】

青天白日，不可更指東劃西；時節因緣，亦須應病與藥。且道，放行即是？把住即是？試舉看。~t54;（璋按：第三則示眾，於張本為第四則垂示。）~t14;

【舉】~t24;

馬大師不安。~t14;（這漢漏逗不少，帶累別人去也。）~t24;

院主問：「和尚！近日尊位如何？」~t14;

（四百四病一時發，仁義道中，三日後不送亡僧是好手。）~t24;

大師云：「日面佛，月面佛。」~t14;（可煞新鮮，養子之緣。）

【評唱】

馬大師不安，院主問：「和尚近日尊位如何？」大師云：「日面佛，月面佛。」祖師若不以本分事相見，如何得此道光輝？這箇公案，若知落處，便可丹霄獨步；若不知落處，往往枯木巖前，蹉路去在。若是本分人，到這裏，須是有驅耕夫之牛、奪飢人之食底手腳，方見馬大師為人處。

如今多有人道「馬大師接院主」，且喜勿交涉。如今眾中多錯會，瞠眼云：「在這裏！左眼是日面，右眼是月面」，有什麼交涉？驢年也不會！只如馬大師如此道，意在什麼處？有底云：「點平胃散一貼來」，有什麼交涉？到這裏，作麼生得平穩去？所以道：「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；學者勞形，如猿捉影。」

只如這「日面佛月面佛」，極是難見。雪竇到此亦難頌，卻為他見得透，用盡平生工夫直下去注他。諸人要見雪竇麼？看取下文。

【頌】~t24;

日面佛、月面佛， ~t14; (開口見膽，兩鏡相照於中，無影像。)~t24;

五帝三皇是何物！ ~t14; (太高生，莫謗伊好，可貴可賤。)~t24;

二十年來曾苦辛， ~t14; (自是你落草，不干山僧事，啞子喫苦瓜。)~t24;

為君幾下蒼龍窟。 ~t14; (何消恁麼，莫錯用心好也，莫道無奇特事。)~t24;

屈， ~t14; (愁人莫向愁人說，說向愁人愁殺人。)~t24;

堪述， ~t14; (向阿誰說?)~t24;

明眼衲僧莫輕忽。 ~t14; (更須子細看，咄！且退後。)

【評唱】

「日面佛、月面佛，五帝三皇是何物？」神宗在位時，因此一頌，所以不入藏。雪竇先拈云：「日面佛、月面佛」，一時拈了，卻云：「五帝三皇是何物！」且道，他意作麼生？適來說了也，直下注他。所以道，「垂鉤四海，只釣鯤鯨。」格外高談，為尋知識，只此一句已了。

後面雪竇自頌他平生用心參禪處，「二十年來曾苦辛，為君幾下蒼龍窟。」似箇什麼？一似箇入蒼龍窟裏尋珠相似。後來打破漆桶，將謂多少奇特？元來只消箇「五帝三皇是何物！」且道，雪竇語落在什麼處？須是自家退步看，方始見得他落處。

人多不見雪竇意，只管道諷國。若恁麼會，只是情見。此乃禪月〈題公子行〉詩云：「錦衣仙花手擎鶻，閑行氣貌多輕忽；稼穡艱難總不知，五帝三皇是何物？」雪竇道：「屈，堪述！明眼衲僧莫輕忽。」直饒頂門具眼，肘下有符，明眼衲僧，點破天下，到這裏也莫輕忽，須是子細使得。

~t34140x2;第四則 德山挾複~t54;

(璋按：此則一夜本無示眾，張本則有「垂示」，其文如下：「青天白日，不可更指東劃西；時節因緣，亦須應病與藥。且道，放行好？把定好？試舉看。」)~t14;

【舉】~t24;

德山到瀋山， ~t14; (擔板漢，野狐精。)~t24;

挾複子於法堂上， ~t14; (衲敗缺，不妨令人疑著。)~t24;

從西過東邊、從東過西邊， ~t14; (可殺有禪，作什麼？點！)~t24;

顧視云：「無！無！」便出。 ~t14; (好與三十棒，大煞氣衝天，真獅子兒，善獅子吼。)~t24;

師著語云：「勘破了也！」 ~t14; (錯，點，果然。)~t24;

德山至門首，卻云：「也不得草草！」 ~t14; (放去解收來，頭上太高生，末後太低生！知過必改，能有幾人？)~t24;

便具威儀，再入相見。 ~t14; (依前作這箇去就，已是第二重納敗缺，嶮！)~t24;

瀋山坐次， ~t14; (冷眼看這老漢，捋虎鬚也須是這般底始得。)~t24;

德山提起坐具云：「和尚！」 ~t14; (改頭換面，無風起浪。)~t24;

瀋山擬取拂子， ~t14; (須是那漢始得。大宗師家，不妨坐斷天下人舌頭。)~t24;

德山便喝，拂袖而出。 ~t14; (野狐精見解。一種拏雲攫霧，草偃風行，就中奇特。這一喝，也有照、也有用。)~t24;

師著語云：「勘破了也！」 ~t14; (錯，點，果然。)~t24;

德山背卻法堂，著草鞋便行。 ~t14; (風光可愛，公案未圓，已是喪身失命。)~t24;

瀋山至晚，問首座：「適來新到在什麼處？」 ~t14; (東邊落節，西邊拔本；眼觀東南，意在西北。)~t24;

首座云：「當時背卻法堂，著草鞋出去也。」 ~t14; (靈龜曳尾，好與三十棒。這老漢，腦上合喫多少？)~t24;

瀋山云：「此子已後，向孤峰頂上，盤結草庵，呵佛罵祖去在。」 ~t14; (賊過後張弓，天下衲僧跳不出。)~t24;

師著語云：「雪上加霜。」 ~t14; (錯！點，果然。)

【評唱】

復舉德山語畢，夾山只道三箇點字。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，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。

德山本是講人，在川中講《金剛經》，說教中道，金剛喻定。後得智中，千劫學佛威儀、萬劫學佛化行，然後成佛。他南方魔子，便道即心是佛，遂發憤擔《疏鈔》，直往南方，破滅者魔子輩。看他恁麼發憤，也作箇猛利漢。

初到澧州，路上見一婆子賣油茲，遂放下疏鈔，且買點心喫。婆云：「所載者是什麼？」德山云：「《金剛經疏鈔》。」婆云：「我有一問，你若答得，布施油茲作點心；若答不得，別處買去！」德山云：「但問。」婆云：「《金剛經》云：過去心不可得、現在心不可得、未來心不可得，上座欲點那箇心？」山無語，婆遂指令去參龍潭。

纔跨門，便問：「久嚮龍潭，及乎到來，潭也不見、龍也不現。」龍潭和尚於屏風後引身云：「子親到龍潭！」師乃設禮而退。至夜間入室，侍立更深。潭云：「何不下去？」山遂珍重，揭簾而出。見外面黑，卻回云：「門外黑。」潭遂點紙燭，度與山。山方接，潭便吹滅，山豁然大悟，便禮拜。潭云：「子見箇什麼便禮拜？」山云：「某甲自今後，更不疑著天下老和尚舌頭。」至來日，潭上堂云：「可中有箇漢，牙如劍樹、口似血盆，一棒打不回頭。他時異日，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。」山遂取疏鈔於法堂前，將火炬舉起云：「窮諸玄辯，若一毫置於太虛；竭世樞機，似一滴投於巨壑。」遂燒之。

後聞為山盛化，直造為山，便作家相見。包亦不解，直上法堂，從西過東、從東過西。顧視云：「無無！」便出。且道，意作麼生，莫是顛麼？人多錯會，用作建立，且沒交涉。看他恁麼，不妨奇特，所以道：「出群須是英靈漢，敵勝還他獅子兒；選佛若無如是眼，假饒千載又奚為？」到這裏，須是通方作者始見得。何故？佛法無許多事，那裏得箇情見來？他是心機泯絕，那裏有許多般燠糟？所以玄沙道：「直似秋潭月影、靜夜鐘聲，隨扣擊以無虧、觸波瀾而不散」，此猶是生死岸頭事，到這裏，亦無得失是非，亦無奇特玄妙。既無奇特玄妙、得失是非，作麼生會？他從西過東、從東過西。且道，意作麼生？

為山老漢，也不管他。若不是為山，被他折挫一上。看他為山老作家，只管坐看成敗。若不深辨來風，爭能如此？雪竇著一語云：「勘破了也。」一似鐵橛子相似。眾中謂之著語，雖然在兩邊，卻不住兩邊，作麼生會？他道：「勘破了也。」什麼處是勘破處？且道，勘破德山？勘破為山？

德山遂出，到門首，卻云：「也不得草草」，要與為山掀出心肝五臟，法戰一場，具威儀，再入相見。為山坐次，德山提起坐具云：「和尚！」為山擬取拂子，德山便喝，拂袖而

出，可煞奇特。眾中多道，為山怕他，有甚麼交涉？為山不忙，所以古人道，智過於禽獲得禽、智過於獸獲得獸、智過於人獲得人。參得這箇禪，盡大地、草木、叢林、人物、花果，森羅萬象，一時作一喝來。他亦不關掀倒禪床、喝散大眾；他亦不管如天之高、似地之厚。為山若無坐斷天下人舌頭底手腳時，驗他也大難。若不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，到此也分疏不下。為山運籌帷幄，決勝千里。德山背卻法堂，著草鞋便出去，意作麼生？你且道，德山是勝是負？為山恁麼，是勝是負？雪竇著語云：「勘破了也。」是他下工夫，見透古人謔訛極則處，方能如此，不妨奇特。

雪竇著兩箇勘破，分作三段，方顯此公案，似傍人斷二人。後來這老漢，緩緩地，至晚方問首座云：「適來新到在什麼處？」首座云：「當時背卻法堂，著草鞋出去也。」為山云：「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，盤結草庵、呵佛罵祖去在。」你且道，他意作麼生？為山老漢不是好心，德山後來，雖呵佛罵祖、打風打雨，依舊不出他窠窟。被這老漢見透他平生伎倆，到這裏，喚作為山與他授記，得麼？喚作澤廣藏山、狸能伏豹，得麼？且喜勿交涉！雪竇知此公案落處，敢與他斷，更道：「雪上加霜」，重拈起教人看。若見得去，許你與為山、德山、雪竇同參；若也不見，切莫要強生情解。

【頌】~t24;

一勘破， ~t14; (好過，言猶在耳。)~t24;

二勘破， ~t14; (兩重公案。)~t24;

雪上加霜曾險墮！ ~t14; (三段不同，在什麼處?)~t24;

飛騎將軍入虜庭， ~t14; (嶮！敗軍之將，不勞更斬，喪身失命。)~t24;

再得完全能幾箇？ ~t14; (死中得活。)~t24;

急走過， ~t14; (傍若無人，盡你神力，堪作何用？三十六策。)~t24;

不放過， ~t14; (狸能伏豹，穿卻鼻孔。)~t24;

孤峰頂上草裏坐。 ~t14; (果然。為什麼卻在草裏坐?)~t24;

咄！ ~t14; (會麼？兩刃相傷，兩兩三三舊路行，唱拍相隨，便打！)

【評唱】

雪竇頌百則公案，一則則拈香舉來，所以大行於世。他更會文章、透得公案，盤礴得熟，方可下筆。何故如此？「龍蛇易辨、衲子難瞞。」雪竇參透這因緣，於節角處，著三句語，撮來頌出。

「雪上加霜」，幾乎嶮墮。只如德山似箇什麼？似「飛騎將軍入虜庭」，乃李廣善射，聖封為飛騎將軍。後去攻虜，被番人捉去，以馬馱之，廣遂詐死。行至半路，廣密開眼，乃見監者手中有弓矢，遂縱身奪監者弓矢，射殺監者，得馬而走。後有逐廣者，被廣一箭射殺一箇，賊畏而退。者漢有這般手腳，死中得活，此一說恐謬。後於藍田射虎云云。雪竇引在頌中，用比德山再入相見，一似李廣再得歸漢，依舊被他跳得出。

看他古人，見到說到、行到用到，不妨英靈。有殺人不眨眼底手腳~t54;（璋按：「眨」，一夜誤作「貶」，據張本校改）~t14;，方可立地成佛、自由自在。如今人有底問著，頭邊一似衲僧氣概，一搵兩搵，腰做段、股做截，七支八離，渾無些子相續處。所以古人道，「相續也大難」，看他德山為山如此，豈是滅裂見解？「再得完全能幾箇」？「急走過」，德山便喝而出去，似李廣被捉，後設計奪弓，射殺監使番人子，而走出虜庭相似。雪竇頌到此，大有工夫。

德山背卻法堂，著草鞋便出去，道他得便宜；殊不知這老漢，依前不放過他在。雪竇便道「不放過！」為山至晚問首座，為山幾時是放過來？不妨奇特。到這裏，雪竇為什麼道：「孤峰頂上草裏坐」？又喝。你且道，他意落在什麼處？更參三十年！

~t34;第五則 雪峰粟粒~t14;

【示眾】

大凡扶豎宗教，須是英靈漢，有殺人不眨~t54;（璋按：「眨」，一夜誤作「貶」，據張本校校改）~t14;眼底手腳，方可立地成佛。所以道，照用同時、卷舒齊唱，理事不二、權實並行。放過一著，建立第二義門，直下截斷葛藤。後學初機，難為湊泊。昨日也恁麼，事不獲已；今日恁麼，過犯彌天。若是明眼漢，一點也瞞他不得；其或未然，虎口裏橫身，不免喪身失命，試請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雪峰示眾云： ~t14;（一盲引眾盲，也不是分外。）~t24;

「盡大地撮來，如粟米粒大。 ~t14;（是什麼手段？山僧不曾弄鬼眼睛。）~t24;

拋向面前， ~t14;（只恐拋不下，有什麼伎倆？誰覺不見？）~t24;

漆桶！不會。 ~t14;（倚勢欺人，自領出去，莫瞞人好。）~t24;

打鼓、普請，看。」 ~t14;（噫！打鼓，為三軍。）

【評唱】

長慶問雲門：「雪峰與麼道，還有出頭不得處麼？」門云：「有。」慶云：「作麼生？」門云：「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。」雲峰云：「匹上不足、匹下有餘。我更與你打葛藤！」拈拄杖云：「還見雲峰麼？王令稍嚴，不許人攙奪行市。大滄詰[6]云：『我更與你土上加泥』」，拈拄杖云：「看看，雪峰老人向汝諸人面前放屙。咄！為什麼屎臭氣卻不知？」

雪峰示眾云：「盡大地撮來，如粟米粒大。」古人接物利生，有奇特處，只是不妨辛苦。三上投子，九到洞山，置漆桶木杓，到處作飯頭，也只為透脫此事。及至洞山作飯頭，一日洞山問雪峰：「作什麼？」峰云：「淘米。」山云：「淘沙去米、淘米去沙？」峰云：「沙米一齊去。」山云：「大眾喫箇什麼？」峰便覆盆。

山云：「子緣在德山」，指令見之。纔到便問：「從上宗乘中事，學人還有分也無？」德山便打云：「道什麼？」因此有省。後在鰲山，阻雪。調巖頭云：「我當時在德山棒下，如桶底脫相似。」巖頭喝云：「你不見道，『從門入者，不是家珍』，須是自己胸中流出，蓋天蓋地，方有少分相應。」雪峰忽然大悟，禮拜云：「師兄今日始是鰲山成道。」

如今人只管道：「古人造作，令後人依規矩。」若恁麼道，只是謗他。古人謂之出佛身血。古人不似今時人苟且，求一言半句，以當平生。直是要扶豎宗教、續佛壽命，所以出一言半句，自然坐斷天下人舌頭。無你著意路、作情解、涉道理處。

看他此箇示眾，蓋為他曾見作家來，所以有作家鉗鎚。凡出一言半句，不是心機意識、鬼窟裏作活計，直是超群拔萃、坐斷古今，不容擬議。看他用處，盡是如此。

一日示眾云：「南山有一條鰲鼻蛇，汝等諸人，切須好看取！」又云：「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。汝等諸人，向什麼處屙？」又云：「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？」他尋常以這般語句示眾云。

「盡大地撮來，如粟米粒大。」這箇時節，且道，以情識卜度得麼？須是打破羅籠，得失是非一時放下，洒洒落落，自然透得這圈繡，方見他用處。且道，雪峰意在什麼處？人多錯會，作情解道：「心是萬法之主，盡大地一時在我手裏。」且喜勿交涉，到這裏，須是箇真實漢始得。聊聞舉著，便徹骨徹髓。見得透，且不說情思意想，若是本色衲子，便見他一一的當為人。

【頌】~t24;

牛頭沒， ~t14; (蹉過了也，閃電相似。)~t24;

馬頭回， ~t14; (如擊石火，似閃電光。)~t24;

曹溪鏡裏絕塵埃。 ~t14; (打破鏡來，與你相見，須是得打破始得。) ~t24;
打鼓看來君不見， ~t14; (刺破你眼睛，莫輕未學，漆桶有什麼覓處?) ~t24;
百花春至為誰開? ~t14; (法不相饒，葛藤窠窟裏出頭來，一場狼藉不少。)

【評唱】

雪竇自然見他古人，只消向他命脈上，一拶與你頌出：「牛頭沒、馬頭回。」且道，雪竇說箇什麼？見得透者，一似早朝喫粥、齋時喫飯相似，只是尋常。雪竇慈悲，當頭一鎚擊碎，一句截斷，只是不妨孤峻。如擊石火、似閃電光，不露鋒鋷，無你栖泊處。且道，向意根下，摸索得麼？此一句一齊道盡了也。

雪竇第二句，卻通一線道，略露鋒鋷，早是落草。你若向言上生言、句上生句、意上生意，作解會，不唯帶累老僧，亦乃辜負雪竇。古人句雖如此，意不如此，終不作道理繫縛人。「曹溪鏡裏絕塵埃」，多少人只管作計較道理—「靜心便是鏡」，且喜勿交涉！雪峰分明說了也。只為人不見，所以雪竇如此即當頌出：「打鼓看來君不見。」癡人還見麼？更向你道：「百花春至為誰開？」可謂豁開戶牖，與你一時八字打開了也。及乎春來，幽谷野澗，乃至無人到處，百花競發。你且道，畢竟為誰開？

~t34;第六則 雲門好日~t14;

【舉】~t24;

雲門大師垂語云：「十五日已前，不問汝， ~t14; (半河南半河北，這裏不收舊曆日。) ~t24;十五日已後，道將一句來！」 ~t14; (不免從朝至暮，切忌來日十六，日月易流!) ~t24; 自代云：「日日是好日。」 ~t14; (收。蝦跳不出斗，誰家無明月清風?)

【評唱】

雲門大師初參睦州，他家旋機電卷，直是難為湊泊。尋常接人，纔跨門，便搗住云：「道道。」擬議，乃推出云：「秦時度轆轤。」

雲門凡去見，至第三回，纔敲門，州云：「誰？」門云：「文偃。」纔開門，便跳入。州搗住云：「道道。」門擬議，便被推出。門一足在門閭內，被州急合門，拶折雲門腳。門忍痛作聲，忽然大悟。雲門後來凡出語言，一似睦州。後於陳操尚書宅，住三年。

睦州指往雪峰，到彼，出眾便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峰云：「莫寐語」，門便禮拜，服勲三年。一日，雪峰問：「子近日見處如何？」對云：「某見處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。」

靈樹和尚二十年，不請首座。忽一日令擊鐘，三門外接首座，眾皆訝之。果是雲門至，便請入首座寮解包。

一日，廣主劉王將興兵，躬入院，請師決臧否。靈樹已先知，怡然坐化。廣主怒曰：「和尚何時得疾？」侍者對曰：「師不曾有疾。適封一合子，令俟王來呈之。」廣主開合，得一帖子，云：「人天眼目，堂中首座。」廣主悟旨，遂寢兵，便請雲門出世，住靈樹，後來方住雲門。

師開堂說法，有鞠常侍致問：「靈樹果子熟也未？」門云：「什麼年中，得信道生？」復引劉王昔為賣香客等因緣。劉王後謚靈樹為「知聖禪師」。一日劉王詔師入內過夏，共數人尊宿，皆受內人問訊說話，唯師一人不言，亦無人親近。有一內官，作一偈貼於殿上云：「大智修行始是禪，禪門宜默不宜喧；萬般巧說爭如實，輸卻雲門總不言。」

雲門尋常愛說三字禪：「顧、鑿、咦」，又說一字禪。僧問：「殺父殺母，佛前懺悔；殺佛殺祖，向什麼處懺悔？」門云：「露。」又問：「如何是正法眼藏？」門云：「普。」直是不容擬議。到平鋪處，又卻罵人。若下一句語，如鐵橛子相似。

後出四哲，乃洞山初、智門寬、德山密、香林遠，皆為大宗師。初，香林在雲門時，為侍者十八年，門日日只叫「侍者」，侍者應之。一日，忽然省得。門云：「我今後更不叫汝。」雲門尋常接人，多用睦州手段，只是難為湊泊，有抽釘拔楔底鉗鎚。雪竇道：「我愛韶陽老人新定機，一生為人抽釘拔楔。」

更垂一箇門頭，示眾云：「十五日已前不問汝，十五日已後，道將一句來。」坐斷千差、不通凡聖。卻自代云：「日日是好日。」且不道明日是十六日，後人只管隨語生解，有什麼交涉？佗雲門立箇宗風，須有箇為人處。垂語了，卻自代云：「日日是好日。」這一句語，十五日已前坐斷，十五日已後也坐斷。通古貫今，從前至後，一時坐斷。

山僧如此說話，也是隨語生解。他殺不如自殺，要見古人意旨，看雪竇打葛藤頌出。

【頌】~t24;

去卻一， ~t14; (七穿八穴，向什麼處去？放過一著！) ~t24;

拈得七。 ~t14; (拈不出，卻不放過。) ~t24;

上下四維無等匹。 ~t14; (何似生？上是天，下是地，東南西北與四維，有什麼等匹？又爭奈拄杖子在我手裏？) ~t24;

徐行踏斷流水聲， ~t14; (莫向腳跟下，葛藤窠裏去也，難為體究。) ~t24;
縱觀寫出飛禽跡。 ~t14; (眼裏亦無此消息，做這野狐精見解，依舊只在窠窟裏。) ~t24;
草茸茸， ~t14; (腦後拔箭，是什麼消息？生在太平實地。) ~t24;
煙冪冪， ~t14; (未出這窠窟，足下雲生。) ~t24;
空生巖畔花狼藉。 ~t14; (好事不如無。) ~t24;
彈指堪悲舜若多。 ~t14; (四方八面盡法界，向舜若多鼻孔裏，道將一句來！) ~t24;
莫動著， ~t14; (前言何在，動著時如何？) ~t24;
動著三十棒！ ~t14; (自領出去，便打！)

【評唱】

「去卻一、拈得七」，雪竇頌，偏愛如此。當頭以金剛王寶劍揮一下，然後略露些子風規。雖然如此，畢竟無有二解。「去卻一、拈得七」，人多作算數會，道：「去卻一，是十五日已前事。」雪竇驀頭下兩句語，印破了也，卻去露些子出，教你見。「去卻一，拈得七」，切忌向言下作活計。何故？胡餅有什麼汁？人多落在意識中，須是向語句未生以前會取始得。大用現前，自然見得。所以釋迦老子，成道後，於摩竭提國，三七日中，思惟如是事：「諸法寂滅相，不可以言宣；我寧不說法，疾入於涅槃。」到這裏，直是無下口處，以此方便力故，為五比丘說已。至三百六十會，說一代時教，只是方便。所以道，脫珍御服、著弊垢衣，不得已而向第二義門，淺近之處，誘引諸子。若教他向上全提，盡大地無一箇半箇。

且道，作麼生是第一句？到這裏，雪竇露些意教人見。你但上不見有諸佛、下不見有眾生、外不見有山河大地、內不見有見聞覺知，如大死底人，卻活相似。好惡長短是非，都打成一片，一一拈來，更無異見，然後應用不失其宜，方見他道：「去卻一，拈得七，上下四維無等匹」。若向此句透得，直是「上下四維無等匹」，森羅萬象，草芥人畜，物物全彰自己家風。所以道：「萬象之中獨露身，惟人自肯乃方親；昔年謬向途中覓，今日看來火裏冰。」天下天下，唯我獨尊。人多逐末，不求其本。先得本正，自然風行草偃、水到渠成。「徐行踏斷流水聲」，徐行動時，浩浩水流聲，也應踏斷。「縱觀寫出飛禽跡」，縱目一觀，直饒是飛禽跡，亦如寫出相似。到這裡，鑊湯爐炭吹教滅、劍樹刀山喝便摧，不為難事。

雪竇到這裏，慈悲之故，恐人坐在無事界裏，復道：「草茸茸、煙冪冪。」所以蓋覆卻，直得草茸茸、煙冪冪。且道，是什麼人境界，喚作「日日是好日」得麼？且喜勿交涉。直得「徐行」也不是、「縱觀」也不是、「草茸茸煙冪冪」也未在。直饒總不恁麼，正是「空生巖畔花狼藉」，也須是過那邊始得。如須菩提避喧求靜，入巖中宴坐。天帝釋雨花，讚歎

須菩提云：「我重尊者，善說般若。」須菩提云：「我於般若，未嘗說一字！」帝釋云：「尊者無說，我乃無聞，無說無聞，是真說般若。」雪竇拈此話亦有頌：「雨過雲凝曉半開，數峰如畫碧崔嵬；空生不解巖中坐，惹得天花動地來。」到這裏，藏去那裏？雪竇又道：「我恐逃之逃不得，大方無外皆充塞；茫茫擾擾如何極？八面香風惹衣戒。」直得淨裸裸、赤洒洒，都無纖毫過患，也未為極則。畢竟如何即是？「彈指堪悲舜若多」，此是梵語，舜若多為虛空神。以虛空為體、無身覺觸，得佛光照，方現得身。你若得似舜若多時，雪竇正好彈指悲歎。又道：「莫動著，動著三十棒！」不得動著時如何？~t54;（璋按：以上四句，張本作「又云：『莫動著』，動著時如何？」依文義，將一夜本原文「莫『道』著」改為「莫『動』著」。）~t14;青天白日，開眼瞌睡。

~t34;第七則 慧超問佛~t14;

【示眾】

聲前一句，千聖不傳；未曾親近，猶隔大千。設使向聲前辨得，截斷天下人舌頭，未是性燥漢。所以道：「天不能蓋、地不能載，虛空莫能容、日月不能照，無佛處獨稱尊」，始較些子。其或未然，於一毫頭上透得，放大光明，七縱八橫，於法自在。信手拈來，無有不是。且道，得個什麼道理，有恁麼奇特？良久云：「大眾會麼？」從前汗馬無人識，只要重論蓋代功。即今此事且致，雪竇公案，又作麼生？試請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僧問法眼：「慧超咨和尚， ~t14;（道什麼？檐枷過狀漢，據款結案。）~t24;

如何是佛？」 ~t14;（眼睛突出！）~t24;

法眼云：「汝是慧超。」 ~t14;（依模脫出，鐵酸餡，就身打劫。）

【評唱】

法眼禪師，有啐啄同時底機、具啐啄同時底用，方能如此答話，可以超聲越色，一一得大自在，縱奪臨機，殺活在我，不妨奇特；然而此箇公案，諸方商量者多作情解。不知古人凡垂示一句一言，如擊石火、似閃電光，直拔地撥開一條正路，後人只管去言句上作解會道：「慧超便是佛，所以法眼恁麼答。」有者道：「大似騎牛覓牛。」亦有者道：「問處便是。」有什麼交涉？若恁麼會去，不唯辜負自己，兼乃深屈古人！

若要見他全機，除非一棒打不回頭，牙如劍樹、口似血盆底漢，向言外知歸，方有少分相應。若一一作解會，盡大地滅胡種族底人~t54;（璋按：上句，張本「盡大地」之後有「是」字。）~t14;，只如超禪客，於此悟去，也是他時時照管參究，所以一言之下，如桶底脫相似。

法眼會下監院，不入室。法眼問：「院主何不入室？」主曰：「某在青峰和尚處，問：『如何是學人自己？』峰云：『丙丁童子來求火』，從此有休歇處。」眼云：「是則是，你試說看。」主云：「丙丁是火，將火更求於火便是。」眼不肯，主便辭過江。卻自云：「他是五百人善知識，必有長處！」復回如前問，法眼云：「丙丁童子來求火」，主於言下大悟。如今有者，只管瞠眼作解會，所以道「彼自無瘡，勿傷之也。」這般公案，久參者一舉便知落處，法眼宗下為之箭鋒相拄。更不用五位君臣、四種料簡，直論箭鋒相拄，是他家宗風如此。一句便見，當陽便透。若向句下尋思，卒摸索不著。

法眼出世，有五百眾，是時佛法大興。時韶國師久參疏山，自謂得旨，乃集疏山平生文字頂相，領眾行腳。至法眼會下，他自不入室，隨眾過日。一日法眼上堂，有僧問：「如何是曹源一滴水？」眼云：「是曹源一滴水。」此僧惘然而退。韶國師在眾中聞之，忽然大悟。後出世，承嗣法眼，有頌呈云：「通玄峰頂，不是人間。心外無法，滿目青山。」法眼印云：「只此一頌，自然繼得吾宗。他後有王侯所敬重，吾不如汝！」看他古人，恁麼悟去，是箇什麼道理？不可只教山僧說也，須是自己十二時中，打辨精神，似恁麼與他承當去。他日向十字街頭，垂手為人，也不為難事。

只是這僧道：「慧超咨和尚，如何是佛？」眼云：「汝是慧超。」法眼有什麼辜負處？不見雲門道：「『舉』不顧，即差互；擬思量，何劫悟？」雪竇頌得不妨顯赫。

【頌】~t24;

江國春風吹不起，~t14;（盡大地人料來，那裏得這箇消息？文彩未生前。）~t24;
鷓鴣啼在深花裏。~t14;（喃喃何用？又被風吹別調中，豈有恁麼事？）~t24;
三級浪高魚化龍。~t14;（通他一路，莫瞞大眾好，踏著龍頭。）~t24;
癡人猶辱夜塘水。~t14;（扶籬摸壁，挨門傍戶，有什麼用處？守株待兔。）

【評唱】

雪竇是作家。於古人難咬難嚼~t54;（璋按：「難咬難嚼」，一夜本原作「難咬嚼處」，此依文義從張本）~t14;、難透難入、節角滄訛處，頌出教人看，不妨奇特。識得法眼關捩子，又知慧超落處，更恐後人多向法眼言句上錯作解會，所以頌出。

這箇僧如此問，法眼如此答，便是「江國春風吹不起，鷓鴣啼在深花裏。」此兩句只是一句。且道，雪竇意在什麼處？江西江南，多作兩般會道：「『江國春風吹不起』頌『汝是慧超』，只這些子便是，直饒江國春風也吹不起。『鷓鴣啼在深花裏』，用頌諸方商量，浩浩地似鷓鴣啼在深花裏相似。」有什麼交涉？殊不知雪竇這兩句，只是一句，要得人無縫無罅，明明向汝道，言也端、語也端，蓋天蓋地。他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法眼云：「汝是慧超。」雪竇道：「江國春風吹不起，鷓鴣啼在深花裏。」向這裏薦得去，可以丹霄獨步。你若作解會，三生六十劫。

雪竇第三第四句，忒煞傷慈，為人一時說破。超禪客言下大悟處，「三級浪高魚化龍，癡人猶辱夜塘水」。禹門三級浪，孟津即是龍門，禹帝鑿為三級。三月三日桃花開時，天地所感，有魚過得龍門者，頭上生角，昂鬚鬣尾，擎雲而去；跳不得者，點額而回。癡人向言下咬嚼，似辱夜塘水求魚相似。殊不知，魚已化為龍去也。端和尚頌云：「一文大光錢，買得箇油茲，嚙向肚皮裏，當下便不飢。」此頌得甚妙，只是拙。雪竇頌巧，不傷鋒犯手。如慶藏主問人：「如何是三級浪高魚化龍？」也不必如此，我且問你：「化作龍，即今在什麼處？」

~t34;第八則 翠巖眉毛~t14;

【示眾】

會則途中受用，如龍得水、似虎靠山；不會則世諦流布，羝羊觸藩、守株待兔。若也途中受用，遇知音、別機宜、識休咎，相共證明；若也世諦流布，具一隻眼，可以坐斷十方、壁立千仞。

有時一句，如踞地獅子；有時一句，如金剛王寶劍；有時一句，坐斷天下人舌頭；有時一句，隨波逐浪。有時將一莖草，作丈六金身用；有時將丈六金身，作一莖草用。所以道，大用現前，不存軌則。且道，憑是什麼道理？還委悉麼？試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翠巖夏末示眾云：「一夏以來~t54;（璋按：「以」字一夜原作「已」，此據張本）~t24;，為兄弟說話話，~t14;（開口焉知恁麼？）~t24;

看翠巖眉毛在麼？」~t14;（只贏得眼睛在，鼻孔也落地，入地獄如箭射。）~t24;

保福云：「作賊人心虛。」 ~t14; (灼然，是賊識賊！) ~t24;
長慶云：「生也。」 ~t14; (舌頭落地，將錯就錯，果然！) ~t24;
雲門云：「關！」 ~t14; (走向什麼處去？天下衲僧跳不出，敗也。)

【評唱】

古人學道，晨參暮請，無有間時。翠巖至夏末，卻恁麼示眾，然而不妨孤峻、不妨奇特，驚天動地。且道，一代時教，五千四十八卷，不免說心說性、說頓說漸，還有這箇消息麼？一等是他為人底時節。翠巖就中奇特，看他如此說話。且道，他意落在什麼處？

古人垂一鉤，終不虛說。須有箇道理為人，人多錯會：「白日青天，說無向當話，無事生事。夏末先責己過，免得他人檢點。」且喜勿交涉。這般見解，為之滅佛種族，歷代宗師出世，若不垂示於人，都無利益，圖箇什麼、顯箇什麼？到這裏見得透，方知古人有驅耕夫之牛、奪飢人之食底手腳。如今人問著，便向句中咬嚼、眉毛上作活計。看他屋裏人，自然知得他行履處，千變萬化、滄訛節角，著著有出身之路，便能如此與他酬唱。此語若無奇特，雲門、長慶、保福三人，啞啞地與他唱和，作什麼？

保福云：「作賊人心虛。」只因此語，後惹得適來說底情解、許多說話。且道，保福意在什麼處？切忌向句下覓他古人。你若生情起念，則換卻你眼睛。殊不知，保福一轉語，截斷翠巖腳跟去。

長慶云：「生也。」人多道，隨翠巖腳跟下走，所以道「生也」，且喜勿交涉。不知長慶自出他見解，道「生也」，有出身之處。我且問你，什麼處是生處？一似作家面前，以金剛寶劍，直下使用。若能打破常流見解，截斷得失是非，方見長慶與他酬唱處。

雲門道：「關。」不妨奇特，只是難參。雲門多以一字禪示人，雖一字中，須具三句，看他古人酬唱對辨，自然與今時人殊別。此乃下語底樣子，看他雖如此道，意決不在那裏；且道，在什麼處？也須子細自參始得。若是明眼漢，有照天照地底手腳，直下八面玲瓏。雪竇為他一箇「關」字，和他三箇，穿作一串，頌出。

【頌】 ~t24;

翠巖示徒， ~t14; (教壞人家男女，者箇老賊！) ~t24;
千古無對。 ~t14; (也有一箇半箇，分一節。) ~t24;
關字相酬， ~t14; (不信道也，不妨奇特，須是恁麼人，方解恁麼事。) ~t24;
失錢遭罪。 ~t14; (雪竇也不少，和聲便打。) ~t24;

潦倒保福， ~t14; (同行同伴，作這般去就，兩箇三箇。) ~t24;
抑揚難得。 ~t14; (放行把住，誰是同生同死? 且喜勿交涉，且莫謗他。) ~t24;
嘮嘮翠巖， ~t14; (者野狐精，合取狗口。) ~t24;
分明是賊。 ~t14; (捉敗，道著不是也。) ~t24;
白圭無玷， ~t14; (好箇消息，還得麼? 天下人不知價。) ~t24;
誰辨真假? ~t14; (多只是假，山僧從來無眼，碧眼胡僧。) ~t24;
長慶相諳， ~t14; (是精識精，是賊識賊，須是他始得。) ~t24;
眉毛生也。 ~t14; (在什麼處? 從頂門上至腳跟下，一點也無。)

【評唱】

翠巖示徒，雪竇若不如此頌出教你見，爭得名善知識? 古人如此，一一皆是事不獲已。如今人多去著言著句、轉生情解，所以卻不見古人之意。忽若有一箇出來，掀倒禪床、喝散大眾，也怪他不得。雖然如此，也須是實到這般田地始得。

雪竇道：「千古無對。」他只道：「看翠巖眉毛在麼?」有什麼奇特處，便言千古無對? 須是知古人一言半句出來，不是造次，須是有定乾坤底眼始得。雪竇著一言半句，如金剛王寶劍、如踞地獅子，如擊石火、似閃電光，若不是頂門具眼，爭能見得古人落處? 這箇示眾，直得千古無對。過於德山棒、臨濟喝。且道，雪竇為人意在什麼處? 你且作麼生會他道：「千古無對」?

「『關』字相酬，失錢遭罪。」這箇意旨，又且如何? 直饒具透關底眼漢，到這裏，也須子細始得。且道，是翠巖失錢遭罪? 是雲門失錢遭罪? 你若透得，許你具眼。「潦倒保福，抑揚難得」，抑自己、揚古人，且道，保福甚麼處抑? 什麼處揚? 「嘮嘮翠巖」，口巴巴地，「分明是賊」。且道，他偷甚麼來，雪竇卻道是賊? 切忌隨他語脈轉，到這裏，須是自己操持，始得白圭無玷。頌翠巖示眾，大似白圭相似，更無些子瑕翳。

「誰辨真假」，罕有人辨別。雪竇有餘才，所以從頭至尾，一串穿卻，末後方道：「長慶相諳，眉毛生也。」且道，「生也」在什麼處? 急著眼看。~t34; 第九則 趙州四門 ~t14;

【示眾】

明鏡當臺，妍醜自辨；鑊邪在手，殺活臨時。漢去胡來、胡來漢去，死中得活、活中得死，到這裏，作麼生？若無透關底眼，轉身處，灼然不奈何。且道，作麼生是透關底眼？轉身處，試請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僧問趙州：「如何是趙州？」~t14;（河北河南，總說不著。爛泥裏有刺，不在河南，正在河北。）~t24;州云：「東門、南門、西門、北門。」~t14;（相罵饒你接鬚、相唾饒你潑水，見成公案，還見麼？打。）

【評唱】

大凡參禪問道，須究自己，切忌揀擇言句。何故？不見趙州舉道：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」雲門道：「如今禪和子，三箇五箇，聚頭喧喧，口喃喃地，便道：『這箇是上才語句，那箇是就身處打出語。』不知古人方便門中，為初機後學，未明心地、未見本性，未透脫之者，不得已而立箇方便語句。只如祖師自西土而來，單傳心印、直指人心、見性成佛，那裏如此葛藤？須是斬斷言語，格外見諦，透脫得去，方可如龍得水、似虎靠山。」

久參先德，有見而未透、透而未圓，謂之請益。若是見得透請益，卻要向言句中周旋，無有凝滯。久參請益，是與賊過梯。其實此事不在言句上，所以雲門道：「此事若言句上，會三乘十二分教，豈不是言句？何須達摩西來，直指人心，說教外別傳？」汾陽十八問中，此問為之「驗主問」，亦謂之「探拔問」。

這僧置一箇問頭，不妨奇特。若不是趙州，也難為祇對他。問著趙州：「如何是趙州？」州是本分作家，便向他道：「東門、南門、西門、北門。」後來人呼作無事禪。你若恁麼會，三家村裏漢，更是會禪會佛法去。只這便是滅佛法底人，喻如魚目、擬作明珠，似則也似，是則不是。老僧道，不在河南，正在河北。且道，是有事、是無事？須是子細始得。

遠錄公云：「末後一句，始到牢關；指南一路，不在言詮。」十日一風、五日一雨，安邦樂業，鼓腹歌謠，為之太平時節，謂之無事。不是拍盲便道無事，須是透得關捩子，過得荊棘林，淨裸裸、赤洒洒，依前是箇平常人。由你有事也得、無事也得。七縱八橫，不執定。有般人道：「本無一星事，遇茶喫茶、遇飯喫飯。」此是大妄語，喚作未得為得、未證為證。元來不曾參得透，見人說心說性、說玄說要，便道：「只是狂見，本來無事。」可謂一盲引眾盲！殊不知祖師未來時，那裏喚天作地，喚山作水來？為什麼，祖師更西來？諸方人

室陞座，說箇什麼？盡是情解計較！若得情識計較盡，方見得透，依前天是天、地是地、山是山、水是水。

不見古人道：「心是根，法是塵，兩種猶如鏡上痕。痕垢盡除光始現，心法雙亡性即真。」到這裏，自然淨裸裸、赤洒洒，若據極則處所論，也未是安穩處在。到這裏，人多錯會，打入無事界中。佛也不禮，香也不燒。似則也似~t54;（璋按：「似則也似」，一夜本原作「似則是」，此據張本）~t14;，爭奈脫體不是？才問著，卻是極則相似。拶著便參差，七花八裂，坐在空腹高心處，到藹月三十日，換手搥胸，已遲了也。

這僧問趙州：「如何是趙州？」州云：「東門、南門、西門、北門。」且道，作麼生摸索？恁麼也不得，不恁麼也不得，畢竟如何？這些子是難處。

侍者一日報趙州云：「大王來也。」州離座云：「喏喏。」者云：「未到，在三門下。」州云：「又道來也。」南禪師拈云：「侍者只知報客，不知身在帝鄉；趙州老婆心切，不覺入泥入水。」參到這裏，不妨奇特！

【頌】~t24;

句裏呈機劈面來， ~t14;（嚮。魚行水濁，莫瞞他趙州好。）~t24;

爍迦羅眼絕纖埃。 ~t14;（撒沙撒土，莫帶累趙州。撈天摸地，作什麼？）~t24;

東南西北門相對， ~t14;（開也，那裏有許多門，背卻趙州城，向什麼處去也？）~t24;無限輪槌擊不開。 ~t14;（自是輪槌不到。）

【評唱】

趙州臨機，如金剛王寶劍，擬議則截卻你頭，往往當面換卻你眼睛。這僧也敢捋虎鬚，致箇問端，大似無事生事，爭奈句裏有機？他既呈機來問，趙州也不辜負他，所以亦呈機答。不是他特地如此，蓋為透得底人，自然合轍，一似曾問來相似。

不見有一外道，手中握雀兒，問佛：「生也？死也？」佛豎拳云：「開也？合也？」此話便同這公案。古人自是血脈不斷，所以道：問在答處，答在問端。

雪竇見得徹底，便道：「句裏呈機劈面來」，句裏有機帶兩意，又似問「人」，又似問「境」。趙州不移一絲毫，便向他道：「東門、南門、西門、北門。」「爍迦羅眼絕纖埃」，此頌趙州也於句裏呈機答他，所以為之有機變。才轉照，破他心膽。若不如此，難塞他問頭。「爍迦羅」者，是梵語，此云堅固，亦云金剛。爍迦羅眼，不唯千里明察秋毫，亦乃定邪決正，去來別機宜、識休咎。雪竇道：「東南西北門相對，無限輪槌擊不開。」既是無限

輪鎚，為什麼擊不開？自是雪竇見處如此。諸人作麼生得此門開去？試參詳看。

~t34;第一〇則 睦州三喝~t14;

【示眾】

恁麼也不得，不恁麼也不得。若論戰也，立在轉處。所以道，若向上轉去，直得釋迦、彌勒、文殊、普賢，千聖萬聖，天下宗師，並皆飲氣吞聲。若向下轉去，醋雞蚊虻，蠢動含靈，萬象森羅，一一放大光明、一一壁立千仞。儻忽不上不下，又作麼生商量？有條依條、無條依例，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睦州問僧：「近離甚處？」~t14;（探竿影草。）~t24;

僧便喝。~t14;（作家禪客，且莫詐明頭，也解恁麼去。）~t24;

州云：「老僧被汝一喝。」~t14;（陷虎之機，孟八郎作麼？）~t24;

僧又喝。~t14;（看取頭角，似則似，是則未是，只恐龍頭蛇尾。）~t24;

州云：「三喝四喝後作麼生？」~t14;（逆水之波，未曾有一人入得，那裏去來？）~t24;

僧無語。~t14;（果然摸索不著。）~t24;

州便打云：~t14;（盡令而行，大地草木，也斬為三段。）~t24;

「這掠虛漢！」~t14;（放過一著，落在第二，便打。）

【評唱】

大凡扶豎宗教，須是有本分宗師底眼，有本分宗師用。睦州機鋒，如閃電光相似。愛勘座主尋常出一言半句，一似箇荊棘叢林相似，著腳手不得。他才見僧來，便道：「現成公案，放你三十棒。」又見僧云：「上座！」僧回首，州云：「擔板漢。」又示眾云：「未得箇入頭處，須是得箇入頭處。」機鋒總如此。

這僧也善雕琢，爭奈龍頭蛇尾？當時若不是睦州，也被他惑亂一場。只如問他：「近離甚處？」他便下喝。且道，他意作麼生？這老漢也不忙，緩緩地向他道：「老僧被汝一喝！」恰似領他話相似，又似驗他相似。斜身看他如何，這僧又喝，似則似，是則不是。這老漢穿卻鼻孔來了也。便向他道：「三喝四喝後，作麼生？」這僧果然無語，州便打云：「這掠

虛漢！」驗人端的處，下口便知音。可惜許，這僧無語，惹得睦州道：「這掠虛漢。」若是諸人，被睦州道：「三喝四喝後，作麼生？」合如何祇對，免得他道：「這掠虛漢」？到這裏，若是識存亡、別休咎，腳踏實地底漢，誰管你「三喝四喝後作麼生」？~t54;（璋按：上四句，一夜本原為「若識存亡、別休咎，腳踏實地底漢，若是如此，誰管你三喝四喝後作麼生？」文義多有冗贅處。此據張本改定。）~t14;只為這僧無語，所以被這老漢據款結案，聽取雪竇頌出。

【頌】~t24;

兩喝與三喝，~t14;（雷聲浩大，兩點全無。自古至今，罕有人恁麼。）~t24;

作者知機變。~t14;（若不作家爭驗得？只恐不恁麼。）~t24;

若謂騎虎頭，~t14;（叻！瞎漢。虎頭作麼生騎？多少人恁麼會，也有人作這般見解。）~t24;二俱成瞎漢。~t14;（親言出親口，何止兩箇？自領出去！）~t24;誰瞎漢？~t14;（教阿誰辯？又恁麼去也！雪竇賴有末後句，幾乎賺殺天下人。）~t24;拈來天下與人看。~t14;（恁麼舉著，且道是第幾機看即不無，覷著即瞎。闍梨若著眼看，則兩手掬空。）

【評唱】

雪竇不妨奇特，有為人處。若不是他作者，只是胡喝亂喝。古人道：「有時一喝，不作一喝用；有時一喝，卻作一喝用。有時一喝，如踞地獅子；有時一喝，如金剛王寶劍。」興化道：「你東廊也喝、西廊也喝，胡喝亂喝作什麼！」臨濟道：「我聞汝等總學我喝，我且問你，東堂有僧出，西堂有僧出，兩僧齊下一喝，那箇是賓？那箇是主？你若分賓主不得，已後不得學我喝！」

所以雪竇頌道：「作者知機變。」這僧雖被睦州收，卻有出身處，識他機變處。且道，什麼處是這僧識機變處？是為騎虎頭。鹿門智禪師點這僧云：「識法者懼。」巖頭道：「若論戰也，箇箇立在轉處。」黃龍心云：「事窮則變、變則通。」這箇些子，是祖師坐斷天下人舌頭處。你若是識機變，舉著便知落處。

有般漢道：「管他三喝四喝，作什麼？只管喝將去，論什麼二十喝？喝到彌勒下生，為之『騎虎頭』。」若恁麼，不識睦州則可矣。要見這僧，太遠在！如人騎虎頭，須是手中有刀，有轉變機智始得。雪竇道：「若恁麼，二俱成瞎漢。」雪竇一似倚天長劍，凜凜神威，觸著即喪身失命。若人會得雪竇意，自然千變萬化，一切見處自在，便見他只是下箇注腳。

又道：「誰瞎漢？」且道，是賓家瞎？是主家瞎？莫是賓主一時瞎麼？「拈來天下與人看」，此是活處，雪竇一時頌了也。為什麼卻道：「拈來天下與人看？」且道作麼生看？開眼也著，閉眼也著，還有人免得底麼？

~t34;第十一則 黃檗瞳糟~t14;

【示眾】

祖師大機，全歸掌握；人天命脈，悉受指呼。等閑一言一句，動眾驚群；一機一境，打鎖敲枷。接向上之根機，用作家之爐備。且道，是什麼人？曾恁麼來？還有知落處底麼？試請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黃檗和尚示眾云：~t14;（打水礙盆，一口吞盡，天下衲僧（璋按：「衲」字一夜原作「納」，據張本校改）跳不出，道什麼？）~t24;

「汝等諸人，盡是瞳酒糟漢，恁麼行腳。~t14;（踏破草鞋。）~t24;

何處有今日？~t14;（用「今日」作什麼？不妨驚群動眾。）~t24;

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？」~t14;（山僧不會。）~t24;

時有僧出云：「只如諸方匡徒領眾，又作麼生？」~t14;（也好與一搵，臨機不得不恁麼。）~t24;檗云：「不道無禪，只是無師。」~t14;（直得分疏不下，瓦解冰消，龍頭蛇尾。）

【評唱】

黃檗身長七尺，額有圓珠，天性會禪，又說曾與羅漢同行。

初到百丈，丈云：「巍巍堂堂，從什麼處來？」檗云：「巍巍堂堂，從嶺中來。」丈云：「來為何事？」檗云：「不為別事。」百丈早知是箇漢。次日至禮辭丈。丈云：「何處去？」答云：「禮拜馬祖去。」丈云：「馬祖已遷化。」檗問云：「不知馬大師在日有何言句？」百丈舉再參馬祖因緣，檗不覺吐舌。丈云：「子莫已後~t54;（璋按：「已」字張本原作「己」，據張本校改。）~t14;嗣馬大師也？」檗云：「是何言歟？今日因和尚舉此話，得見馬大師大機大用。若承嗣馬祖，恐已後喪我兒孫！」

一日又問丈：「從上宗乘，如何指示？」百丈良久。檗云：「不可教後人斷絕去！」百

丈云：「將謂汝是箇人。」遂乃起入方丈。

又曾與裴休相，分說心要。裴公有偈贊云：「自從大士傳心印，額有圓珠七尺身。挂錫十年栖蜀水，浮盃今日渡漳濱。千徒龍象隨高步，萬里香華結勝因。擬欲侍師為弟子，不知將法付何人。」

黃檗住院接人，機鋒峭峻。臨濟在會下，睦州為首座，一日問濟曰：「上座，在此多事，何不問一轉語？」濟云：「教某問什麼得？」座云：「何不去問佛法的的大意？」濟便去問，三度問，三度著打，六十棒。濟便辭首座，座乃去白黃檗云：「後生上座，甚不可得，和尚何不指示，穿鑿成一株大樹，與後人為陰涼？」檗云：「吾已知。」濟來辭。檗云：「汝不得向別處去，直向高安灘頭見大愚去。」濟到大愚，遂舉前話。「不知某甲過在什麼處？」愚云：「檗與麼老婆心切，為你徹困，更有什麼有過無過？」濟忽然大悟云：「黃檗佛法無多子！」大愚搗住云：「你適來又道有過，而今卻道佛法無多子！」濟於大愚脅下祝三拳。愚拓開云：「汝師黃檗，非干我事。」

一日，檗示眾云：「牛頭橫說豎說，不知有向上關捩子在！」。是時石頭馬祖會下禪和子，浩浩說禪說道，黃檗何故卻恁麼地示眾云：「汝等諸人，盡是瞳酒糟漢」？~t54;（璋按：上句「瞳酒糟漢」，一夜原誤作「瞳酒漢」，依張本及前後文補上「糟」字。）~t14;唐時愛罵人作「瞳酒糟漢」。如此說話，人多喚作黃檗罵人，具眼者自見他落處。他大意垂一鉤，釣人問。眾中也有不惜身命底禪和子，解恁麼出來問他道：「只如諸方匡徒領眾，又作麼生？」也好與一撈。這老漢，果然分疏不下，便漏逗云：「不道無禪，只是無師。」且道，意在什麼處？他從上宗旨，有擒、縱、殺、活，收來、放去。敢問諸人，作麼生是禪中師？山僧恁麼道，已是我鼻孔和頭沒了也。諸人鼻孔在什麼處？良久云：「穿卻了也！」

【頌】~t24;

凜凜孤風不自誇， ~t14;（猶自不知有，也是雲居羅漢。）~t24;

端居寰海定龍蛇。 ~t14;（也要別緇素。）~t24;

大中天子曾輕觸， ~t14;（說什麼大中天子！任大也須從地起，更高爭奈有天何？）~t24;三度親遭弄爪牙。 ~t14;（死蝦蟆，多口作什麼？未為奇特，猶是小機小巧。）

【評唱】

「凜凜孤風不自誇」，黃檗恁麼示眾，且不是爭人負我、自驕自誇？若會得這消息，一任七縱八橫，有時孤峰頂上獨立、有時鬧市裏橫身，豈可僻守於一隅？愈捨愈不歇、愈去愈

尋不見、愈擔荷愈沒溺。古人道：「無翼飛天下，有名傳世間」，盡情捨卻佛法道理、玄妙奇特，一時放下，卻較些子，自然觸處現成。

「端居寰海定龍蛇」，入門來，是龍是蛇？便驗取，為之定龍蛇眼、擒虎兇機。禪月詩云：「孰云我輕薄，石頭如何喚作玉？孰云我是非，隨邪逐惡又爭得？」

「大中天子曾經觸，三度親遭弄爪牙。」黃檗不是如今惡腳手，從來如此。大中天子者，《續咸通傳》中載，唐憲宗有二子，一曰穆宗，二曰宣宗。宣宗乃大中天子也。年十三，少而敏黠，常愛結跏趺坐。穆宗在位時，因早朝罷，大中乃戲而登龍床，作揖群臣勢。大臣見而為之心風，乃奏穆宗。宗見而撫歎曰：「我弟乃吾宗之英胄也。」穆宗於長慶四年晏駕，穆宗有三子，一敬宗、二文宗、三武宗。敬宗繼父位二年，內臣謀易之。文宗繼位一十四年，武宗即位，常喚大中作癡叔。一日，武宗恨大中昔日戲登父位，一頓打殺，致後花園中，以不淨灌而復甦。

遂離父王之邦，潛遁去，到香巖閑禪師會中，後剃度為沙彌，未受具戒。後與智閑遊方到廬山，因智閑題瀑布詩云：「穿雲透石不辭勞，遠地方知出處高。」閑用此兩句釣他，看是什麼人？大中續之云：「溪澗豈能留得住，終歸大海作波濤。」閑遂知不是尋常人。後到鹽官會下，請作書記，黃檗作首座。一日黃檗禮佛，大中見而問曰：「不著佛求、不著法求，用禮何為？」檗便掌云：「不著佛求、不著法求，常禮如是。」大中云：「用禮何為？」檗又一掌，大中云：「太羸生！」檗云：「說什麼羸細？」又一掌。後繼國位，賜封黃檗作羸行禪師。裴休在朝，奏改為斷際禪師。雪竇知他血脈來處，用得巧。乃云，如今還有「弄爪牙」底麼？便打！

~t34;第十二則 洞山三斤~t14;

【示眾】

殺人刀，活人劍，乃上古之風規，亦今時之樞要。若論殺也，不傷一毫；若論活也，喪身失命。所以道，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；學者勞形，如猿捉影。且道，既是不傳，為什麼卻有許多葛藤公案？具眼者試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僧問洞山：「如何是佛？」 ~t14;（鐵橛子，天下衲僧跳不出。）~t24;
山云：「麻三斤。」 ~t14;（灼然！芒草鞋，指槐樹罵柳樹。）

【評唱】

洞山麻三斤公案，多少人錯會，直是難咬嚼，無你下口處。何故？淡而無滋味。古人有多少答佛話？或云：「殿裏底」，或云：「三十二相」，又云：「杖林山下竹筋鞭」。及至洞山，卻道：「麻三斤」，不妨直截。

人多去言句下話會道：「洞山是時庫下秤麻，有僧問他，所以如此答。」有底道：「洞山問東答西」，有者道：「你是佛，更去問佛，所以洞山邊路答之。」更有一般道：「只這麻三斤便是佛。」且喜勿交涉。你若恁麼去洞山言句上尋討，參到彌勒下生，也未見得在！何故？言句只是載道之器。殊不見古人意，只管去言句上作活計，有什麼巴鼻？不見古人道：「道本無言，因言顯道，見道即忘言。」到這裏，還我第一籌來始得。這「麻三斤」，一似長安大路一條相似。舉足下足，無有不是。這箇話與雲門胡餅，便是一對，不妨難會。五祖先師頌云：「賤賣擔板漢，貼秤麻三斤。千百年滯貨，無處著渾身。」你但打疊得情塵、意想、計較~t54;（璋按：「計較」二字，一夜作「計校」，此從張本）~t14;、得失、是非，一時淨盡，自然會去。

【頌】~t24;

金烏急， ~t14;（左眼半斤，快鶻趁不及，火焰裏橫身。）~t24;

玉兔速， ~t14;（右眼八兩，姮娥宮裏作窠窟。）~t24;

善應何曾有輕觸？ ~t14;（如鐘在扣、似谷響而應聲。）~t24;

展事投機見洞山， ~t14;（錯認定盤星，自是闍黎恁麼見。）~t24;

跛鱉盲龜入空谷。 ~t14;（自領出去，同坑無異土，誰打你鷓死？）~t24;

花簇簇、錦簇簇， ~t14;（兩重公案。）~t24;

南地竹兮北地木。 ~t14;（依前一般，一狀領過。）~t24;

因思長慶陸大夫， ~t14;（癩兒索伴，雪竇也恁麼、山僧也恁麼，遂呵呵大笑。）

~t24;

解道合笑不合哭。 ~t14;（阿呵呵！蒼天中更加怨苦。）~t24;

咦？ ~t14;（咄！是什麼。）

【評唱】

雪竇見得透，所以劈頭便道：「金烏急、玉兔速」，與洞山答「麻三斤」，更無兩般。日出月沒，日日如是。人多情解，只管道：「金烏是左眼，玉兔是右眼」，才問著，便瞠眼云：「在這裏！」有什麼巴鼻？恁麼會，達摩一宗掃地而盡。所以道：「垂鉤四海，只釣鯨

龍」，格外玄機，為尋知己。雪竇出陰界底人，豈作這般見解？

雪竇輕輕去扣關擊節處，露些子，教你會，便下箇注腳道：「善應何曾有輕觸？」洞山不輕酬這僧，如鐘在扣、如谷應聲，大小隨應，不敢輕觸。雪竇吐出心肝五臟來，呈似你諸人了也。不見雪竇有靜而善應，頌道：「覲面相見，不在多端；龍蛇易辨，衲子難瞞。金鎚影動，寶劍光寒；直下來也，急著眼看。」~t54;（璋按：此詩見《明覺禪師語錄》中〈祖英集〉）

卷五，《大正藏》59冊。）~t14;

洞山初見雲門，門問：「近離甚處？」山云：「渣渡。」門云：「夏在甚麼處？」山云：「湖南報慈。」門云：「幾時離彼中？」山云：「八月二十五。」門云：「放你三頓棒，參堂去！」師晚間入室，親近問云：「某甲過在什麼處？」門云：「飯袋子！江西湖南，便怎麼去？」洞山於言下豁然大悟，遂云：「某甲他日向無人煙處，卓箇庵子，不蓄一粒米、不種一莖菜，常接待往來十方大善知識，盡與伊抽卻釘、拔卻楔、拈卻膩脂帽子、脫卻鶻臭布衫，各令灑灑落落地，作箇無事人去！」門云：「身如椰子大，開得許大口！」洞山便辭去。他當時悟處，直下穎脫，豈同小見？

後來出世應機。「麻三斤」語，諸方多用作答佛語，只管於「佛」上作道理會。雪竇道：「你若怎麼作『展事』『投機』會，正似『跛鱉盲龜入空谷』，幾年日月尋得出路去？」「花簇簇、錦簇簇」，此是僧問開福德賢和尚：「如何是古佛心？」師云：「花簇簇、錦簇簇。」又問明教：「麻三斤意旨如何？」云：「南地竹兮北地木。」雪竇故引作一串，穿破人情見。後人不會，卻轉生情解，道：「麻三斤是孝服，南地竹兮北地木是孝杖，花簇簇、錦簇簇是棺木頭上畫底花草。」還識羞麼？殊不知「南地竹兮北地木」，與「麻三斤」，只是阿爺與阿爹相似。古人答一轉語，決定意不如此。正是「金烏急、玉兔速」，自是一般寬曠。只是金兪難辨、魚魯參差。

雪竇老婆婆，要破你疑情，更引一箇死話：「因思長慶陸大夫，解道合笑不合哭。」若論他頌，只頭上三句，一時頌了。我且問你，都來只是箇麻三斤，雪竇為什麼卻有許多葛藤？雪竇慈悲忒然，所以如此。

陸大夫名互，作宣州觀察使，參南泉。泉遷化，互聞喪入院下祭，他卻呵呵大笑。院主問云：「大夫何不哭？」互云：「道得即哭。」主無對。互大笑云：「蒼天蒼天，先師去世久矣。」後來長慶聞云：「大夫合笑不合哭。」雪竇借此意，用大綱道，你若作這般見解，正好笑，莫哭。是即是，末後有一箇字，不妨也淆訛。更道：「咦？」雪竇還洗得脫麼？

~t34;第十三則 巴陵銀碗~t14;

【示眾】

雲凝大野、遍界不藏；雪覆蘆花、難分朕跡。冷處冷如冰雪，細處細如米末；深處佛眼難窺，密處外道莫測。舉一明三則且致；坐斷天下人舌頭一句，作麼生道？且道，是什麼人分上事？試請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僧問巴陵：「如何是提婆宗？」~t14;（白鳥入蘆花，點，道什麼？）~t24;

巴陵云：「銀碗裏盛雪。」~t14;（塞卻你咽喉，七花八裂。）

【評唱】

這箇公案，多人錯會道：「此是外道宗」，有什麼交涉？第十五祖提婆尊者，曾是外道中一數，因見第十四祖龍樹尊者，以針投鉢，龍樹大器之，傳佛心印，後繼為第十五祖師。

西天論義者，乃奉王敕，於大寺中，聲鐘擊鼓，然後論義。勝者手執赤幡，義墮者返披袈裟，從偏門出。

於是外道於僧寺中，封禁鐘鼓，謂之「沙汰」。時迦那提婆尊者，知佛法有難，遂運神通，自登樓撞鐘，欲擯出外道。外道問：「樓上聲鐘者誰？」提婆曰：「天。」外道曰：「天者誰？」尊者曰：「天者我。」道曰：「我者是誰？」尊者：「我者你。」外道曰：「你者誰？」尊者曰：「你是狗。」外道曰：「狗是誰？」尊者曰：「狗是你。」外道曰：「你是誰？」尊者曰：「我是天。」外道曰：「天是誰？」尊者曰：「天是我。」如是七返，外道自知義墮負，伏羲遂開門。提婆尊者由是從樓上，持赤幡下來。外道曰：「你何不後？」尊者曰：「汝何不前？」外道曰：「汝是賤人。」尊者曰：「汝是良人。」外道又知義墮，提婆尊者手持赤幡，義墮者赤幡下立。外道皆願斬手而謝，提婆尊者止，而皆剃頭度之，於之提婆宗大興。

馬祖云：「《楞伽經》云：『佛語，心為宗、無門為法門。』」又云：「凡有言句，皆是提婆宗。」只是此一箇為主，諸人盡是衲子門下客，還曾究得提婆宗麼？若體究得，西天九十六種外道，被你諸人一時降伏；若體究不得，未免返披袈裟去在。且道，作麼生說？若道言句是，總勿交涉；若道言句不是，也勿交涉。且道，馬大師意在什麼處？

後來雲門道：「馬大師好言句，只是無人問。」時有僧便問：「如何是提婆宗？」門云

：「西天九十六種外道，汝是最下一種！」

昔有僧辭大隋，隋云：「甚處去？」僧云：「禮拜普賢去。」隋云：「普賢只在這裏。」僧畫一圓相，拋向背後而出。隋云：「將茶一貼來，與這僧去。」

雲門別云：「西天斬頭截臂，我這裏據款結案。」又云：「赤幡在我手裏。」

雪竇後面用此事而頌之。巴陵，眾中為之「鑿多口」，縫坐具行腳，被雲門勘之。巴陵後來得雲門腳跟下大事，所以用得奇特。後法嗣雲門，先住岳州巴陵，更不作嗣法書，只將「三轉語」上雲門：「如何是道？」「明眼人落井。」「如何是吹毛劍？」「珊瑚枝枝撐著月。」「如何是提婆宗？」「銀碗裏盛雪。」雲門道：「他日老僧忌辰，只舉此三轉語，報恩足矣！」自後雲門忌辰，果不設齋，只舉此語。

然諸方答此話，多就事上答。唯巴陵恁麼道，極孤峻，不妨難會，亦不露些子鋒鋷；八面受敵，著著有出身之路、有陷虎之機，脫人情見。若論一色邊事，到這裏，須是自家透脫了，卻須是遇人始得。所以道：「道吾舞筇同人會，石鞏彎弓作者諳。此理若無師印授，欲將何法論玄談？」雪竇隨後，拈提婆宗為人，所以道：

【頌】~t24;

老新開，~t14; (千兵易得，一將難求，多口阿師。)~t24;

端的別，~t14; (什麼處端的？頂門上一著，夢見也未！)~t24;

解道銀碗裏盛雪。~t14; (蝦跳不出斗，多少人喪身失命！兩重公案。)~t24;

九十六箇應自知，~t14; (兼身在內，一坑埋卻，闍黎還知麼？)~t24;

不知卻問天邊月！~t14; (遠之遠矣！望空啟告，自領出去。)~t24;

提婆宗、提婆宗，~t14; (道什麼？滿口含霜！山僧在這裏。)~t24;

赤幡之下起清風。~t14; (百雜碎，你且去斬頭截臂，卻來者裏！與你道一句，打著了也。)

【評唱】

「老新開」，新開，山名也。「端的別」，雪竇讚他有分。且道什麼處是「別」處？一切語言，皆是佛法。山僧如此說話，成什麼去就？雪竇微露些子意，道只是「端的別」，後面打開云：「解道銀碗裏盛雪」。更與你下注腳道：「九十六箇應自知」，負墮始得。你若不知，「問取天邊月」！

雪竇頌了，末後有活路，如獅子返擲，更提起似與你道：「提婆宗、提婆宗，赤幡之下起清風。」巴陵道：「銀碗裏盛雪」，雪竇為什麼卻道：「赤幡之下起清風」？還知麼？雪

竇殺人不用刀！

~t34;第十四則 雲門時教~t14;

【舉】~t24;

僧問雲門：「如何是一代時教？」~t14;（直至如今不了，葛藤窠窟。）~t24;
門云：「對一說。」~t14;（放下無孔鐵鎚，七花八裂，鼠咬生鐵。）

【評唱】

「欲知佛性義，當觀時節因緣」，為之教外別傳、單傳心印，直指人心、見性成佛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住世，三百六十會，說法頓漸權實，為之一代時教。這僧拈來問云：「如何是一代時教？」雲門何不紛紜與他解說，卻只向他道「對一說」？

雲門尋常道，一句中須具三句，為之「函蓋乾坤、截斷眾流、隨波逐浪」，放去收來，自然奇特，如斬釘截鐵，教人義解他底不得。

一大藏教，只消三箇字，四方八面，無你穿鑿處。人多錯會，卻道：「對一說，是對一時機宜之說。」又道：「森羅萬象，皆是一法之所印，謂之對一說。」更有者道：「只說那箇一法。」有什麼交涉？非唯不會，又入地獄如箭。殊不知古人意不如此，所以道，「粉身碎骨，未足酬也。」應難報釋迦恩，不妨奇特。「如何是一代時教？」只消道箇「對一說」，若當頭薦得，便可歸家穩坐；若薦不得，伏聽處分。

【頌】~t24;

對一說，~t14;（活鱗鱗地，不妨孤峻，言由在耳。）~t24;

太孤絕！~t14;（傍觀有分，豈有恁麼事？何止壁立千仞？）~t24;

無孔鐵鎚重下楔，~t14;（錯下也。雲門老漢，也是泥裏洗土塊，也是雪竇裝飾。）

~t24;閻浮樹下笑呵呵。~t14;（四州八縣，不曾見箇漢。同道者方知，能有幾人知？）

~t24;昨夜驪龍拗角折，~t14;（非止驪龍，有誰見得來，還有人證明麼？啞！）~t24;

別別！~t14;（讚嘆有分，須是雪竇始得，有什麼別？）~t24;

韶陽老人得一橛。~t14;（在什麼處更有一橛？分付阿誰？德山臨濟，也須倒退三千里。那一橛又作麼生？便打。）

【評唱】

「對一說，太孤絕」，雪竇讚嘆他不及。此語獨脫孤危，光前絕後，如萬丈懸崖相似，如百萬軍陣相似，無你入處。

且道，什麼處是孤絕處？天下人奈何不得，這僧也是箇作家，所以如此問，雲門又恁麼答，大似「無孔鐵鎚重下楔」相似。雪竇用文言，用得甚巧，「閻浮樹下笑呵呵。」閻浮樹者，須彌南畔閻浮樹。所以雪竇自說，他在閻浮樹下笑呵呵。且道，笑箇什麼？笑「昨夜驪龍拗角折」，雪竇只得瞻之仰之，讚嘆雲門有分。雲門道：「對一說」，似箇什麼？一似拗驪龍一角在手裏相似。到這裏，若無恁麼事，焉能恁麼說？雪竇一時頌了也，末後卻道：「別別！韶陽老人得一槩。」何不道全得？如何只得一槩？且道，那一槩在什麼處？

~t34;第十五則 雲門機事~t14;

【示眾】

殺人刀、活人劍，上古之風規，今時之樞要。且道，如今那箇是殺人刀、活人劍？試請舉看。

【舉】 ~t24;

僧問雲門：「不是目前機、亦非目前事時，如何？」 ~t14;（悖跳作什麼？倒退三千里。） ~t24;

雲門云：「倒一說。」 ~t14;（平出款出囚人口，不可放過，草裏橫身。）

【評唱】

這僧不妨是箇作家，解恁麼問頭，是請益問，為之「呈解問」~t54;（璋按：「問」字一夜本作「門」，此從張本）~t14;，此亦為之「藏鋒問」。若不是雲門，也不奈這僧何。雲門有這般手腳，他既將問來，不得已而應之，何故？作家宗師如明鏡臨臺，胡來胡現、漢來漢現，隨口便答，自然箭鋒相拄。所以古人道：「欲得親切，莫將問來。」何曾有一法為人？那箇有禪道與你？你若不造地獄業，自然不招地獄果；你若不作天堂福，自然無天堂報。一切業緣，皆是自作自受。古人分明向你道，若論此事，不在言句上；若在言句上，三乘十二分教，豈是無言句，更何用祖師西來？

前頭道「對一說」，這裏卻道「倒一說」，只爭一字，為什麼卻有萬別千差？且道，湊

訛在什麼處？所以道：「法隨法行，法幢隨處建立。」「不是目前機，亦非目前事時，如何？」只消當頭一點。若是具眼漢，一點也瞞他不得。問處既淆訛，答處須得恁麼。其實雲門當時騎賊馬趕賊。有者錯會道：「本是主家語，卻是賓家道，所以雲門道『倒一說』。」有什麼死急？這僧問得好：「不是目前機，亦非目前事時，如何？」雲門何不答他別語，卻只向他道：「倒一說」？雲門一時打破他底，道正也好肉上剜瘡，道倒也是肉上剜瘡。何故？言跡之興，二途之所由生也。設使一時無言無句，也是不是。你看，「露柱」「燈籠」，何曾有言句？還會麼？若不會，到這裏也須是轉動，始知落處。

【頌】~t24;

倒一說， ~t14; (放不下，七花八裂。) ~t24;

分一節。 ~t14; (花十八，須彌南畔，在君邊、在我邊，一半河南、一半河北，把手共行。) ~t24;

同死同生為君決。 ~t14; (泥裏洗土塊，著什麼來由？放過不得。) ~t24;

八萬四千非鳳毛， ~t14; (羽毛相似，如麻似粟，太煞減威光，漆桶！) ~t24;

三十三人入虎穴。 ~t14; (唯我能知，一將難求，野狐精一隊。) ~t24;

別別！ ~t14; (一任悖跳。) ~t24;

擾擾忽忽水裏月。 ~t14; (青天白日迷頭認影，著忙作什麼？)

【評唱】

「倒一說」，雪竇不妨奇特作家，一句下便道「分一節」，分明放過一著，與你把手共行。他從來有此放行底手腳，敢與你入泥入水。「同生同死為君決」，雪竇恁麼頌，其實無他，只要與人解粘去縛、抽釘拔楔。

如今卻因言句，轉生情解，只如巖頭道：「雪峰雖與我同條生、不與我同條死。」若非全機透脫，得大機大用底人，焉能與你「同死同生」？何故？為他無許多得失是非滲漏處，故洞山云：「若要辨認向上之人真偽者，有三種滲漏。一見滲漏：機不離位、墮在毒海；二情滲漏：智常向背、見處偏枯；三語滲漏：體妙失宗、機味始終。此三滲漏，宜自知之。」又有三玄語：句中玄、意中玄、玄中玄。古人到這裏箇境界，全機大用，遇生與你同生、遇死與你同死。向虎口裏橫身，放得手腳，千里萬里，隨你銜去。何故？還他這一著始得。

「八萬四千非鳳毛」者，靈山八萬聖眾，非鳳毛也。南宋謝超宗，陳郡陽夏人，謝鳳之子，為王府常侍。王母殷淑儀薨，超宗作誄奏之。武帝見其文，大加嘆賞曰：「超宗殊有鳳毛！」古詩云：「欲知世掌絲綸美，池上如今有鳳毛。」昔日靈山會上，四眾雲集，世尊拈

花，唯迦葉一人，微笑親知，餘者罔知是何宗旨，獨許迦葉一人會。雪竇所以道：「八萬四千非鳳毛」，「三十三人入虎穴」者，阿難問迦葉云：「世尊傳金襴袈裟外，別傳何法？」迦葉召阿難，阿難應諾。迦葉云：「倒卻門前剎竿著。」後來祖祖相傳，西天唐土，三十三人，有入虎穴底手腳，古人云：「不入虎穴，爭得虎子？」雲門是這般人，善能同生同死。宗師家為人須至如此，踞曲条木床上坐。

捨得教你打破，教你捋虎鬚~t54;（璋按：「捋」字一夜本誤作「採」，據張本校改）~t14;，也須是到這般田地始得。具七事隨身，可以同生同死。高者揖之、下者舉之，不足者與之。在孤峰者，救之令入荒草；落荒草者，救令處孤峰。你若入鑊湯，我亦入鑊湯去。其實無他，只要與你解粘去縛、抽釘拔楔，脫卻籠頭、卸卻角馱。平田和尚有頌最好：「神光不昧、萬古徽猷；入此門來，莫存知解。」「別別！擾擾忽忽水裏月」，不妨有出身之路，亦有活人之機。雪竇拈來，教人自去明悟生機，莫隨他語句。你若隨他語句，正是「擾擾忽忽水裏月」。你作麼生得平穩去？放過一著！

~t34;第十六則 鏡清啐啄~t14;

【示眾】

道無橫徑，立者孤危；法非見聞，言思迴絕。若能透過荊棘林中，解開佛祖縛，得箇穩密田地，諸天捧花無路、外道潛覷無門，終日行而未嘗行，終日說而未嘗說，便可以自由自在，展啐啄機、用殺活劍。直饒與麼，更須知有轉身一路，於建化門中，一手抬、一手搦，猶較些子。若於本分事上，直得勿交涉。且道，作麼生是本分事？試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僧問鏡清：「學人啐，請師啄。」~t14;（無風起浪，作什麼？你用許多見解作什麼？）~t24;清云：「還得活也無？」~t14;（筍。買帽相頭、將錯就錯。）~t24;僧云：「若不活，遭人怪笑！」~t14;（相帶累，草裏漢！今日撥轉一箇，撐天拄地。）~t24;清云：「也是草裏漢。」~t14;（果然自領出去，放過即不可。）

【評唱】

鏡清承嗣雪峰，與本仁、玄沙、疏山、太原孚輩同時。初見雪峰悟道，鏡清後平生用啐啄之機，凡開發後學，善能應機說話。

或時示眾云：「大凡行腳人，須具啐啄同時底眼，有啐啄同時底用，方稱衲子。」又云：「母啄時子不待致其啐、子啐時母不待致其啄。」曾有僧問：「母啄時子不待致其啐，於和尚分上，成得箇什麼邊事？」清云：「好箇消息！」其僧云：「子啐時母不待致其啄，於學人分上，成得箇什麼邊事？」清云：「露箇面目。」所以鏡清門下，有啐啄之機。

這僧亦是他門下之徒，會得他家語話，所以如此問：「學人啐，請師啄。」此問洞下謂之「借事明機」，那裏如此？子啐母啄，自然恰好同時。鏡清也好，可謂拳踢相應、心眼相照。便答他道：「還得活也無？」這僧也好，亦知機變。一句下有賓有主、有照有用、有殺有活。僧云：「若不活，遭人怪笑。」清云：「也是草裏漢。」鏡清一等是入泥入水，也不妨惡手腳。這僧既恁麼道，為什麼鏡清卻道「也是草裏漢？」作家眼目，須知如此。所以道，如擊石火、似閃電光，搆得搆不得，未免喪身失命。若恁麼，便見鏡清道「草裏漢」。

南院示眾云：「諸方只是具啐啄同時底眼，不具啐啄同時底用。」有僧便問：「如何是啐啄同時底用？」院云：「作家不啐啄，啐啄同時失！」僧云：「猶是學人問處在。」院云：「作麼生是你問處？」僧云：「失。」院便打，僧不肯，院便趕出。這僧後到雲門會裏，舉前話，有一僧云：「當時南院便棒折那。」這僧豁然大悟。且道，意在什麼處？其僧又卻來見南院，南院已遷化，卻去見風穴。穴才見他來禮拜，便云：「你便是問先師啐啄同時用底僧否？」僧云：「是。」穴云：「會也未？」僧云：「會也。」穴云：「你作麼生會？」僧云：「我當時，如在燈影裏行相似。」穴云：「你會也。」且道，是箇什麼道理？這僧都來只道：「某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。」因什麼風穴便向他道：「你會也？」

後來翠巖拈云：「南院雖然運籌帷幄、決勝千里，爭奈土曠人稀，知音者少？」翠巖又出風穴語云：「當時待伊擬開口，劈脊便打，看他作麼生？」若見此公案，便見鏡清與這僧相見處。諸人作麼生，免得他道「草裏漢」？雪竇愛他道「草裏漢」，所以頌出。

【頌】~t24;

古佛有家風， ~t14; (言猶在耳，古佛榜樣，莫瞞釋迦老子好。)~t24;

對揚遭貶剝。 ~t14; (鼻孔為什麼在山僧手裏？八棒對十三，你又作麼生？放過一著！)~t24;

子母不相知， ~t14; (既不相知，為什麼卻有啐啄？果然。)~t24;

是誰同啐啄？ ~t14; (百雜碎，老婆心切，切莫錯認。)~t24;

啄，覺， ~t14; (道什麼？落在第二頭。)~t24;

猶在殼， ~t14; (何不出頭來?) ~t24;

重遭撲。 ~t14; (錯，打。兩重公案，三重、四重也有。) ~t24;

天下衲僧徒名邈。 ~t14; (放過了也，不須舉起，還有名邈得底麼? 若得名邈，也是草裏漢。千古萬古黑漫漫，填溝塞壑。)

【評唱】

「古佛有家風，對揚遭貶剝。」雪竇兩句一時頌了也。凡是出頭來，直是近傍不得。若近著，即萬里崖州；才出頭來，便是落草。直饒七縱八橫，不消一撈。雪竇道：「古佛有家風」，不是而今恁麼也。釋迦老子初生之日，一手指天、一手指地，目顧四方，各行七步云：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」雲門云：「我當時若見，一棒打殺與狗子喫，貴圖天下太平。」如此方酬得他恰好。所以啐啄之機，皆是古佛家風。若達此道者，便可一拳拳倒須彌山、一踢踢翻大海水。如大火聚相似，近著即燎卻面門；如太阿劍，擬議則喪身失命。此箇唯是透脫，得大自在解脫者，方能如此。其或未然，滯在言句之流，決定構這般說話不得。

「對揚遭貶剝」，只是一賓一主、一問一答，便有貶剝，謂之「對揚遭貶剝」。雪竇深知此事，所以只向兩句下，一時頌了。

末後只是落草，與你注破。「子母不相知，是誰同啐啄？」母雖啄，不能致子之啐；子雖啐，不能致母之啄，各不相知。當啐啄時，是誰同啐啄？若恁麼會去，也未出雪竇末後句在。何故？不見香巖道：「子啐母啄，子覺無殼；母子俱忘，應緣不錯；同道唱和，玄妙獨腳。」

雪竇也不妨落草，打葛藤道：「啄！」此一字，頌鏡清答道「還得活也無？」

「覺」，此一字頌這僧道：「若不活，遭人怪笑。」雪竇為什麼卻道「猶在殼」？雪竇向石火光中別縑素，閃電光中辨端的。

鏡清道：「也是草裏漢。」雪竇道：「重遭撲」，這難處些子是！鏡清道：「也是草裏漢。」喚作「鏡清換人眼睛」得麼？這句莫是「由在殼」麼？且喜勿交涉，那裏如此？若會得，遶天下走，報恩有分。山僧恁麼說話，也是「草裏漢」。

「天下衲僧徒名邈。」誰不是名邈者？到這裏，雪竇自名邈不出，卻更帶累他天下衲僧。且道，作麼生見鏡清為這僧處？「天下衲僧跳不出」。

~t34;第十七則 香林坐久~t14;

【示眾】

斬釘截鐵，始可稱本分宗師；避箭隈刀，豈是通方作者？針筭不入處則且止，白浪滔天時如何？試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僧問香林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~t14;（大有人疑在，猶有者箇消息。）~t24; 林云：「坐久成勞。」~t14;（魚行水濁，鳥飛落毛，合取狗口好。作家眼目，鋸解秤槌。）

【評唱】

舉：「僧問香林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林云：『坐久成勞』」。還會麼？若會得，百草頭上，罷卻干戈；若也不會，伏聽處分。

古人行腳，結友同行，為伴為侶，撥草瞻風。香林是時聞雲門旺化，從蜀中去參，與鵝湖鏡清同時，先參湖南報慈，後方至雲門會中，作侍者十八年。在雲門處，親聞親得，他悟達雖晚，不妨是大根器。雲門六七年來，只喚：「遠侍者！」他常應：「喏」，雲門云：「是什麼？」香林當時，也下語呈見解、弄精魂，終不契。

一日忽道：「我會也。」門云：「何不向上道來？」又住數年，雲門室中，垂大機鋒大用者，多半為他遠侍者~t54;（璋按：「多半」，一夜原作「多般」，依文意改從張本）~t14;，隨處入作。雲門凡有一句兩句，都收在香林處。

香林後歸蜀，初住導江水晶宮，次住青城香林。智門祚和尚，本浙人，盛聞香林道化，特來入蜀參禮。祚是雪竇之師，雲門雖接人無數，當代旺化者，唯香林一派。歸蜀住四十年，八十歲方遷化。常云：「我四十餘年方打成一片。」

常示眾云：「大凡行腳，須先立志。釋迦老子，在因地時，發一言一句，皆無有不是志求菩提。」後來人問：「如何是室內一盞燈？」林云：「三人證龜成鳖。」又問：「如何是衲衣下事？」林云：「臘月火燒山。」古來答祖意語甚多，如「庭前柏樹子」、「青絹扇子足風涼」，雖數家語，唯香林此一轉語，坐斷天下人舌頭，無你計較處、無你作道理處。何故？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答：「坐久成勞。」這般公案，言無味、語無味，無味之談，塞斷人口，無你出氣處。要見便見，切忌作解會。香林曾見得作家來，所以有雲門腳手，有三句體調。人多錯會道：「祖師西來，九年面壁，豈不是坐久成勞？」有什麼巴鼻？不見他古人得大自在處。他是腳踏實地，無許多佛法知解道理，臨時應用。所謂法隨法行、法幢隨處建立，雪竇因風吹火，傍指頌出。

【頌】~t24;

一箇兩箇千萬箇， ~t14; (何不依而行之? 如麻似粟、成群作隊，作什麼?) ~t24;

脫卻籠頭卸角馱。 ~t14; (從今日去，洒洒落落，還休得也未?) ~t24;

左轉右轉隨後來， ~t14; (猶自放不下，影影響響，打。) ~t24;

紫胡要打劉鐵磨。 ~t14; (山僧拗折拄杖子，不行此令，賊過後張弓，嶮!)

【評唱】

雪竇直下，如擊石火、似閃電光。拶著教你見，聊聞舉著，直下便會始得。不妨是他屋裏兒孫，方能恁麼道。若能直下便與麼會，不妨奇特。

「一箇兩箇千萬箇，脫卻籠頭卸角馱」，洒洒落落，不被生死所染、不被聖解凡情所縛。上無攀仰、下絕己躬，一如香林雪竇相似，只是千箇萬箇，直得盡天地世界人，悉皆如此；前佛後佛，也皆悉如此。

苟或於言句中作解會，便似「紫胡要打劉鐵磨」相似—其實才舉，和聲便打。紫胡去訪劉鐵磨，云：「莫便是劉鐵磨否？」磨云：「不敢！」胡云：「左轉右轉。」磨云：「莫顛倒。」胡和聲便打。香林答這僧問云：「坐久成勞。」若恁麼會得，「左轉右轉」，隨後來也。且道，雪竇恁麼頌出，意作麼生？

~t34;第十八則 國師塔樣~t14;

【舉】~t24;

肅宗皇帝 ~t14; (本是代宗，此誤。) ~t24;

問忠國師：「百年後，所須何物？」 ~t14; (預搔待痒，果然起模畫樣，老老大大，作這般去就!) ~t24;

國師云：「與老僧作箇無縫塔。」 ~t14; (把不住。) ~t24;

帝曰：「請師塔樣。」 ~t14; (好與一拶。) ~t24;

國師良久云：「會麼？」 ~t14; (停囚長智，直得指東劃西，將南作北，直得口似匾擔。) ~t24;帝曰：「不會。」 ~t14; (賴值不會，當時好與一拶，教伊滿口含霜，卻較些子。) ~t24;國師云：「吾有付法弟子耽源，卻諳此事，請詔問之。」

~t14; (賴值這漢，不推倒禪床，放過一著，何不與本分草料，莫搽胡人好。) ~t24;

~t54; (璋按：「搽」，一夜原作「茶」，此從張本。) ~t24;
國師遷化後， ~t14; (可惜，果然錯認定盤星。) ~t24;
肅宗詔耽源問：「此意如何？」 ~t14; (子承父業，落第二第三去也。) ~t24;
源云：「湘之南、潭之北，」 ~t14; (也是把不住漢，兩兩三三，作什麼半合半
開!) ~t24; 師云：「獨掌不浪鳴。」 ~t14; (一盲引眾盲，果然隨語生解、果然隨邪逐
惡。) ~t24;
「中有黃金充一國；」 ~t14; (上是天、下是地，無這箇消息，是誰本分事?) ~t24;
師云：「山形拄杖子。」 ~t14; (拗折了也，是起模畫樣。) ~t24;
「無影樹下合同船，」 ~t14; (祖師喪了也，闍黎道什麼?) ~t24;
師云：「海晏河清。」 ~t14; (洪波浩渺，白浪滔天，猶較些子。) ~t24;
「琉璃殿上無知識。」 ~t14; (咄!) ~t24;
師云：「拈了也。」 ~t14; (言由在耳，賊過後張弓。) ~t24;
~t54; (璋按：本則公案中，三段「師云…」，張本均作「雪竇著語云…」。) ~t14;

【評唱】

肅宗、代宗，皆玄宗之子孫。為太子時，常愛參禪。以國有巨盜，玄宗遂幸蜀。唐本都長安，後為安祿山所逐，潛踞長安，肅宗攝政。

是時忠國師，在鄧州白崖山住庵，今香巖是也。四十餘年不下山，道行聞于帝里。上元二年，敕中使詔入內，侍以師禮，甚敬重之。常時入內，與帝演無上道。師退朝，帝自攀車而送之，朝臣見之皆慍色，欲具表奏。帝以為不便，國師乃具他心通，而先見聖，奏曰：「我在天帝釋宮，見粟散天子，如閃電光相似。」帝愈加恭敬。肅宗晏駕後~t54; (璋按：「晏」字一夜本誤作「晏」，據張本校改) ~t14;，代宗繼位，敬之如前，止光宅寺十有六載，隨機說法，至大曆十年遷化。

山南府青銜山和尚，是國師同行。國師一日，奏帝令詔他，三詔不下山，常罵國師耽名著利、戀著塵間。

國師於他父子二朝中為國師，他家王子王父一時參禪。據史考之，此公案乃代宗所問，後面「十身調御」，卻是肅宗問也。

代宗平生參禪，會他國師說話，帝一日問：「國師百年後，所須何物？」只是平常一句話，這老漢無風起浪，卻道：「與老僧作箇無縫塔。」且道，白日青天，如此作什麼？做箇塔便了，為什麼卻更要箇無縫塔？代宗也不妨作家，奇特與他一撈道：「請師塔樣。」國師良久云：「會麼？」奇怪這些子，最難參。大小國師，被他一撈，直得口似匾擔。若不是這

老漢，幾乎弄倒了。多少人道：「國師不言處，便是塔樣。」若恁麼時，達摩一宗，掃土而盡。若謂「良久」便是，啞子也會說禪。

豈不見，外道問佛，不問有言、不問無言，世尊良久。又如維摩詰問文殊：「云何是仁者入不二法門？」文殊一一說了，卻問維摩詰，維摩詰默然。多少人只去良久處會，有什麼巴鼻？

五祖先師拈云：「前面是真珠瑪瑙，後面是瑪瑙真珠；東邊是觀音勢至，西邊是普賢文殊。中有一首幡，被風吹著，道：胡盧胡盧。」

國師云：「會麼？」帝曰：「不會」，卻較些子。且道，這箇「不會」，與梁武帝「不識」，是同是別？雖然似則也似，是則不是。

國師云：「吾有付法弟子耽源，卻諳此事，請詔問之。」代宗不會則且止，耽源還會麼？只消箇「請師塔樣」，盡大地人不奈何。五祖先師拈云：「你是一國之師，為什麼自己不道，卻推與弟子？」國師遷化後，帝詔耽源問：「此意如何？」源便來為國師胡言漢語說道理，自然會他國師說話。只消呈此一頌子：「湘之南、潭之北，中有黃金充一國，無影樹下合同船，琉璃殿上無知識。」

耽源名應真，在國師處作侍者，後住吉州耽源寺。時仰山來參耽源，性氣境界惡，住不得。仰山先去參性空和尚，因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空云：「如人在千尺井中，不假寸繩出得，方與你道。」仰山道不得。一日耽源有喜色顏悅，遂問：「如人在千尺井中，不假寸繩，如何得出？」耽源咄云：「誰在井中？」仰山不契。後又將此問為山，山云：「寂子！」仰山云：「喏。」為山云：「出了也。」仰山大悟，云：「我在耽源處得體，為山處得用也。」

只是這箇頌子，引人邪解不少。多只道：「『湘』是相見、『潭』是談論；中有一箇無縫塔，所以道『中有黃金充一國』。帝與師對答，便是『無影樹下合同船』；帝不會，所以道『琉璃殿上無知識』。」又有底指：「河北，湘州之南、潭州之北，『中有黃金充一國』，只管眨眼顧視者~t54；（璋按：「眨」字一夜誤作「貶」，據張本校改）~t14；便是『無影樹下合同船』。『琉璃殿上無知識』，頌帝不會。」若恁麼會，總不出情見。

只如雪竇下四轉語，又作麼生會？今人殊不知古人落處，且道，此頌作麼生會？本來一句一問，作麼生有如許多說？若恁麼見得，不妨慶快平生。

「湘之南、潭之北」，雪竇道：「獨掌不浪鳴」。雪竇不獲已，而為你說。「中有黃金充一國」，雪竇道：「山形拄杖子」，古人道：「識得拄杖子，一生參學事畢。」「無影樹下合同船」，雪竇道：「海晏河清」，一時豁開戶牖，八面玲瓏。「琉璃殿上無知識」，雪

竇道：「拈了也」，一時為你說了也，不妨難見。見得也好，只是有些子錯認處，隨語生解。至末後道「拈了也」，卻較些子。雪竇分明一時下語了也，後面單頌箇無縫塔。

【頌】~t24;

無縫塔， ~t14; (這一縫大小，道什麼?) ~t24;

見還難， ~t14; (非眼所見，瞎!) ~t24;

澄潭不許蒼龍蟠。 ~t14; (有麼有麼? 直得洪波浩渺，蒼龍不在這裏。) ~t24;

層落落， ~t14; (眼花作什麼?) ~t24;

影團團， ~t14; (通身是眼，落七落八，兩兩三三舊路行，左轉右轉隨後來。) ~t24;

千古萬古與人看。 ~t14; (見麼? 瞎漢作麼生看，闍黎還見麼?)

【評唱】

「無縫塔，見還難」，雪竇當頭道此一句，雖然獨露無私，則是要見時還難。雪竇忒煞慈悲，更向你道「澄潭不許蒼龍蟠」。五祖道：「雪竇頌古百則，獨有此一句，由較些子。」多少人去「國師良久」處作活計，若恁麼會，一時錯了也。

不見道：「臥龍不鑿止水，無處有月波澄，有處無風浪起。」又云：「臥龍長怖碧潭清。」若是箇漢，直饒洪波浩渺、白浪滔天，亦不許在這裏蟠。雪竇到此頌了，後頭著些子眼目，琢出一箇無縫塔。隨後道：「層落落、影團團，千古萬古與人看。」且道，作麼生看? 即今在什麼處? 直饒向這裏見得，且莫錯認定盤星。

~t34; 第十九則 俱胝一指~t14;

【示眾】

一塵舉大地收、一花開世界起。只如塵未起、花未開時，如何著眼? 所以道：「如斬一縷絲，一斬一切斬；如染一縷絲，一染一切染。」只如今便葛藤將截斷，運出自己家財，高低普應、前後無差、各各現成。儻或未然，看取下文。

【舉】~t24;

俱胝和尚凡有所問， ~t14; (有什麼消息? 鈍根阿師!) ~t24;

只豎一指。 ~t14; (者老賊，也要坐斷天下人舌頭! 寒，則普天寒；熱，則普天熱。)

【評唱】

俱胝和尚凡有所問，只豎一指。若向指頭上會，辜負俱胝；若不向指頭上會，生鐵鑄就。會也恁麼去，不會也恁麼去；高也恁麼去，低也恁麼去；是也恁麼去，非也恁麼去。所以道：「一塵才起，大地全收；於一毛頭獅子，百億毛頭獅子齊現。」且道，是什麼物，得恁麼奇怪？若也識得，不消一捏；若識不得，礙塞殺人。

俱胝和尚，乃婺州金華山人。初在天台住庵時，有一尼名實際，到庵不下笠。持錫遶禪床三匝，云：「道得即下笠！」三問，俱胝無對~t54；（璋按：「胝」字，一夜誤作「底」，據張本校改）~t14；尼便行。俱胝曰：「天勢稍晚，且留一宿。」尼曰：「道得即宿。」俱胝又無對，尼便行。胝嘆曰：「我雖處丈夫之形，而無丈夫之氣。」遂發憤要明此事，擬棄庵，往諸方參請，打疊行腳。其夜，山神告曰：「不須離此。來日有肉身菩薩來，與和尚說法，不須去！」次日，果然天龍和尚至，胝乃迎禮，具陳前事，天龍只豎一指而示之，俱胝忽然大悟。是他當時鄭重專志，所以桶底易脫。後來凡有所問，只豎一指。

長慶稜云：「美食不中飽人喫。」玄沙云：「我當時若見，拗折指頭！」玄覺云：「玄沙恁麼道，意作麼生？」雲居云：「只如玄沙恁麼道，是肯伊是不肯伊？若言肯伊，何言拗折指頭？若言不肯伊，俱胝過在什麼處？」先曹山云：「俱胝承當處莽鹵。只認得一機一境，一種是拍手拊掌，見他西園用得奇怪。」玄覺又云：「且道，俱胝還悟也未？為什麼承當處莽鹵？若不悟，又道：『用一指頭禪不盡』。」且道，曹山意在什麼處？

當時俱胝，實是一物不會；乃至他悟後，都來只豎一指頭，因什麼千人萬人，牢籠不住、撲他不破？你若用指頭會，決定不見古人意。這般禪易參，只是難會。如今人才問著，他也豎一指一拳，只是弄精魂。也須是徹骨徹髓，見得透得始得。

俱胝庵中，有一童子，於外被人詰曰：「和尚尋常以何法示人？」童子豎起指頭，歸而舉似師，俱胝以刀斷其指，童子叫喚走出。俱胝召一聲，童子回首，俱胝卻豎起指頭，童子豁然領解。且道，他見什麼道理？

及至遷化，示眾云：「我在天龍和尚處，得一指頭禪，平生用不盡，要會麼？」豎起指頭，便行。後來明招獨眼龍，問國泰深禪師云：「古人道，俱胝只念三行咒，便得名超一切人，作麼生與他拈卻三行咒？」深亦豎起一指頭。招云：「不因今日，爭識得這瓜州客？」且道，意作麼生？

秘魔平生，只用一拄；打地和尚凡有所問，只是打地一下。後被人藏卻棒，卻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他只張口，亦是一生用不盡。無業云：「祖師觀此土眾生，有大乘根器，唯傳心印、指示迷情，得之者不揀賢之與愚、凡之與聖，且多虛不如少實，大丈夫漢，即今直下休

去歇去，頓息萬緣去，超生死流，迴出常格。」又云：「莫妄想。」所以道：「一處透，千處萬處一時透；一機明，千機萬機一時明。」

如今人總不恁麼，只管恣情，不看他古人省要處。他豈不更有機關轉換處？為什麼只用一指頭？須知俱胝到這裏，有深密為人處，要會得好，還他圓明道：「寒則普天普地寒，熱則普天普地熱。」森羅萬象，徹下孤危；大地山河，通上嶮絕。什麼處得指頭禪來？

【頌】 ~t24;

對揚深愛老俱胝， ~t14; (癩兒索伴，同道相憐，不免是一機一境。) ~t24;

宇宙空來更有誰？ ~t14; (兩箇三箇，更有一箇，也須打殺。) ~t24;

曾向滄溟下浮木， ~t14; (莫是這箇。是則是，太孤峻！破草鞋有甚用處？) ~t24;

夜濤相共接盲龜。 ~t14; (撈天摸地，有什麼了期？接得，堪作何用？據令而行，趕向無佛世界，接得一箇瞎漢。)

【評唱】

「對揚深愛老俱胝」，看他雪竇，文章四六，七通八達。凡是淆訛奇特公案，偏愛頌出。「對揚深愛老俱胝，宇宙空來更有誰？」對今時學者，舉揚古時人，忽賓或忽主，一問一答，當面提持，有如此為人處，所以道：「對揚深愛老俱胝」。且道，雪竇愛他作什麼？自天地開闢已來，更有何人？只是老俱胝一箇。若是別人須參雜，唯俱胝老，只用一指頭，直至遷化。時人多邪解道：「山河大地也空、人也空、法也空，直饒宇宙一時空來更有誰？只是一箇。」且喜勿交涉。

「曾向滄溟下浮木」，如今為之生死海。眾生在此業海之內，頭出頭沒，不明自己，無有出期。俱胝老垂慈接物，於生死海中，用一指頭接人，似下浮木接盲龜相似，令一切眾生得到彼岸。

「夜濤相共接盲龜」，《法華經》云：「譬如一眼之龜，值浮木孔，永無沒溺之患。」善知識，得箇如龍似虎底漢，教他向有佛世界，互為賓主；無佛世界，坐斷要津。接得箇盲龜，堪作何用？

~t34;第二十則 翠微過板~t14;

【示眾】

堆山積岳，撞牆磕壁；佇顧停機，一場苦屈。或有箇漢出來，掀翻大海、踢倒須彌；喝散白雲、打破虛空。直下向一機一境，坐斷天下人舌頭，有什麼近處？且道，從上來是有什麼人？曾恁麼來？試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龍牙問翠微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~t14;（諸方舊話子，舊時公案，也要勘破。）~t24;微云：「與我過禪板來！」~t14;（用禪板作什麼？嶮！洎合放過。）~t24;牙過禪板與翠微，~t14;（也是把不住。駕與青龍不解騎，可惜許！當面不承當。）~t24;微接得，便打。~t14;（著。打得箇死漢，濟甚麼事？落在第二頭。）~t24;

牙云：「打即任打，要且無祖師意！」~t14;（這漢落在第二頭，賊過後張弓。）~t24;又問臨濟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~t14;（諸方舊公案，再問將來，不直半分錢！）~t24;濟云：「與我過蒲團來！」~t14;（「曹溪波浪如相似，無限平人被陸沈」。一狀領過、一坑埋卻。）~t24;

牙取蒲團與臨濟。~t14;（依前把不住，依前不伶俐。依稀越國，彷彿揚州。）~t24;濟接得，便打。~t14;（著。可惜許！打著死漢，依模脫出。）~t24;牙云：「打即任打，要且無祖師意。」~t14;（灼然！在鬼窟裏作活計，將謂得便宜？）

【評唱】

翠巖芝和尚云：「當時如是，今時衲子皮下還有血麼？」大滄詰云：「翠微臨濟，可謂本分宗師；龍牙一等，是撥草瞻風~t54;（璋按：「瞻」字一夜本誤作「膽」，據張本校改）~t14;，與後人為規為鑿。」住院後，有僧問云：「和尚當時，還肯二老宿麼？」牙云：「肯則肯，要且無祖師西來意。」龍牙瞻前顧後，應病與藥。大滄即不然，待伊問和尚：「當時還肯二尊宿麼？」明不明，劈脊便打。非唯扶豎翠微臨濟，亦不辜負他來問。

石門聰云：「龍牙無人挨著猶可，被箇衲子挨著，失卻一隻眼。」雪竇云：「翠微臨濟，只解把住，不解放行。我當時若作龍牙，待伊索禪板、蒲團，拈起劈脊便打。」五祖戒云：「和尚得恁麼面長！」或云：「祖師土宿臨頭。」黃龍心云：「龍牙驅耕夫之牛、奪飢人之食，既明即明矣，因什麼卻無祖師西來意，會麼？」棒頭有眼明如日，要識真金火裏看。大凡敷揚要妙、提唱宗乘，向第一機下明得，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。儻或躊躇，落在第二。這二老漢，雖然打風打雨、驚天動地，要且不曾打著箇明眼漢。

古人參禪，多少辛苦？立大丈夫志氣，經歷山河，參見尊宿。龍牙參翠微、臨濟、德山

，後參洞山，問山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山云：「待洞水逆流，即向汝道。」便大悟。他根性聰敏，擔一肚皮禪行腳，直向長安翠微山參禪，便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他致箇問端，不妨要見他曲彙木床上老漢，亦要明自己一段大事因緣，可謂言不虛設、機不亂發，出在做工夫處。

不見五洩參石頭云：「一言相契即住，一言不契即去。」石頭據座~t54；（璋按：「座」字，一夜本原為「坐」，此據張本）~t14；洩拂袖而出。石頭呼之云：「闍黎！」洩回顧，石頭云：「從生至死，只是這箇回頭轉腦，更莫別求！」洩於言下大悟。

又麻谷見章敬，持錫遶禪床三匝，振錫一下，卓然而立。敬云：「是是。」又到南泉，亦遶禪床三匝、振錫一下，卓然而立。泉云：「不是不是。」谷云：「章敬道是，和尚為什麼道不是？」泉云：「章敬即是，是汝不是。」此是風力所轉，終成敗壞。看他古人也不妨要提持此事，如今人問著，全無些子用工夫處。今日也只恁麼，明日也只恁麼，盡未來際也未有了日。須是抖擻精神，始得有少分相應。

你看龍牙當時取禪板時，豈不知要打他？也不會道箇不會，為什麼卻過禪板與他？且道，當機承當時，合作麼生？他不向活水處用，卻去死水裏作活計。一向主張道：「打即任打，要且無祖師意。」又走去河北，見臨濟，依前恁麼問。濟云：「與我過蒲團來！」牙取蒲團與臨濟，濟接得便打。牙亦云：「打即任打，要且無祖師意！」此二尊宿又不是同法嗣，為什麼答處相似、用處一般？須知古人一言一句，不亂施設為。

他後來住院，有僧出問：「和尚當時，肯二尊宿不肯？」云：「肯即肯，要且無祖師意。」爛泥裏有刺，放過為人徹，久落在第二。這老漢把不定，只做箇洞下尊宿。若是德山臨濟門下，須知別有生涯。若山僧即不然，只向他道：「肯即未肯，要且有祖師西來意。」

不見僧問大梅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梅云：「西來無意。」鹽官聞云：「一箇棺材，兩箇死漢！」玄沙聞云：「鹽官是作家。」雪竇云：「三箇也有。」只如這僧問祖師西來意，卻向他道：「西來無意。」你若恁麼會，墮在無事界中。所以道：「須參活句，莫參死句。活句下薦得，永無忘失；死句下薦得，自救不了。」

龍牙恁麼道，不妨奇特，盡善盡美。古人道：「相續也大難。」他古人一言一句，不亂施設為；前後相照、有權有實、有照有用，有賓有主、互換縱橫。若要辨其親切，龍牙雖不昧宗乘，爭奈落在第二頭？當時二老，索禪板蒲團，牙不可不知他意，是他要用他胸襟中事。雖然如是，不妨用得太嶮。龍牙恁麼問，二老宿恁麼答，為什麼卻無祖師西來意？到這裏，須知有箇奇特處始得。

【頌】~t24;

龍牙山裏龍無眼， ~t14; (瞞天下人即得，泥裏洗土塊，天下人總知。)~t24;
死水何曾振古風? ~t14; (忽然活時不奈何，累及天下人，出頭不得。)~t24;
禪板蒲團不能用， ~t14; (教阿誰說，你要禪板蒲團作什麼? 莫是分付與闍黎麼?)
~t24; 只應分付與盧公。 ~t14; (也分付不著，漆桶! 莫作這箇見解。)

【評唱】

雪竇據款結案。他雖恁麼頌，且道，意在什麼處? 什麼處是無眼處? 什麼處是死水裏? 到這裏，須是有通變始得。所以道：「澄潭不許蒼龍蟠」，死水清如何藏得龍? 不見道：「死水不藏龍」，若是活底龍，須向洪波浩渺、白浪滔天處去~t54; (璋按：上句一夜本無「去」字，此據張本加)~t14;。而龍牙走入死水裏去，被人打，他卻道：「打即任打，要且無祖師意。」招得雪竇點檢道：「死水何曾振古風?」雖然如是，且道，雪竇是扶持伊~t54; (璋按：「是」字據張本加)~t14;? 是滅他威光?

人多錯會道：「為什麼『只應分付與盧公』，不曾分付與人?」若道分付與人便打人，卻成箇什麼去? 殊不知，卻是龍牙分付與人。大凡參請，須是向機上辨別，方見他古人相見處。「禪板蒲團不能用」，翠微云：「與我過禪板來!」牙取禪板與翠微，豈不是死水裏作活計? 分明「駕與青龍」，只是他不解騎，是不能用也。「只應分付與盧公」，往往喚作六祖會去，遠之遠矣! 昔雪竇自呼為盧公，題晦跡自貽云：「圖畫當年愛洞庭，波心七十二峰青; 而今高臥思前事，添得盧公倚石屏。」雪竇要去龍牙頭上行，又恐人難會，所以別頌，要翦人疑情。雪竇復云：

【後頌】~t24;

這老漢，也未得勦絕，復成頌： ~t14; (灼然! 能有幾人知? 賴值有末後句，自知較一半。)~t24;
盧公付了亦何憑? ~t14; (盡大地討恁麼人也難得，教誰領話?)~t24;
坐倚休將繼祖燈。 ~t14; (草裏漢! 打入黑山下坐，落在鬼窟裏作活計。)~t24;
堪對暮雲歸未合， ~t14; (一箇半箇，舉著即錯，果然出不得。)~t24;
遠山無限碧層層。 ~t14; (塞卻你眼、塞卻你耳，沒溺深坑，更參三十年。)

【評唱】

「盧公付了亦何憑?」有何憑據，直須向這裏恁麼會去? 更莫守株待兔，觸體前一時打

破，無一星事在胸中。放教淨裸裸赤洒洒地，何必要憑？或坐或倚，不消作佛法道理。所以道：「休將繼祖燈」，雪竇一時拈了也，他更有轉身處，末後白露消息，有些子好處，道：「堪對暮雲歸未合。」且道，雪竇意作麼生？「暮雲歸欲合」，未合之時，你道作麼生？「遠山無限碧層層」，依舊打入鬼窟裡去。且道，是文殊境界？是普賢境界？是觀音境界？是什麼人分上事？到這裏，得失是非，一時坐斷。洒洒落落，無一星事，始較些子。莫道山僧與你說！

~t34;第二十一則 智門蓮華~t14;

【示眾】

大方無外，細若鄰虛；擒縱非他，卷舒在我。若欲解粘去縛，直須削跡吞聲。人人坐斷要津，箇箇壁立千仞。且道，是什麼境界？舉看。~t54;（璋按：張本此則示眾作第二二則垂示。）~t14;

【舉】~t24;

僧問智門：「蓮花未出水時如何？」~t14;（鉤在不疑之地，泥裏洗土塊，那裏得這箇消息？）~t24;智門云：「蓮花。」~t14;（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疑殺天下人。）~t24;僧云：「出水後如何？」~t14;（莫向鬼窟裏作活計，又恁麼去？）~t24;智門云：「荷葉。」~t14;（幽州猶自可，最苦是崖州~t54;（璋按：前二句，張本作「幽州猶自可，最苦是江南）~t14;;笑殺天下人，兩頭三面。）

【評唱】

智門若是應機接物，猶較些子；若是截斷眾流，千里萬里。且道，蓮花未出水與出水，是一是二？若恁麼見得，許你有箇入處。雖然如是，若道是一，顛預佛性、籠伺真如；若道是二，心境未忘、落在解路上走，有什麼歇時？且道，古人意作麼生？其實無許多事，所以投子道：「你但莫著名言數句，若了諸事，自然不著，即無許多位次不同。你轉一切法，一切法轉你不得。」本無得失夢幻，如許多名目，不可強與他安立名字。誑諱你諸人得麼？你諸人問故，所以有言；你諸人若不問，教我向你道箇什麼即得？一切事皆是你將來，都不干我事。

古人道：「欲知佛性義，當觀時節因緣。」不見雲門舉僧問靈雲云：「佛未出世時如何

？」雲豎起拂子。僧云：「出世後如何？」雲亦豎起拂子。雲門云：「前頭打著，後頭打不著。」又云：「不說出與不出，何處有伊問時節也？」古人一問一答，應時應節，無許多事。你若尋言逐句，了無交涉。若能言中透言、意中透意、機上透機、境上透境，放教閑閑地，方見智門答話處。雲門道：「從古至今，只是一段事，無是無非、無得無失、無生無死。」到這裏，古人放一線道，便有出入；若是未了底人，扶籬摸壁、依草附木，或教他放下，或莽莽蕩蕩，荒然處去。若是得底人，二六時中，不依倚一物；雖然不依附一物，若露一機一境，作麼生摸索他？

這僧問智門：「蓮花未出水時如何？」智門云：「蓮花。」便只攔問一答，不妨奇特。諸方皆為之「顛倒話」，那裏如此？不見巖頭道：「常貴未問已前，猶較些子；古人露機處，正是漏逗不少。」如今學者，不省古人答處，只管去理會出水未出水，有什麼交涉？不見僧問智門：「如何是般若體？」門云：「蚌含明月。」「如何是般若用？」「兔子懷胎。」看他如此對答，天下人討他智門語脈，答處不見。

或有人問山僧：「蓮花未出水時如何？」只答他道：「露柱燈籠。」「出水後如何？」答云：「杖頭挑日月，腳下太泥深。」你道是不是？且莫錯認定盤星。雪竇忒然慈悲，打破人情見，所以頌出。

【頌】~t24;

蓮花荷葉報君知， ~t14;（老婆心切，見成公案，文彩已彰。）~t24;

出水何如未出時？ ~t14;（泥裏洗土塊，分開也好，不可便籠侗去也。）~t24;

江北江南問王老， ~t14;（主人公在什麼處？你自踏破草鞋，闍黎又問山僧作什麼。）~t24;一狐疑了一狐疑。 ~t14;（一坑埋卻，自是你疑情未息。打！還會麼？）

【評唱】

智門本是浙江人~t54;（璋按：「浙」字一夜本誤作「浙」，據張本校改）~t14;，入川參見香林；既參得徹，後住智門。雪竇是他的子，得他好處。直道：「蓮華荷葉報君知，出水何如未出時」，這裏要人直下便會得。你且道，出水是什麼時節？未出水是什麼時節？若向這裏見得，許你親見智門。

雪竇道：「你若見不得，『江北江南問王老，一狐疑了一狐疑』。」雪竇意道，只管去江北江南，問尊宿出水與未出水。江北添兩句，江南添兩句，一重添一重，展轉生疑。且道，如何得不狐疑去也？是野狐過海，乃獸中最疑之物。每過冰河，兩度佇聽，一餉三步佇聽

，一餉過徹即休矣，為此物多疑。故雪竇云：「一狐疑了一狐疑。」

~t34;第二十二則 雪峰看蛇~t14;

【示眾】

建法幢、立宗旨，錦上鋪花；脫籠頭，卸角馱，太平時節。忽若辨得格外句，舉一明三。其或未然，依舊伏聽處分，舉看。~t54;（璋按：張本此示眾作第二一則垂示。）~t14;

【舉】~t24;

雪峰示眾云：「南山有一條鰲鼻蛇， ~t14;（見怪不怪，其怪自壞。大小怪事不妨令人疑著！）~t24;汝等諸人，切須好看！」 ~t14;（叻！一場敗闕。）~t24;

長慶出云：「今日堂中，大有人喪身失命。」 ~t14;（兼身在內，以己方人，普州人送賊。）~t24;

僧舉似玄沙。 ~t14;（同坑無異土，奴見婢慙慙，同病相憐。）~t24;

沙云：「須是稜兄始得。雖然如此，我即不與麼。」 ~t14;（不免野狐精見解，是什麼消息？毒氣傷人！）~t24;

僧云：「和尚作麼生？」 ~t14;（也好與一撈，這老僧著。）~t24;

沙云：「用南山作什麼？」 ~t14;（只這野狐精，猶較些子。釣魚船上謝三郎，喪身失命也不知！）~t24;

雲門以拄杖攬向雪峰面前，作怕勢。 ~t14;（怕他作什麼？一子親得，一等是弄精魂，汝等諸人試辦看。）

【評唱】

夾山云：你若平展，一任平展；你若打破，一任打破。雪峰與巖頭、欽山同行，至鼇山，二人俱睡，唯雪峰宴坐。巖頭云：「何不睡去？每日床上恰似深村裏土地相似。」峰以手指胸云：「我這裏未穩！」頭云：「我將謂你是箇人，元來如此。你所有從前見解悟由，一一說來。」峰說了，忽然大悟，遂云：「今日始在鰲山成道。」後入闍住象骨巖，凡上堂說話，蓋天蓋地，更不說玄說妙，亦不說心說性，突然獨露。如大火聚，近之則燎卻面門；似舞太阿劍相似，衝之則喪身失命。若也佇思停機，則勿交涉！

如大雄山下虎，如趙州喫茶去，如紫胡狗。

只如他道「南山有一條鱉鼻蛇」，正當恁麼時，作麼生祇對？不躡前蹤，試道看。到這裏，也須是會格外句始得。才舉將來，便知落處。看他恁麼示眾，且不與你說行解，還將識情測度得麼？若見他家兒孫，自然道得恰好。所以古人道：「承言須會宗，勿自立規矩。」言言須有骨格、句句透玄關。若是語不離窠，道焉能脫體？~t54;（璋按：上二句，張本作「若是語不離窠窟，墮在毒海中也」。）~t14;雪竇恁麼示眾，可謂無味之談，塞斷人口。

長慶、玄沙，皆是他屋裏人，方會他說話。只如他道「南山有一條鱉鼻蛇」，諸人還知落處麼？到這裏，須是具通方眼始得。不見真淨道：「打鼓弄琵琶，相逢兩會家；雲門能唱和，長慶解隨邪。古曲無音韻，南山鱉鼻蛇。何人知妙訣？端的是玄沙。」

只如長慶恁麼祇對，且道，意作麼生？到這裏，如擊石火、似閃電光，方可構得。若有纖毫去不盡，便構他底不及。長慶悟道後，王大王建寺請住。開堂日，雪峰在座下證明云：可惜許！多少人去長慶言下生解道：「堂中才有聞處，便是喪身失命。」有者道：「元本無事，白地上說得這般話。」人聞他道「南山有一條鱉鼻蛇」，你便疑，且得勿交涉。只去他語上作活計。不恁麼，又作麼生會？

後來有僧舉似玄沙。沙云：「須是稜兄始得。雖然如此，我即不與麼。」僧云：「和尚作麼生？」沙云：「用南山作什麼？」看他玄沙語中，有出身處。他云：「用南山作什麼？」若不是玄沙，也大難酬。只如他恁麼道，且道，鱉鼻蛇在什麼處？到這裏，須是向上人，方會恁麼說話。古人道：「釣魚須是釣鯤鯨，不愛南山愛鱉鼻。」

卻到雲門，以拄杖攏向雪峰面前作怕勢。雲門有弄蛇底手腳，不犯鋒鋌。明頭也打著，暗頭來也打著。他尋常為人如此，似舞太阿劍相似。有時飛向人眉毛眼睫上，有時飛向二三千里外取人頭。雲門以拄杖攏向雪峰面前，又不是弄精魂，他莫也是喪身失命？作家宗師，終不去一言一句上作活計。雪竇只愛他雲門契得徹雪峰意，所以頌出。

【頌】~t24;

象骨巖高人不到， ~t14;（非公境界，千人萬人摸索不著。）~t24;

到者須是弄蛇手。 ~t14;（是精識精、是賊識賊，成群作隊，作什麼？須是同火人始得。）~t24;

稜師備師不奈何， ~t14;（一狀領過，由自放過一著。）~t24;

喪身失命有多少？ ~t14;（罪不重科，帶累他人。）~t24;

韶陽知， ~t14;（猶較些子。這漢只具一隻眼！）~t24;

重撥草， ~t14;（落草裏有什麼用處？果然，在什麼處？便打。）~t24;

南北東西無處討。 ~t14; (有麼有麼? 看闍黎眼瞎。) ~t24;
忽然突出拄杖頭， ~t14; (高著眼看。) ~t24;
拋對雪峰大張口。 ~t14; (自作自受，吞卻千箇萬箇，濟什麼事? 天下衲僧摸索不著。) ~t24;
大張口兮同閃電， ~t14; (兩重公案，賴他有末後句，果然。) ~t24;
剔起眉毛還不見。 ~t14; (蹉過了也。五湖四海覓這箇人不得，如今在什麼處?) ~t24;
如今藏在乳峰前， ~t14; (向什麼處去? 大小雪竇作這箇去就! 夾山前日，也有人親遭一口。) ~t24;
來者一一看方便。 ~t14; (瞎! 闍黎腳跟著一口了也，不知痛癢漢。) ~t24;
師高聲喝云：「看腳下！」 ~t14; (賊過後張弓，第二頭第三首，重言不當吃。)

【評唱】

「象骨巖高人不到，到者須是弄蛇手」，說雪峰有象骨巖，雪峰機鋒高峻，罕有人到。雪竇是他屋裏人，毛羽相似，同聲相應、同氣相求，也須是通方作者，相共證明。鱉鼻蛇也不妨難弄。須是解弄始得。若不解弄，反被蛇傷。五祖常說似，此鱉鼻蛇，須是有不傷手腳底機，於七寸上一捉捉住，便與老僧把手共行。長慶、玄沙有這般手腳。雪竇道：「稜師、備師不奈何」，人多只道：「長慶、玄沙不奈何，雪竇獨美雲門」，且喜勿交涉。殊不知三人中，機無得失，只是有親疏。且問諸人，什麼處是稜師、備師不奈何處? 「喪身失命有多少? 」此頌長慶道：「今日堂中，大有人喪身失命。」到這裏，須是有弄蛇手，子細始得。

雪竇出雲門，所以一時撥卻，獨存雲門一箇，道「韶陽知，重撥草」。雲門蓋為知他雪峰道「南山有一條鱉鼻蛇」落處，所以重撥草。雪竇頌到這裏，更有妙處。「南北東西無處討」，你道在什麼處? 「忽然突出拄杖頭」，元來卻在這裏。你不可便去拄杖頭上作活計去也。「拋對雪峰大張口」，此頌雲門以拄杖攏向雪峰面前作怕勢。雲門便能用拄杖作鱉鼻蛇用，有時卻云：「拄杖子化為龍，吞卻乾坤了也。」只是一條拄杖子，有時作龍，有時作蛇，為什麼如此? 到這裏，方知古人道：「心隨萬境轉，轉處實能幽；隨流認得性，無喜亦無憂。」~t54; (璋按：此詩為西天第廿二祖摩拏羅尊者坐化前所說之偈，見《五燈會元》卷一，西天祖師部分。其中「無喜亦無憂」之「亦」作「復」字。) ~t14;

頌道：「拋對雪峰大張口。」雪竇有餘才，拈出雲門毒蛇云，只這「大張口兮同閃電」，你若擬議，則喪身失命。「剔起眉毛還不見」，向什麼處去? 雪竇頌了，須將活處為人，將雪峰蛇，自拈自弄，不妨殺活臨時。要見麼? 云：「如今藏在乳峰前」，乳峰乃雪竇山名也。雪竇有頌云：「石窗四顧滄溟窄，寥寥不許白雲白。」長慶、玄沙、雲門，雖弄得了不見，卻云：「如今藏在乳峰前，來者一一看方便。」雪竇涉廉纖在，不云使用，卻高聲喝

云：「看腳下！」從上來有多少人，恁麼會者拈弄？且道，還曾傷著人，不曾傷著人？拈棒便打！~t54；（璋按：「棒」字一夜本誤作「捧」，據文意校改。）~t14；

~t34；第二十三則 保福遊山~t14；

【示眾】

玉將火試，金將石試，劍將毛試，水將杖試。至於衲僧門下，一言一句、一機一境、一出一入、一挨一拶，要見淺深、要見向背。且道，將什麼試？舉看：

【舉】~t24；

保福、長慶遊山次。~t14；（這兩箇漢，落草去也。）~t24；

福以手指云：「只這裏便是妙峰頂。」~t14；（平地起骨堆，切忌道著，掘地深埋。）~t24；

慶云：「是則是，可惜許！」~t14；（若不是鐵眼龍睛，幾乎被他茶胡，兩箇一坑埋卻，同病相憐。）~t24；

師著語云：「今日共這漢遊山，圖什麼？」~t14；（不妨減人斤兩，由較些子！傍人按劍。）~t24；

復云：「百千年後不道無，只是少。」~t14；（小賣弄，也是雲居羅漢。）~t24；

後舉似鏡清。清云：「若不是孫公，便見髑髏遍野。」~t14；（同道方知，大地茫茫愁殺人，奴見婢慙慙。）

【評唱】

保福、長慶、鏡清，總承嗣雪峰。他三箇同得同證、同見同聞、同拈同用，一出一入、遞相挨拶。蓋為他同條生底人，舉著則便知落處。在雪峰會裏，居常問答，只是他兩三箇。古人行住坐臥，皆以此道為念，所以舉著便知落處。一日遊山次，保福以手指云：「只這裏便是妙峰頂。」如今禪和子，遭恁麼問，口似匾擔！賴得是長慶。你道，保福恁麼問，圖箇什麼？古人如此，便要驗人有眼無眼，是他家屋裏人，自然知落處，便對他道：「是即是，可惜許。」且道，長慶恁麼道，意旨如何？不可一向恁麼去也。似則似，罕有等閑無一星事，須是長慶識破他始得。

雪竇著語云：「今日共這漢遊山，圖什麼？」且道，落在什麼處？又云：「百千年後，不道無，只是少。」雪竇解點胸，正似黃檗道：「不道無禪，只是無師。」雪竇恁麼道，也

不妨嶮峻。若不是同聲相應，爭得如此孤危奇怪？此為之著語。落在兩邊，而不住兩邊。後舉似鏡清。清云：「若不是孫公，便見觸體遍野。」孫公即長慶俗姓也。不見僧問趙州：「如何是妙峰頂？」州云：「老僧不答話。」僧云：「為什麼不答話？」州云：「若答，只落在平地裏。」

引教中說妙峰頂：德雲比丘，從來不下妙峰頂。善財去訪，七日不逢。一日卻在別峰相見。及乎見了，卻與他說一念三世一切諸佛，智慧光明普見法門。德雲比丘從來不下山，為什麼卻在別峰相見？若道他下山，教中道：德雲比丘從來不曾下山，常在妙峰頂。到這裏，德雲與善財，的的在那裏？~t54；（璋按：文中之「教中說」，乃見於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（唐實叉難陀譯）卷六十二，〈入法界品〉第三十九之三，善財童子發願修行菩薩行部分。文中敘述文殊師利菩薩，指示善財去參訪「勝樂」國中，「妙峰」山上的比丘「德雲」。善財於妙峰山尋之七日不見，而於別山見之。德雲比丘乃告之諸菩薩行，令其「憶念一切諸佛境界、智慧光明普見法門」，於「一念中見一切佛」。）~t14；

後來李長者，打葛藤打得好！道：「妙峰頂，只是一味平等法門。一一皆真、一一皆全，向無得無失處獨露，所以善財不見。」

到稱性處，如眼不自見、如耳不自聞、如刀不自割、如火不自燒、如水不自濕。到這裏，教中大有老婆相為處。所以放一線道，於第二法門立賓立主、立機立境、立問立答。所以道，諸佛不出世，亦無有涅槃。方便度眾生，故現如斯事。且道，畢竟作麼生，識得鏡清、雪竇怎麼道去？當時不能的的相應，盡大地觸體遍野，鏡清怎麼道得證將來。那兩箇，怎麼用證將來？雪竇後面頌處，甚是顯煥。

【頌】~t24；

妙峰孤頂草離離， ~t14；（和身沒卻，腳下深數丈。）~t24；

拈得分明付與誰？ ~t14；（作什麼？大地沒人知，乾屎橛~t54；（璋按：「橛」字，一夜誤作「擻」，據前文校改）~t14；，堪作何用？拈得鼻孔失卻口。）~t24；

不是孫公辨端的， ~t14；（錯！看箭。已著賊了也。）~t24；

觸體著地幾人知？ ~t14；（更不再活，如麻似粟，闍黎拈得鼻孔失卻口。）

【評唱】

「妙峰孤頂草離離」，草裏輓有甚了期？「拈得分明付與誰？」什麼處是分明處？
頌保

福道「只這裏便是妙峰頂」。「不是孫公辨端的」，孫公見箇什麼道理，便云：「是則是，可惜許」？只如「觸體著地幾人知」，汝等諸人還知麼？瞎。

~t34;第二十四則 為山牯牛~t14;

【示眾】

高高峰頂立，魔外不能入；深深海底行，佛眼覷不見。直饒眼似流星、機如掣電，不免靈龜曳尾。且道，作麼生？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劉鐵磨到為山。~t14;（不妨難湊泊。這老婆不守本分！）~t24;

山云：「老牯牛，汝來也。」~t14;（探竿影草，不能長。點！向什麼處見湊訛？）~t24;磨云：「來日臺山大會齋，和尚還去麼？」~t14;（箭不虛發、言不虛設。大唐打鼓，新羅人上堂。放去太遲，收來太速。）~t24;

山放身臥，~t14;（中也。你向什麼處見為山？誰知遠煙浪，別有好思量。）~t24;磨便出去。~t14;（過也！見機而作。）

【評唱】

劉鐵磨如擊石火，似閃電光，搆得搆不得，未免喪身失命。禪道若得他要處，那裏有許多事？他作家相見，如隔牆見角，早知是牛；隔山見煙，便知是火。搵著便轉、擦著便動。為山白云：「我百年後，向山前檀越，作一頭水牯牛，齋下書五字云：『為山僧某甲』。正當恁麼時，喚作為山僧、喚作水牯牛，畢竟喚作什麼？」

劉鐵磨乃尼也。久已參飽，機鋒峭峻，人號為鐵磨，去為山三五里卓庵。一日訪為山，山云：「老牯牛，汝來也。」磨云：「來日臺山大會齋，和尚還去麼？」山放身臥，磨便出去。你看他一似說話相似，也不是禪，又不是道，喚作無事會得麼？為山去臺山，自隔五千餘里。劉鐵磨因什麼卻令他去齋，此意如何？如今人見他臥亦不會。他一見便出去，這老婆會他，絲來線去、一放一收，互相酬唱。如兩鏡相照，無影像可觀，機機相副、句句相投。如今人，三搭不回頭，作麼生搆得？這老婆一點也瞞他不得。這箇卻不是世諦情見事，如明鏡當臺、如明珠在掌，胡來胡現、漢來漢現。是他知有向上事，所以如此。今時人只管作無

事會！

四祖道：「莫將有事為無事，往往事從無事生。」你若參得透去，見他恁麼說話，如尋常相似。多被言句隔礙，人所以不會。唯是知音，方會他底。如紫胡接人，常立一牌：「紫胡有一隻狗，上取人頭、中取人心、下取人足，擬議則喪身失命」，雪竇拈云：「紫胡要打劉鐵磨。」又乾峰示眾云：「舉一不得舉二，放過一著，落在第二。」雲門出眾云：「昨日有人從天台來，卻往南岳去」，乾峰下座云：「典座來日，不要普請。」看他兩人，雙收雙放，為仰下為之境致。風塵草動，悉皆辨得。亦謂之隔身句，意通而語隔。到這裏，須是左轉右轉，方是作家。

【頌】~t24;

曾騎鐵馬入重城， ~t14; (慣戰作家，塞外將軍，七事隨身。) ~t24;

敕下傳聞六國清。 ~t14; (狗銜赦書，寰中天子，爭奈海宴河清?) ~t24;

猶握金鞭問歸客， ~t14; (是什麼消息? 一條拄杖兩人扶，相招同往又同來。) ~t24;

夜深誰共御街行? ~t14; (君向瀟湘我向秦。且道，行作什麼?)

【評唱】

雪竇頌，諸方以為極則。一百頌中，這一頌最具理路，就中極妙，貼體分明頌出。「曾騎鐵馬入重城」，頌劉鐵磨恁麼來；「敕下傳聞六國清」，頌為山與麼問；「猶握金鞭問歸客」，頌劉鐵磨云：「來日臺山大會齋，和尚還去麼」；「夜深誰共御街行」，頌為山放身臥，磨便出去。

雪竇有這般才調，急切處向急切處頌、緩慢處向緩慢處頌，所謂「高高峰頂立，魔外不能知；深深海底行，佛眼覷不見」。看他一箇放身臥，一箇便出去。若更周周遮遮，一時討路不見！雪竇前面頌意最好。若不是同得同證底人，焉能恁麼？且道，得箇什麼？

~t34;第二十五則 蓮花拄杖~t14;

【示眾】

機不離位，墮在毒海；語不驚群，陷於流俗。忽若擊石火裏別縑素、閃電光中辨殺活，可以坐斷十方、壁立千仞，還有與麼時節麼？試舉看。

【舉】 ~t24;

蓮花峰庵主，拈拄杖示眾云： ~t14; (看頂門上具一隻眼，腦後見腮，莫與往來。) ~t24; 「古人到這裏，為什麼不肯住？」 ~t14; (不可！向虛空裏釘橛，權立化城。) ~t24; 眾無語。 ~t14; (千箇萬箇，如麻似粟，卻較些子。可惜許！一棚俊鶻。) ~t24; 自代云：「為他途路不得力。」 ~t14; (若向途中辨，猶較半月程；設使得力，堪作什麼？豈可全無一句？) ~t24; 復云：「畢竟如何？」 ~t14; (千箇萬箇向這裏坐卻，一人兩人會。) ~t24; 又自代云：「柳栗橫擔不顧人，卻入千峰萬峰去。」 ~t14; (好與三十棒，只為擔板，也是時人窠窟。)

【評唱】

諸人還辨得庵主麼？腳跟未點地！他在國初時，在廬山蓮花峰卓庵。古人既得道之後，茆茨石室中，折腳鑿子裏，煮野菜過日。且不求名利、放曠隨緣，垂一轉語，且要報佛祖恩，傳佛心印。纔見僧來，拈拄杖云：「古人到這裏，為什麼不肯住？」前後凡三十年，終無人道得。只這一句中，有權有實、有照有用，若是得他圈圓，不消一捏。你且道，因什麼，二三十年如此問？既是宗師為人，為什麼只守一橛？若向這裏見得，自然不向情塵上走。凡三十年中，有多少人與他平展下語呈解，做盡伎倆？設有道得，也不到他極則處。況此事雖不在言句中，若非言句，卻不能辨。不見道：「道本無言，因言顯道。」所以驗人端的處，下口便知音。古人垂一言半句，亦無他，只要見你知有不知有。

他見無人會，所以自代云：「為他途路不得力。」看他道出來，自然契理應機，豈曾失卻宗旨？古人道：「承言須會宗，勿自立規矩。」如今人只管撞將去便了，得則得，爭奈顛顛佛性、儻儻真如？若到作家漢，將三要印，印空印水印泥驗你，便見方木逗圓孔，無下落處。到這裏，討一個同得同證，臨時向什麼處求？若是知有底人，開懷通箇消息，有何不可？若不遇人，且卷而懷之。且問你諸人，拄杖子是衲僧尋常用底，因什麼卻道：「為他途路不得力？」古人到這裏不肯住，其實是金屑雖貴，落眼成翳。

石室行者善道和尚，當時遭沙汰，常以拄杖子示眾云：「過去諸佛也恁麼，現在諸佛也恁麼，未來諸佛也恁麼？」雪峰一日，僧堂前拈拄杖云：「者拄杖只為中下之機。」時有僧出問云~t54; (璋按：一夜本原無「出問云」三字，此據張本校增) ~t14; : 「忽遇上上之機來時如何？」峰舉起拄杖，雲門在後道：「我不似雪峰打破狼藉。當時若是老僧，劈脊便打！」大凡參禪，也無許多事。你若外見有山河大地、內見有見聞覺知，上見有諸佛、下見有

~t14140x2;眾生，直須向十二時中，行住坐臥，打成一片。雖在一毛頭上，寬若大千世界。雖在鑊湯爐炭中，還同安樂國土。雖在七珍八寶之中，如在茆茨之下。這般事若是通方作者，到古人實處，自然不費力。

他見無人構得，復徵云：「畢竟如何？又奈何不得。」又自云：「榔栗橫擔不顧人，卻入千峰萬峰去。」恁麼道，這箇意又作麼生？且道，指什麼處為地頭？不妨句中有眼、言外有意，自起自倒、自收自放。

昔嚴陽尊者，路逢一僧，拈起拄杖云：「是什麼？」僧云：「不識。」尊者云：「拄杖一條也不識！」復以拄杖筭一下云：「還識麼？」僧云：「不識。」尊者云：「土窠箇~t54;（璋按：「土窠箇」，張本作「土窟子」）~t14;也不識。」復以拄杖擔云：「會麼？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尊者云：「榔栗橫擔不顧人，卻入千峰萬峰去。」古人到這裏，為什麼不肯住？雪竇有〈至人不器頌〉云：「誰當機，舉不賺，亦還稀。摧殘峭峻、銷鑠玄微。重關曾巨闢，作者未同歸。玉兔乍圓乍缺、金烏似飛不飛。盧老不知何處去？白雲流水共依依。」因什麼夾山道「腦後見腮，莫與往來」？纔作計較，便入黑山鬼窟裏作活計。若見得透、信得及，千人萬人自然撈籠不住~t54;（璋按：「撈」籠，張本作「羅」籠）~t14;、奈何不得。動著拶著，自然有殺有活。雪竇知得他意，道：「直入千峰萬峰去。」方始頌，要知落處麼？看他頌。

【頌】~t24;

眼裏塵沙耳裏土，~t14;（朦朦懂懂三百擔，鶻鶻突突有甚數？更有恁麼漢。）~t24;
千峰萬峰不肯住。~t14;（你向什麼處去？且道是箇什麼消息？）~t24;
落花流水太茫茫，~t14;（好箇消息。閃電之機，徒勞佇思。左顧千生、右顧百劫。）~t24;

別起眉毛何處去？~t14;（腳跟下更贈一對眼，元來只在這裏。雖然如是，實到這箇田地始得，見麼？打云：為什麼只是這裏？還截得蓮花峰庵主腳跟也未？）

【評唱】

雪竇頌得奇特。有轉身去處，不守一隅。便道：「眼裏塵沙耳裏土」，此一句頌蓮花庵主示眾。衲僧家到這裏，上無攀仰、下絕己躬。於一切時中，如癡如兀。不見南泉云：「學道之人，癡鈍者難得。」禪月詩云：「長憶南泉好言語，如斯癡鈍者還稀。」法燈云：「誰人知此意，令我憶南泉。」南泉又云：「黃梅七百高僧，盡是會佛法底人，唯有盧行者不會佛法，不會方得他衣鉢。」雪竇拈古云：「趙州三轉語：泥佛不度水，神光照天地，立雪如未休，何人不雕偽？金佛不度爐，人來訪紫胡，牌中數箇字，清風何處無？木佛不度火，常

思破灶墮，杖子忽擊著，方知辜負我。」正是這般生鐵鑄就底漢。何故？或是惡境界、或遇奇特境界，到他面前，悉皆如夢相似，不知有六根、不知有旦夕。直饒到這般田地，切莫守寒灰死火，打入黑漫漫處去，也須有轉身一路始得。

不見古人道：「坐卻白雲宗不妙。」所以蓮花峰庵主道：「為他途路不得力。」直入千峰萬峰去始得。且道，喚什麼作「千峰萬峰去」？雪竇為愛他道「柳栗橫擔不顧人，直入千峰萬峰去」所以頌出。且道，向什麼處去？還有知落處去底麼？「落花流水太茫茫」，落花紛紛、流水茫茫，同閃電之機，眼裏是什麼？「別起眉毛何處去」，雪竇為什麼不知去處？只如山僧適來舉拂子，即今在那裏？你諸人若見得，與蓮花峰庵主同參；其或未然，三條椽下、六尺單前，試去參看！~t54;（璋按：「參看」，張本作「參詳看」。）~t14;

~t34;第二十六則 百丈獨坐~t14;

【舉】~t24;

僧問百丈：「如何是奇特事？」~t14;（言中有響、句裏呈機，有眼不曾見，驚殺人！）~t24;

丈云：「獨坐大雄峰。」~t14;（凜凜威風四佰州，坐者立者二俱敗缺，還見麼？）~t24;

僧禮拜，~t14;（伶俐衲僧，也有恁麼人，要見恁麼事。）~t24;

丈便打。~t14;（作家宗師，何故來言不豐？令不虛行！）

【評唱】

臨機具眼，不顧危亡。所以道：「不入虎穴，爭得虎子？」百丈尋常如虎插翅相似。這僧也不怕生死，敢撩虎鬚。便問：「如何是奇特事？」這僧也具眼，百丈與他擔荷，向他道「獨坐大雄峰」，僧便禮拜，丈便打。衲僧家須是別未問已前意始得。這僧禮拜，與尋常不同，也須是具眼始得。莫教平生心膽向人傾，相識還如不相識。者二人恁麼，放去則一時俱放，收來則掃蹤滅跡。且道，他禮拜意旨如何？若道是，百丈又打他什麼？若道不是，他禮拜有甚不得處？到這裏，須是識休咎、別縑素，向千峰頂上立、深深海底行，方始見得。這僧禮拜，似捋虎鬚相似，只爭轉身處。賴值百丈頂門具眼、肘下有符，照破四天下、深辨來風，所以便打。若是別人，無奈他何。者僧以機投機、以意遣意，所以禮拜。

如南泉云：「文殊普賢，昨夜起佛見法見，每人打二十棒，貶向二鐵圍山去也。」時趙州出眾云：「和尚棒教什麼人喫？」泉云：「王老師有什麼過？」州便禮拜。宗師家等閑不

見他受用處。纔到當機拈弄處，自然活鱗鱗地。五祖老師常說道：「如馬前相撲相似，你但但常教見聞聲色一時坐斷，把得定、作得主，始見他百丈。」且道，放過時作麼生？

【頌】~t24;

祖域交馳天馬駒， ~t14; (千箇萬個、一人半人，五百年一間生，子承父業。) ~t24;

化門舒卷不同途。 ~t14; (已在言前，渠儂得自由，還他作家手段。) ~t24;

電光石火存機變， ~t14; (劈面來也。還見百丈為人處麼?) ~t24;

堪笑人來撩虎鬚。 ~t14; (好與三十棒，重賞之下必有勇夫。不免喪身失命，放過闍黎一著。)

【評唱】

雪竇見得他，方乃頌出。天馬駒，一日行千里，橫行豎走、奔馳如飛，方名「天馬駒」。雪竇頌百丈於祖域之中，東走西走、一來一往、七縱八橫，殊無少礙，如天馬駒相似，善能交馳，方見自由處，這箇自是得他馬祖大機大用處。不見僧問馬祖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祖便打云：「我若不打你，天下人笑我去在。」又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祖云：「近前來向你道。」僧近前，便劈耳掌云：「六耳不同謀。」看他恁麼得大自在！於建化門中，或舒或卷，有時舒不在舒處、有時卷不在卷處、有時舒卷俱不在。所以道：「化門舒卷不同途」。

此頌百丈有這般手腳。雪竇道：「電光石火存機變」，頌這僧如石火電光，只有些子機變。巖頭道：「逐物為下，卻物為上。」若論戰也，箇箇立在箭鋒。雪竇道：「機輪曾未轉，轉必兩頭走。」若轉不得，有什麼用處？大丈夫漢，也須是識些子機變。如今人只管供他款，被他穿卻鼻孔，有什麼了期？者僧於電光石火中，能存機變，便禮拜。雪竇道：「堪笑人來撩虎鬚」，百丈似一箇大蟲相似，堪笑者僧去捋虎鬚！

~t34;第二十七則 雲門金風~t14;

【示眾】

問一答十、舉一明三；見兔放鷹、因風吹火。不惜眉毛，則且致深入虎穴時如何？試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僧問雲門：「樹凋葉落時如何？」~t14; (是什麼時節？家破人亡！)~t24;

門云：「體露金風。」~t14; (撐天拄地、斬釘截鐵，平步青霄。)

【評唱】

且道，雲門是答話？是唱和？若道是答話，錯認定盤星；若道是唱和，且喜勿交涉。既不恁麼，畢竟如何？你若道見得透，衲僧鼻孔不消一捏；其或未然，依舊打入鬼窟裏作活計去。

大凡扶豎宗教，也須是全身擔荷，不惜性命；向虎口裏橫身，任他橫拖倒拽。若不如此，爭能為得人？者僧致箇問端，也不妨嶮峻。若以尋常事看他時，只似箇管閑事底僧相似。若據衲僧門下，去命脈裏觀時，不妨有妙處。且道，樹凋葉落時，是什麼人境界？十八問中，此為之辨主問，亦為之借事問。雲門不移易一絲毫，只向他道：「體露金風。」答得妙！不辜負他問。你問處有眼、答處端的。

古人道：「若欲得親切，莫將問來。」若是知音底人，舉著便知落處。你若去雲門語脈裏尋討，即錯了也。只是雲門語句中，多惹人情解。若作情解會，未免喪我兒孫。雲門愛恁麼騎賊馬趁賊，不見有僧問他道：「如何是非思量處？」他答道：「識情難測。」這僧問：「樹凋葉落時如何？」答道：「體露金風。」句中不妨把斷要津、不通凡聖。須會他舉一明三、舉三明一。你若去他三句覓，則如腦後拔箭。他一句中須具三句：函蓋乾坤句、隨波逐浪句、截斷眾流句，自然恰好。且道，雲門三句中，以那句接人？試辨看：

【頌】~t24;

問既有宗，~t14; (箭不虛發，言不虛設。)~t24;

答亦攸同。~t14; (豈有兩般，如鐘待扣，工不浪施。)~t24;

三句可辨，~t14; (上中下，如今是第幾句？須是向三句外薦取始得。)~t24;

一鏃遼空。~t14; (箭過新羅國，築著磕著。)~t24;

大野兮涼颯颯，~t14; (普天匝地，還覺寒毛卓豎麼？放行去。)~t24;

長天兮疏雨濛濛。~t14; (風浩浩、水漫漫，頭上漫漫，腳下漫漫。)~t24;

君不見，少林久坐未歸客，~t14; (更有不啣留漢。)~t24;

靜依熊耳一叢叢。~t14; (開眼也著，合眼也著。眼瞎耳聾，誰人到者境界？鬼窟裏作活計，不免打折你板齒。)

【評唱】

「問既有宗」，古人道：「承言須會宗，勿自立規矩。」古人言不虛設，所以道，大凡問箇事，也須是識些好惡。若不知尊卑良賤、不識淨觸，信口亂道，有什麼利濟？凡出一言半句，須是如鉗如鋏~t54；（璋按：「鉗」字一夜原作「鈐」，此據張本）~t14；、有鉤有鎖，也須是相續不斷始得。者僧問處有宗旨，雲門答處亦如然。雲門尋常以三句接人，此是極則也。雪竇頌這公案，與頌大龍公案相類。「三句可辨」，一句中具三句，若辨得，則可透出三句外。

「一鏃遼空」，鏃者，箭鏃也。射得太速生，須是急著眼始得。若也見得分明，可以一句之下，開展大千沙界。到這裏頌了，看他雪竇有餘才，所以展開頌出：「大野兮涼颯颯，長天兮疏雨濛濛。」且道，是心是境、是玄是妙？

古人道：「法法不隱藏，古今常堂堂。」他問：「樹凋葉落時如何？」雲門道：「體露金風。」雪竇意只是作一境。只如眼前，見雨濛濛、風拂拂地，不是東南風、便是西北風，直須便恁麼會始得。你若更作禪道會，更勿交涉。「君不見，少林久坐未歸客，達摩未還西土時」，九年面壁，靜悄悄地。且道，是樹凋葉落？且道，是體露金風？若向者裏薦得，盡大地、乾坤、古今、凡聖打成一片，方見雲門、雪竇的的為人處。「靜依熊耳一叢叢」，前山也千叢萬叢、後山也千叢萬叢。諸人向什麼處出？見雪竇為人處麼？也是靈龜曳尾。

~t34;第二十八則 南泉不說~t14;

【舉】~t24;

南泉參百丈涅槃和尚。丈問：「從上諸聖，還有不為人說底法麼？」

~t14;（和尚合知，壁立千仞，還覺齒冷麼？）~t24;

泉云：「有。」~t14;（落草了也。孟八郎作麼，便有恁麼事？）~t24;

丈云：「作麼生是不為人說底法？」~t14;（看他手亂腳忙、將錯就錯，試問看。）

~t24;

泉云：「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」~t14;（漏逗不少，果然敗缺。）~t24;

丈云：「說了也。」~t14;（不合與麼注破，從他錯一生。）~t24;

泉云：「某甲只與麼，和尚作麼生？」~t14;（賴值有轉身處，與長則長、短則短。）~t24;

丈云：「我又不是善知識，爭知有說不說？」~t14;（藏身露影，去死十分，不覺腳忙手亂。）~t24;

泉云：「某甲不會。」~t14;（乍可恁麼，賴值者漢恁麼，賴值不會，會則打破你頭。）~t24;

丈云：「我太煞為汝說也。」~t14;（雪上加霜，龍頭蛇尾作什麼？）

【評唱】

南泉參百丈，者裏也不消心即佛、也不消即心不即佛、也不消非心非佛。直下從頭至足，眉毛一莖也無，猶較些子。即心非心，壽禪師謂之表詮遮詮。此是涅槃和尚惟政禪師也，舊日在百丈作西堂，開田說大義者。是時南泉已見馬祖了，只是往諸方決擇。百丈致此一問，也大難酬：「從上諸聖，還有不為人說底法麼？」若是山僧，只掩耳而去，教他一場麼羅。若是作家漢，見他恁麼問，便識破得他。南泉只據他所見，便道「有」，也是孟八郎。百丈便將錯就錯，隨後道：「作麼生是不為人說底法？」泉云：「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」這漢貪觀天上月，失卻手中橈。丈云：「說了也。」可惜！與他注破。當時但劈脊便打，教他知痛癢。

雖然如是，且道，什麼處是說處？據南泉見處，「不是心、不是佛、不是物」，那裏是不曾說著？是也若道南泉說了，他語下又無蹤跡；若道他不說，百丈為什麼卻恁麼道？南泉是變通底人，便隨後一拶云：「某甲只與麼，和尚作麼生？」若是別人，未免分疏不下；爭奈百丈是作家，答處也不妨奇特，更道：「我又不是善知識，爭知有說不說？」南泉便道箇不會。他是會來道不會？真箇不會來道不會？百丈云：「我太煞為汝說也。」且道，什麼處是為他說處？若是弄泥團漢時，兩個鶻鶻突突；若是二俱作家，如明鏡當臺。其實前頭二俱作家，後頭二俱不作家。若是具眼漢，分明驗取。

【頌】~t24;

祖佛從來不為人， ~t14; (有條依條、無條依例，各自守本分。

記得元字腳在心，入地獄如箭射。) ~t24;

衲僧今古競頭走。 ~t14; (踏破草鞋，拗折拄杖，高掛鉢囊。) ~t24;

明鏡當臺列像殊， ~t14; (墮也破也，打破鏡來，與你相見。) ~t24;

一一面南看北斗。 ~t14; (還見老僧騎三門入佛殿內麼？新羅上堂、大唐打鼓。)

~t24;

斗柄垂， ~t14; (落處也不知，作麼生？在什麼處？) ~t24;

無處討， ~t14; (瞎！可惜許。碗子落地，樑子成七八片。) ~t24;

拈得鼻孔失卻口。 ~t14; (那裏得這箇消息來？果然，便打。)

【評唱】

「祖佛從來不為人」，釋迦老子出世後，始從光耀土中，至跋提河，四十九年中，未嘗說一字。恁麼道，是說是不說？如今滿龍宮盈海藏，你作麼生道是不說？不見修山主道：「

諸佛不出世，四十九年說；達摩不西來，少林有妙訣。」又道：「諸佛不出世，亦無一法與人，但能隨病施藥、接物利生，遂有三乘十二分教。其實祖師自古至今，不曾為人說。」只這不為人，正好參取。所以山僧常說：「若是添一句，甜蜜蜜地，正是毒藥；若是劈脊便棒、驀口便擲，推將出去，方始親切為人。」

「衲僧今古競頭走」，到處是也只管問、不是也只管問，問佛問祖、問向上問向下。雖然如此，若未到這般田地，也少不得。

如「明鏡當臺列像殊」，只消一句，可辨明白。古人道：「萬象森羅，一法之所印。」又道：「森羅及萬象，總在鏡中圓。」秀大師道：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，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惹塵埃。」大滿云：「他只在門外。」雪竇恁麼道，且道，在門外？在門內？汝等諸人，有一面古鏡，森羅萬象、長短方圓，一一於中顯現。你若去長短處會，卒摸索不著。所以雪竇道：「明鏡當臺列像殊」，卻須是「一一面南看北斗。」既是面南，為什麼卻看北斗？若恁麼會，方見百丈、南泉相見處。此兩句頌百丈挨拶處。丈云：「我又不是善知識，爭知有說不說？」雪竇到此，頌得落在死水裏，恐人錯會，卻自提起云：即今日前「斗柄垂」，你更向什麼處討？卻道「無處討」，你才「拈得鼻孔失卻口」，拈得口失卻鼻孔了也。

~t34;第二十九則 大隋劫火~t14;

【示眾】

魚行水濁、鳥飛毛落；明辨始終，洞分縑素。直似當臺明鏡、掌內明珠，漢現胡來、聲彰色顯。且道，為什麼如此？試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僧問大隋：「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壞，未審這箇壞不壞？」~t14;（這一句，天下衲僧摸索不著，預搔待痒，者箇是什麼物？）~t24;

隋云：「壞。」~t14;（無孔鐵槌當面擲，沒卻鼻孔。>~t24;

僧云：「與麼則隨他去也？」~t14;（未開口已前，勘破了也！沒量大人被語脈裏轉卻了也！果然錯認定盤星。）~t24;

隋云：「隨他去。」~t14;（前箭由輕後箭深，只者箇，多少人摸索不著？水長船高、泥多佛大。）

【評唱】

大隋法真和尚，法嗣大安禪師，乃東川鹽亭縣人也。他參見六十餘員善知識，舊日在瀋山會裏作火頭。一日瀋山問云：「子在此數年，不解致箇問來看如何？」隋云：「令某問箇什麼即得？」山云：「你便不解，問『如何是佛』？」隋以手掩瀋山口。山云：「你有片瓦蓋頭，已後覓箇掃地人也無。」

後歸川，於棚口路次，煎茶接待往來人，凡三年。後來出世，開山住大隋，有僧問：「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壞，未審這箇壞不壞？」這僧只據教意來問，引教中成住壞空，說三災劫起，壞至三禪天。這僧元來不知話頭落處，且道，「這箇」是什麼？人多情解道：「者箇是眾生本性。」隋云：「壞。」僧云：「與麼則隨他去也。」隋云：「隨他去。」只者箇，多少人摸索不著！若道隨他去，在什麼處？若道不隨他去，又作麼生？

不見道：「欲得親切，莫將問來」。後來有僧問修山主：「劫火洞然、大千俱壞，未審這箇壞不壞？」主云：「不壞。」僧云：「為什麼不壞？」主云：「為同於大千，壞也礙塞殺人、不壞也礙塞殺人。」這僧既不會大隋說話，是他也不妨以此事為念。卻持此問，直往舒州投子山。投子問：「近離甚處？」僧云：「西蜀大隋。」投云：「大隋有何言句？」僧遂舉前話。投子云：「西川有古佛出世，汝且速回彼懺悔。」其僧復回大隋，隋已遷化了，者僧一場麼羅！

後有唐僧景遵，題大隋塔云：「了然無別法，誰道印南能？一句『隨他』語，千山走衲僧。蛩寒鳴砌葉，夜靜禮龕燈；吟罷孤窗月，徘徊恨不勝！」所以雪竇後面引此兩句頌出。

如今也不得作壞會，亦不得作不壞會。畢竟作麼生會？急著眼看。

【頌】~t24;

劫火光中立問端，~t14;（道什麼？有麼有麼？已錯了也。）~t24;

衲僧猶滯兩重關。~t14;（坐斷此人如何起得？腳頭腳底，百匝千重。）~t24;

可憐一句隨他語，~t14;（天下衲僧，作這箇計較，千句萬句也不消得，有什麼難截他腳跟處？）~t24;

萬里區區獨往還。~t14;（業識茫茫，蹉過也不知，自是你踏破草鞋。）

【評唱】

雪竇當機頌，句裏有出身處，「劫火光中立問端，衲僧猶滯兩重關」，這僧問處，先懷壞與不壞，是兩重關。若是得底人，道「壞」有出身處，道「不壞」也有出身處。

「可憐一句隨他語，萬里區區獨往還」，頌者僧持此問投子，又復回大隋，可謂千里萬里區區，獨往還也。

~t34;第三0則 趙州蘿蔔~t14;

【舉】~t24;

僧問趙州：「承聞和尚親見南泉，是否？」~t14;（千聞不如一見。眉分八字，拶！）~t24;

州云：「鎮州出大蘿蔔頭。」~t14;（撐天拄地、斬釘截鐵，箭過新羅國，腦後見腮，莫與往來。）

【評唱】

這僧也是久參底人，問中不妨有眼。爭奈趙州是老作家，便答他道：「鎮州出大蘿蔔頭。」可謂無味之談，塞斷人口。者漢似白拈賊相似，你才開口，便換卻你眼睛。若是特達英靈漢，直下向擊石火裏、閃電光中，才聞舉著，剔起眉毛便行。苟或佇思停機，不免喪身失命。江西澄散聖判為之「問東答西」，喚作「不答話，不上人圈績」。若恁麼會，爭得？更帶累趙州去在！

有者道：「『鎮州出大蘿蔔頭』，天下人皆知；趙州從來參南泉，天下人亦皆知。這僧卻更問他『承聞和尚親見南泉，是否』，所以趙州向他道『鎮州出大蘿蔔頭』，且喜勿交涉。都不恁麼會，畢竟作麼生？他家自有通霄路。

不見僧問九峰：「承聞和尚親見延壽，是否？」峰云：「山前麥熟也未？」者話亦對得趙州答者僧話。師云：「兩個無孔鐵槌。」趙州老漢，是箇大無事底人，你才輕輕問著，便換卻你眼睛。若是知底人，細嚼來嚙；若是不知底人，一似渾崙吞箇棗相似。

【頌】~t24;

鎮州出大蘿蔔，~t14;（天下人知，切忌道著。千箇萬箇、一箇半箇。）~t24;

天下衲僧取則。~t14;（爭奈不恁麼，誰用閑言長語？）~t24;

只知自古自今，~t14;（半合半開，自古也與麼、自今也恁麼，如麻似粟。）~t24;

爭辨鴟白烏黑？~t14;（全機穎脫，長者長、短者短。）~t24;

賊賊！~t14;（識得者賊。）~t24;

衲僧鼻孔曾拈得。 ~t14; (穿過了也，裂轉！)

【評唱】

「鎮州出大蘿蔔」，你若取他為極則，早錯了也。古人把手共上高山，不免傍觀者哂。人皆都知道這箇是極則句，卻畢竟不知極則處~t54; (璋按：「處」字一夜原作「事」，此據張本) ~t14;。所以雪竇道：「天下衲僧取則」，「只知自古至今，爭辨鵝白烏黑？」雖知古人恁麼答、今人也恁麼答，何曾分得緇素來？雪竇道：「也須去石火電光中，辨其鵝白烏黑始得。」

公案到此頌了，雪竇自出意，向活鱗鱗處，更向你道：「賊賊！衲僧鼻孔曾拈得」。三世諸佛也是賊，歷代祖師也是賊。善做賊偷人眼睛，不犯手腳，獨許趙州。且道，什麼處是做賊處？「鎮州出大蘿蔔頭」。

~t34;第三十一則 麻谷振錫~t14;

【示眾】

動則影現、覺則冰生。其或不動不覺，不免入野狐窠窟。透得徹、信得及，無一絲毫障翳，如龍得水、似虎靠山。放行也瓦礫生光，把住也真金失色。古人公案，未免周遮。且道，即今評論是什麼事？

【舉】~t24;

麻谷持錫到章敬，遶繩床三匝，振錫一下，卓然而立。 ~t14; (曹溪樣子，依模脫出，直得驚天動地。) ~t24;

章敬云：「是是。」 ~t14; (泥裏洗土塊，賺殺一船人。什麼語話?) ~t24;

師著語云：「錯。」 ~t14; (不可放過，猶較一著在。) ~t24;

麻谷又到南泉，遶繩床三匝，振錫一下，卓然而立。 ~t14; (依前弄泥團，再運前來 ~t54; (璋按：「運」字一夜誤作「韻」，據張本校改) ~t14;，蝦跳不出斗!) ~t24;

泉云：「不是不是。」 ~t14; (何不承當？殺人不眨眼~t54; (璋按：「眨」字一夜本誤作「貶」，據張本校改) ~t14;，是什麼語話?) ~t24;

師著語云：「錯！」 ~t14; (放過不可，放過兩著。) ~t24;

谷當時云：「章敬道是，和尚為什麼道不是？」 ~t14; (主人公在什麼處？者漢元來取人舌頭，漏逗了也~t54; (璋按：上句，一夜本原作「這漢元來漏逗」，依文意從張本)。) ~t24;

泉云：「章敬即是，是汝不是。 ~t14;（也好殺人須見血，為人須為徹，瞞殺多少人。）~t24;

此是風力所轉，終成敗壞。」 ~t14;（果然被人籠罩，爭奈自己何？）

【評唱】

古人行腳，遍歷諸方，立箇志量，以此事為念。要驗他曲彖床上老漢具眼不具眼？不見古人，一言相契則住、一言不契則去。看他麻谷持錫到章敬，遶繩床三匝，振錫一下，卓然而立。章敬云：「是是。」殺人刀、活人劍，須是本分作家。雪竇道：「錯」，落在兩邊。你若去兩邊會，不見雪竇意。他卓然而立，你道，他為什麼事？雪竇卻道「錯」，什麼處是錯處？章敬云「是是」，什麼處是錯處？雪竇與麼道，如坐讀判語。

麻谷擔箇「是」，便去見南泉，依前如此伎倆，卓然而立。泉云：「不是不是」。殺人刀、活人劍，須是本分宗師。雪竇云：「錯！」且道，章敬道「是」，南泉道「不是」，是同是別？前頭道是，為什麼也錯？後頭道不是，也道錯，為什麼如此？若向章敬言句下薦得，自救不了！若向南泉言句下薦得，可以與祖師為師。雖然恁麼，衲僧家須是自肯始得，莫只一向取人口辯！

他問既一般，為什麼一箇道是、一箇道不是？若是通方作者，得大解脫底人，必須別有生涯；若是機境未脫底人，畢竟滯在這兩邊。若要明辨古今，截斷天下人舌頭，須是明取者兩錯始得。及至後頭，雪竇也只頌者兩錯，要提活鱗鱗處，所以如此。若是皮下有血底漢，自然不向言句裏作解會、不向繫驢橛上作道理。

有者道，雪竇代麻谷下者兩錯，有什麼交涉？殊不知古人著語，鎖斷要關，者邊也是、那邊也是，畢竟不住在者兩邊。慶藏主道：「持錫遶繩床，如是如是、不如是不如是，俱錯！」其實亦不在此。

你不見永嘉見六祖，更不燒香禮拜，便遶禪床三匝、振錫一下，卓然而立。祖師曰：「夫沙門具三千威儀、八萬細行，行行無虧。大德從何方而來，生大我慢？」此箇也不說是、也不說不是。是與不是，都繫驢橛，唯有雪竇下兩錯，猶較些子。

麻谷云：「章敬道是，和尚為什麼道不是？」南泉道：「章敬則是，是汝不是。」這老漢不惜眉毛，漏逗不少。南泉可謂見兔放鷹。慶藏主云：「南泉忒煞郎當，不是便休，更與

他道『此是風力所轉，終成敗壞』」。持錫遶繩床，既是風力所轉，畢竟明心宗底事？在什麼處？到這裏，也須是生鐵鑄就底漢始得。

舉：昔有一官人參見徑山，凡有所問，俱答云「無」；卻來參西堂藏禪師，凡有所問，俱答云「有」。官人云：「和尚不是！」大凡宗師，要與人解粘去縛、抽釘拔楔，不可守向

一邊，左撥右轉、右撥左轉。

舉：仰山到中邑處謝戒，曹溪模子脫去底話。

又龍牙示眾云：「大凡參學之人，須是透過祖佛始得。」

新豐和尚云：「見佛教祖教，如生冤家，始有參學分。若透祖佛不得，即被祖佛瞞去；若透得去，始體得祖師與佛意。」時有僧問云：「祖佛還有瞞人底心也無？」龍牙云：「汝且道，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？」又問云：「如何得不被祖佛瞞去？」牙云：「卻須自悟去始得。」到者裏，為人須為徹、殺人須見血，南泉雪竇是這般人。

【頌】~t24;

此錯彼錯， ~t14; (惜取眉毛，天上天下唯我獨尊、據令而行。) ~t24;

切忌拈卻。 ~t14; (兩個無孔鐵槌，直饒千手大悲拈不起。或若拈去，闍黎喫三十棒。) ~t24;

四海浪平， ~t14; (天下人不敢動著。東西南北，一等家風，近日多雨水。) ~t24;

百川潮落。 ~t14; (淨裸裸、赤洒洒。且得自家安穩，直得海晏河清。) ~t24;

古策風高十二門， ~t14; (何似者箇？切忌向拄杖頭上作活計。棒頭有眼明如日，要識真金火裏看！) ~t24;

門門有路空蕭索。 ~t14; (一物也無，賺你平生，覷著則瞎。) ~t24;

非蕭索， ~t14; (果然，賴有轉身處，已瞎了也，打！) ~t24;

作者好求無病藥。 ~t14; (一死更不再活。你二六時中為什麼瞌睡？撈天摸地作什麼？)

【評唱】

這一箇頌，正似德山見滄山頌相似。先將公案著兩轉語，穿作一串，然後頌出。

「此錯彼錯，切忌拈卻」，雪竇意道，此處一錯、彼處一錯，切忌拈卻，拈卻即乖。須是如此著者兩錯，直得四海浪平、百川潮落，可煞清風明月。你若向兩錯下會得，便沒一星事。山是山、水是水，長者長法身、短者短法身。三日一風、五日一雨。所以四海浪平、百川潮落。後面頌麻谷持錫，所以道「古策風高十二門」，到者裏七顛八倒，於一切時中得大自在。「門門有路空蕭索」，門雖有路，只是空蕭索。雖然如是，也有非蕭索處，任他作者無病時，先須討些子藥喫始得。

~t34;第三十二則 臨濟佛法~t14;

【示眾】

十方坐斷、千眼頓開；一句絕流、萬機寢削。還有同生同死底麼？見成公案，打疊不辨；古人葛藤，試請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定上座問臨濟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~t14;（多少人向此茫然，訝郎當作什麼？言由在耳。）~t24;

濟下繩床，擒住，與一掌，便托開。~t14;（今日捉敗，天下衲僧跳不出，老婆心切。）~t24;

定佇立。~t14;（已落鬼窟裏，蹉過了也。未免失卻鼻孔。）~t24;

傍僧云：「定上座何不禮拜？」~t14;（冷地裏有人覷破，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，全得他力。）~t24;

定方禮拜，~t14;（將勲補拙。）~t24;

忽然大悟。~t14;（如暗得燈行，曾夢見，將錯就錯了也。）

【評唱】

定上座問臨濟，意直出直入、直往直來，乃是臨濟正宗，有恁麼作用。若透得去，翻天作地，自得受用。定上座是這般漢，被臨濟一掌，禮拜起來，便知落處。他是向北地人，最樸直。他既得之後，不出世，後來全用臨濟機，也不妨峭峻。

一日路逢巖頭、雪峰、欽山三人同行，巖頭乃問：「甚處來？」定云：「臨濟。」頭云：「和尚萬福否？」定云：「近日已遷化了。」頭云：「和尚尋常有何言句為人？」定舉無位真人話。欽山云：「何不道『非無位真人』？」定便擲住云：「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，相去多少？道道。」欽山無語，巖頭諫之，定云：「若不是者老漢諫我，祝殺者尿床鬼子！！」

又一日過橋，見三講僧方誦法義，定倚杖聽之。講者戲問之曰：「禪者，如何是禪河窮到底？」定捉住，欲投置水中，二人哀告。定曰：「若不是汝輩諫我，且教者漢窮到底。」則箇臨濟宗旨，貴直下便見，不復留情。定公所用，舒卷自在，如明珠走盤，不留影跡。

【頌】~t24;

斷際全機繼後蹤，~t14;（子承父業，黃河從來頭上濁來也。）~t24;

持來何必在從容？~t54;（璋按：「容」字一夜本誤作「客」，據張本正之）~t14;（在什麼處，有

無？）~t24;

巨靈抬手無多子， ~t14;（打一拂子，更不再勘。赫殺人，少賣弄。）~t24;
分破華山千萬重。 ~t14;（乾坤大地，一時破也，墮也！）

【評唱】

「斷際全機繼後蹤，持來何必在從容？」黃檗大機大用，惟臨濟獨繼其蹤，拈得將來，不容擬議。或若躊躇，便落陰界。「巨靈抬手無多子，分破華山千萬重。」巨靈神長大，劈開太華、放出水，流入黃河。定上座疑團如太華，被臨濟一掌，直得分裂，如冰消瓦解也。

~t34;第三十三則 陳操隻眼~t14;

【示眾】

東西不辨、南北不分、從朝至暮。道伊瞌睡，有時眼似流星；道伊惺惺，有時呼南作北。且道，是有心是無心？是道人是常人？若向者裏透得過，知得落處，方識古人恁麼卻不恁麼、不恁麼卻恁麼。且道，是什麼時節？試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陳操尚書看資福。福見來，便畫一圓相。 ~t14;（是精識精、是賊識賊。若不蘊藉，爭鑿得者漢？還見金剛圈麼？）~t24;

陳操云：「弟子恁麼來，早是不著便，更畫圓相！」 ~t14;（今日撞箇瞌睡漢，者老漢！）~t24;

福便掩卻門。 ~t14;（賊不打貧兒家，已入他圈續了也。）~t24;

師云：「陳操只具一隻眼。」 ~t14;（雪竇頂門具眼。且道，雪竇意在什麼處？也好一圓相，灼然！龍頭蛇尾，當時便與一拶，教他退亦無門、進亦無路。且道，更與什麼一著？）

【評唱】

陳操尚書，與裴相、李翱同時，凡見僧來，便請喫茶，覘三百文，須是勘辨。一日在樓上見打包僧過，叫云：「上座！」僧仰頭看，操云：「勘破了也。」

又在江州，請雲門齋。相見便問：「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，自有座主，作麼生是

衲僧行腳事？」門云：「曾問幾人來？」操云：「即今問上座。」門云：「即今且止，作麼生是教意？」操云：「黃卷赤軸。」門云：「者箇文字語言，作麼生是教意？」操云：「口欲談而辭喪、心欲緣而慮亡。」門云：「『口欲談而詞喪』，為對有言；『心欲緣而慮亡』，為對妄想。畢竟作麼生是教意？」操無語。門云：「見說尚書看《法華經》，是
否？」書云：「是。」門云：「經中道：『一切治生產業，皆與實相不相違背』，且道，非
非想天，有幾人退位？」書無語。門云：「尚書且莫草草。十經五論，師僧拋卻；特入叢林
十年二十年，尚不奈何，尚書又爭得會？」尚書禮拜云：「某甲罪過！」唯有雲門，他勘不
得。

他曾參睦州，來勘資福。福乃為山下尊宿，尋常以境致接人。見陳操來，便畫圓
相。爭奈陳操是作家，不受人瞞，解自點檢，便云：「弟子恁麼來，早是不著便，更畫圓
相！」福便掩卻門。者般公案，謂之言中有響、句裏呈機。雪竇道：「陳操只具一隻眼」，
雪竇可謂頂門有眼。且道，意在什麼處，也好與一圓相？若總恁麼地，衲僧如何為人？且問
諸人，當時若是諸人作陳操尚書時，堪下得什麼語，免得雪竇道「他只具一隻眼」？所以雪
竇踏翻頌出云：

【頌】~t24;

團團珠繞玉珊珊， ~t14; (三尺杖子攪黃河，須是碧眼胡僧始得，生鐵鑄就。) ~t24;
馬載驢馱上鐵缸。 ~t14; (用許多作什麼？且與闍黎看，有什麼限？) ~t24;
分付海山無事客， ~t14; (有人不要。若是無事客，者裏也不消得。) ~t24;
釣鼈時下一圈攣。 ~t14; (恁麼來、恁麼去，一時出不得。蝦蛄螺蚌，怎生奈何？)
~t24;

師復云：「天下衲僧跳不出。」 ~t14; (兼身在內，一坑埋卻，闍黎還跳得出麼？)

【評唱】

「團團珠繞玉珊珊，馬載驢馱上鐵缸」，雪竇當頭只頌箇圓相。若會得去，如虎帶
角相似。者箇些子，須是桶底脫、機關盡淨，得失是非一時放下，更不要作道理會，也不得
作玄玄妙會。畢竟作麼生會？這箇須是「馬載驢馱上鐵缸」，者裏看始得，別處即不可分
付。須是將去分付海上無事底客。你若肚裏有些子事，即承當不得。者裏須是有無二事、逆
順兩途、若佛若魔，奈何他不得底人，方可承當。若有禪可參，有道可學，有凡有聖，決定
承當他底不得。承當得了，作麼生會？

他道「釣鼈時下一圈攣」，釣鼈須是一圈攣始得。不見風穴道：「慣釣鯨鯢澄巨
浸，卻嗟蛙步碾泥沙。」海上有三山，三山者即是方壺山、圓嶠山、蓬萊山。古人云：「巨
鼈莫載

三山去，吾欲蓬萊頂上行。」雪竇復云：「天下衲僧跳不出」，你若是巨鼈，終不作衲僧見解；你若是衲僧，終不作巨鼈見解。

~t34;第三十四則 仰山落草~t14;

【舉】~t24;

仰山問僧：「近離甚處？」~t14;（天下衲僧一般，也要問過，不可作常程。）~t24;

僧云：「廬山。」~t14;（實頭人難得。）~t24;

仰山云：「曾到五老峰麼？」~t14;（何曾蹉過，因風吹火。）~t24;

僧云：「不曾到。」~t14;（移一步，面赤不如語直，也似忘前失後。）~t24;

仰山云：「闍黎不曾遊山。」~t14;（太多事生，惜取眉毛好。這老漢得恁麼死急？）~t24;

雲門云：「此語皆為慈悲之故，有落草之譚。」~t14;（殺人刀、活人劍，要知山上路，但問去來人，兩箇三箇。）

【評唱】

仰山問僧：「近離什處？」驗人端的處，下口便知音。古人道：「沒量大人，向語脈裏轉卻；若是頂門具眼底漢，舉著便知落處。」看他一問一答，歷歷分明。雲門為什麼卻道：「此語皆為慈悲之故，有落草之譚」？古人到這裏，如明鏡當臺、明珠在掌，胡來胡現，漢來漢現，一箇蠅子也過他鑑不得。且道，作麼生是「慈悲之故」、「落草之談」處？也不妨嶮峻。到這裏田地，也須是箇人始得。為山詰云：「仰山可謂光前絕後。」雲門雖然提綱，要鉗鎚天下衲僧，爭奈無風起浪？諸人還識者僧親從廬山來麼？

又舉：為山問仰山：「諸方若有禪客來，汝將什麼驗他？」仰山云：「某甲有驗處。」為山云：「子試舉看。」仰山云：「某見他來，舉拂子向他道：『諸方還有者箇麼？』待他有語，向他道：『這箇且致，如何是那箇？』」為山云：「此是從上宗門爪牙。」

又馬祖問百丈云：「什麼處來？」丈云：「山下來。」祖云：「路上還逢著一箇人麼？」丈云：「不曾逢著。」祖云：「為什麼不曾逢著？」丈云：「若逢著即舉似和尚。」祖云：「那裏得者箇消息來？」丈云：「某甲罪過。」祖云：「卻是老僧罪過。」仰山問僧話，正似此。當時待他道「曾到五老峰麼？」這僧若是箇漢，但向他道：「禍事。」卻道：「不曾到。」這僧既不作家，仰山何不據令而行，免見後面許多葛藤？卻云：「闍黎不曾遊山。」

」所以雲門道：「此語皆為慈悲之故，有落草之譚。」若是出草之談，則不恁麼。

【頌】~t24;

出草入草， ~t14; (頭上漫漫、腳下漫漫，半合半開，我也恁麼。) ~t24;

誰解尋討? ~t14; (頂門具一隻眼，闍黎不解尋討。) ~t24;

白雲重重， ~t14; (千重萬匝，頭上安頭。) ~t24;

紅日杲杲。 ~t14; (破也。瞎！舉眼即差。) ~t24;

左顧無瑕， ~t14; (瞎漢，無一星事，作許多見解作什麼?) ~t24;

右盼已老。 ~t14; (一念百千年。) ~t24;

君不見寒山子， ~t14; (癩兒索伴。) ~t24;

行太早。 ~t14; (也不早。) ~t24;

十年歸不得， ~t14; (即今在什麼處?) ~t24;

忘卻來時道。 ~t14; (渠儂得自由，放過一著，莫作這忘前失後，便打。)

【評唱】

「出草入草，誰解尋討」，雪竇知他落處，者裏便一手抬一手搦。「白雲重重、紅日杲杲」，大似「草茸茸、煙冪冪」，到這裏，無一毫末屬凡、無一毫末屬聖，遍界不曾藏，一一覆蓋不得。所謂無心境界，空不同空、寒不同寒、熱不同熱，都盧只是箇大解脫門。

「左顧無暇、右盼已老」，如唐時有僧，名懶瓚和尚，居衡山頂石窟中。德宗聞其名，遣使召之。使至宣詔，瓚方撥牛糞火，取煨芋喫，寒涕垂膺，使臣勸令拭之。瓚云：「有甚工夫為俗人拭涕？」此乃古人不弄光陰如是。

又有石室行者，踏碓供眾。杏山和尚，一日往問行者：「曾遊五臺麼？」者云：「曾游。」山云：「見文殊麼？」者云：「見。」山云：「文殊向你道什麼？」者云：「道和尚生身父母，落在青草裏。」臨濟云：「沒溺深坑。」又法眼和尚頌圓成實性道：「理極忘情謂，如何有喻齊？到頭霜夜月，任運落前溪。果熟兼猿重，山長似路迷。舉頭殘照在，元是住居西。」

「君不見寒山子」，有詩云：「欲得安身處，寒山可長保；微風吹幽松，近聽聲愈好。下有班白人，喃喃讀黃老；十年歸不得，忘卻來時道。」永嘉道：「心是根、法是塵。」到這裏，如癡如兀，方見此公案。

~t34;第三十五則 文殊三三~t14;

【示眾】

定龍蛇，分玉石；別縑素，決猶豫。若不是頂門上具眼、肘臂下有符，往往當面蹉過。卻即今見聞不昧、聲色純真，且道是皂是白、是曲是直，作麼生辨？試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文殊問無著：「近離甚處？」~t14;（不可借問，又也有者箇消息。）~t24;

著云：「南方。」~t14;（草窟裏出來，何必擔向眉毛上？大方無外，為什麼卻有南方？）~t24;

殊云：「南方佛法，如何住持？」~t14;（若問著即禍生，猶掛唇齒在。）~t24;

著云：「末法比丘，少奉戒律。」~t14;（實頭人難得，果然果然。）~t24;

殊云：「多少眾？」~t14;（當時便好與一喝，一挨一拶。）~t24;

著云：「或三百或五百。」~t14;（盡是野狐精，可惜！果然漏逗。）~t24;

著問：「此間如何住持？」~t14;（拶著，回轉槍頭也。）~t24;

殊云：「凡聖同居，龍蛇混雜。」~t14;（敗闕不少，手忙腳亂。）~t24;

著云：「多少眾？」~t14;（還我話頭來，也不得放過。）~t24;

殊云：「前三三、後三三。」~t14;（千手大悲數不足，顛言倒語碧眼胡也。數不足，且道是多少？便打，放過即不可。）

【評唱】

無著遊五臺，至中路荒僻處，文殊化一寺接他宿。文殊問無著云：「近離甚處？」著云：「南方。」殊云：「南方佛法，如何住持？」著云：「末法比丘，少奉戒律。」殊云：「多少眾？」著云：「或三百、或五百。」無著卻問文殊：「此間如何住持？」殊云：「凡聖同居、龍蛇混雜。」著云：「多少眾？」殊云：「前三三、後三三。」卻喫茶，文殊舉起玻璃盞子，問：「南方還有這箇麼？」著云：「無。」殊云：「將什麼喫茶？」著無語，遂辭

去。文殊令均提童子送出門首。著問童子云：「適來大聖道『前三三、後三三』，是多少？」童子云：「大德！」著應「喏」，子云：「是多少？」著又問：「此謂何寺？」童子指金剛背後，著回首，化寺乃隱沒，童子亦不見，只是空谷。後來彼處謂之金剛窟。

後有僧問風穴：「如何是清涼山正主？」穴云：「一句不遑無著問，迄今猶作野盤僧。」若要參透，平平實實、腳踏實地，向無著言下薦得，自然居鑊湯中亦不聞熱、居寒水中亦

不聞冷。如要參見孤危峭峻，若金剛王寶劍，向文殊言下薦取，自然水灑不著、風吹不入。

漳州地藏問僧：「近離甚處？」僧云：「南方。」藏云：「彼中佛法，如何商量？」僧云：「商量浩浩地。」藏云：「何似我者裏種田博飯喫？」且道，與文殊答處，是同是別？有底道：「無著答得不是，文殊答得也有龍、也有蛇，有凡有聖。」有什麼交涉？還有人辨得麼？「前三三、後三三」，前箭由輕後箭深。且道，是多少？若向者裏透得，千句萬句，只是一句。若向此句下，截得斷、把得定，不妨慶快平生，相次到這境界。

【頌】~t24;

千峰盤屈色如藍， ~t14; (還見文殊麼？腦後蹉過。) ~t24;
誰謂文殊是對譚？ ~t14; (蹉過了也，設使普賢亦不相顧。) ~t24;
堪笑清涼多少眾， ~t14; (且道，笑箇什麼？已在言前。) ~t24;
前三三與後三三。 ~t14; (試請子細腳跟下看，爛泥裏有刺，便打。)

【評唱】

「千峰盤屈色如藍」，有者道，雪竇只是重拈一遍，不曾頌。只如僧問法眼：「如何是曹源一滴水？」眼云：「是曹源一滴水。」又僧問瑯琊覺和尚：「清淨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？」瑯琊覺云：「清淨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？」如是古人拈提，不可也喚作重拈一遍。

明招獨眼龍，亦頌這意，有蓋天蓋地之機。道：「廓周沙界聖伽藍，滿日文殊接話談；言下不知開佛眼，回頭只見翠山巖。」「廓周沙界聖伽藍」，此指草窟化寺，所謂有權實雙行之機。無著一夜，與文殊言語，不識是文殊；及至出門，只見穴谷，此是文殊、普賢、觀音境界。若從文殊門入者，森羅萬象，一時為汝發機；若從普賢門入者，燈籠露柱，為汝發機；若從觀音門入者，蝦蟆蚯蚓，為汝發機。所以道：「森羅萬象，文殊家風；一互晴空，普賢床榻。」雪竇只改明招底用，卻有針線。「千峰盤屈色如藍」，不傷鋒犯手。句中也有權有實、有照有用、有事有理。「誰謂文殊是對譚？」一夜對談，不知是文殊。

後來無著在五臺作典座。文殊於粥鍋上現，著遂打云：「直饒釋迦老子來，我亦打。」也是賊過後張弓。當時等他道：「南方佛法如何住持」，劈脊便打，猶較些子。「堪笑清涼多少眾」，雪竇笑中有殺人刀、活人劍，若會得笑處，便見「前三三與後三三」。

~t34;第三十六則 長沙遊山~t14;

【舉】~t24;

長沙一日遊山，歸至門首。 ~t14; (今日一日只管落草，前頭了落草~t54; (璋按：「了」字張本) 作

「也是」，疑為一夜本誤將「也」字作「了」字) ~t14; 後頭也落草。) ~t24;

首座問：「和尚什麼處去來？」 ~t14; (也要勘過者老漢。箭過新羅國，也不得放過，便打。) ~t24;

沙云：「遊山來。」 ~t14; (不可落草，敗闕不少，草裏漢。) ~t24;

首座云：「到什麼處來？」 ~t14; (拶。若有所至，未免落草，相牽入火坑。) ~t24;

沙云：「始隨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。」 ~t14; (漏逗不少。元來只在荊棘林裏。) ~t24;

座云：「大似春意。」 ~t14; (相隨來也，將錯就錯，一手抬一手搦。) ~t24;

沙云：「也勝秋露滴芙蓉。」 ~t14; (土上加泥，前箭由輕後箭深，泥裏洗土塊，有什麼了期?) ~t24;

師著語云：「謝答話。」 ~t14; (一火弄泥團漢，三個一狀領過。)

【評唱】

長沙鹿苑招賢大師，承嗣南泉，與趙州、紫胡輩同時，機鋒敏峻。有人問教答教，有人要頌便與頌，你若要作家相見，與你作家相見。

仰山尋常機鋒，亦得第一。一日同長沙翫月次，仰山指月云：「人人盡有這箇，只是用那箇不得。」沙云：「請你用那箇。」仰山云：「你試用看。」沙便一踏踏倒。仰山起來云：「老兄一似箇大蟲相似。」後來人號為岑大蟲。

因一日遊山歸，首座亦是他會下人，便問：「和尚什麼處去來？」沙云：「遊山來。」座云：「到什麼處來？」沙云：「始隨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。」也須是坐斷十方底人始得。古人出入，未嘗不以此事為念~t54; (璋按：「以」字，一夜本原作「用」，依文義以張本為勝，此從張本) ~t14;。看他賓主互換，當機直截，各不相饒。既是遊山，為什麼問他道：「到什麼處來？」若是如今禪和子，便道：「到夾山亭來。」看他古人無一絲毫道理計較，亦無住著處，所以道：「始隨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。」首座便隨他意，向他道：「大似春意。」沙云：「也勝秋露滴芙蓉。」雪竇著語云：「謝答話。」後話也落在兩邊，畢竟不在這兩邊。

昔有張拙秀才，看《千佛名經》，乃問：「百千諸佛，只聞其名，未審居何國土，還化物也無？」沙云：「崔顥題黃鶴樓後，秀才還曾題麼？」才云：「不曾。」沙云：「得閑，題取一首好！」岑大蟲平生為人，直得珠回玉轉，要人當面便會。頌云：

【頌】~t24;
大地絕纖埃， ~t14; (盡少這箇不得，豁開戶牖，當軒者誰？天下太平。)~t24;
何人眼不開？ ~t14; (頂門放光始得，撒沙撒土作什麼？)~t24;
始隨芳草去， ~t14; (漏逗不少，不是一回落草，賴值前頭已道了也。)~t24;
又逐落花回。 ~t14; (處處全真，且喜回來，腳下泥深三尺。)~t24;
羸鶴翹寒木， ~t14; (左之右之添一句，更有許多閑事在。)~t24;
狂猿嘯古臺。 ~t14; (卻因親著力，添一句也不得，減一句也不得。)~t24;
長沙無限意， ~t14; (末後句道什麼？一坑埋卻，墮在魔鬼窟裏，便打！)~t24;
咄！ ~t14; (草裏漢，賊過後張弓，更不可放過。)

【評唱】

且道，這公案，與仰山問僧：「近離甚處？」僧云：「廬山。」山云：「曾到五老峰麼？」僧云：「不曾到。」山云：「闍黎不曾遊山。」是同是別？

又僧問：「善財為什麼無量劫遊，普賢身中世界不遍？」沙云：「你從無量劫，還曾遊得遍麼？」問：「如何是普賢身？」答云：「含元殿裏，更覓長安。」又問：「轉山河國土，歸自己。」沙云：「如何轉得自己，歸山河國土去？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沙云：「湖南城裏好養民，米賤柴多足四鄰。」僧無語。師有頌曰：「誰問山河轉，山河轉向誰？圓通無兩畔，法性本無歸。」

到這裏，須是機關盡、意識忘，山河大地、草芥人畜，無些子漏逗處。若得如此，古人為之勝妙境界。

不見雲門道：「直得山河大地，無纖毫過患，猶為轉句。忽若透得，山依舊是山、水依舊是水，各各住自位、各各當本分，如大拍盲人相似。」

趙州道：「雞鳴丑，愁見起來還漏逗。裙子褊衫箇也無，袈裟形相些些有。禪無腰褲無口，頭上青灰三五斗。比望出家利濟人，誰知變作不啣留？」若到這裏境界，「何人眼不開」？一任七顛八倒，一切處都是者箇境界，盡是者箇時節。十方無壁落、四面亦無門，淨裸裸、赤洒洒。

所以道：「始隨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。」雪竇不妨巧妙，只去他左邊拈一句、右邊拈一句，恰似一首詩相似。「羸鶴翹寒木，狂猿嘯古臺」，雪竇引到這裏，自覺漏逗，驀云：「長沙無限意，咄！」如作夢卻醒相似~t54; (璋按：「醒」字，一夜本作「惺」，此從張本)~t14;。雪竇雖下一咄，也未得勦絕。若是山僧，只向「長沙無限意」，掘土一坑埋。

~t34;第三十七則 盤山無法~t14;

【示眾】

掣電之機，徒勞佇思；當空霹靂，掩耳難諧。腦門上簸紅旗、耳背後輪刀劍，若不是眼辨手親，爭能搆得？有般底，低頭佇思，意根下卜度，殊不知觸體前見鬼無數！且道，不落意根、不抱得失~t54;（璋按：「不落意根、不抱得失」，一夜原作「意根下轉得失」，於義似未愜，此據張本）~t14;，或有箇恁麼舉覺，作麼生祇對？

【舉】~t24;

盤山垂語云：「三界無法， ~t14;（箭既離弦，無返回勢，看中也！月明方見夜行人，識法者恐。）~t24;何處求心？」 ~t14;（莫瞞人好，和聲便打，是什麼？）

【評唱】

盤山寶積禪師，馬祖下尊宿，說本末。後來只出得普化一人。盤山臨遷化，謂眾云：「還有人貌得吾真否？」眾競寫真呈師，師皆打之。弟子普化出曰：「某甲貌得。」師曰：「何不呈似老僧？」普化乃打斤斗而出~t54;（璋按：「斤」字張本作「筋」）~t14;。師曰：「遮漢向後，如風狂接人去在。」

他示眾云：「三界無法，何處求心？四大本空，佛依何住？」此是他示眾語。雪竇只拈兩句來用頌~t54;（璋按：張本無「用」字）~t14;，璞玉渾金。不見道：「瑳病不假驢馱藥」，山僧為什麼卻要「和聲便打」？只為擔枷過狀。古人聞聲悟道、見色明心，莫向句外尋、莫向意中求。且道，意作麼生？直得奔流渡刃、電轉星飛，若擬議尋思，千佛出世，也摸索不著。若是深入閻奧、徹骨徹髓，見得底人，盤山一場敗闕；若承言會宗、左撥右轉底人，盤山只得一槩；若是拖泥帶水、聲色堆裏轉~t54;（璋按：「堆」字一夜本誤作「推」，據張本校改）~t14;，未夢見盤山在。

所以五祖道：「透得那邊，方有自由分。」不見三祖云：「執之失度，必入邪路；放之自然，體無去住。」若向這邊，道無佛無法，又打入鬼窟裏。古人謂之解脫深坑，本是善因，而招惡果。所以道，無為無事人，由是金鎖難，須是窮到底始得。向無言中卻言得、向行不得處卻行得，謂之轉身處。

「三界無法，何處求心？」你若作情解，只去他言下死卻。雪竇見得，七通八透。~t54;（璋

按：「七通八透」，張本作「七穿八穴」。）~t14;

【頌】~t24;

三界無法， ~t14; (月明方見夜行人，言由在耳。)~t24;

何處求心? ~t14; (不勞重舉，自檢點看。打云：是什麼?)~t24;

白雲為蓋， ~t14; (千重萬重，頭上漫漫、腳下漫漫。)~t24;

流泉作琴。 ~t14; (聞麼? 相隨來也，耳聽不堪。)~t24;

一曲兩曲無人會， ~t14; (借路經過，五音六律分明，六律五音亦然。)~t24;

雨過夜塘秋水深。 ~t14; (迅雷不及掩耳，直得拖泥帶水，在什麼處? 便打。)

【評唱】

「三界無法，何處求心」，雪竇頌得一似箇華嚴境界。有者道，雪竇無中喝出，若是眼皮綻底人，終不恁麼道。雪竇去他傍邊拈兩句道：「白雲為蓋，流泉作琴」，引子瞻贈東林聰禪師詩云：「溪聲便是廣長舌，山色豈非清淨身? 夜來八萬四千偈，他日如何舉似人? 」

雪竇借流泉，作一片舌頭。所以頌道：「一曲兩曲無人會」，不見九峰虔和尚道：「還識得命麼? 」流泉是命、湛寂是身。千波競起，是文殊境界；一互晴空，是普賢境界。「流泉作琴，一曲兩曲無人會」，者般曲調，須是知音始得。若非其人，徒勞話會。不見古人道：「聾人也唱胡家曲，好惡高低不自聞。」

雲門道：「『舉』不顧，即差互；擬思量，何劫悟? 」「舉」是照、「顧」是用。未舉已前，朕兆未分已前見得，坐斷要津；若朕兆才分見得，便是照用；若去朕兆分後見得，落在意根。

雪竇忒煞慈悲，更向你道，卻似「雨過夜塘秋水深」。此一句曾有人論，美雪竇有翰林之才，須是急著眼看！更也遲疑，則討不見。

~t34;第三十八則 風穴鐵牛~t14;

【示眾】

若論漸也，返常合道，鬧市裏七縱八橫；若論頓也，不留朕跡，千聖也摸索不著。儻或不立頓漸，又作麼生? 快人一言，快馬一鞭，請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風穴在郢州衙內，上堂。~t14; (依公說禪。)~t24;

示眾云：~t14; (道什麼?)~t24;

「祖師心印，狀似鐵牛之機。~t14; (千人萬人撼不得，淆訛節角在什麼處? 三要印開，不犯鋒銚。)~t24;

去即印住，住即印破。~t14; (再犯不容，看取令行時，撻。)~t24;

只如不去不住，印即是? 不印即是?」~t14; (天下人頭出頭沒有分，文彩已彰。但請掀倒禪床喝散大眾。)~t24;

時有盧陂長老，出問：「某甲有鐵牛之機，請師不搭印。」~t14; (釣得一箇諳曉得，不妨奇特

~t54; (璋按：上句「奇特」，一夜本作「奇怪」，此依《碧巖集》之慣用情形，改從張本作「奇特」)~t14; !好箇話頭，爭奈淆訛?)~t24;

穴云：「慣釣鯨鯢澄巨浸，卻嗟蛙步輾泥沙!」~t14; (寶網漫空，神駒千里。)~t24;

陂佇思，~t14; (可惜許，也有出身處。)~t24;

穴喝云：「長老何不進語?」~t14; (攬旗奪鼓，吵鬧來也。)~t24;

陂擬議，~t14; (三回死了也，兩重公案。)~t24;

穴打一拂子，~t14; (好打，這箇令須是恁麼人行始得。)~t24;

云：「還記得話頭麼? 試舉看。」~t14; (雪上加霜。)~t24;

陂擬開口，~t14; (一死更不再活!)~t24;

穴又打一拂子。~t14; (這漢鈍置殺人，遭他毒手!)~t24;

牧主云：「佛法與王法一般。」~t14; (灼然! 卻被傍人覷破。)~t24;

穴云：「見箇什麼?」~t14; (好與一撻，卻回槍頭。)~t24;

牧主云：「當斷不斷，返招其亂。」~t14; (似則也似，是即不是。東家人死，西家人助哀。)~t24;

穴便下座。~t14; (將錯就錯，見機而作，且得參學事畢。)

【評唱】

風穴延沼禪師，乃臨濟下尊宿。昔臨濟栽松次，黃檗問云：「栽許多松樹，作什麼?」云：「一與山門作境致，二與後人為榜樣。」道了，將鋤打地一下。檗云：「雖然如是，已喫吾二十棒了也。」濟又打地一下云：「噓噓!」檗云：「吾宗到汝，大行於世。」

為山問仰山云：「黃檗當時，只消臨濟一人，別更有在?」仰山云：「有，只是年代深遠，不欲舉似和尚。」為山云：「雖然如是，吾亦要知，但舉看。」仰山云：「一人指南，

吳越令行，遇大風即止。」此是仰山識他承嗣。

大為詰云：「臨濟恁麼，大似平地喫交。雖然如是，臨危不變，始稱丈夫。」槃云：「吾宗到汝大興。」大似憐兒不覺醜！

他初參雪峰五年，因請益云：「臨濟『東西兩堂，首座齊下喝。誰是賓主？』未審如何會？」雪峰云：「吾昔與巖頭、欽山去見臨濟，途中聞已遷化。汝要會他賓主話，去參他宗下尊宿。」

穴後又見瑞巖，常自喚云：「主人公。」自云：「諾。」復云：「惺惺著！他後莫受人瞞卻。」穴云：「自拈自弄，有什麼難？」

後在襄州鹿門，與廓侍者同過夏，令他來見南院。風穴初到南院，入門不禮拜。院云：「入門須辨主。」穴云：「端的請師分。」院以手拍右膝上一下，穴便喝。院以手拍左膝一下，穴又喝，似此機鋒峭峻，院亦未辨得他。至次日，院只作平常問云：「你曾見什麼人來？」穴云：「曾與廓侍者同過夏來。」院云：「他向你道什麼？」穴云：「教某甲一向作主。」院云：「這漢卻來這裏，納敗闕！」便打。自此伏膺，在南院會下作園頭。

一日院問：「南方一棒，你作麼生商量？」穴云：「作奇特商量。」卻問云：「和尚此間，如何商量？」院云：「棒下無生忍，臨機不讓師。」穴於此豁然大悟。

此時五代離亂。時在郢州，牧主請度夏。是時臨濟宗大盛，他凡是問答垂示，不妨語句尖新，攢花簇錦，字字皆有下落處。一日牧主請師上堂，示眾云：「祖師心印，狀似鐵牛之機，去即印住、住即印破，只如不去不住，印即是？不印即是？」時有盧陂長老，出問：「某甲有鐵牛之機，請師不搭印。」何故不似木馬石人之機，直下似鐵牛之機，無你撼動處？你才去即印住、你才住即印破，教你百雜碎；只如不去不住，印即是？不印即是？看他恁麼垂示，可謂鉤頭有餌。是時座下有盧陂長老，亦是臨濟下尊宿，敢出來與他對機，便轉他話頭，道：「某甲有鐵牛之機，請師不搭印~t54;（璋按：「搭」字一夜本誤作

「塔」，據張本校改）~t14;。」此箇問端，不妨奇特。爭奈風穴卻是作家，便云：「慣釣鯨鯢澄巨浸，卻嗟蛙步輾泥沙」，言中有響。梁山道：「垂鉤四海，只釣鯨鯢；格外清規，為尋知己」，此語且無玄妙道理計較。古人道：「若向事上覷，即易；若向意下卜度，則勿交涉。」盧陂佇思，見之不取、千載難逢，可惜許！所以道，「直饒講得千經論，一句臨機下口難」。其實盧陂要討好語去對他，爭奈討不著；被穴先用攬旗奪鼓之機，一句逼將去，只得不奈何。俗諺云：「陣敗不如搔帚掃~t54;（璋按：上句，張本作「陣敗不禁苔帚掃」）~t14;。」盧陂當時更要討鎗法敵他，等你討得鎗法，即頭落了也。

牧主，亦久參風穴。或云：「佛法與王法一般。」穴云：「見箇什麼？」牧主云：「當

斷不斷，返招其亂。」風穴渾是一團精神，如水上按葫蘆相似，捺著便轉、按著便動，解隨機說法。若不隨機，翻成妄語。穴便下座。

有僧問慈明：「『一喝分賓主、照用一時行』時，如何？」慈明便喝。

又雲居弘覺禪師示眾云：「譬如獅子捉象亦全其力，捉兔亦全其力。」時有僧問：「未審全什麼力？」雲居云：「不欺之力。」看他雪竇頌出。

【頌】~t24;

擒得盧陂跨鐵牛， ~t14; (千箇萬箇中，也要呈巧藝，敗軍之將不再斬。) ~t24;

三玄戈甲未輕酬。 ~t14; (當局者迷，受災如受福。) ~t24;

楚王城畔朝宗水， ~t14; (作麼生？活活衝天衝地，說什麼「朝宗水」？任是四海也須倒流，打！) ~t24;

喝下曾令卻倒流。 ~t14; (不是你這一喝，截斷你舌頭，咄！驚走陝府鐵牛，嚇殺嘉州大像。)

【評唱】

「擒得盧陂跨鐵牛，三玄戈甲未輕酬」，雪竇知風穴有這般宗風，便頌出者兩句。三玄者，臨濟下有三玄三要，一句中具三玄、一玄中具三要。僧問臨濟：「如何是第一句？」濟云：「三要印開朱點窄，未容擬議主賓分。」「如何是第二句？」濟云：「妙解豈容無著問？漚和爭負截流機。」「如何是第三句？」濟云：「但看棚頭弄傀儡，抽牽全是裏頭人~t54; (璋按：「裏」字，一夜本校語云：「一夜『裏』作『裏』，從大拙校語改之」。按「裏頭人」就前後文而言，於意較愜，且張本亦作「抽牽全藉裏頭人」，故仍因其原文，作「裏」字) ~t14;。」風穴一句中，便具三玄戈甲者，七事隨身，不輕酬他。若不如此，爭奈盧陂跨鐵牛何？後面雪竇要出臨濟下機鋒。莫道是盧陂，假饒楚王城畔，洪波浩渺、白浪滔天，盡朝宗去，只消一喝，也須「倒流」去！

第三十九則 雲門獅子

【示眾】

途中受用底，似虎靠山；世諦流布底，如猿在檻。欲知佛性義，當觀時節因緣；欲鎚百煉真金，須是作家爐備。且道，大用現前底人，將什麼驗？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僧問雲門：「如何是清淨法身？」 ~t14; <嗑圾堆頭，現丈六金身，斑斑駁駁，是什麼？> ~t24;

門云：「花藥欄。」 ~t14; (問處不真，答來鹵莽；築著磕著，曲不藏直。) ~t24;

僧云：「便與麼去時如何？」 ~t14; (渾崙吞箇棗，放憨作什麼?) ~t24;

門云：「金毛獅子。」 ~t14; (也有褒有貶，兩彩一賽，將錯就錯，是什麼心行?)

【評唱】

諸人還知這僧問處，與雲門答處麼？若知得，兩口無一舌；若未知，不免顛預。僧問玄沙：「如何是清淨法身？」沙云：「膿滴滴地。」具金剛眼睛者，試辨看。雲門不同別人，有時把住，壁立千仞，無你湊泊處；有時通一線道，同死同生。雲門三寸甚密。有者道：「信彩答去。」若恁麼會，雲門落在什麼處？

這箇是屋裏事，莫向外卜度。所以百丈道：「森羅萬象，一切語言，皆歸自己分上，令轉輾地，向活潑潑處便道。若擬議尋思，便落第二。」古人道：「法身覺了無一物，本源自性天真佛。」雲門驗這僧。這僧是他屋裏人，自是久參，進云「便與麼會時如何？」門云：「金毛獅子。」且道，是肯他不肯他？是褒他是貶他？巖頭道：「若論戰也，箇箇立在箭鋒。」又道：「他參活句，不參死句。」活句下薦得，永劫不忘~t54; (璋按：一夜本無上兩句，此依文意，據張本補之) ~t14; ; 死句下薦得，自救不了。

有僧問雲門：「佛法如水中月，是否？」門云：「清波無透路。」僧云：「和尚從何而得？」門云：「再問復何而來？」僧云：「便恁麼去時如何？」門云：「重疊關山路」，須知此事，不在言句上。何故？如擊石火、似閃電光，搆得搆不得，未免喪身失命。

【頌】 ~t24;

「花藥欄」， ~t14; (揆，言猶在耳。) ~t24;

莫顛預， ~t14; (如麻似粟，也有些子，自領出去。) ~t24;

星在秤兮不在盤。 ~t14; (太葛藤，不免說道理，各自向衣單下返觀。) ~t24;

便與麼， ~t14; (渾崙吞箇棗。) ~t24;

太無端。 ~t14; (自領出去，灼然！莫鈍置他雲門。) ~t24;

金毛獅子大家看。 ~t14; (放出一箇半箇，也只是箇狗子，雪竇也是普州人送賊。)

【評唱】

雪竇相席打令、動絃別曲，一句一句判將去。此一頌，不異拈古之格式。「花藥欄，莫

顛預」，人皆道：「雲門信彩道」，總作情解會他底。所以雪竇下本分草料，便道：「莫顛預」。蓋雲門意，不在「花藥欄」處，所以雪竇道：「星在秤兮不在盤」。這一句忒煞漏逗。水中元無月，月在青天。如星在秤上，不在盤中。且道，那箇是秤？若辨明得出，不辜負雪竇。

古人到這裏，也不妨慈悲。分明向你道：「不在這裏，在那邊去。」且道，那邊是什麼處？此頌頭邊一句了也。後面頌這僧道：「便恁麼去時如何」，雪竇道，者僧也「太無端」。且道，是明頭合、暗頭合？是會來恁麼道、不會來恁麼道？

「金毛獅子大家看」，還見獅子麼？瞎！

~t34;第四十則 南泉指花~t14;

【示眾】

休去歇去，鐵樹生花；有麼有麼，黠兒落節。直饒七縱八橫，不免穿過鼻孔。且道，饒訛在什麼處？試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陸互大夫，與南泉語話次。夫云：「肇法師道：『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』，也甚奇怪。」~t14;（鬼窟裏作活計，畫餅豈可充肚飢？也是草裏商量。）~t24;

南泉指庭前花，~t14;（鴛鴦繡了從君看，不把金針度與人，引得黃鸝下柳條，且莫寐語好。）~t24;

召大夫云：「時人見此一株花，如夢相似。」~t14;（道什麼？經有經師、論有論師，且不干山僧事，咄！）

【評唱】

陸互大夫，久參南泉，尋常留心於理性，游泳肇論。一日坐次，遂拈此兩句，以為奇特。問南泉云：「肇法師道『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』，也甚奇怪。」

肇法師者，晉時高僧，與生、融、睿法師同時。幼年好讀莊老，後因寫古《維摩經》有悟，方知莊老猶未盡善，故綜諸經，乃造此論。莊周意謂，天地形之大也，我形亦爾，同生於虛無。莊生大意，只論齊物；肇法師大意，論萬法皆歸自己。不見他論中道：「夫至人空洞無象，而萬物無非我造。會萬物為自己者，其唯聖人乎！雖有神、有人、有賢、有聖各別

，亦皆同一性一體。」

古人道：「盡乾坤大地，只是箇自己。寒則普天普地寒、熱則普天普地熱；有則俱有、無則但無；是則是、非則非。」法眼云：「渠渠渠我我我，南北東西皆可。可可不可可？但唯我無不可。」所以道：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」

石頭和尚亦因看《肇論》，至「會萬物為自己」處，豁然大悟，遂作《參同契》：「竺土大僊心，東西密相付」云云，出在《傳燈》。看他恁麼問，你且道：「同什麼根？同那箇體？」到這裏也不妨奇特。豈同他常人，不知天高、不知地厚？

陸大夫恁麼問，奇則奇，只是不出教意。若道教意是極則，何故世尊更拈花、迦葉微笑、祖師更泛海西來？南泉答處，用衲僧巴鼻，與他拈病、破他窠窟。遂拈指庭前花，召大夫云：「時人見此一株花，如夢相似。」者箇語句，如引你向萬丈懸崖上，推一推，令他命根斷。你若只去平地裏推倒，彌勒下生，也未會在。亦如人在夢，欲覺不覺，喚令教惺相似~t54；（璋按：「喚令教惺」，張本作「被人喚醒」）~t14；。南泉若是眼目未到者田地，必定被他搽糊將去~t54；（璋按：「搽糊」，一夜本原作「茶胡」，此從張本）~t14；。看他與麼說話，也不妨難會。若是活底人，聞得如醍醐上味。若是死底人，翻成毒藥。

古人道：「若於事上見，則易墮在常情；若於意根下卜度，則污染佛祖。」不見巖頭道：「此是向上人活計，只露目前些子，如同電拂。」南泉意如此，有擒虎兇、定龍蛇底手腳，到這裏也須是自會始得。不見道：「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；學者勞形，如猿捉影」？

【頌】~t24；

聞見覺知非一一，~t14；（森羅萬象無有一法。七花八裂，眼耳鼻舌身意，一時是無孔鐵鎚。）~t24；

山河不在鏡中觀；~t14；（我者裏無者箇消息。長者長法身、短者短法身，青黃赤白，你向什麼處觀？）~t24；

霜天月落夜將半，~t14；（引你入草了也。遍界不曾藏，切忌向鬼窟裏坐，打！）~t24；

誰共澄潭照影寒？~t14；（有麼有麼？若不同床睡，焉知被底穿？愁人莫向愁人說，說向愁人愁殺人。）

【評唱】

南泉小睡語，雪竇大睡語，雖然作夢，卻作好夢。前頭說一體，這裏說不同，「聞見覺知非一一，山河不在鏡中觀」。若道在鏡中觀，然後方曉了，則不離鏡處。山河大地樹木叢林，莫將鏡鑑。若將鏡鑑，便為兩段。但只可山是山、水是水，是法住法位，世間相常住。

「山河不在鏡中觀」，且道，向什麼處觀，還會麼？

到這裏，向「霜天月落夜將半」，者邊與你打併了也、那邊你自相度，還知雪竇以本分事為人處麼？「誰共澄潭照影寒」，不要澄潭、不待霜天月落，即今作麼生？為復獨自箇照、為復共人照？須是絕機絕解，方到這箇境界。

~t34;第四十一則趙州問死~t14;

【示眾】

是非交結處，聖亦不知；逆順縱橫時，佛亦莫辨。唯絕世超倫之士，顯逸群大士之能，向冰凌上行、劍刃上走，直下如麒麟角，似火裏蓮，宛見超方，始知同道。誰是好手者？試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趙州問投子：「大死底人，卻活時如何？」~t14;（有恁麼事？賊不打貧兒家，慣曾作客方伶客。）~t24;

投子云：「不許夜行，投明須到。」~t14;（看糶打糶，是精識精、是賊識賊，若不同床睡，焉知被底穿？）~t14;

【評唱】

趙州問投子：「大死底人，卻活時如何？」者箇公案，且道，是什麼時節？無孔笛撞著氈拍版，謂之驗主問，亦為之心行問。投子、趙州，諸方皆謂之得逸群之辯。二老雖承嗣不同，看他機鋒相似。

投子一日為趙州，置茶筵相待，自過蒸餅與趙州。州不管，投子令行者過糊餅與趙州，州禮行者三拜。且道，他意如何？看他盡是向根本上，提此本分事為人。凡有僧問道便答道、問佛便答佛，問：「金鎖未開時如何？」答云：「開也。」又問：「金雞未鳴時如何？」答云：「無這箇音響。」僧云：「鳴後如何？」答云：「各自知時。」他總如此直截。

看趙州問他道：「大死底人，卻活時如何？」便對云：「不許夜行，投明須到。」如擊石火、似閃電光，還他向上人始得。大死底人都無佛法道理、玄妙得失、是非長短。到這裏，只恁麼休去。古人謂之平地上死人無數，過得荊棘林是好手，也須是透過那邊始得。雖然如是，如今人到這般田地，早是難得。忽若依舊，有依倚、有解會、有道理，則勿交涉。詰和尚謂之「見不淨潔」，五祖道：「命根不斷，須是大死一番卻活始得。」

不見浙江永光道：「言鋒若差，鄉關萬里。直須懸崖撒手，自肯承當，絕後再甦，欺君不得。非常之旨，人焉廋哉？」趙州問意如此，投子作家宗師，亦不辜負他所問，只是絕塵跡，不妨難會。只露目前些子。所以古人道：「欲得親切，莫將問來。」何故？問在答處、答在問端。若非投子，被趙州一問，也大難酬。蓋他是作家，舉著便知落處。

【頌】~t24;

活中有眼還同死， ~t14; (兩不相知，翻來覆去，若不蘊藉，將來爭辨緇素。) ~t24;
藥忌何須鑿作家？ ~t14; (若不驗過，爭辨端的，也要問過。看試與一勘又何妨?)
~t24;
古佛尚言曾未到， ~t14; (賴值這一半，千聖也不傳，山僧亦不知。) ~t24;
不知誰解撒塵沙？ ~t14; (即今也不少。開眼也著、合眼也著，闍黎恁麼舉，落在什麼處?)

【評唱】

「活中有眼還同死」，雪竇是知有底人，所以頌者一句。古人道，他參活句，不參死句。活中有眼，還同死人，何曾死？死中具眼，如同活人。古人道：「殺盡死人，方見活人；活盡活人，方見死人。」

趙州是活底人，故作死問驗投子，如藥性所忌之物，故意將去試驗相似。雪竇頌道：「藥忌何須鑿作家」，此頌趙州問處，後頭顯投子，古佛尚言曾未到，只這大死底人卻活處，古佛亦不到、天下老和尚亦不到，任是釋迦老子、碧眼胡僧，也須再參始得。所以道，只許老胡知、不許老胡會。

雪竇道：「不知誰解撒塵沙？」不見僧問長慶：「如何是正法眼？」慶云：「有願不撒沙。」保福云：「不可更撒也。」天下老和尚，踞曲条床上，行棒行喝，豎拂敲禪床，現神通、作主宰，盡是撒塵沙。且道，如何免得？便下座。

~t34;第四十二則 龐老好雪~t14;

【示眾】

單提獨弄、帶水拖泥；敲喝俱行、銀山鐵壁。擬議則見鬼見神、思量則黑山下打坐。明明杲日麗天、颯颯清風匝地，且道，古人還有淆訛處也無？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龐居士辭藥山， ~t14; (這老漢作怪也。) ~t24;

山命十人禪客，相送至門首。 ~t14; (也須是識端倪底衲僧始得，也不輕他有什麼境界。) ~t24;

士指空中雪云：「好雪片片，不落別處。」 ~t14; (無風起浪，指頭有眼、言中有響，須是端的衲僧始得。) ~t24;

時有全禪客云：「落在什麼處？」 ~t14; (中也，果然上鉤，隨後來也。) ~t24;

士打一掌。 ~t14; (著，果然勾賊破家。) ~t24;

全云：「居士也不得草草。」 ~t14; (棺木裏瞠眼。) ~t24;

士云：「汝恁麼稱禪客，闍老子未放汝在。」 ~t14; (第二杓惡水潑，何止只是闍老子？山僧者裏亦不放過。) ~t24;

全云：「居士作麼生？」 ~t14; (是要喫棒，初心未斷，者僧從頭至尾，只是不著便。) ~t24;

士又打一掌。 ~t14; (果然，雪上加霜，喫棒了呈款。) ~t24;

云：「眼見如盲、口說如啞。」 ~t14; (更有斷和句，更與他讀判語。) ~t24;

師別云：「初問處但握雪團便打。」 ~t14; (是則是，賊過後張弓，漏逗不少。雖然如是，要見箭鋒相拄，爭奈落在鬼窟裏了也。)

【評唱】

居士乃久參馬祖、石頭兩處，為他作家，列剎相望。一日到藥山，盤桓既久，而辭去。山乃命十人禪客相送。是時值雪下，士指雪云：「好雪片片，不落別處。」時有全禪客，出云：「落在什麼處？」士便掌。他既不能行令，龐公令行一半。士云：「汝恁麼稱禪客？闍老未放汝在。」全禪客恁麼酬對他？也不是不知落處，各有機鋒，舒卷不同。然不到居士處，所以落他架下，以此難出他殼中。居士打了，更與他說道：「眼見如盲、口說如啞。」雪竇別前語云：「初問處，但握雪團便打。」雪竇恁麼道，也不辜負他問端，只是機遲。慶藏主道：「龐公機如掣電，等你握雪團對他，到是幾時，便好和聲打，方始勦絕。」雪竇自頌他打處：

【頌】~t24;

雪團打雪團打， ~t14; (爭奈落在第二機，不勞拈出。頭上漫漫、腳下漫漫，面上也漫漫。) ~t24;

龐老機關沒可把。 ~t14; (往往有人不知，只恐不恁麼。) ~t24;

天上人間不自知， ~t14; (是什麼消息？又恁麼即得，又雪竇還知麼？) ~t24;

眼裏耳裏絕瀟灑。 ~t14; (箭鋒相拄，眼見如盲、口說如啞。) ~t24;
瀟灑絕， ~t14; (作麼生，向什麼處見得雪竇龐公?) ~t24;
碧眼胡僧難辨別。 ~t14; (達摩出來，你向他道什麼? 一坑埋卻。打云：闍黎是什麼?)

【評唱】

「雪團打雪團打，龐老機關沒可把」，雪竇要在居士頭上行。古人以雪明「一色邊事」。雪竇意道，當時若握雪團打時，居士縱有如何機鋒，亦難過得。雪竇自誇他打處，殊不知有落節處。「天上人間不自知，眼裏耳裏絕瀟灑」，眼裏也是雪、耳裏也是雪，正住在一色邊事，亦謂之普賢境界。一色邊事，亦云：「打成一片」。

雲門道：「直得盡乾坤大地，無纖毫過患，猶為轉句。」不見一色，始是半提之說；若要全提，須是知有向上一路始得。到這裏，直是自家大用現前、針筭不入，莫聽他人處分。所以道，他參活句、不參死句。古人道：「一句合頭語、萬劫繫驢橛。」有什麼用處?

雪竇到此頌殺了，復轉機道，只此「瀟灑絕」，直饒「碧眼胡僧難辨別」，更教山僧說箇什麼?

~t34;第四十三則 洞山寒暑~t14;

【示眾】

定乾坤句，萬世共遵；擒虎兇機，千聖難辨。直下更無纖翳，全機隨處齊彰。要明向上鉗鎚，須是作家爐備。且道，從上來諸聖，還有恁麼家風也無? 試舉看。

【舉】 ~t24;

僧問洞山和尚：「寒暑到來，如何迴避?」 ~t14; (不是這箇時節，劈頭劈面，在什麼處?) ~t24;

山云：「何不向無寒暑處去?」 ~t14; (天下人尋不得，躲身露影，蕭何賣卻假銀城。) ~t24;

僧云：「如何是無寒暑處?」 ~t14; (賺殺一般人，隨他轉，也一釣便上。) ~t24;

山云：「寒時寒殺闍黎，熱時熱殺闍黎。」 ~t14; (真不掩偽、曲不藏直；踏翻大海、踢倒須彌，臨崖看虎眼，特地一場愁。)

【評唱】

黃龍新和尚云：「洞山袖頭打領，腋下剗襟，爭奈這僧不甘。」如今有箇出來問黃龍：「且道，如何支遣？」良久云：「安禪不必須山水，滅得心中火自涼。」諸人且道，洞山圈續，落在什麼處？若向者裏明得去，方始到無寒暑處。洞山下五位君臣接人，他到者箇向上境界，方能如此。五位回互正偏，不消安排，自然恰好，五位全具。

遠錄公以此公案，為五位格式。若會得者箇公案，餘者自然易會。巖頭道：「如水上按胡蘆相似，捺著便轉，殊不消絲毫氣力。」

曾有僧問：「文殊、普賢來參時如何？」山云：「趕向水牯牛群裏去！」僧云：「和尚入地獄如箭射。」山云：「全得他力。」

洞山道：「何不向無寒暑處去？」有者道：「大好無寒暑。」有什麼巴鼻？古人道：「若向劍刃上走則快，若去情解上見則遲。」

翠微接青平時，平即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」微云：「待無人向你道。」平云：「即今無人也。」微便起去竹林邊。平又云：「即今無人也，請和尚道。」微指竹云：「這一竿竹，得恁麼長；那一竿竹，得恁麼短。」平便大悟。又曹山問僧：「時節恁麼熱，向什麼處迴避？」僧云：「向鑊湯爐炭裏迴避。」山云：「鑊湯爐炭裏如何迴避？」僧云：「眾苦不能到。」看他屋裏人，自然會他說話。雪竇用他家裏事頌出：

【頌】~t24;

垂手還同萬仞崖， ~t14;（不是作家，誰能辨得？王敕既行，諸侯避路，何處不圓融？）~t24;

正偏何必在安排？ ~t14;（若是安排，何處有今日？風行草偃，兩頭不涉，又作麼生？）~t24;

琉璃古殿照明月， ~t14;（圓陀陀地，切忌認影，切莫當頭。）~t24;

忍俊韓盧空上階。 ~t14;（不是這回，蹉過了也。逐塊作什麼？打云：你與者僧同參。）

【評唱】

云：「垂手還同萬仞崖」，此句有出世不出世、有垂手不垂手。若不出世，目視雲霄；若出世，灰頭土面。目視雲霄，即是萬仞峰頭；灰頭土面，即是垂手邊事。有時灰頭土面，即在萬仞峰頭；有時萬仞峰頭，即是灰頭土面~t54;（璋按：「是」字，一夜本原作「在」，此依文義從張本）~t14;。其實入廓垂手，與孤峰頂上獨立一般。歸源性與差別智無異，切忌作兩概會！所以道：「垂手還同萬仞崖」，無你湊泊處。

「正偏何必在安排？」若到用時，自然如此，不在安排。此兩句頌洞山答了，後面道：「琉璃古殿照明月，忍俊韓盧空上階。」此正頌這僧逐言語走。洞山答道：「何不向無寒暑

處去？」如月照琉璃古殿，似有圓影。又問：「如何是無寒暑處？」一似韓盧逐塊，連忙上階，捉其月影相似。山云：「寒時寒殺闍黎、熱時熱殺闍黎。」到這裏，這僧恰如韓盧，不得月影。韓盧乃出戰書，云：「韓氏之盧，俊犬也；中山之兔，狡兔也。」是其犬方能尋得其兔，喻這僧如此。

~t34;第四十四則 禾山打鼓~t14;

【舉】~t24;

禾山垂語云：「習學謂之聞，絕學謂之鄰。 ~t14;（天下衲僧跳不出，無孔鐵鎚，橛子一箇。）~t24;

過此二者，是為真過。」 ~t14;（作什麼？頂門上具一隻眼。）~t24;

僧出問：「如何是真過？」 ~t14;（道什麼？一筆勾下，鐵橛子一箇。）~t24;

山云：「解打鼓。」 ~t14;（鐵橛子，鐵蒺藜，確。）~t24;

問：「如何是真諦？」 ~t14;（道什麼？兩重公案，又有一箇鐵橛子。）~t24;

山云：「解打鼓。」 ~t14;（鐵橛子，鐵蒺藜，確。）~t24;

問：「即心即佛即不問，如何是非心非佛？」 ~t14;（道什麼？三段不同，又有一箇鐵橛子，蒺藜，確。）~t24;

山云：「解打鼓。」問：「向上人來時如何接？」 ~t14;（道什麼？遭第四杓惡水潑了也。又有一箇鐵橛子。）~t24;

山云：「解打鼓。」 ~t14;（鐵橛子，鐵蒺藜，道什麼？落在什麼處？朝到西天，暮歸唐土。）

【評唱】

禾山垂此一則語，出《寶藏論》。學至無學，謂之絕學。所以道：「淺聞深悟，深聞不悟，謂之絕學。」及至絕學，方可與道相近。直得過此習學、絕學二者，是為真過。

其僧便拈此語問他：「如何是真過？」他答云：「解打鼓。」所謂言無味、語無味。欲明這箇公案，須是向上人，方能見此話不涉理性、無議論處，直下便會，如桶底脫相似，方是衲僧穩密處，方能契證祖師西來意。

雲門道：「雪峰輓毬，禾山打鼓，國師水碗，趙州喫茶，盡是向上提持者。」僧又問：「如何是真諦？」山云：「解打鼓。」真諦不立一法、俗諦萬法俱備。真俗不二，是乃第一義。又問：「即心即佛即不問，如何是非心非佛~t54;（璋按：一夜本「非心非佛」誤作「非心非

物」，據張本及後文文義校改)~t14;?」山云：「解打鼓。」即心即佛即易求，非心非佛則難，少有人到。又問：「向上人來時，如何接？」山云：「解打鼓。」向上人即是透脫洒落底人，此四問，諸方謂之「四打鼓」。

鏡清有六失利。舉，清問荷玉：「什麼處來？」玉云：「天台來。」清云：「我豈是問汝天台來？」玉云：「和尚何得龍頭蛇尾？」清云：「鏡清今日失利」云云。

舉：淨果大師有三麼羅。僧問：「鶴立枯松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地下底一場麼羅。」問：「會昌沙汰時，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？」師曰：「三門前兩箇一場麼羅。」問：「滴水滴凍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日出後一場麼羅。」其他如保福四瞞人、投子四漆桶…皆是從上宗師，各出深妙之旨，接人之機。雪竇後面引一落索，依雲門示眾，頌出此公案。

【頌】~t24;

一拽石， ~t14; (寰中天子敕，癡兒索伴，向上人曾恁麼。)~t24;

二般土。 ~t14; (塞外將軍令，一狀領過，同病相憐。)~t24;

發機須是千鈞弩。 ~t14; (不可輕酬。若是千鈞也未穿得。豈為者箇死蝦蟆?)~t24;

象骨老師曾輓毬， ~t14; (也有人曾恁麼來，又有一箇無孔鐵槌，阿誰不知?)~t24;

爭似禾山解打鼓? ~t14; (鐵橛子，須還這老漢，一子親得。)~t24;

報君知， ~t14; (雪竇又作麼生? 雪上加霜，你還知麼?)~t24;

莫莽鹵。 ~t14; (有些子，侗侗儻儻。)~t24;

甜者甜兮苦者苦。 ~t14; (謝答話。錯下注腳，好與三十棒，喫棒得也未? 打!)

【評唱】

歸宗一日，普請拽石。問維那云：「什麼處去？」那云：「拽石去。」宗云：「拽石即不管，莫教動著中心樹子。」

又木平和尚，凡有新到至，先令般三擔土。木平有頌，示眾道：「東山路側西山低，新到莫辭三擔泥。嗟汝在途經日久，明明不曉卻成迷。」

後有僧問：「三轉內則不問，三轉外事作麼生？」答云：「鐵輪天子寰中旨」，僧無語，平便打。所以道：「一拽石、二般土，發機須是千鈞弩。」雪竇以千鈞弩喻此話，要顯他為人處。三十斤為鈞，千鈞則三萬斤也。若是蛟龍猛獸，方用此弩；若是小小之物，豈可當此? 所以道：「千鈞之弩，不為鼯鼠而發機」。

「象骨老師曾輓毬」，即雪峰一日見玄沙來，三箇木毬一齊輓，玄沙便作斫牌勢，雪峰

深肯之。雖然總是全機大用處，俱不如禾山打鼓，多少徑截。故云：「爭似禾山解打鼓」，卻難會。雪竇恐人只在話頭上作活計，不知來處，則管莽莽鹵鹵地去。所以道：「報君知，莫莽鹵。」須是實到者般田地始得。若要不莽鹵，「甜者自甜，苦者自苦。」雪竇雖然如此，畢竟也跳不出！

~t34;第四十五則 趙州布衫~t14;

【示眾】

要道便道，舉世無雙；要行即行，全機不讓。如擊石火、似閃電光；疾焰過風、奔流度刃。拈起向上鉗鎚，未免亡鋒結舌；放一線道，試請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僧問趙州：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」~t14;（揆著者老漢，切忌向鬼窟裏，堆山積嶽。）~t24;

州云：「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，重七斤。」~t14;（果然，七縱八橫，拽卻漫天網，還見趙州麼？衲僧鼻孔曾拈得。）

【評唱】

趙州布衫，若向者裏一擊，便行處會。天下老和尚鼻孔一時穿卻，不奈你何。自然水到渠成。苟或躊躕，你在老僧腳跟底。佛法省要處，不在多言、不在繁語，只如者僧問州：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」他卻答道：「我在青州，作一領布衫，重七斤。」若向語上辨，錯認定盤星；不向語上辨，爭奈他何恁麼道？者公案，雖難見卻易會，雖易會卻難見。難見卻似銀山鐵壁，易會直下惺惺，無你計較是非處。此話與普化道「來日大悲院裏有齋」話，更無兩般。

一日僧問趙州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答云：「庭前柏樹子。」僧云：「和尚莫將境示人。」州云：「老僧不曾將境示人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」州云~t54;（璋按：一夜本「云」字原作「曰」，此依前文之習慣詞語，從張本）~t14;：「庭前柏樹子。」看他恁麼，向極則轉不得處轉得，自然蓋天蓋地；若轉不得，觸途成滯。且道，他有佛法商量也無？若道有，他又不曾說心、說性、說玄、說妙；若道無，又不辜負你來問。豈不見僧問木平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平云：「冬瓜許來大。」又僧問：「古德，深山裏還有佛法也麼？」答云

：「石頭大底大，小底小。」看他者般公案，淆訛在什麼處？

【頌】~t24;

編辟曾挨老古錐， ~t14; (揲著向什麼處去？何必揲著這老漢也？) ~t24;
七斤衫重幾人知？ ~t14; (再來不直半分錢，卻被贏得一籌，直得口似匾擔。) ~t24;
如今拋擲西湖裏， ~t14; (也須是雪竇始得，山僧也不要。) ~t24;
下載清風付與誰？ ~t14; (一子親得，自古自今。且道，雪竇與他酬唱？與他下注腳？打！)

【評唱】

「編辟曾挨老古錐」，萬法是編辟，教歸一致，問挨揲趙州（上句，張本作「這僧要挨揲他趙州」八字）~t14; 趙州也不妨作家，向轉不得處，出身開大口，向他道：「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。」雪竇道：「七斤衫重，能有幾人知？」「如今拋擲西湖裏」，萬法歸一，一亦不要、七斤布衫亦不要，擲向西湖裏。雪竇住洞庭翠峰，有西湖也。

「下載清風付與誰」，此是趙州示眾：「你若向北來，我與你上載；你若向南來，與你下載；你若從雪峰來，也只是箇擔板漢。」雪竇道：「如此清風，付與誰人？」上載者，與說心、說性、說玄、說妙，種種方便，接引初機。若下載，無許多義路。有底擔一擔禪，到趙州前，一點也使不著，一時與他下載打疊，教洒洒落落，無一星事，謂之「悟了還同未悟時」。如今有者盡作無事會，便道：「無迷、無悟、無思、無惟，不要更求，只如佛未出世時、達摩未西來時」，不可不恁麼，用佛出世作什麼？祖師西來作什麼？須是大徹大悟始得。然後山依舊是山，水依舊是水，乃至一切萬法，皆只依舊，方始為無事底人。不見龍牙道：「學道先須有悟由」云云？趙州這「七斤布衫」話，古人與麼道，可謂如金玉。山僧與麼說、諸人恁麼聽，總是上載。作麼生是下載？

~t34;第四十六則 鏡清雨滴~t14;

~t54; (璋按：一夜本此則無示眾，張本以一夜本第四八則示眾為第四十六則垂示。) ~t14;

【舉】~t24;

鏡清問僧：「門外什麼聲？」 ~t14; (等閑垂一釣，不患耳聾麼？問作什麼？) ~t24;

僧云：「雨滴聲。」 ~t14; (不妨實頭，好箇消息。) ~t24;

清云：「眾生顛倒，迷己逐物。」 ~t14; (慣得其便，鑊鉤搭索，還他本分手腳，事生也。) ~t24;

僧云：「和尚作麼生？」 ~t14; (果然納敗闕。鎗頭一轉，不妨難當，卻把鋒頭倒刺人。) ~t24;

清云：「泊不迷己。」 ~t14; (咄！卻回鎗頭，直得分疏不下。) ~t24;

僧云：「泊不迷己，意旨如何？」 ~t14; (逼殺人，拶殺這老漢，前箭由輕後箭深。) ~t24;

清云：「出身猶可易，脫體道應難。」 ~t14; (直得分疏不下，養子之緣。雖然如是，德山臨濟向什麼處去？不喚作雨滴聲，喚作什麼聲？向什麼處？)

【評唱】

古人垂一機一境，只要接人。鏡清問僧云：「門外什麼聲？」僧云：「勃鳩聲。」清云：「欲得不招無間業，莫謗如來正法輪。」又有時問：「門外什麼聲？」僧云：「蛇吞蝦蟆聲。」清云：「將謂眾生苦，更有苦眾生。」與者般公案無異。衲僧家若於此透得去，於聲色中，不妨自在；若透不得，便被聲色所拘。

這般公案，南方謂之「煅煉語」。若是煅煉語，只成心行，不見他古人為人處，亦喚作「透聲色」。一明道眼，二明聲色，三明心宗，四明忘情，五明展演。然不妨子細，爭奈有窠臼！

鏡清恁麼問：「門外什麼聲？」僧云：「雨滴聲。」清卻道：「眾生顛倒，迷己逐物。」人多錯會，喚作故意轉人，且得勿交涉。鏡清有為人底手腳，膽大不拘一機一境，忒煞不惜眉毛。他豈不知是雨滴聲？何消更問？你須知古人以探竿影草要驗人，者僧便挨拶道：「

和尚作麼生？」直得鏡清橫身，入泥入水向他道：「泊不迷己。」其僧迷己逐物則故是，鏡清為什麼道：「迷己逐物」？須知驗他句中，便有出身處。這僧太懵懂，要勦絕此語，更問道：「只這『泊不迷己』，意旨如何？」若是德山、臨濟門下，棒喝以行。鏡清通一線道，隨他打葛藤道：「出身猶可易，脫體道應難。」雖然恁麼，古人道：「相續也大難」，一句與他明腳跟下事。

【頌】 ~t24;

虛堂雨滴聲， ~t14; (從來無間斷，大家在這裏。) ~t24;

作者難酬對。 ~t14; (果然不知，有權實放收、殺活縱擒，山僧從來不作家。) ~t24;

若謂曾入流， ~t14; (倚勢欺人，也不得草草。) ~t24;

依前還不會。 ~t14; (山僧幾曾問你? 這漆桶, 還我無孔鐵鎚來!) ~t24;
會不會? ~t14; (兩處坐斷, 兩處不分, 不在兩邊。) ~t24;
南山北山轉滂霈。 ~t14; (頭上腳下, 若喚作雨滴聲則瞎; 若不喚作雨滴聲, 喚作什麼聲? 到這裏, 須是腳跟踏實地始得~t54; (璋按: 「腳跟踏實地」, 張本作「腳踏實地」) ~t14;。你莫喚作雨滴聲, 便打。)

【評唱】

「虛堂雨滴聲, 作者難酬對」, 若喚作雨滴聲, 則是迷己逐物; 若不喚作雨滴聲, 又如何轉變? 到者裏, 任是作者也難酬對。古人道, 「見與師齊, 減師半德; 見過於師, 方堪傳受」。德山棒下, 臨濟喝中, 具無生忍。

「若謂曾入流, 依前還不會」, 故教中道: 「初於聞中, 入流忘所, 所入既寂, 動靜二相, 了然無生」。若道是雨滴聲, 也不是; 若道不是雨滴聲, 也不是。前頭頌睦州兩喝與三喝話, 正類此頌。若道入聲色之流, 也不是; 若喚作聲色, 依前還不會他意。譬如以指指月, 月不是指。會與不會, 「南山北山轉滂霈」也。

~t34; 第四十七則 雲門六不~t14;

【示眾】

「天何言哉? 四時行焉。地何言哉? 萬物生焉。」向四時行處, 可以見體; 於萬物生處, 可以見用。且道, 向什麼處見衲僧? 離卻言句動用、行住坐臥, 閉卻咽喉唇吻, 還道得麼? 試請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僧問雲門: 「如何是法身?」 ~t14; (多少人疑? 千聖跳不出, 漏逗不少。) ~t24;
門云: 「六不收。」 ~t14; (斬釘截鐵, 八角磨盤空裏走, 靈龜曳尾。)

【評唱】

雲門道: 「六不收。」向朕兆未生時, 搆得去, 是第二頭; 朕兆生後搆得去, 是第三首; 若向言句上辨認, 卒摸索不著。且道, 畢竟如何是法身? 若是作家, 聊聞舉著, 踢起便行

；苟或佇思停機，且伏聽處分。

你不見太原孚上座講《維摩經》，至法身義處，一禪客在座下聽，乃問座主：「適來講者是諸佛法身，那箇是座主法身？」主云：「法身之理，豈有異耶？」者云：「如人說食，終不濟飢；欲了心源，以悟為則。」孚云：「某甲說法身義只如此，卻請道者為我說。」者云：「且罷講數日，於空室中靜坐，體取法身。」孚一依言，端居靜坐，早晨聞鼓角聲，忽然大悟。乃云：「始知本來無物，泊合空過一生。」

《金光明經》云：「法身無相，應物現形。」僧問夾山：「如何是法身？」山云：「法身無相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法眼？」山云：「法眼無瑕。」

這僧問：「如何是法身？」雲門卻道：「六不收。」有者道：「只是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皆從法身生。六根等一十八界收他不得，喚作六不收。」且喜勿交涉！你若恁麼會，帶累他雲門。要見便見，無你穿鑿處。不見經中道：「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。」他雲門答話，多惹人情解，更不辜負人問頭。應時應節、一言一句、一點一畫，不妨有出身處。故云：「一句透，千句萬句一時透。」

【頌】~t24;

一二三四五六， ~t14;（終而復始，費許多工夫作什麼，滴水滴凍。）~t24;

碧眼胡僧數不足。 ~t14;（三生六十劫，達摩何曾夢見？闍黎為什麼知而故犯？）~t24;

少林謾道付神光， ~t14;（一人傳虛，萬人傳實，從頭邊已錯了也。）~t24;

卷衣又說歸天竺。 ~t14;（賺殺一船人~t54;（璋按：「船」字一夜作「般」，此從張本。下同之。）~t14;不少。）~t24;

天竺茫茫無處尋， ~t14;（在什麼處，始是國太平~t54;（璋按：「太」字一夜誤作「大」，從張本校改）~t14;?而今在什麼處？）~t24;

夜來卻對乳峰宿。 ~t14;（刺破你眼睛，咄！又無風起浪，打！且道，是法身、是化身？放你三十棒。）

【評唱】

雪竇善能於無縫罅處，出一隻眼，頌出教人見。雲門道：「六不收」，為什麼雪竇卻道：「一二三四五六」？直是「碧眼胡僧數不足」！所以道，只許老胡知，不許老胡會。須是還他屋裏人始得。

適來一言一句，應時應節。若透得去，不在言句中；其或未然，不免作情解。五祖老師

道：「釋迦牟尼佛，下賤客作兒；庭前柏樹子，一二三四五」，若向雲門言句下，諦當見得，相次到者境界。

「少林謾道付神光」，二祖始名神光，及至後來，改慧可。達摩初來見武帝，不契，遂九年面壁，已後隻履西歸。其實此事，不在分付~t54；（璋按：「付」字一夜本原作「布」，據下文及張本正之）~t14；既無分付，「卷衣又說歸天竺」！「天竺茫茫無處尋」，為什麼此土卻有二三，遞相傳授，來至如今？到這裏，不妨淆訛，須是搆得始得。

「天竺茫茫無處尋，夜來卻對乳峰宿」。且道，即今在什麼處？師打又云：「瞎！」

~t34;第四十八則 太傅煎茶~t14;

【示眾】

一鎚便成，超凡超聖；片言可折，解粘去縛。如冰凌上行、劍刃上走，聲色堆裏臥、聲色頭上行。縱橫妙用則且致，剎那便去時又作麼生？試舉看。

~t54;（璋按：張本以此示眾為第四六則垂示。）~t14;

【舉】~t24;

王太傅入招慶煎茶。~t14;（作家相聚，須有奇特，等閑無事，大家著一隻眼看，惹禍來也。）~t24;

時朗上座與明招把鉢，~t14;（弄泥團漢一火，又不會煎茶，帶累他傍人。）~t24;

朗翻卻茶鉢，~t14;（事生也，果然！）~t24;

太傅見，問朗上座：「茶爐下是什麼？」~t14;（果然禍生也。）~t24;

朗云：「捧爐神。」~t14;（果然中他一箭！不妨奇特。）~t24;

太傅云：「既是捧爐神，為什麼翻卻茶鉢？」~t14;（何不與他本分草料？事生也。）~t24;

朗云：「仕官千日，失在一朝。」~t14;（錯指註！是什麼語話？杜撰禪和，如麻似粟。）~t24;

太傅拂袖便出。~t14;（灼然作家，許他具一隻眼。）~t24;

明招云：「朗上座喫卻招慶飯了，卻去江外打野裡。」~t14;（更與三十棒，這獨眼龍，也只具得一隻眼，須是他明眼人驗過始得。）~t24;

朗云：「上座作麼生？」~t14;（搵著，也好與一搵，終不作這般死漢郎當見解。）~t24;

招云：「非人得其便。」~t14;（具一隻眼，道得一半，一手抬一手搵。）~t24;

師云：「當時但踏倒茶爐。」~t14;（爭奈賊過後張弓？雖然如是，也未稱德山門下客，一等是勃郎勃賴~t54;（璋按：「勃郎勃賴」，張本作「潑郎潑賴」）~t14;

，就中也其奇特。>

【評唱】

王太傅知泉州，乃久參招慶。一日因入寺，時朗上座煎茶次，翻卻茶銚。太傅也是作家，見他翻銚，便問上座：「爐下是什麼？」朗云：「捧爐神」，不妨言中有響，爭奈首尾相違、失卻宗旨，傷鋒犯手。不唯辜負自己，亦乃觸忤他人。者箇雖是無得失底事，若拈起來，依舊有親疏、有皂白，若論此事，不在言句上，卻要言句上辨箇活處。所以道，他參活句，不參死句。

據朗上座與麼道，如狂狗趨塊相似。太傅似不肯，拂袖便行。明招道：「朗上座喫卻招慶飯了，卻去江外打野裡。」野裡者，即是荒草中，火燒餘椿撩木頭也~t54;（璋按：此句張本作「火燒底木橛」）~t14;，謂之裡。用明朗上座不向正處行，卻向外邊走。朗揆云：「上座作麼生

？」招云：「非人得其便。」明招自然有出身之處，亦不辜負他所問。所以道：「俊狗咬人，不露牙爪。」

大滄詰云：「王太傅大似相如奪璧，直得怒髮衝冠。」蓋明招忍俊不禁，難逢其便。大滄若作朗上座，見他太傅拂袖便行，放下茶銚、呵呵大笑。何故？見之不取，千歲難逢。欲知佛性義，當觀時節因緣。

如胡釘鉸，一日見寶壽。壽問云：「久聞胡釘鉸，是否？」鉸云：「不敢。」壽云：「還釘得虛空麼？」鉸云：「請和尚打破將來。」壽便打，胡不肯，壽云：「後有多口阿師，為你點破在。」鉸後舉與趙州，州云：「你因什麼被他打？」鉸云：「不知過在什麼處？」州云：「只這一縫，尚不奈何，更教他打破虛空！」鉸便休去。州代云：「且釘這一縫。」鉸方有省處。

又忠國師問紫璘供奉：「聞說供奉解注《思益經》，是否？」供奉云：「是。」國師令侍者將一碗水、七粒米、一隻箸在碗上，送與供奉，問曰：「是什麼義？」奉云：「不會」，師云：「老僧義尚不會，更說什麼佛義？」

又說米七佛師話，云云。

王太傅與朗上座，如此話會不一。雪竇末後卻道：「當時但與踏倒茶爐~t54;（璋按：「茶」字，一夜本誤作「荼」，據張本及前後文校改）~t14;。」明招雖是如此，終不如雪竇。

又雪峰在洞山會下，作飯頭。一日淘米次。山問：「作什麼？」峰云：「淘米。」山云：「淘沙去，淘米耶？」（璋按：上二句，張本作「淘米去沙？淘沙去米？」）~t14;峰云：「沙米一時去。」山云：「恁麼則眾僧無飯喫也。」峰當時便覆卻米盆。山云：「子因緣不在此

。」雖然恁麼，爭似雪竇云：「當時但踏倒茶爐」，一等是什麼時節？到他用處，自然騰今煥古，有活脫處。

【頌】~t24;

來問若成風， ~t14; (箭不虛發，偶爾成章，不妨要妙。) ~t24;

應機非善巧。 ~t14; (弄泥團漢，有什麼用處？不妨撞著作家，方木逗圓孔。) ~t24;

可悲獨眼龍， ~t14; (只具一隻眼，也只得一槓。) ~t24;

曾未呈牙爪。 ~t14; (也無牙爪可呈，說什麼牙爪，也不得欺他。) ~t24;

牙爪開， ~t14; (你還見麼？雪竇卻較些子。若有恁麼手腳，踏倒茶爐。) ~t24;

生雲雷， ~t14; (盡大地人一時喫棒，天下衲僧無出氣，早天霹靂。) ~t24;

逆水之波經幾回？ ~t14; (七十二棒，翻成一百五十，設使盡大地人喫，方較些子。)

【評唱】

「來問若成風」，此出《莊子》郢人。郢人泥壁，餘一小竅，丸一丸泥擲補之。時有小泥屑子，落著鼻端上，若蠅翼。傍有匠者云：「公補竅甚巧，我運斤而取鼻端之泥。」匠者運斤成風而斲之，盡其泥而無傷鼻，郢人立不失容，所以二俱得妙。

太傅問處，似運斤成風；朗雖應機，語無善巧。所以雪竇道：「來問若成風，應機非善巧。可悲獨眼龍，曾未呈牙爪。」明招道得也太奇特，爭奈未有拏雲攫霧底牙爪！雪竇傍不肯，忍俊不禁，代他出氣。雪竇意暗合，自頌他踏倒茶爐處：「牙爪開、生雲雷，逆水之波經幾回？」雲門道：「不望汝有逆水之波，但有順水之意亦得。」向活句下薦得，方快活。朗上座與明招，語似死句，若要見活處，但看雪竇踏倒茶爐。

~t34; 第四十九則 三聖金鱗~t14;

【示眾】

七穿八穴，攙鼓奪旗；百匝千重，瞻前顧後。據虎頭收虎尾，未是作家；牛頭沒、馬頭回，亦未為奇特。且道，過量底人來時如何？試請舉看。

【舉】

~t24;三聖問雪峰：「透網金鱗，未審以何為食？」 ~t14;（不妨縱橫自在，此問太高生，你合只自知，何必更問？）~t24;

峰云：「待汝出網來向汝道。」 ~t14;（減人多少聲價，不妨減人威光。作家宗師天然自在。）~t24;

聖云：「一千五百善知識，話頭也不識。」 ~t14;（迅雷不及掩耳，可煞驚群，一任悖跳，迅雷霹靂。）~t24;

峰云：「老僧住持事煩。」 ~t14;（不在勝負，放過一著，此語最毒。）

【評唱】

雪峰、三聖，雖然一出一入、一挨一拶，未分勝負在。且道，二老宿具什麼眼？三聖向北參臨濟。諸方皆以高賓待之。看他致箇問端，多少人摸索不著。且道，不涉理性佛法，卻問他道：「透網金鱗，未審以何為食？」且道，意作麼生？尋常不食香餌，以甚麼為食？汾陽謂之「呈解問」，洞下為之「借事問」。

須是超群絕類~t54;（璋按：「須」字一夜原作「雖」，於意不符，依張本校改）~t14;、得大自在在、頂門具眼，方為之「透網金鱗」。爭奈雪峰是作家，不妨減人聲價道：「待汝出網來向汝道」，看他兩家，俱把定封疆、壁立千仞；若非三聖，只此一句，便出不得。爭奈三聖亦是作家，方解向他道：「一千五百人善知識，話頭也不識。」峰云：「老僧住持事煩。」

此語得恁麼頑慢！他作家相見，一擒一縱，逢強即弱、遇賤即貴。你若作勝負會，未夢見雪峰在。看他二人，最初孤危峭峻；末後二俱死朗當地。你且道，還有勝負也無？作家酬唱，必不在此。

雪峰一日見獼猴，乃云：「這獼猴，各背一面古鏡。」三聖便問：「歷劫無名，何以彰為古鏡？」峰云：「瑕生也。」聖云：「一千五百人善知識，話頭也不識。」峰云：「老僧住持事煩。」雪竇拈云：「好與二十棒。」這棒放過也好，免見將錯就錯。又三聖問雪峰，透網云云，峰云待汝云云，聖云一千五百人云云，峰云「老僧住持事煩」。雪竇拈云：「可惜放過，好與二十棒。」一棒也少不得，只是罕遇知音作家。此處卻便只頌他透網金鱗，顯他作家相見。

【頌】~t24;

透網金鱗， ~t14;（何似生？千兵易得、一將難求，千聖不奈何。）~t24;

休云滯水。 ~t14;（向他雲外立，活潑潑地，且莫鈍置人好。）~t24;

搖乾蕩坤， ~t14;（作家作家，未是奇特，放出又何妨？）~t24;

~t24;振鬣擺尾。 ~t14; (誰敢辨他端的? 出來不妨驚群, 做得什麼伎倆?) ~t24;
千尺鯨噴洪浪飛, ~t14; (轉過那頭去, 盡大地人一口吞盡, 不妨奇特。) ~t24;
一聲雷震清颿起。 ~t14; (有眼有耳, 如聾如盲, 誰不悚然?) ~t24;
清颿起, ~t14; (在什麼處? 咄!) ~t24;
天上人間知幾幾! ~t14; (雪峰三聖, 各自牢把陣頭、撒沙撒土。打云: 你在什麼處?)

【評唱】

「透網金鱗, 休云滯水」, 五祖道: 「只此一句頌了也。」既是作家, 透網金鱗豈居滯水? 必在洪波白浪之中。且道, 二六時中, 以何為網? 以何為食? 但向三條椽下, 六尺單前, 收視返聽, 試定當看。

雪竇道, 此事隨分拈弄, 如鱗鬣之類, 振鬣擺尾時, 直得乾坤搖動。「千尺鯨噴洪浪飛」, 頌三聖道「一千五百人善知識, 話頭也不識」, 如鯨噴洪浪相似。

「一聲雷振清颿起」, 頌雪峰道: 「老僧住持事煩」, 如一聲雷振清颿起相似。大綱頌他二人俱是作家。「清颿起, 天上人間知幾幾?」且道, 這一句落在什麼處?

~t34;第五十則 雲門鉢桶~t14;

【示眾】

度越階級, 超絕方便; 機機相應、句句相投。儻非入大解脫門、得大解脫用, 何以抗行佛祖、權持機要? 且道, 當機直截, 逆順縱橫時, 如何道得出身句? 試舉看。

【舉】 ~t24;

僧問雲門: 「如何是塵塵三昧。」 ~t14; (天下衲僧, 盡在這裏作窠窟。滿口含霜, 撒沙撒土, 作什麼?) ~t24;

門云: 「鉢裏飯, 桶裏水。」 ~t14; (布袋盛錐、沙金渾雜, 含元殿裏不問長安, 將錯就錯。)

【評唱】

還定當得麼? 若定當得出, 雲門鼻孔在諸人手裏; 若是定當不得, 諸人鼻孔在雲門手裏。

雲門有斬釘截鐵底句, 此一句中具三句。有底問著, 便道: 「鉢裏飯粒粒皆圓, 桶裏水滴滴皆濕。」若恁麼會, 且不見雲門端的為人處。

~t14l40x2;【頌】~t24;

鉢裏飯、桶裏水， ~t14; (露也。撒沙撒土，作什麼？漱口三年始得。)~t24;

多口阿師難下齋。 ~t14; (截卻舌頭，識法者懼，為什麼卻恁麼舉?)~t24;

北斗南星位不殊， ~t14; (喚東作西作什麼？坐立儼然，長者長法身，短者短法身。)~t24;

白浪滔天平地起。 ~t14; (腳下深三尺，主賓互換，驀然在你頭上，你作麼生？打!)~t24;

擬不擬， ~t14; (咄！蒼天蒼天。)~t24;

止不止。 ~t14; (說什麼，更添怨苦。)~t24;

箇箇無禪長者子。 ~t14; (郎當不少，傍觀者哂。)

【評唱】

雪竇前頭頌雲門道：「對一說」、「分一節」公案，又頌馬大師：「藏頭白、海頭黑」底公案一般。若於此處透得，便見者箇頌。雪竇當頭便道：「鉢裏飯、桶裏水」，言中有響、句裏呈機，「多口阿師難下齋」，雪竇隨後下箇注腳，你若向這裏求玄妙道理計較，轉難下齋。雪竇頭上先把定，恐眾裏有具眼者覷破；到後面須放下一著，俯與初機，放開來頌，教人見他，北斗依舊只在北、南星依舊在南。所以道：「北斗南星位不殊，白浪滔天平地起。」忽然平地起波瀾時，又作麼生？若向事上覷則易，若向意根下卜度，且喜勿交涉，卒摸索不著。這箇如鐵橛子相似，撥不去、拽不來，插齋不得。你若擬議，欲會而不會、止而不止，亂呈懡袋，正是「箇箇無禪長者子」。此句出寒山詩：「六極常撻困，九維徒自論。有才遺草澤，無藝閉蓬門。日上巖猶暗，煙消谷尚昏。其中長者子，箇箇摠無禪。」

~t34;第五十一則 雪峰甚麼~t14;

【示眾】

纔有是非，紛然失心；不落階梯，又摸索不著。且道，放行則是，把住則是？這裏若有一絲毫解路，猶滯言詮、尚拘機境；盡是依草附木、竹木精靈，直饒便到獨脫處，未免萬里望鄉關。還搆得麼？若也未然，且只理會現成公案，試請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雪峰住庵時，有兩僧來禮拜。 ~t14; (作什麼，一狀領過。)~t24;

峰見來，以手托庵門，放身出云：「是什麼？」 ~t14; (鬼眼睛，無孔笛子，擎頭帶角。)~t24;

僧亦云：「是什麼？」 ~t14; (泥彈子，氈拍板，箭鋒相拄。) ~t24;
峰低頭歸庵。 ~t14; (爛泥裏有刺，如龍無足、似虎有角，就中難措置。) ~t24;
僧後到巖頭，頭問：「什麼處來？」 ~t14; (也須是同道者方知，也須是作家始得。
這老漢往往納敗闕，若不是同參，幾乎放過。) ~t24;
僧云：「嶺南來。」 ~t14; (傳箇什麼消息來？也須是通箇消息，還見雪峰麼？)
~t24;
頭云：「曾到雪峰麼？」 ~t14; (勘破了也，又不可道不到。) ~t24;
僧云：「曾到。」 ~t14; (實頭人難得，打作兩橛。) ~t24;
頭云：「有何言句？」僧舉前話。 ~t14; (便與麼去也！) ~t24;
頭云：「他道什麼？」 ~t14; (好劈口便打，失卻鼻孔了也。) ~t24;
僧云：「他無語，低頭歸庵。」 ~t14; (又納敗闕！你且道，他是什麼？) ~t24;
頭云：「噫！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， ~t14; (洪波浩渺，白浪滔天。) ~t24;
若向伊道，天下人不奈雪老何！」 ~t14; (癩兒牽伴，不必白浪滔天，須彌也粉碎。
且道，圈續在什麼處？) ~t24;
僧至夏末，再舉前話請益。 ~t14; (已是不惺惺。正賊去多時，又賊過後張弓，便
打。) ~t24;
頭云：「何不早問？」 ~t14; (也好便打，由自不知過也。) ~t24;
僧云：「未敢容易。」 ~t14; (者棒也是者漢喫。回頭穿卻鼻孔！停囚長智，已是兩
重公案。) ~t24;
頭云：「雪峰雖與我同條生，不與我同條死； ~t14; (謾天謾地。) ~t24;
要識末後句，只這是！」 ~t14; (賺殺一般人，我也不信，泊乎分疏不下。)

【評唱】

大凡扶豎宗教，須是辨箇當機，知進退是非、明煞活擒縱。若或眼目迷梨麻囉，到處逢問便問、逢答便答，殊不知鼻孔在別人手裏。只如雪峰、巖頭同參德山，此僧參見雪峰，見解只及恁麼處，及乎見巖頭，亦不成得一邊事。虛煩二老宿，一問一答、一擒一縱，直至如今，天下人成饒訛節角，分疏不下。且道，節角饒訛，在什麼處？

雪峰雖遍歷諸方，末後於鰲山店，巖頭因而激之，方得勦絕大徹。

巖頭後值沙汰，於湖邊作渡子，接人話。兩岸頭各掛一板子，有人過渡打板一下。頭云：「阿誰？」或云：「要過那邊去。」頭序舞棹迎之。一日有婆子，抱孩兒來，乃問：「呈撓舞棹即不問，且道，婆手中兒甚處得來？」頭便打。婆云：「婆生七子，六箇不遇知音，只這一箇也不消得。」便拋向水中。

雪峰歸嶺南住院。這僧亦是久參底人，雪峰見來，以手托庵門，放身出云：「是什麼？」

」僧亦云：「是什麼？」如今有底，恁麼問著，便去他語下咬嚼。這僧亦怪也，只對他道：「是什麼？」峰低頭歸庵，往往喚作無語會去也。這僧便摸索不著。有底道：「雪峰被這僧一問，直得無語，便歸庵。」殊不知，雪峰意有毒害處。雪峰雖然一期得便宜，爭奈藏身露影！

這僧後辭雪峰，峰修書馳此公案，令巖頭判。既到彼，頭問：「什麼處來？」僧云：「嶺南來。」「曾到雪峰麼？」若要見，只此一句，也好急著眼看。僧云：「曾到。」頭云：「有何言句？」此語亦不空過，這僧不曉，只管隨他取問。巖頭云：「他道什麼？」僧云：「他低頭無語歸庵。」這僧殊不知，巖頭著草鞋在他肚皮裏，走幾匝了也。巖頭云：「噫！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。若向他道末後句，天下人不奈雪老何。」巖頭也是扶強不扶弱，這僧依前黑漫漫地，不分縑素，懷一抱疑道：「雪峰不會。」至夏末，再舉前話，請益巖頭。頭云：「何不早問？」這老漢，計較生也。僧云：「未敢容易。」頭云：「雪峰雖與我同條生，不與我同條死。要識末後句，只這是。」巖頭太煞不惜眉毛，諸人畢竟作麼生會？

雪峰在德山會下作飯頭。一日齋晚，德山托鉢，下至法堂，峰云：「鐘未鳴、鼓未響，這老漢托鉢，向什麼處去？」山無語，低頭歸方丈。雪峰舉似巖頭，頭云：「大小德山，不會末後句。」山聞，令侍者喚至方丈，問云：「汝不肯老僧那？」頭密啟其語。山至來日上堂，與尋常不同。頭於僧堂前，撫掌大笑云：「且喜老漢會末後句。他後天下人不奈他何！雖然如是，只得三年。」

此公案中，如雪峰見德山無語，將謂得便宜，殊不知著賊了也。蓋為他親著此機，後來亦解作賊。所以古人道：「末後一句，始到牢關。」有者道：「巖頭勝雪峰」，即錯會了也。巖頭常用此機示眾云：「明眼漢勿窠臼，卻物為上、逐物為下。」這末後句，設使親見祖師來，也理會不得。古云：「只許老胡知，不許老胡會。」自古及今，公案千差萬別，如荊棘林相似。你若透得去，天下人不奈何，三世諸佛亦不奈你何。巖頭道：「雪峰雖與我同條生，不與我同條死。」只這一句，自有出身之處。

【頌】~t24;

末後句， ~t14; (已在言前，將謂真箇，覷著則瞎。) ~t24;

為君說， ~t14; (舌頭落地，說不著。有頭無尾、有尾無頭。) ~t24;

明暗雙雙底時節。 ~t14; (葛藤老漢，如牛無角、似虎有角，彼此且恁麼。) ~t24;

同條生也共相知， ~t14; (是何種族？彼此勿干涉，君向瀟湘我向秦。) ~t24;

不同條死還殊絕， ~t14; (柱杖子在我手裏，爭怪得山僧？你鼻孔為什麼卻在我手裏？) ~t24;

還殊絕， ~t14; (要棒喫，有什麼摸索處?) ~t24;
黃頭碧眼須甄別。 ~t14; (盡大地人，亡鋒結舌，只許老胡知、不許老胡會。我也不恁麼，他也不恁麼。) ~t24;
南北東西歸去來， ~t14; (收。腳跟下由帶五色線在，乞你一條拄杖子。) ~t24;
夜深同看千巖雪。 ~t14; (由較半月程，從他大地雪漫漫，填溝塞壑無人會，也只是箇瞎漢，還識末後句麼? 便打。)

【評唱】

雪竇頌末後句，甚有落草相為。頌則煞頌，也只頌得毛彩些子，若要透見也未在。頌云：「末後句為君說」，雪竇敢開大口便道：「明暗雙雙底時節」，開一線道，與你撲殺了也，末後更為注解。

舉，羅山示眾云…，乃是招慶問雙明雙暗話。末後一句，正是這箇道理。羅山會下有僧，便用致問。問招慶云：「雪峰雖與我同條生，不與我同條死時，如何？」慶云：「彼此合取狗口。」僧云：「大師收取口喫飯。」其僧卻來問羅山：「同生不同死時如何？」山云：「如牛無角。」僧云：「同生亦同死時如何？」山云：「如虎帶角。」慶云：「彼此皆知。」何故？我若向東勝身州，道一句，西瞿耶尼州也知；天上道一句，人間也知。心心相知，眼眼相照。「同條生」則猶易見，「不同條死」則猶難見。「還殊絕」，釋迦老子、達摩黃頭碧眼，也摸索不著。

「南北東西歸去來」，有些子好境界。「夜深同看千巖雪」，且道，是雙明？是雙暗？是同條生？是同條死？

~t34;第五十二則 趙州石橋~t14;

【舉】 ~t24;

僧問趙州：「久嚮趙州石橋，到來只見略杓。」 ~t14; (也有人捋虎鬚，也是衲僧本分事。) ~t24;

州云：「汝只見略杓，且不見石橋。」 ~t14; (慣得其便，這老漢賣身去也，打開飯店。) ~t24;

僧云：「如何是石橋？」 ~t14; (上鉤來也，吞他鉤子了也。) ~t24;

州云：「渡驢渡馬。」 ~t14; (一網打就，直得盡大地人無出氣處，一死不再活。)

【評唱】

~t14140x2;「略杓」是獨木橋。這僧故意減他威光。州云：「汝只見略杓，且不見石橋」，也只是

平常說話，要釣者僧，這僧果然上鉤。「如何是石橋？」州云：「渡驢渡馬。」言中有出身處，趙州不似德山、臨濟，行棒行喝，他只以言句殺活。者公案只是平常鬥機鋒相似。雖然如此，也不妨難湊泊。

一日與首座看石橋。州乃問首座：「是恁麼人造？」座云：「李膺造。」州云：「造時向什麼處下手？」座無對。州云：「尋常說石橋，問著下手處也不知。」

又一日，州掃地次，僧問：「和尚是善知識，為什麼有塵？」州云：「外來底。」又問：「清淨伽藍，為什麼卻有塵？」云：「從外來。」又云：「有一點塵也。」

又僧問：「如何是道？」州云：「牆外底。」僧云：「不問這箇道，問大道。」州云：「大道透長安。」趙州偏用此機，他到平實安穩處，為人不傷鋒犯手，自然孤峻，用得此機甚妙。

【頌】~t24;

孤危不立道方高， ~t14; (須是到者田地始得，還他本分草料，言由在耳。) ~t24;
入海還須釣巨鼈。 ~t14; (坐斷要津、不通凡聖，蝦蜆螺蚌不足問，大丈夫漢不可兩兩三三。) ~t24;

堪笑同時灌溪老， ~t14; (也曾有恁麼人來，也有恁麼用機關底。) ~t24;

解云「劈箭」亦徒勞！ ~t14; (猶較半月程，似則似，是則不是，猶較五百里。)

【評唱】

「孤危不立道方高」。雪竇頌趙州尋常為人處，不立玄妙、不立孤危，不似諸方道：「打破虛空、擊碎須彌，海底生塵、須彌鼓浪，方稱祖師之道。」所以雪竇道：「孤危不立道方高」，壁立千仞，顯佛法奇特靈驗。雖然孤危峭峻，不如不立孤危，平常自然轉轉地，不立而自立，不高而自高，機出孤危，方見得妙。

「入海還須釣巨鼈」，看他具眼宗師，等閑垂一語、用一機，不釣蝦蜆螺蚌，直釣巨鼈，也不妨是作家。此一句頌，用顯前面公案。

「堪笑同時灌溪老」，不見僧問灌溪：「久嚮灌溪，及乎到來，只見箇漚麻池。」溪云：「汝只見漚麻池，且不見灌溪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灌溪？」溪云：「劈箭急。」

又僧問黃龍：「久嚮黃龍，及乎到來，只見箇赤斑蛇。」龍云：「子只見赤斑蛇，且不見黃龍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黃龍？」龍云：「拖拖地。」僧云：「忽遇金翅鳥來時如何？」龍云：「性命難存。」僧云：「恁麼則遭他食瞰去也。」龍云：「謝子供養。」此總是立孤危，是則也是，不免費力。終不如趙州用尋常底。所以雪竇道：「解云劈箭亦徒勞」。只如

灌溪、黃龍即且致，趙州云「渡驢渡馬」，又作麼生會？試辨看。

~t34;第五十三則 百丈野鴨~t14;

【示眾】

遍界不藏、全機獨露。觸途無滯，著著有出身之機；是處無私，頭頭有煞活之意。且道，古人畢竟向什麼處休歇？試請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馬大師與百丈行次， ~t14;（兩箇草裏漢，草裏輓。）~t24;

見野鴨子飛過。 ~t14;（驀顧作什麼？）~t24;

大師云：「是什麼？」 ~t14;（和尚合知，老漢鼻孔也不知。）~t24;

丈云：「野鴨子。」 ~t14;（鼻孔在別人手裏，只管供款，第二杓惡水更毒。）~t24;

大師云：「什麼處去也？」 ~t14;（前箭猶輕後箭深，第二回啗啄，也合自知。）

~t24;

丈云：「飛過去也。」 ~t14;（只管隨人後轉，當面蹉過，只管喫。）~t24;

大師遂扭百丈鼻頭~t54;（璋按：「扭」字一夜本誤為「忸」，從張本改之。下同）

~t14;，

~t14;（父母所生鼻孔，卻在別人手裏，拽轉話頭，捩轉鼻

孔來也。）~t24;

丈作忍痛聲， ~t14;（只在者裏，喚作野鴨子得麼？又打云：還識痛癢麼？）~t24;

大師云：「何曾飛去？」 ~t14;（且莫謾人。者老漢元來只在鬼窟裏。）

【評唱】

正眼觀來，卻是百丈具正因，大師無風起浪。諸人要與祖師為師，參取百丈；要自救不了，參取馬大師。看他古人，二六時中，未嘗不在箇裏。

百丈不茹葷，要與天下人為父。二十年為侍者，因此語方悟。有者道：「本無迷悟，且作箇悟門，建立此事。」若作恁麼見解，如獅子身中蟲，自食獅子肉。又道：「源不深者流不長，智不大者見不遠。」若用作建立會，佛法爭到今日？

只如馬大師，豈不知是野鴨子？為什麼卻恁麼問？他意在什麼處？百丈只管隨後走，馬祖遂扭鼻。丈作痛聲，大師云：「何曾飛去？」百丈便省。如今有底才問著，便作痛聲，且喜跳不出！

宗師家為人，見他不會，不免傷鋒犯手，只要教他明此事。所以道：「會則途中受用，

不會則世諦流布。」當時若不扭住，只成世諦流布，也須是逢境遇緣、宛轉教歸自己。十二時中，無空闕處，謂之性地明白。若只依草附木，認驢前馬後，有何用處？看他馬祖百丈恁麼用，雖似昭昭靈靈，卻不在昭昭靈靈處。丈作痛聲，若恁麼見去，遍界不曾藏，頭頭成現。所以道：「一處透，千處萬處悉皆透。」

舉，次日捲蓆，待者寮哭話…。看他悟後，阿輓輓地，羅籠不住，自然八面玲瓏。

【頌】~t24;

野鴨子， ~t14; (過去只在，成群作隊，又有一隻。)~t24;

知何許？ ~t14; (用作什麼？如麻似粟。)~t24;

馬祖見來相共語， ~t14; (打葛藤有什麼了期？說箇什麼？獨有馬祖識得箇俊底。)~t24;

話盡山雲海月情。 ~t14; (東家杓柄長、西家杓柄短，知他打葛藤多少?)~t24;

依前不會還飛去， ~t14; (叻！莫道他不會，飛去什麼處?)~t24;

欲飛去， ~t14; (鼻孔在別人手裏，與你下注腳了也。)~t24;

卻把住。 ~t14; (老婆心切，更道什麼?)~t24;

「道道！」 ~t14; (不可教山僧道、不可作野鴨子叫，蒼天蒼天，不知什麼處去？腳跟下好與三

十棒！)

【評唱】

雪竇劈頭便道：「野鴨子，知何許？」且道，有多少？「馬祖見來相共語」，此頌馬祖問他道：「是什麼？」丈云：「野鴨子」。「語盡山雲海月情」，此頌馬祖再問：「什麼處去？」馬祖與他意旨，自然脫體現前。他不會，卻道「飛去也」，兩重蹉過。

「欲飛去，卻把住」，雪竇據款結案。又云：「道道。」此是雪竇轉身處，且道，作麼生道？若作忍痛聲則錯。不作忍痛聲，又作麼生會？雪竇雖然頌得甚好，爭奈也跳不出！

~t34;第五十四則 雲門展手~t14;

【示眾】

透出生死，撥動機關，等閑截鐵斬釘、隨處蓋天蓋地。且道，是什麼人行履處？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雲門問僧：「近離什處？」~t14;（不可道西禪也。探竿影草，不可道東西南北也。）~t24;

僧云：「西禪。」~t14;（果然，當時好與本分草料，可殺實頭。）~t24;

門云：「西禪近日有何言句？」~t14;（欲舉恐驚和尚，深辨來風，也是和尚寐語~t54;（璋按：「尚」字一夜本作「上」，此參張本及前後文改。）~t24;

僧展兩手，~t14;（敗缺了也，勾賊破家，不妨令人疑著。）~t24;

門打一掌。~t14;（好打！快便難逢，據令而行。）~t24;

僧云：「某甲話在。」~t14;（你待番款那，卻似有箇攙旗奪鼓底手腳。）~t24;

門卻展兩手。~t14;（嶮！駕與青龍不解騎。）~t24;

僧無語，~t14;（可惜許。）~t24;

門便打。~t14;（此棒合是雲門喫。何故？當斷不斷，返招其亂。闍黎合喫多少？放過一著！若不放過，合作麼生？）

【評唱】

這箇話是當面話，如閃電相似。門云：「近日有何言句？」乃平常說話。這僧也不妨是箇作家，卻倒去驗雲門，展開兩手。若是平常人，遭一驗，便腳手忙亂。雲門有石火之機，便掌其僧。僧云：「你打，某甲有事在」，這僧有轉身處，所以雲門放開，卻展兩手，其僧無語，門便打。

看他雲門，自是作家，行一步知一步落處。會瞻前亦解顧後，不失蹤由。這僧只解瞻前，不能顧後。

【頌】~t24;

虎頭虎尾一時收，~t14;（殺人刀、活人劍，又須是者僧始得。千兵易得，一將難求。）~t24;

凜凜威風四百州。~t14;（坐斷天下人舌頭。）~t24;

卻問不知何太嶮，~t14;（不可云盲枷瞎棒，元來雪竇未知在，闍黎相次著也。）~t24;

師云：「放過一著。」~t14;（若不放過，又作麼生？便打，盡大地人一時落節。）

【評唱】

「虎頭虎尾一時收」，此語易會。大意只頌雲門機鋒，所以道「虎頭虎尾一時收」。古人道：「據虎頭、收虎尾」，第一句下明宗旨。雪竇只據款結案，愛雲門會據虎頭、又能收

虎尾。僧展兩手，門便打，是據虎頭；雲門展兩手，僧無語，門又打，是收虎尾。頭尾齊收、眼似流星，自然如擊石火、似閃電光，直得「凜凜威風四百州」。說什麼四百州？盡大地風颯颯地，「卻問不知何太嶮」，不妨有嶮處。

雪竇云：「放過一著。」且如今不放過時，又作麼生？盡大地人總須喫棒。如今禪和子，總道：「等他展手時，還他本分草料。」似則也似，是則不是。雲門不可只恁麼教你打，也須更有事在。

~t34;第五十五則 道吾不道~t14;

【示眾】

穩密全真，當頭取證；涉流轉物，直下承當。向擊石火、閃電光中，坐斷淆訛；據虎頭、收虎尾處，壁立千仞。則且致，放一線道，還有為人處也無？試請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道吾與漸源，至一家弔慰。源拍棺木云：「生耶死耶？」~t14;（道什麼？好不惺惺！這漢猶在兩頭。）~t24;

吾云：「生也不道，死也不道！」~t14;（龍吟霧起，買帽相頭，老婆心切。）~t24;

源云：「為什麼不道？」~t14;（錯會也，蹉過了也，果然蹉過。）~t24;

吾云：「不道不道。」~t14;（惡水驀頭澆，前箭猶輕後箭深。）~t24;

回至中路，~t14;（太惺惺。）~t24;

源云：「和尚快與某甲道，若不道，打和尚去！」~t14;（打即卻較些子。罕逢穿耳客，多是刻舟人，這老漢不啣留！）~t24;

吾云：「打即任打，道即不道。」~t14;（再三相重，就身打劫。這老漢滿身泥水，初心不改。）~t24;

源便打。~t14;（好打！且道，打他作什麼？屈棒元來有人喫。）~t24;

後道吾遷化，源到石霜，舉似前話。~t14;（知而故犯，不知是不是？若是則也太奇！）~t24;

霜云：「生也不道，死也不道。」~t14;（可殺新鮮！元來有人喫這茶飯。）~t24;

源云：「為什麼不道？」~t14;（語雖一般，意兩種。與前問是同是別？）~t24;

霜云：「不道不道！」~t14;（天上天下，曹溪波浪如相似，無限平人被陸沉。）

~t24;

源於言下有省。~t14;（瞎漢！何必。且莫謾山僧好。）~t24;

源一日將鋤子，於法堂上，東邊過西邊、西邊過東邊。 ~t14; (也是死中得活，好與先師出氣。莫問他，且看這漢一場麼羅。) ~t24;

霜云：「作什麼？」 ~t14; (隨後婁敷也。) ~t24;

源云：「覓先師靈骨。」 ~t14; (喪車後懸藥袋子，悔不慎當初。你道什麼?) ~t24;

霜云：「洪波浩渺、白浪滔天，覓什麼先師靈骨？」 ~t14; (也須還他作家始得，成群作隊。) ~t24;

師著語云：「蒼天蒼天！」 ~t14; (太遲生！賊過後張弓，好與一坑埋卻。) ~t24;

源云：「正好著力。」 ~t14; (且道，落在什麼處？先師曾為他道什麼？這老漢從頭至尾，直至如今出身不得。) ~t24;

太原孚云：「先師靈骨猶在！」 ~t14; (大眾見麼？閃電相似，是什麼破草鞋，猶較些子。)

【評唱】

道吾與漸源，至一家弔慰。源拍棺云：「生耶死耶？」吾曰：「生也不道，死也不道。」若向此句下薦得，言下知歸；其或未然，當面蹉過！只這便是透生死底關鍵。古人行住坐臥，不妨以此事為懷。

纔至人家弔慰，漸源便拍棺問道吾云：「生耶死耶？」道吾不移易一絲毫頭，對他道：「生也不道，死也不道！」源蹉過，卻逐他語句上走云：「為什麼不道？」吾云：「不道不道！」道吾可謂赤心片片，將錯就錯。源猶自不惺惺，回至中路，云：「和尚快與某甲道！若不道，則打和尚去！」且道，他識甚好惡？道吾老婆心切，更向他道：「打即任打，道即不道。」源便打。雖然如是，卻被他贏得一著。道吾恁麼血滴滴地為他，漸源得恁麼不瞥地？道吾被打，恐院主知事，作害這僧，密遣令去，道吾太殺傷慈！

源後來至一小院，聞行者誦《觀音經》，云「應以比丘身得度者，即現比丘身而為說法」，忽然大悟云：「我當時錯怪先師！將知此事，不在言句上。」古人道：「沒量大人被語脈裏轉卻」。有底云：「『不道不道』，是道了也」，喚作「打背翻筋斗」，教人摸索不著。若恁麼會，作麼生得平穩去？若腳踏實地，不隔一條絲線。

舉，七賢女，遊屍陀林。一女指屍問諸姊曰：「屍在者裏，人向什麼處去？」中有一姊云：「作麼作麼？」諸姊諦觀，各各契悟。感帝釋散花，云：「惟願聖姊，有何所須？吾當終身供給。」女云：「我家四事七珍，悉皆具足，唯要三般物。一要無根樹子一株、二要無陰陽地一片、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。」帝釋云：「一切所須悉皆有之，若此三物，我實無得。」女云：「若無此物，爭解濟人？」帝釋遂同往問佛。佛言：「憍尸迦，我諸弟子大阿羅漢，悉皆不解此義，唯有諸大菩薩，乃解此義。」於是一時悟道。且道，能有幾箇？千箇萬

箇，只是一箇。

源後至石霜。石霜承嗣道吾，遂舉前話。石霜依前云：「生也」云云，他便悟去。一日將鍬子去法堂上，從東過西、從西過東，意欲呈解。石霜果問云：「作什麼？」源云：「覓先師靈骨。」霜便截斷他腳跟云：「洪波浩渺」云云。他既是覓先師靈骨，石霜為什麼卻恁麼道？到這裏，若於「生也不道、死也不道」處，言下透得，方知自始至終，全機受用；你若作道理擬議尋思，直是難見。

雪竇著語云：「蒼天蒼天！」其意落在兩邊。源云：「正好著力。」看他省後，道得自然奇特。道吾一片頂蓋骨如金，敲作金玉聲。太原孚云：「先師靈骨猶在」，自然道得穩當。者一落索，一時拈向一邊，作麼生是省要處？作麼生是著力處？不見，「一處透，千處萬處一時透」，若向「不道不道」處透得，便乃坐斷天下人舌頭；若透不得，也須自參始得。

【頌】~t24;

兔馬有角， ~t14; (斬！可殺奇特，可殺新鮮。) ~t24;

牛羊無角。 ~t14; (斬！成什麼模樣？謾別人不得。) ~t24;

絕毫絕釐， ~t14; (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天下太平，向什麼處摸索~t54; (璋按：「摸」字一夜誤作「模」，據張本正之)?) ~t24;

如山如嶽。 ~t14; (在什麼處？平地起浪瀾，築著你鼻孔。) ~t24;

黃金靈骨今猶在， ~t14; (截卻舌頭，塞卻咽喉。拈向一邊，只恐無人識。) ~t24;

白浪滔天何處著？ ~t14; (眼裏著水、耳裏著沙，放過一著，腳跟下蹉過。) ~t24;

無處著， ~t14; (果然，猶較些子。果然，沒溺深坑。) ~t24;

隻履西歸曾失卻。 ~t14; (袒襪不了，殃及兒孫。打云：「為什麼卻在這裏？」)

【評唱】

雪竇會解，下注腳。他是雲門下兒孫，凡一句中，具三句玄底鉗鎚，向難道處道得、向撥不開處撥開，去他緊要處頌出，直道：「兔馬有角、牛羊無角。」且道，兔馬為什麼有角？牛羊為什麼無角？若透得前頭話，始知雪竇有為人處。有底錯會云：「不道是道，無句是有句。兔馬無角卻云有角、牛羊有角卻云無角相似。」且喜勿交涉。殊不知，古人千變萬化，現如此神通，只為你打破野狐精靈窟。若會得去，不消箇了字。「兔馬有角、牛羊無角，絕毫絕釐、如山如嶽」，這四句，似摩尼珠一顆。雪竇渾崙地吐在你面前了也。

末後皆是據款結案：「黃金靈骨今猶在，白浪滔天何處著」，此頌石霜與太原孚語。為

什麼「無處著，隻履西歸曾失卻」？引達摩話，靈龜曳尾，此是雪竇轉身處。古人道：「他參活句、不參死句。」既是「失卻」，他一火為什麼卻競頭爭？

~t34;第五十六則 欽山一鏃~t14;

【示眾】

諸佛不曾出世，亦無一法與人；祖師不曾西來，未曾以心傳授。自是時人不了，向外馳求，殊不知自己腳跟下，一段大事因緣，千聖亦摸索不著。只如今見不見、聞不聞、說不說，從什麼處得來？若未能洞達，且向葛藤裏會取。好試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良禪客問欽山：「一鏃破三關時如何？」~t14;（嶮！不妨奇特。不妨是箇猛將！）~t24;

山云：「放出『關中主』看。」~t14;（劈面來也，也要大家知，主山高、按山低。）~t24;

良云：「與麼~t54;（璋按：「與麼」，張本作「恁麼」）~t14;則知過必改。」~t14;（見機而作，已落第二頭。）~t24;

山云：「更待何時？」~t14;（有擒有縱，風行草偃。）~t24;

良云：「好箭放不著所在」，便出。~t14;（果然，擬待翻款那，第二拳打人不痛。）~t24;

山云：「且來闍黎。」~t14;（呼則易，遣則難。喚得回頭，堪作何用？這漢回頭便著。）~t24;

良回首，~t14;（果然把不住。）~t24;

山把住云：「『一鏃破三關』即且致，試與欽山放箭看！」~t14;（虎口裏橫身，逆水之波誰人知有？見義不為何勇有也？）~t24;

良擬議，~t14;（果然摸索不著。打云：可惜許！）~t24;

山打七棒云：「且聽這老漢疑三十年！」~t14;（有終有始，頭亡尾亡，這箇棒合是欽山喫。）

【評唱】

良禪客，也不妨是一員猛將，向欽山手裏，左撥右轉、墮鞭閃鑿[21]。末後可惜許！弓折箭盡。雖然如是，李將軍有嘉聲在，不得封侯也是閑。這箇公案，一出一入、一擒一縱，當機踏面提、踏面當機疾，不落有無得失，謂之玄機。稍虧些子力量，便有顛蹶。這僧是箇英靈底衲僧，致箇問端，不妨驚群；欽山是作家宗師，便知落處。

「鏃」是箭鏃，一箭射透三關時如何？欽山意道，你透則且致，試放出關中主看！良云：「恁麼，則知過必改」，也不妨奇特。山云：「更待何時」，看他與麼祇對？欽山所問，更無些子空缺處。後頭良禪客卻道：「好箭放不著所在」，拂袖便出。欽山見他與麼道，便喚，他果然回來。山擒住云：「一鏃破三關即且致，試為欽山放箭看。」良擬議，山打七棒，更為念一遍，且聽這漢疑三十年！

如今禪和子道：「為什麼不打八棒，又不打六棒，卻只打七棒？不然，等他問道『試與欽山放箭看』，便打！」似則似，是則未是。這公案，須是胸中不懷些子道理計較~t54;（璋按：「較」字一夜本作「校」，此從張本）~t14;、超言句外，可有一句破三關，及有放箭處，若據是非得失，卒摸索不著。當時這僧若是箇漢，欽山也太嶮；他既是不能行此令，不免倒行。且道，「關中主」畢竟是什麼人？

【頌】~t24;

與君放出關中主， ~t14;（中也，當頭蹉過，退後退後！）~t24;
放箭之徒莫莽鹵。 ~t14;（一死更不再活，太殺譎訛，過也。）~t24;
取箇眼兮耳必聾， ~t14;（左眼半斤，放過一著。左邊不前、右邊不後。）~t24;
捨箇耳兮目雙瞽。 ~t14;（右眼八兩，只得一槩。進前則墮坑落塹、退後則猛虎銜腳。）~t24;
可憐一鏃破三關， ~t14;（全機恁麼來時如何？道什麼？破也墮也。）~t24;
的的分明箭後路。 ~t14;（死漢！打云：還見麼？）~t24;
君不見， ~t14;（癩兒去牽伴，打葛藤去也。）~t24;
玄沙有言兮： ~t14;（那箇不是玄沙。）~t24;
「大丈夫，先天為心祖。」 ~t14;（一句截流，萬機寢削。鼻孔在我手裏，未有天地已前，在什麼處安身立命？）

【評唱】

此頌數句，取歸宗頌中語。歸宗昔日因作此一頌，號曰歸宗，宗門中謂之宗旨之說。後來同安聞之云：「良禪客，善能發箭，要且不能中的。」有僧便問：「如何是中的？」安云：「關中主是什麼人？」僧舉似欽山，山云：「良公若解與麼道，免得欽山口。」雖然如是，同安不是好心。

雪竇道：「與君放出關中主」，開眼也著、合眼也著，有形無形，盡斬為三段。「放箭之徒莫莽鹵」，若善放箭，則不莽鹵；若不善放，則莽鹵可知。「取箇眼兮耳必聾，取箇耳

兮眼還瞽」。且道，取箇眼因什麼耳聾？取箇耳為什麼目雙瞽？此語無取捨，方能透得，若有取捨則難見。「可憐一鏃破三關，的的分明箭後路」，良禪客問：「一鏃破三關時如何？」欽山云：「放出關中主看。」乃至末後同安公案，盡是箭後路。畢竟你作麼生？君不見，玄沙有言兮：「大丈夫先天為心祖」，尋常以心為祖宗極則，這裏為什麼卻於天地未分已前，猶為此心之祖？若識破這時節，方識得「關中主」。若要中的，箭後分明有路。且道，作麼生是「箭後路」？也須是自著精彩始得。如今參學人，若以此心為祖宗，參到彌勒佛下生，也未會在。若是大丈夫漢，心猶是兒孫，「天地未分」，亦落在第二第三。且道，正當恁麼時，作麼生是「先天地」？

又說「大丈夫，先天為心祖」，玄沙常以此語示眾：「一二三四五，日輪正當午；可憐大丈夫，先天為心祖。」先是歸宗亦有此語，雪竇誤為玄沙語也。

~t34;第五十七則 趙州田庫~t14;

~t54; (璋按：一夜本無示眾，張本有之，如下：

垂示云：未透得已前一似銀山鐵壁；及乎透得了，自己元來是鐵壁銀山。或有人問：

「且作

麼生？」但向他道：「若向箇裏，露得一機、看得一境，坐斷要津、不通凡聖，未為分外。

」苟或未然，看取古人樣子。」~t14;

【舉】~t24;

僧問趙州：「『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』，如何是不揀擇？」~t14; (這鐵蒺藜，多少人吞不得！有人疑在，滿口含霜。)~t24;

州云：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」~t14; (平地上起骨堆，衲僧鼻孔一時穿卻，金剛鑄鐵卷。)~t24;

僧云：「此猶是揀擇。」~t14; (果然，隨他轉也，拶著者老漢。)~t24;

州云：「田庫奴，什麼處是揀擇？」~t14; (山崩石裂。)~t24;

僧無語。~t14; (放你三十棒，直得目瞪口呆去。)

【評唱】

這僧問端，三祖〈信心銘〉，劈頭便道這兩句。多少人錯會！何故？至道本無難，亦無不難，只是唯嫌揀擇。若恁麼會，一萬年也未夢見在。

趙州常以此語問人，這僧將此語倒去問他。若向語上覓，此僧卻驚天動地；若不在言句上，又且如何？更參三十年。這箇些子關捩子，須是轉得始解。捋虎鬚也須是本分手段始得。者僧也不顧危亡，敢捋虎鬚，便道：「此猶是揀擇。」州劈口便塞云：「田庫奴，什麼處是揀擇？」若問著別底，不免腳忙手亂；爭奈這老漢是作家，向動不得處動、向轉不得處轉。若透得，一切惡毒言句，乃至世間戲論，皆是醍醐上味。若如此著實，方知趙州老漢赤心片片。

田庫奴者，乃福州人鄉語，罵人似無意志相似。這僧道：「此猶是揀擇。」趙州道：「田庫奴！什麼處是揀擇？」宗師眼目，須至恁麼。如金翅鳥，擘海直取龍吞。雪竇注此兩句

：

【頌】~t24;

似海之深， ~t14; (作麼生度量？淵源難測，未得一字。) ~t24;

如山之固。 ~t14; (什麼人撼得，由在半途。) ~t24;

蚊虻弄空裏猛風， ~t14; (也有恁麼底，果然不料力，可殺不自量！) ~t24;

螻蟻撼於鐵柱。 ~t14; (同坑無異土，且得沒交涉。闍黎也與他同參。) ~t24;

揀兮擇兮， ~t14; (擔水河頭賣，趙州來也，道什麼？) ~t24;

當軒布鼓。 ~t14; (已在言前，一坑埋卻。打云：塞卻你咽喉。)

【評唱】

雪竇注兩句云：「似海之深，如山之固。」僧云：「此猶是揀擇。」雪竇道：「這僧一似蚊虻弄空裏猛風、螻蟻撼於鐵柱。」雪竇賞他大膽，何故？此是上頭人用底，他敢恁麼道。趙州亦不放他，便云：「田庫奴，什麼處是揀擇？」豈不是「猛風」「鐵柱」？

「揀兮擇兮」，者僧似用布鼓，卻於雷門打相似，且道鳴不鳴？「軒」者，明白之義。雪竇末後提起教活，若識得用處，明白十分，你自將來了也。何故？不見道：欲得親切，莫將問來問。

~t34;第五十八則 趙州分疏~t14;

【舉】~t24;

~t24;僧問趙州：「『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』是時人窠窟否？」 ~t14;（兩重公案，也是疑人處。踏著秤鎚硬似鐵，猶有者箇在，莫以己方人。）~t24;

州云：「曾有人問我，直得五年分疏不下！」 ~t14;（面赤不如語直。胡孫喫毛蟲，蚊子咬鐵牛。）

【評唱】

趙州平生，不行棒喝，用得過於棒喝。這僧問得也甚奇怪，若不是趙州，也難為答他。蓋趙州是作家，只向他道：「曾有人問我，直得五年分疏不下。」問處壁立千仞，答處亦不輕酬。只恁麼會，直是當頭；若不會，切莫作道理計較。

不見投子宗道者，在雪竇會下作書記，悟得：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」。後來隱居投子，將袈裟坐具一時坐卻。凡有所問，只道：「至道無難、唯嫌揀擇。」或有再問，便道「畜生！」

不見道：「獻佛不在香多。」若透得脫去，縱奪在我。既是一問一答，歷歷現成，為什麼趙州卻道：「分疏不下？」且道，是時人窠窟否？趙州在窠窟裏答他、在窠窟外答他，須知此事不在言句上。或有箇漢，徹骨徹髓信得及去。如龍得水、似虎靠山。

【頌】~t24;

象王嘯呻， ~t14;（富貴中富貴，誰不悚然？好箇消息。）~t24;

獅子哮吼。 ~t14;（作家中作家、百獸腦裂，好箇消息。）~t24;

無味之談， ~t14;（相罵饒你接嘴、鐵彈子相似，有什麼咬嚼處？）~t24;

塞斷人口。 ~t14;（相唾饒你潑水。咦，闍黎道什麼？）~t24;

南北東西， ~t14;（有麼有麼？天上人間，蒼天蒼天。）~t24;

烏飛兔走。 ~t14;（自古自今，一時埋卻。）

【評唱】

趙州道：「曾有人問我，直得五年分疏不下。」似「象王嘯呻、獅子哮吼」，「無味之談，塞斷人口」，「南北東西、烏飛兔走」。雪竇若無末後句，何處更有雪竇？既有「烏飛兔走」，且道，趙州、雪竇、山僧，畢竟落在什麼處？

~t34;第五十九則 趙州無難

~t54; (璋按：一夜無示眾，張本有之，如下：

垂示云：該天括地、越聖超凡。百草頭上，指出涅槃妙心；干戈叢裏，點定衲僧命脈。

且道

，承箇什麼人恩力，便得恁麼？試舉看。）~t14;

【舉】~t24;

僧問趙州：「『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』」~t14;

(再運前來，三重公案，道什麼?)~t24;

才有語言是揀擇，~t14; (滿口含霜。)~t24;

和尚如何為人？」~t14; (揆著這老漢。)~t24;

州云：「何不引盡這語？」~t14; (賊是小人，智過君子。白拈賊，騎賊馬趕賊。)

~t24;

僧云：「某甲只念到這裏。」~t14; (兩箇弄泥團漢，逢著箇賊，垛跟難敵手。)

~t24;

州云：「只這『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』。」~t14; (畢竟由這老漢，也被他換卻眼睛。捉敗！)

【評唱】

趙州道：「只這『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』。」如擊石火、似閃電光，擒縱殺活得恁麼自在，諸方皆謂趙州有逸群之辯。尋常示眾，有此一篇云：「『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』纔有語言是揀擇、是明白，老僧不在明白裏，是汝等還護惜也無？」時有僧問云：「既不在明白裏，護惜箇什麼？」州云：「我亦不知。」僧云：「和尚既不知，為什麼道『不在明白裏』？」州云：「問事即得」，禮拜了退。

後來這僧，只拈他罅罅處，去問他，問得不妨甚奇特，爭奈只是心行。若是別人，奈何他不得。爭奈趙州是作家，便道：「何不引盡此語？」者僧也解轉身吐氣，云：「某甲只念到這裏」，一似安排相似。趙州隨聲拈起便答，不消計較。古人謂之「相續不斷」。他定龍蛇、別休咎，還他本分作家。趙州換卻這僧眼睛，不犯風煙、不著安排，自然恰好。喚作有句也不得、喚作無句也不得、喚作不有不無句亦不得。「離四句絕百非」，何故？若論此事，如擊石火、似閃電光相似。急著眼看，也方見；若忽擬議躊躇，不免喪身失命。

【頌】~t24;

水灑不著，~t14; (說什麼？太深遠生。有什麼共語處?)~t24;

風吹不入。~t14; (如虛空相似，硬糾糾地，望空啟告。)~t24;

虎步龍行， ~t14; (他家得自由，他家合恁麼，不妨奇特。) ~t24;
鬼號神泣。 ~t14; (大眾掩耳，草偃風行，闍黎與他同參。) ~t24;
頭長三尺知是誰? ~t14; (怪底物，有麼有麼? 何方聖者，甚麼精靈?) ~t24;
相對無言獨足立。 ~t14; (咄! 縮頭去，放過一著。山魃! 放過即不可，便打。)

【評唱】

「水灑不著，風吹不入」，「虎步龍行，鬼號神泣」，無你啗啄處。此四句，頌趙州答話，大似龍馳虎驟，這僧只得一場麼羅。非但這僧直得鬼號神泣、風行草偃相似，末後兩句，可謂一子親得。

「頭長三尺知是誰? 相對無言獨足立。」不見僧問古德：「如何是佛?」答云：「頭長三尺，脛短二寸。」雪竇引用，未審諸人還識麼? 山僧也不識。雪竇一時脫體畫卻趙州，真在箇裏也好。諸人須子細著眼看。

~t34;第六十則 雲門拄杖~t14;

【示眾】

諸佛眾生，本來不二；山河自己，寧有等差? 為什麼卻成兩邊去! 若能撥轉話頭、坐斷要津，放過即不可。若不放過，盡大地也不消一捏。且作麼生是「撥轉話頭」處? 試舉看。

【舉】 ~t24;

雲門以拄杖示眾云： ~t14; (點化在臨時，殺人刀活人劍，換卻你眼睛了也。) ~t24;
「拄杖子化為龍， ~t14; (何用周遮? 用化作什麼?) ~t24;
吞卻乾坤了也。 ~t14; (天下衲僧，性命不存。礙塞你咽喉麼? 闍黎向什麼處安身?) ~t24;
山河大地，甚處得來?」 ~t14; (十方無壁落，四面亦無門。東南西北上下四維，爭奈這箇何?)

【評唱】

只如雲門道「拄杖子化為龍，吞卻乾坤了也。山河大地甚處得來?」若道有則瞎、若道無則死。還見雲門為人處麼? 還我拄杖子來!

如今人不曾他雲門獨露處，卻道：「即色明心，附物顯理。」釋迦老子，四十九年說法，不可不知此論議，何故更用拈花、迦葉微笑? 「吾有正法眼藏、涅槃妙心」，付囑迦葉，

令當奉行，更何必單傳心印？諸人既是祖師門下客，還有明得單傳底心印麼？胸中若有一物，山河大地，聳然現前；胸中若無一物，外則了無一絲毫，說什麼理與智冥、境與神會！何故？一會一切會、一明一切明。古人道：「學道之人不識人，只為從前認識神；無量劫來生死本，癡人喚作本來人。」或若打破陰界、身心一如、身外無餘，猶未得一半在。說什麼「即色明心、附物顯理」？

古人道：「一塵才起，大地全收。」且道，是那箇一塵？「若識得者一塵，便識得拄杖子」。直下便會去，早是葛藤了也！何況更化為龍？慶藏主云：「五千四十八卷，還曾有恁麼說話麼？」雲門每向拈拄杖處，拈掇全機大用，活潑潑地為人。

永嘉道：「不是標形虛事持，如來寶杖親蹤跡~t54；（璋按：「蹤」字一夜本誤作「縱」，據張本校改）~t14；。」

芭蕉示眾云：「你有拄杖，我與你拄杖；你無拄杖子，我取你拄杖子。」

有一天子，從世尊行。佛指地云：「此處宜建一寶剎。」天子以拄杖標地云：「建佛剎竟。」佛遂讚云：「有大智慧！」這箇消息，那裏得來？祖師道：「棒頭取證，喝下承當。」且道，承當箇什麼？忽有人問：「如何是你拄杖子？」莫是打箇筋斗麼？莫是撫掌一下麼？總是弄精魂，且喜沒交涉。雪竇頌云：

【頌】~t24；

「拄杖子吞乾坤」，~t14；（只用打狗，道什麼？）~t24；

徒說桃花浪奔。~t14；（撥開向上一竅，千聖齊立下風，也不在拏雲攫霧處，說得千遍萬遍，不如手腳羅籠一遍好。）~t24；

燒尾者不在拏雲攫霧，~t14；（左之右之，老僧只管一面用。）~t24；

曝腮者何必喪膽亡魂？~t14；（人人氣宇如王，自是你千里萬里，爭奈悚然？）~t24；

拈了也。~t14；（謝慈悲，老婆心切。）~t24；

聞不聞？~t14；（不免落草，亦不必呵呵大笑，用聞作什麼？）~t24；

直須灑灑落落，~t14；（老婆心切，殘羹餽飯，乾坤大地，何處得來？）~t24；

休更紛紛紜紜。~t14；（舉令者先犯，相次到你頭上。打云：放過則不可！）~t24；

七十二棒且輕恕，~t14；（山僧不曾行此令，據令而行，賴值山僧已行了也。）~t24；

一百五十難放君！~t14；（正令當行，豈可只恁麼了？直饒朝打三千、暮打八百，堪行什麼？）~t24；

雪竇驀拈拄杖下座，大眾一時走散。~t14；（雪竇龍頭蛇尾作什麼？）



【評唱】

雲門委曲為人，雪竇直下為人。雪竇所以撥卻化為龍，不消恁麼道，只是「拄杖子吞乾坤」，雪竇大意免人情解。「徒說桃花浪奔」，不必化為龍。蓋禹門有三級浪，每至三月，桃花浪漲，魚能逆水，而躍過浪者，即化為龍，亦是徒說。「燒尾者不在拏雲攫霧」，魚過禹門，自有天火燒其尾，拏雲攫霧而去。雪竇意道，縱化為龍，亦不在拏雲攫霧也。

「曝腮者，何必喪膽亡魂？」清涼《華嚴疏》云：「積行菩薩，曝腮於龍門，而不承道。」大意說華嚴境界，非小德小智之所造。喻如魚躍龍門不過者，則點額而回。即頭痛在淺水沙磧之中~t54;（璋按：「即頭痛在淺水沙磧之中」，張本作「困於死水沙磧中」）~t14;，曝腮亦不必喪膽亡魂。

「拈了也，聞不聞」，重下注腳，一時與你掃蕩了也。你「直須灑灑落落」地會去，「休更紛紛紜紜」。你若更紛紛紜紜，失卻拄杖子了也。「七十二棒且輕恕，百五十難放君」，雪竇為什麼捨重從輕？古人道：「七十二棒，翻成一百五十。」如今人錯會，卻只算數目，合是七十五棒。為什麼卻只「七十二棒」？不知古人意在言外。所以道，此事不在言語中，免人穿鑿。所以雪竇引此用，直饒真箇如此「灑灑落落」，正好與「七十二棒」。「且輕恕」，直饒更總不如此，便是「一百五十難放君」，一時頌了也。更拈拄杖，重重相為。雖然如是，也無一箇皮下有血。

~t34;第六十一則 風穴一塵~t14;

【示眾】

建法幢、立宗旨，還他本分宗師；定龍蛇、別縑素，須是通方作者。劍刃上論殺活、棒頭上別機宜，則且致，獨據寰中事若何？

【舉】~t24;

風穴垂語云： ~t14;（興雲致雨！也要為主為賓。）~t24;

「若立一塵， ~t14;（我為法王於法自在，簇錦鑽花。）~t24;

家國興盛； ~t14;（不是他屋裏事。）~t24;

不立一塵， ~t14;（掃蹤滅跡，失卻鼻孔，和尚眼睛，一時尋討不見。）~t24;

家國喪亡。」 ~t14;（一切處光明，用家國作什麼？全是他屋裏家風。）~t24;

師拈拄杖云： ~t14;（須是壁立千仞始得。達摩來也！）~t24;

「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？」 ~t14; (還我話頭來。)

【評唱】

風穴恁麼示眾，且道，立一塵即是？不立一塵即是？到者裏，須是大用現前始得。所以道，設使言前薦得，由是鈍根；直饒句下明宗，未為作者。

他是臨濟下尊宿，用本分草料。「若立一塵，家國興盛」，野老颯蹷，意在立國安邦；須藉謀臣猛將~t54; (璋按：「藉」字一夜本誤作「籍」，據張本及前面公案改之) ~t14; 然後麒麟出、鸞鳳翱翔，乃太平之祥瑞也。他三家村裏人，豈知有恁麼事？

「不立一塵，家國喪亡~t54; (璋按：「家國喪亡」，一夜本原作「家破國亡」，據張本及前面公案語校改) ~t14;。風颯颯地，野老為什麼出來謳歌？只為「家國喪亡」。洞下為之轉變處，無佛無眾生、無非無是、無好無惡，絕音絕響、絕蹤絕跡。所以道：「金屑雖貴，落眼成翳。」故云：「金屑眼中翳，衣珠法上塵；己靈猶不重，佛祖是何人？」七穿八穴，神通妙用，不為奇特。到箇裏，衲被蒙頭萬事休，此時山僧都不會！到這裏，說心說性、說玄說妙，都用不著。何故？他家自有神仙境。

南泉示眾云：「黃梅七百高僧，盡是會佛法底人，為什麼不得衣鉢？唯有盧行者不會佛法，所以得他衣鉢。」又云：「三世諸佛不知有，狸奴白牯卻知有。」

野老或颯蹷，忽謳歌，且道，作麼生會？且道，他具什麼眼卻恁麼？須知野老門前別有條章。雪竇雙提了，卻拈拄杖云：「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？」當時若有箇漢出來，道得一句，互為賓主，免得雪竇老漢後面點胸。

【頌】~t24;

野老從教不展眉， ~t14; (三千里外有箇人，美食不中飽人喫，直饒成巧焉能云云。) ~t24;

且圖家國立雄基。 ~t14; (太平一曲大家全用。要行即行、要住即住，盡大地乾坤，都是一箇解脫門。你作麼生立?) ~t24;

謀臣猛將今何在？ ~t14; (有麼有麼？土曠人稀、相逢者少，莫點胸，好如麻似粟去。) ~t24;

萬里清風只自知~t54; (璋按：「只」字一夜本誤為「祇」，據張本正之。下同) ~t14;。(傍若無人，教誰掃地？也是雲居羅漢。)

【評唱】

適來雙提了，這裏卻拈一邊、放一邊，裁長補短、捨重從輕。所以道：「野老從教不展

眉」，我「且圖家國立雄基」。

雪竇拈拄杖子云：「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？」一似道：「還有謀臣猛將麼？」相似，一口吞卻一切人了也。所以道，「土曠人稀，相逢者少」，還有知音者麼？出來一坑埋卻！「萬里清風只自知」，雪竇點胸處也。

~t34;第六十二則 雲門一寶~t14;

【示眾】

以無師智，發無作妙用；以無緣慈，作不請友。向一句下，有殺有活；於一機中，有擒有縱。且道，什麼人曾恁麼來？試請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雲門垂語云：「乾坤之內， ~t14;（土曠人稀，六合之內收不得。）~t24;

宇宙之間； ~t14;（休向鬼窟裏作活計，蹉過了也。）~t24;

中有一寶， ~t14;（在什麼處？光生也，切忌向鬼窟裏作活計去。）~t24;

秘在形山。」 ~t14;（拶！）~t24;

「拈燈籠向佛殿裏， ~t14;（猶可商量。）~t24;

將三門來燈籠上。」 ~t14;（雲門大師是即是，不妨譏訛生，猶較些子。若子細檢點將來，未免屎臭氣。）

【評唱】

且道，雲門大師意在釣竿頭？意在燈籠上？雲門示眾，用肇法師《寶藏論》。晉時，於後秦逍遙園中造論，寫《維摩經》。知莊老未盡其妙。肇公乃羅什法師弟子，參瓦官寺佛馱跋陀羅，從西天二十七祖，傳心印來。肇法師臨刑之日，乞七日暇，撰《寶藏論》，雲門便拈論中四句示眾。意云，如何以無價之寶，隱在陰入之坑？論中語，皆與宗門說話相符。

只如鏡清問曹山：「清虛之理，畢竟如何？」山云：「理則且致，事又如何？」清云：「如理如事。」山云：「謾曹山一人則得，爭奈諸聖眼何？」清云：「若無諸聖眼，爭辨得恁麼底人？」山云：「官不容針，私通車馬。」所以道：「乾坤之內，宇宙之間，中有一寶，祕在形山。」大意明人人具足、箇箇圓成。雲門所以拈來示眾，已是十分現成，不可也似

座主相似注解。他只與你下注腳道：「拈燈籠向佛殿裏，將三門來燈籠上。」且道，雲門恁麼道，意作麼生？

不見古人道：「無明實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。」又云：「即凡心而見佛心，形山即是四大五蘊也。」

「中有一寶，秘在形山」，古人道：「諸佛在心頭，迷人向外求；內懷無價寶，不識一生休。」又道：「佛性堂堂顯現，住相有情難見；若悟眾生無我，我面何殊佛面？」心是本來心、面是娘生面；劫石可移動，箇中無改變。有者只認箇昭昭靈靈為寶，只是不得其用，亦不得其妙。所以道：「動轉不得，開撥不行。」古人道，窮則變、變則通。

「拈燈籠向佛殿裏」，若用作常情，何以測度得？「將三門來燈籠上」，識情還測度得麼？雲門與你一時打破情塵、意想、得失、是非了也，還摸索得麼？可謂言無味、語無味，識得鉤頭意，莫問定盤星~t54；（璋按：「識得鉤頭意，莫問定盤星」，一夜原為「識取鉤頭意，莫認定盤星，此據福本」）~t14；。所以道：「我愛韶陽老古錐，利刀剪卻令人愛。」

他道，「拈燈籠向佛殿裏，將三門來燈籠上」，這一句，已裁斷了也。若論此事，如擊石火，似閃電光。

雲門道：「汝若不相當，且覓箇入頭路。微塵諸佛，在你腳跟下；三藏聖教，在你舌頭上，不如悟去好。和尚子莫妄想，天是天、地是地、山是山、水是水、僧是僧、俗是俗。」良久云：「與我拈面前案山來。」僧問：「學人見山是山、水是水時如何？」門云：「三門為什麼從者裏過？」恐你死卻，所以將手一劃云：「識得時，是醍醐上味；若也不識，便是毒藥。」所以道：「了了了時無可了，玄玄玄處直須呵！」

雪竇又拈云：「乾坤之內，宇宙之間，中有一寶，掛在壁上。達摩九年，不敢正眼觀著；如今衲僧要見，劈脊打！」若是本分宗師，不將實法繫綴人。玄沙云：「羅籠不肯住，呼喚不回頭。」雖然恁麼，也是靈龜曳尾。

【頌】~t24；

看看， ~t14；（高著眼，驪龍玩珠，用看作什麼？）~t24；

古岸何人把釣竿？ ~t14；（孤危甚孤危，壁立甚壁立；腦後見腮，莫與往來，賊身已露。）~t24；

雲冉冉， ~t14；（打斷始得，百匝千重，炙脂帽子，鶻臭布衫。）~t24；

水漫漫， ~t14；（左之右之，前遮後擁。）~t24；

明月蘆花君自看。 ~t14；（看著即瞎。）

【評唱】

若識得雲門語，便見雪竇為人處。他向雲門示眾，後面兩句，便與你下箇注腳云：「看看。」你若作瞠眼會，且喜沒交涉。古人道：「靈光獨耀，迴脫根塵；體露真常，不拘文字。」雪竇道：「看看。」雲門如在古岸頭、把釣竿相似。

「雲冉冉」，水又漫漫，「明月蘆花君自看」。明月映蘆花、蘆花映明月，正當恁麼時，且道是何境界？若也見得，前後只是一句相似。

~t34;第六十三則 南泉斬貓~t14;

【示眾】

意路不到，正好提撕；言詮不及，宜急著眼。若也電轉星移，便可傾湫倒嶽。眾中莫有辨別得底麼？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南泉一日，東西兩堂爭貓兒。~t14;（不可今日合鬪一場，這漢漏逗。）~t24;

南泉見，遂提起云：「道得即不斬。」~t14;（正令當行十方坐斷，這老漢有定龍蛇底手腳。）~t24;

眾無對，~t14;（可惜放過，一隊漆桶，堪作什麼？一隊杜撰禪和。）~t24;

泉斬卻貓兒為兩段。~t14;（快哉快哉！若不如此，盡是弄泥團漢！賊過後張弓，已是第二；未拈起時，好打！）

【評唱】

宗師家，看他一動一靜、一出一入，且道，意旨如何？這斬貓兒話，天下人商量浩浩地，有者道：「『提起』處便是」，有底道：「在『斬』處」，且得沒交涉。他若不提起時，亦匝匝地作盡道理。殊不知，他古人有定乾坤底劍。你且道，畢竟如何？是誰斬貓兒？

南泉提起云：「道得即不斬。」當時若有人道得，且道，南泉斬不斬？所以道：「正令當行，十方坐斷。舉頭天外看，誰是箇中人？」其實當時元不斬，此話亦不在斬與不斬處。軒知此事，不在情塵意見上。若向情塵意見上討，則辜負南泉。但向當鋒劍刃上看，是有也得、無也得，不有不無也得。所以古人道：「窮則變、變則通。」而今人不解變通，只管向語句上走。南泉恁麼提起，不可教人合下得什麼語，只要教人各各自知、各各自用。若不恁

麼，卒摸索不著。

【頌】~t24;

兩堂俱是杜禪和， ~t14; (親言出親口，一句道著，據款結案。) ~t24;

撥動煙塵不奈何； ~t14; (看你作什麼折合？現成公案，也有些子。) ~t24;

賴得南泉能舉令， ~t14; (舉拂子云：一似這箇，王老師猶較些子。好箇金剛王寶劍，用切泥去也。) ~t24;

一刀兩段任偏頗。 ~t14; (百雜碎，或有箇人按住刀，看他作麼生？不可放過也，便打。)

【評唱】

「兩堂俱是杜禪和」，雪竇不向句下死，亦不認驢前馬後，有撥轉處。便道：「撥動煙塵不奈何」，雪竇與南泉把手共行，一句自然說了也。兩堂首座，沒歇頭處，只管「撥動煙塵不奈何」，幸得南泉能舉令，收得爭鬧，爭奈前不構村、後不至店？所以道：「賴得南泉能舉令」，直下一刀兩斷、不管偏頗。且道，南泉據箇什麼道理？

~t34;第六十四則 趙州草鞋~t14;

【舉】~t24;

南泉復舉前話，問趙州。 ~t14; (也須是同心同意始得，不消更斬，須是同道者始得。) ~t24;

州便脫草鞋於頭上，戴出。 ~t14; (不免拖泥帶水。) ~t24;

泉云：「子若在，恰救得貓兒。」 ~t14; (唱拍相隨，知音者少，將錯就錯。)

【評唱】

趙州乃南泉門下高弟，道頭會尾，舉著便知落處。趙州晚歸，南泉舉似他，他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。泉云：「子若在，恰救得貓兒。」且道，真箇恁麼不恁麼？

泉云：「道得即不斬。」如擊石火，似閃電光。趙州戴草鞋便出，他參活句、不參死句，日日新時時新，千聖移易一絲毫不得，須是運出自己家珍，方見他全機大用。不見道：「我為法王，於法自在」。人多錯會道：「趙州權將草鞋作貓兒。」有者道：「待他道『道得即不斬』，便戴草鞋出，自是你斬貓兒，不干我事」，且得沒交涉，只是弄精魂！殊不知古

人意，如天普蓋、似地普戴。他父子相投、機鋒相合，那個說頭，他便會尾。如今人不識古人轉身處，空去意路上卜度。若要見，但去南泉、趙州轉身處，便見好。

【頌】~t24;

公案圓來問趙州， ~t14; (言猶在耳，不消更斬。喪車背後懸藥袋。) ~t24;

長安城裏任閑遊； ~t14; (得恁麼快活，得恁麼自由，信手拈來草，不可不教你恁麼去也。) ~t24;

草鞋頭戴無人會， ~t14; (也有一箇半箇，別是一家風，明頭合暗頭合。) ~t24;

歸到家山便即休。 ~t14; (腳跟下好與三十棒。且道，過在什麼處？只為無風起浪，彼此放下， 只恐不恁麼去。)

【評唱】

「公案圓來問趙州」，慶藏主道：「如今人結案相似。八棒是八棒、十三是十三，已斷了也」，卻來問趙州。州是他屋裏人，會他意旨，便是透得徹底人。築著磕著便轉，具本分作家眼腦。纔聞舉著，別起便行，這些子戴草鞋處，無許多事。

雪竇道：「長安城裏任閑遊」，漏逗不少。古人道：「長安雖樂，不是久居。」又云：「長安甚鬧，我國晏然。」也須是識機宜、別休咎始得。「草鞋頭戴無人會」，這些子事，唯我能知，唯是趙州、南泉、雪竇同得同知、同證同會。作麼生是會處？「歸到家山便即休」，什麼處是家山？他若不會，必不恁麼道。他既會，家山在什麼處？打一拂。

~t34;第六十五則 外道良馬~t14;

【示眾】

無相而形，充十虛而方廣；無心而應，遍剎海而不煩。舉一明三、目機銖兩，直得棒如雨點、喝似電奔，也未當得向上人行履在~t54; (璋按：上句一夜本無「得」字，此據張本) ~t14;。且道，作麼生是向上人事？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外道問佛：「不問有言、不問無言。」 ~t14; (雖然不是屋裏人，也有些子香氣。雙劍倚空飛，賴值不問。) ~t24;

世尊良久。 ~t14; (莫謗世尊好。其聲如雷，坐者立者，都動他不得。) ~t24;

外道讚歎云：「世尊大慈大悲，開我迷雲，令我得入。」 ~t14;

(靈利漢一撥便轉，明珠走盤裏，不撥而自轉。) ~t24;

外道去後，阿難問佛：「外道有何所證，而言得入？」 ~t14; (不妨令人疑著，也要大家知。看銅鎔著生鐵。) ~t24;

佛云：「如世良馬，見鞭影而行。」 ~t14; (且道，喚什麼作鞭影？打侍者一拂子，云：棒頭有眼明如日，要識真金火裏看。拾得口喫飯！)

【評唱】

此事若在言句上，三乘十二分教，豈不是言句？若道「無言」便是，何用祖師西來作什麼？只如從上來公案，畢竟如何見其下落？

這一則公案，話會者不少。有者喚作良久、有者喚作據坐、有者喚作默然不對，且喜摸索不著。此事其實不在言句上，亦不離言句中。若稍有擬議，則沒交涉。看他外道省悟後，方知亦不在此、亦不在彼，亦不在一、亦不在二。且道，是箇什麼？懷和尚道：「維摩不默不良久，據坐商量成過咎。」

百丈常禪師，參法眼時，令看此話。眼一日問：「你看什麼話？」常云：「外道問佛話。」眼云：「『不問有言、不問無言』，你作麼生會？」常不對。眼云：「住住！你擬向良久處會那？」常於言下大悟。後示眾云：「百丈有三訣：喫茶、珍重、歇。擬議更思量，敢保君未徹。」

翠巖真點胸拈云：「六合九有，青黃赤白，一一交羅。」外道會《四維陀·典論》，自云：「我是一切智人」，是處索人論議。他致箇問端，要坐斷釋迦老子舌頭。世尊良久，不費纖毫氣力，他便悟去。外道讚云：「世尊大慈大悲，開我迷雲、令我得入。」作麼生是大慈大悲處？世尊隻眼通三世，外道雙眸貫五天。大滄詰云：「外道懷藏寶鏡，世尊親為高提。森羅顯煥、萬象歷然。」且道，外道悟箇什麼？如趨狗逼牆，至極則無路處，他須回來，活潑潑地。若計較是非一時放下、情盡見除，自然徹底分明。

外道去後，阿難問佛：「外道有何所證，而言得入？」佛云：「如世良馬，見鞭影而行。」後來諸方道：「又被風吹別調中。」又云：「龍頭蛇尾。」什麼處是世尊鞭影？大滄詰

云：「阿難金鐘再擊，四眾共聞。」雖然如是，大似二龍爭珠，長他智者威獰。

【頌】 ~t24;

機輪曾未轉， ~t14; (在箇裏，果然不動一絲毫，在什麼處?) ~t24;
轉必兩頭走； ~t14; (不落有必落無，不東則西。左眼半斤，右眼八兩。) ~t24;
明鏡忽臨臺， ~t14; (還有釋迦老子麼? 一撥便轉，破也破也，敗也敗也。) ~t24;
當下分妍醜。 ~t14; (盡大地是箇解脫門，還見釋迦老子麼? 好喫三十棒。) ~t24;
研醜分兮迷雲開。 ~t14; (放一線道，許你有箇轉身處。爭奈這箇外道何?) ~t24;
慈門何處生塵埃? ~t14; (遍界不曾藏，退後退後，達摩來也。) ~t24;
因思良馬窺鞭影， ~t14; (我有拄杖子，不消與我。且道，什麼處是鞭影處? 什麼處是良馬處~t54; (璋按：上句「是」字據張本加?) ~t24;
千里追風喚得回。 ~t14; (騎佛殿出三門去也。轉身即錯，放過即不可。) ~t24;
喚得回鳴指三下。 ~t14; (雪竇雷聲浩浩、兩點全無；前不構村、後不迭店。拗折拄杖子，向什麼處去?)

【評唱】

「機輪曾未轉，轉必兩頭走」。機是千聖靈機、輪是從本已來諸人命脈。不見雪竇道：「千聖靈機不易親，龍生龍子莫因循。趙州奪得連城壁，秦王相如總喪身。」外道即是把得住、作得主，未曾動著。何故? 他道：「不問有言、不問無言」，豈不是全機處? 世尊會看風駛帆、應病與藥，所以良久；全機提起，外道全體荷擔，機輪便阿輻輳地轉，亦不轉向有、亦不轉向無。不落得失、不拘凡聖，二邊不立、一時坐斷。世尊才良久，他便禮拜。如今人多落在有無，只管兩頭走。

雪竇道：「明鏡忽臨臺，當下分妍醜。」這箇不曾動著，只消箇良久，如明鏡當臺，萬象不能逃影質。外道云：「世尊大慈，開我迷雲，令我得入。」且道，什麼處是外道人處? 到這裏，須是各各自參自究、自悟自會始得。於一切處，行住坐臥不問高低，一切現成，更不移易一絲毫，才作計較。有一絲毫道理，即勿交涉。

後面頌：「世尊大慈大悲，開我迷雲，令我得入。」「當下忽然分妍醜~t54; (璋按：「妍」一夜本誤為「研」，據張本及下句改) ~t14; 妍醜分兮迷雲開，慈門何處生塵埃?」盡大地是世尊大慈大悲門戶，你若透得，不消一捏，此亦是放開底門戶。不見世尊於三七日中，思惟如是事? 「因思良馬窺鞭影，千里追風喚得回」。追風之馬，才舉鞭便行、教回即回。雪竇意若得恁麼地，方喚得回。若喚得回，鳴指三下。且道，是點破、是撒沙?

~t34;第六十六則 大龍法身~t14;
~t54;(璋按:本則為張本第八二則)~t14;

【示眾】

竿頭絲線，具眼方知；格外之機，作家方辨。且道，作麼生是竿頭絲線、格外之機？試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僧問大龍：「色身敗壞，如何是堅固法身？」~t14;(話作兩橛，分開也好。)~t24;
龍云：「山花開似錦，澗水湛如藍。」~t14;(無孔笛子兩頭吹，渾崙擘不開。人從陳州來，不得許州信。)

【評唱】

若向言語上覓，則沒交涉。所以道：「欲得親切，莫問將來。」何故？問在答處、答在問端。

這僧擔一檐莽鹵、換一檐鶻突，致箇問端，敗闕不少。若不是大龍，爭得蓋天蓋地？他恁麼問、大龍恁麼答，一合相，更不移易一絲毫頭，一似見兔放鷹、睹孔著楔。三乘十二分教，還有這箇消息麼？不妨奇特。只是言無味，「一片白雲橫谷口，幾多禽鳥盡迷巢」。

有者道：「信口答將去。」若恁麼見，盡是滅胡種族。殊不知，古人一機一境、敲枷打鎖，一言一句，渾金璞玉。所以道，衲僧家有時把住、有時放行，照用同時、人境俱奪，雙收雙放、臨時通變。若無大用大機，爭得蓋天蓋地？大似明鏡當臺，胡來胡現、漢來漢現。

此公案與「花藥欄」話一般，然意卻不同。這僧問大龍處分明，大龍答處恰好。如僧問雲門：「樹凋葉落時如何？」門云：「體露金風」，此是箭鋒相拄。

這僧問大龍：「色身敗壞，如何是堅固法身？」龍云：「山花開似錦、澗水湛如藍」，一如君向西秦、我向東魯，他恁麼行，我卻不恁麼行。與他雲門，一倍相返。那箇恁麼行，卻易見；這箇卻不恁麼行，卻難見。大龍不妨三寸甚妙密。

【頌】~t24;

問曾不知，~t14;(東西不辨，弄物不知名，買帽相頭。)~t24;
答還不會；~t14;(南北不分，換卻你髑髏，江南江北。)~t24;

月冷風高， ~t14; (何似生? 今日正當時節，天下人有眼不曾見。) ~t24;
古巖寒檜。 ~t14; (不雨時更好，無孔笛子兩頭吹。) ~t24;
堪笑路逢達道人， ~t14; (也須是親到這裏始得。還我拄杖子來! 成群作隊什麼?)
~t24;
不將語默對。 ~t14; (向什麼處見大龍?) ~t24;
手把白玉鞭， ~t14; (一至七拗折了也。) ~t24;
驪珠盡擊碎。 ~t14; (留與後人看，可惜許。) ~t24;
不擊碎， ~t14; (放過一著，便恁麼去也。) ~t24;
增瑕類。 ~t14; (弄泥團作什麼? 轉見郎當，過犯彌天。) ~t24;
國有憲章， ~t14; (識法者懼，朝打三千、暮打八百。) ~t24;
三千條罪。 ~t14; (只道得一半，也則少在，八萬四千無量劫來，在無間地獄中，未
還得一半在!)

【評唱】

雪竇頌得甚奇特，有工夫。前來頌雲門話，卻云：「問既有宗，答亦攸同。」這裏卻不然。頌「問曾不知，答還不會」，分明是誰問來? 未問時，早敗闕了也。他答得底能恰好，應機云：「山花開似錦、澗水湛如藍」，你作麼生會大龍意? 答處傍瞥，真是奇特。雪竇頌出教人見，所以道：「問曾不知，答還不會」。「月冷風高」撞著「古巖寒檜」，且道，他意作麼生? 適來道，無孔笛子撞著氈拍板，只這四句頌了也。

雪竇又恐人作道理，卻云：「堪笑路逢達道人，不將語默對」。不是見聞覺知，亦非思量分明，此是香巖頌，「的的無兼帶、獨運何依賴」。「路逢達道人，不將語默對」，雪竇引用「僧問趙州：『不將語默對，未審將什麼對?』州云：『呈漆器。』」這箇便同適來話，不落情塵意想。一似「手把白玉鞭，驪珠盡擊碎」，祖令當行、十方坐斷。此是劍刃上事，須是有恁麼行。若不恁麼行，辜負從上諸聖。到這裏，更無些子事，自有好處，便是向上人行履處。既是「不擊碎」，必「增瑕類」，便見漏逗，畢竟是作麼生得是?

「國有憲章」，五刑之屬三千，過莫大於不孝~t54; (璋按：「孝」字一夜本誤作「幸」，據張本校改) ~t14;。憲是法、章是條，三千條罪，一時犯了也。何故如此? 只為不以本分事接人。若是大龍，則不恁麼也。

~t34;第六十七則 雲門露柱

~t54; (璋按，本則為張本第八三則。) ~t14;

【舉】~t24;

雲門大師垂語云：「古佛與露柱交參，是第幾機？」~t14;（三千里外沒交涉，七花八裂。）~t24;

自代云：~t14;（東家人死，西家人助哀。）~t24;

「南山起雲，~t14;（一合相不可得。）~t24;

北山下雨。」~t14;（刀斫不開。）

【評唱】

雲門出八十餘人善知識。遷化後，十七年不葬，後開函見，儼然如故。他見處明白，機境迅速。大凡垂語、代語、別語，直下孤峻。只這公案，如擊石火、似閃電光，真得神出鬼沒。

慶藏主道：「一大藏教，還有這般說話麼？」如今多作情解，云：「佛是三界大師，四生慈父。既是古佛，為什麼卻與露柱相交？」若恁麼會，卒摸索不著。有底喚作「無中唱出」，殊不知，宗師家說話，絕情塵意識法塵分別，入正位來，不存一法。你纔作道理計較，便縛腳縛手。且道，他古人意作麼生？但只使心境一如，好惡是非動他不得。說無心也得、有心也得，有機也得、無機也得。到這裏，著著全身，拍拍是令。

五祖道：「大小雲門，元來膽小。若是山僧，向伊道『第八機』。」雲門一時間，目前包裹。僧問：「未審意志如何？」門云：「一條條三十文買。」他有定乾坤底眼，既是無人會，後來自代云：「南山起雲、北山下雨」，且與後學通箇入路。所以雪竇只拈他定乾坤句教人見。纔作計較，便沒交涉。雪竇要原他宗旨、明他機峻，所以頌：

【頌】~t24;

南山雲、~t14;（乾坤莫睹。）~t24;

北山雨，~t14;（點滴不施，半河南、半河北。）~t24;

四七二三面相睹。~t14;（幾處覓不得，露柱燈籠，帶累傍人。）~t24;

新羅國裏曾上堂，~t14;（東行不見西行利、東涌西沒，那裏得這箇消息來？）~t24;

大唐國裏未打鼓。~t14;（遲一刻，還我話頭來。先行不到、末後太過。）~t24;

苦中樂、~t14;（教阿誰知？）~t24;

樂中苦。~t14;（兩重公案，使誰舉？苦是樂、樂是苦，更有兩頭三面。）~t24;

誰道黃金如糞土？~t14;（具眼者辨。試拂拭看，阿刺刺，可惜許。且道，是古佛是露柱？）

【評唱】

「南山雲、北山雨」，雪竇買帽相頭，看風駛帆，向劍刃上與你下箇注腳，直得「四七二三」，一時「面相睹」，也莫錯會，此只頌「古佛與露柱相交，是第幾機」了也。

後面開路打葛藤，要見他意：「新羅國裏曾上堂、大唐國裏未打鼓」，雪竇向電轉星飛處，便道：「苦中樂、樂中苦」，此是禪月送顯雅禪師詩云：「霜鋒劈石烏雀聚，帆凍輕颿吹不舉。芬陀利香釋驕虎，幡幢冒雪爭迎取。春光主、芙蓉堂窄堆花乳，手提金桴打金鼓。天花娉婷下如雨，狻猊座上師子語。苦卻樂、樂卻苦，盧至黃金忽如土。」

又〈行路難〉詩云：「君不見，山高海深人不識，古往今來轉清碧。淺近輕浮莫與交，地卑只解生荊棘。誰道黃金如糞土？張耳陳餘斷消息。行路難、行路難，君自看。」雪竇如堆一堆七珍八寶在這裏了也。所以末後有者一句，云：「誰道黃金如糞土？」且莫土曠人稀，雲居羅漢！

~t34;第六十八則 巖頭收劍

~t54; (璋按：本則為張本第六六則。) ~t14;

【示眾】

當機直面，施陷虎之機；正按傍提，布擒賊之略。明合暗合、雙放雙收，解弄死蛇，還他作者。

【舉】 ~t24;

巖頭問僧：「什麼處來？」 ~t14; (未開口已前敗闕了也。穿過觸體，要知來處也不難。) ~t24;

僧曰：「西京來。」 ~t14; (果然，小草賊。) ~t24;

頭云：「黃巢過後，還收得劍麼？」 ~t14; (平生不曾作草賊，不懼頭落便恁麼問，好大膽！) ~t24;

僧云：「收得。」 ~t14; (敗也！未識轉身處。茆廣漢如麻似粟。) ~t24;

巖頭引頸近前云：「叻！」 ~t14; (也須是著便宜始得。陷虎之機，是什麼心行？) ~t24;

僧云：「師頭落也。」 ~t14; (只見錐頭利、不見鑿頭方。識什麼好惡？著也。) ~t24;

巖頭呵呵大笑。 ~t14; (欺殺天下人。天下衲僧不奈何，天下人尋這老僧頭落處不得。) ~t24;

僧後到雪峰， ~t14; (這僧從前顛顛預預、莽莽鹵鹵，者僧往往敗闕。) ~t24;

峰問：「什麼處來？」 ~t14; (不可不說來處，要勘過。) ~t24;

僧云：「巖頭來。」 ~t14; (果然，納敗闕。) ~t24;

峰云：「巖頭有何句？」 ~t14; (舉不得免喫棒。) ~t24;

僧舉前話， ~t14; (便好趕出。) ~t24;

雪峰打三十棒，趕出。 ~t14; (雖然截鐵斬釘，因什麼只打三十？拄杖未到折在，且未是本分。何故？朝打三千、暮打八百。若不是同參，爭辨端的？雖然如是，且道，雪峰巖頭落在什麼處？)

【評唱】

大凡挑囊負鉢、撥草瞻風~t54; (璋按：「瞻」字，一夜本誤為「膽」，據張本校改) ~t14;，須是具行腳眼始得。這僧眼似流星，被巖頭一串穿卻。當時若是箇漢，或殺或活，舉著便用。這僧訝郎當，卻道「收得」，似恁麼行腳，閻羅老子索飯錢有日在！知他踏破多少草鞋？後到雪峰面前，當時若有些子眼筋，便解瞥地去。豈不快哉？

這箇因緣，有節角滂訛處。此事雖無得失，於無得失中辨得失，也甚大難。雖然無揀擇，到這裏，卻要揀擇。看他龍牙行腳時，致箇問端問德山：「學人仗鎧邪劍，擬取師頭時，如何？」德山引頸近前云：「叻！」龍牙云：「師頭落也。」山便歸方丈。牙後舉似洞山，洞山云：「德山當時道什麼？」牙云：「他無語。」洞山云：「他無語則且置，借我德山落底頭來看。」牙於言下大悟，遂焚香遙望德山，禮拜懺悔。有僧傳到德山處，德山云：「洞山老漢，不識好惡！這漢死來多少時也，救得有什麼用處？」這箇公案，與龍牙底一般。德山歸方丈，則暗中最好，巖頭大笑中有毒。若人辨得，天下橫行。者僧當時若辨得出，千古之下免被人檢責。巖頭門下，一場蹉過。看他雪峰，便知落處。也不與說破，打三十棒趕出院，可謂光前絕後。這箇為人底手腳，不要與他說教，他自會。

本分宗師，有時籠罩，不教伊出頭；有時放教死郎當地，卻須有出身處。大小巖頭、雪峰，被箇喫飯禪和勘破，只如他道「黃巢過後，還收得劍麼」，者僧合下得箇什麼語，免得他笑、又免得雪峰打棒？這裏滂訛。若不曾親證親悟，縱使口頭快利，至究竟透脫生死不得。山僧尋常教人看者公案機關處，若擬議，則勿交涉。

投子問僧：「收得劍麼？」僧以手指地。子云：「三十年弄馬騎，今日被驢子撲。」者僧也不道收得、也不道收不得，與他西京僧，如隔海在！大滄詰和尚云：「他古人，一箇作

頭、一箇作尾，定也。」

【頌】 ~t24;

黃巢過後曾收劍， ~t14; (孟八郎漢，有什麼用處？錫刀一口，是一張茅刀。) ~t24;
大笑還應作者知； ~t14; (一子親得，能有幾箇？不是渠儂，爭知自由?) ~t24;
三十山藤且輕恕， ~t14; (同條生、同條死，朝三千暮八百，東家人死西家助哀。) ~t24;
得便宜是落便宜。 ~t14; (據款結案，悔不慎當初，也有些子。)

【評唱】

「黃巢過後曾收劍，大笑還應作者知」，雪竇便頌這僧與巖頭大笑處。者箇些子，天下人摸索不著。且道，他笑箇什麼？須是作家方知。笑中有權有實、有照有用、有殺有活。

「三十山藤且輕恕」，頌這僧後到雪峰。這僧依舊莽鹵。峰便據令而行，打三十棒趕出。且道，為什麼卻如此？要你盡情會者話麼？「得便宜是落便宜」，兩句雪峰不露巖頭。若不得雪峰，幾乎陸況~t54; (璋按：「況」或為「沈」之誤，以張本缺末四句，故存疑之) ~t14;，不見道殺人刀。

~t34;第六十九則 大士講經
~t54; (璋按：本則為張本六七則。) ~t14;

【舉】 ~t24;

梁武帝請傅大士講經。 ~t14; (達摩兄弟來也。魚行酒肆即不無，你衲僧門下即不可。者老漢老老大大，作者箇去就!) ~t24;

大士便於座上，揮案一下，便下座。 ~t14; (直得火星迸散，似則也似、是則不是，不煩葛藤。) ~t24;

武帝愕然。 ~t14; (兩回三度被人謾，教你摸索不著。) ~t24;

志公問：「陛下還會麼？」 ~t14; (黨理不黨親情，膊股不向外，好與三十棒。) ~t24;

帝云：「不會。」 ~t14; (可惜許。) ~t24;

志公云：「大士講經竟。」 ~t14; (也須逐出國去始得。當時和志公趕出，始得作家。兩箇老漢同坑無異土，好與一時逐出國，方見帝是作家。)

【評唱】

武帝先事道教，後捨道奉佛。於婁約法師處受菩薩戒，披袈裟，自講《放光般若經》，以報父母。時志公大士，以顯異惑眾，繫於獄中。志公乃分身，遊化城邑。帝一日知之感悟

，極推重之。志公常在帝前，幾回遮幾回掩，忽明忽暗，向邪向正。

傅大師乃婺州雲黃人。自栽二木，號「雙林」，自稱「當來善慧大師」，令弟子上表聞帝，卻史嫌他言詞緩慢，拒之不進，後入江寧賣魚。

一日武帝詔志公講經。公云：「貧道不解講經。市中有一人，解講經，請詔之。」既至，於講座上，揮案一下，便下座。當時便與推轉，免得一場狼藉！卻被志公道「陛下還會麼？」帝云：「不會。」志公云：「大士講經竟。」也是一人作頭，一人作尾。志公恁麼道，且道，曾夢見傅大士麼？一等是弄精魂，就中奇特。雖是死蛇，解弄也活。既是講經，為什麼卻不道「大分為二」，說「金剛體堅固，物不能壞，利用故能摧萬物，般若亦然」？如此講說，喚作講經。不知他只拈向上事，略露鋒鋦，教伊知落處，直截與伊道，壁立千仞。恰好被志公不識好惡，卻云「大士講經竟」，正是好心不得好報。如美酒一盞，被志公著水攙卻；如好一羹，被志公將一顆鼠糞在其中污卻。既不是講經，且道，是喚作什麼？
~t54; (璋按：上句一夜本原文作「是喚作什麼麼」，其中句尾的「麼」字疑為衍文。)

~t14;

【頌】~t24;

不向雙林寄此身， ~t14; (只為把不住，囊裏豈藏錐?) ~t24;
卻於梁土惹埃塵； ~t14; (若不入草，爭見端的? 不風流處也風流。) ~t24;
當時不得志公老， ~t14; (作賊不須本，牽伴底癩兒。) ~t24;
也是栖栖去國人。 ~t14; (正好一狀領過。)

【評唱】

「不向雙林寄此身，卻於梁土惹埃塵」，正與擔板漢一般。達摩初來見武帝，問：「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」摩云：「廓然無聖。」帝云：「對朕者誰？」摩云：「不識。」摩自此便過魏，後志公與他點破卻。

雪竇大意道，不須他來梁土，講經揮案。所以道，何「不向雙林寄此身」？喫粥喫飯，隨分過時，卻來梁土恁麼指注，揮案一下便下座，便是他「惹埃塵」處。既是要殊勝，則目視雲霄，上不見有佛、下不見有眾生，若論出世邊事，不免灰頭土面，將無作有、將有作無，將是作非、將麤作細。魚行酒肆、橫拈倒用，教人明此事。若不恁麼放行，直到彌勒下生也無人會在。傅大士既是拖泥帶水，賴是有知音。若不得志公老，幾乎趕出國了也。且道，過在什麼處？

~t34;第七十則 仰山大笑

~t54; (璋按：本則為張本第六八則。) ~t14;

【示眾】

掀天輪絕地軸，擒虎兇辨龍蛇，須是本分作家始得。可以機機相應、句句相投。且道，上來是什麼人得知？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仰山問三聖：「汝名什麼？」 ~t14; (名字相奪，勾賊破家。) ~t24;

聖云：「慧寂。」 ~t14; (坐斷舌頭，攙旗奪鼓。) ~t24;

山云：「慧寂是我。」 ~t14; (各守本分，各守封疆。) ~t24;

聖云：「我名慧然。」 ~t14; (鬧市奪去，彼此各守本分。) ~t24;

仰山呵呵大笑。 ~t14; (可謂是箇時節，錦上鋪花，天下人不知落處。)

【評唱】

三聖乃臨濟下尊宿。少具出群之見，大機大用、妙解妙倫，最出眾。昂昂藏藏，名遍諸方天下。後來諸方叢林，皆以高賓待之。自向北來向南方，先造雪峰。問：「透網金鱗，以何為食？」

獼猴話…。

後到仰山。山至重，請作第三座。有一官人來見仰山。山問：「官居何位？」官云：「推官。」山云：「還推得老僧拂子麼？」官人無對。後令侍者去延壽堂問三聖，聖云：「和尚有事也。」再令侍者問：「未審有什麼事？」聖云：「再犯不容！」仰山深肯之。

百丈當時以蒲團、禪板付黃檗，拄杖、拂子與滄山。滄山後付仰山，仰山大肯三聖，臨

行腳時，仰山以拂子、拄杖與三聖。聖云：「某甲已有師。」仰山遂問其由，聖云：「臨濟

和尚。」仰山大悔。

這裏公案，仰山不可不知他名，卻更恁麼問他，所以作家要驗他人子細。「汝名什麼？」只似等閑，無道理計較。何故？三聖不云慧然，卻道慧寂，看他具眼者，自然不同。他又不是顛，三聖攙旗奪鼓，意在仰山語外。此語不墮常情，難為摸索，卻活得人。所以道，他參活句，不參死句。若順常情，則歇人不得。

他古人用盡精神，始能大悟；既悟了用時，卻同未悟，隨分一言半句，不落常情。
三聖

~t14;卻知落處，向他道：「我名慧寂。」仰山要收三聖，三聖倒收仰山。仰山只得就身打劫道：「慧寂是我」，是放行處。三聖云：「我名慧然。」亦之放行。所以雪竇後面頌道：「雙收雙放若為宗？」只一句內，一時頌了。「仰山呵呵大笑」，也有權有實、有照有用，為他八面玲瓏，所以應用處得大自在。者箇笑，與巖頭笑不同。巖頭笑有毒藥，這箇笑，千古清風凜凜。

【頌】~t24;

雙收雙放若為宗， ~t14;（知他有幾人，將謂真箇有恁麼事？八面玲瓏。）~t24;

騎虎由來要絕功； ~t14;（若不是頂門上具眼、肘下有護身符子，爭得到這裏？騎則不妨，只恐你下不得。不是恁麼人，爭得恁麼道？）~t24;

笑罷不知何處去， ~t14;（盡四百州，覓恁麼人也難得。千古萬古有清風，言由在耳。）~t24;

只應千古動悲風。 ~t14;（如今在什麼處？咄！既是大笑，為什麼卻動悲風？大地黑漫漫。）

【評唱】

「雙收雙放若為宗」，互為賓主。云：「汝名什麼？」「我名慧寂」，是雙收。仰山云：「慧寂是我」，聖云：「我名慧然」，是雙放，其實是互換。收則大家收，放則大家放。雪竇頌了，他意云：若不收若不放，不互不換，你是你、我是我，都來只是四箇字。因什麼，卻於裏頭出沒？古人道：「你若立，我便坐；你若坐，我便立。若有同立同生，二俱瞎漢。只是「雙收雙放」，可以為宗要。

「騎虎由來要絕功」，有如此之高風、最上之機略，要騎便騎、要下便下。踞頭亦得，踞尾亦得。三聖仰山，二俱有此之風。

「笑罷不知何處去？」且道，笑箇什麼？清風凜凜，末後為什麼卻道：「只應千古動悲風」？也是死而不弔、注解了也。爭奈天下人，啗啄不入，不知落處。乃至山僧，亦不知落處！諸人還知落處麼？

~t34;第七十一則 南泉圓相~t14;

~t54;（璋按：本則為張本第六九則。）~t14;

【示眾】

無啗啄處，祖師心印，狀似鐵牛之機；透荊棘地，衲僧似紅爐上雪。平地上七穿八穴則

且致，不落夤緣，又作麼生？

【舉】~t24;

南泉、歸宗、麻谷，同去禮拜忠國師。~t14; (三人同行，必有我師。有什麼奇特？也要辨端的。)~t24;

至中路，南泉於地上劃一圓相云：「道得即去。」~t14; (無風起浪，也要人知。拋卻陸沈船，若不驗過，爭知端的?)~t24;

歸宗於圓相中坐，~t14; (一人打鑼，同道方知。)~t24;

麻谷作女人拜。~t14; (一人打鼓，三箇也得。)~t24;

泉云：「恁麼則不去。」~t14; (半路抽頭，是好人，好場曲調。)~t24;

宗云：「是什麼心行？」~t14; (賴得分破，當時好與一掌！孟八郎。)

【評唱】

南泉、歸宗、麻谷，同去禮拜忠國師。是時馬祖旺於江西，石頭旺於湖南，忠國師旺於長安。國師見六祖來，是時南方擎頭帶角者，無有不見他。若不去見者，為人所恥。

這老漢三人，欲去禮拜忠國師，至中路作一場敗關。南泉云：「恁麼則不去也。」既是一一道得，為什麼卻云「不去」？且道，古人意作麼生？當時待他道「恁麼則不去也」，好劈耳與一掌！看他作什麼伎倆？萬古振綱宗，只是者些子機要。

所以慈明道：「要收只把索頭撥，點著便轉，如水上按葫蘆。」人多喚作不相肯語。殊不知，此事到極則處，須離泥水、抽釘拔楔。你若喚作「心行」會，則沒交涉。古人轉變處，到這裏不得不恁麼，須是有殺有活。一人圓相坐，一人作女人拜，甚好！南泉道：「恁麼則不去也。」歸宗云：「是甚麼心行？」孟八郎又恁麼去也？他恁麼道，大意要驗南泉，擒捉南泉。

泉尋常道：「喚作『如如』，早是變了也。」南泉、歸宗、麻谷，卻是一家裏人。一擒一縱、一殺一活，不妨奇特。

【頌】~t24;

由基箭射猿，~t14; (當頭一路，誰敢向前？觸處得妙，未發先中。)~t24;

遶樹何太直？~t14; (若不承當，爭敢恁麼？不見東西南北一家風，已周遮多時也。)~t24;

千箇與萬箇，~t14; (如麻似粟，野狐精一隊，爭奈南泉?)~t24;

是誰曾中的? ~t14; (一箇半箇, 更沒一箇。一箇也用不得。) ~t24;
相喚相呼歸去來, ~t14; (一隊弄泥團漢, 不如歸去來好, 由較些子。) ~t24;
曹溪路上休登陟。 ~t14; (也太勞生, 想料不是曹溪門下客。高高處觀之不足、
低低處平之有餘。) ~t24;

復云:「曹溪路坦平, 為什麼休登陟?」 ~t14; (不唯南泉半路抽身, 雪竇亦乃半路
抽身, 好事不如無。雪竇也患者箇病痛。)

【評唱】

「由基箭射猿, 遶樹何太直。」由基者, 乃楚人, 姓養, 名叔, 字由基。時楚莊王
去遊獵, 見一隊猿樹上突出, 作劣相示王。王怒索箭射之, 其猿捉箭而戲。乃敕諸群臣, 射
之不中。遂問群臣, 臣奏由基, 基乃承旨。方彎弓, 猿乃抱樹悲淚; 至發箭, 箭遶樹趁猿,
猿避之不及, 盡皆中箭而死, 此乃神箭也。謂之「太直」, 若是太直則不中; 既云「遶
樹」, 何故卻道「太直」? 雪竇借其意, 不妨用得好! 此事出在《春秋》。

有者道:「遶樹是圓相」。若真箇如此, 蓋不識話之宗旨。不知「太直」處, 三箇
老漢殊途而同歸, 一齊太直。若識得他去處, 七縱八橫, 不離方寸; 百川異流, 同歸大海。
所以南泉道:「恁麼則不去也。」若是衲僧正眼觀著, 只是弄精魂。若喚作弄精魂, 卻不是
弄精魂。五祖云:「他三人是慧炬三昧、莊嚴王三昧。」雖然如此作女人拜, 他終不作女人
拜會; 雖畫圓相, 他終不作圓相會。既不恁麼會, 且道, 作麼生會?

雪竇道:「千箇與萬箇, 是誰曾中的?」能有幾箇百發百中? 「相喚相呼歸去
來」, 頌南泉道「恁麼則不去」也。南泉從此不去曹溪, 故云:「曹溪路上休登陟。」卻除
荊棘林, 雪竇卻把不定。復云:「曹溪路坦平」, 為什麼「休登陟」? 「曹溪路上絕塵
埃」, 淨裸裸、赤洒洒, 坦然地, 為什麼卻休登陟? 各自看腳下!

~t34; 第七十二則 瀉山請道~t14;
~t54; (璋按: 本則為張本第七十則。) ~t14;

【示眾】

快人一言、快馬一鞭; 萬年一念, 一念萬年。要知直截, 未舉已前作麼生摸索? 舉
看。

【舉】~t24;

為山、五峰、雲巖，同侍立百丈。 ~t14; (呵呵！始終淆訛，君向瀟湘我向秦。) ~t24;

百丈問為山：「併卻咽喉唇吻，作麼生道？」 ~t14; (一將難求。) ~t24;

為山云：「卻請和尚道。」 ~t14; (借路經過。) ~t24;

百丈云：「我不辭向汝道，恐已後喪我兒孫。」 ~t14; (不免老婆心切，面皮厚三寸，和泥合水。)

【評唱】

百丈問為山：「併卻咽喉唇吻，作麼生道？」為山云：「卻請和尚道。」雖然如此，鍋子已被賊奪去了也。丈復問五峰，峰云：「和尚也須併卻。」丈云：「無人處斫額望汝。」又問雲巖，巖云：「和尚有也未？」丈云：「喪我兒孫。」三人各是一家，何故？常情句下，驗人不得。衲僧家須是句裏呈機、言中辨的。若是擔板漢，多是向句中死卻。便道：「併卻咽喉唇吻，作麼生道？」更無下口處。若是變通底人，有逆水之波，只向問頭上，有一條路，不傷鋒犯手。為山云：「卻請和尚道。」且道，他意作麼生？這裏見得，如擊石火、似閃電光，挨他問處便答，有出身之路，不費纖毫力。所以道，他參活句，不參死句。百丈卻不采他，只云：「不辭向你道，恐已後喪我兒孫。」

大凡宗師為人，抽釘拔楔、解粘去縛。若是如今人，便道：「此答不肯他，不領他話。」殊不知，者裏一路生機處，壁立千仞，賓主互換，活潑潑地。雪竇愛他此語風措、宛轉自在，又能把定封疆，所以頌出。

【頌】~t24;

卻請和尚道， ~t14; (函蓋乾坤，已是傷鋒犯手。) ~t24;

虎頭生角出荒草； ~t14; (可煞驚群，不妨奇特。) ~t24;

十洲春盡花凋殘， ~t14; (觸處清涼，讚歎不及。) ~t24;

珊瑚樹林日杲杲。 ~t14; (千重百匝，爭奈百草頭上尋他不見？答處蓋天蓋地。)

【評唱】

「卻請和尚道」，此三人答處，各各不同。也有壁立千仞、也有照用同時、也有自救不了。「卻請和尚道」，雪竇便向一句，呈機了也。更就中輕輕撈一撈，令人易見云。

「虎頭生角出荒草」，為山答處，一似猛虎頭上生角，有什麼近傍處？舉，僧問羅山：

「同生不同死時如何？」山云：「如牛無角。」僧云：「同生亦同死時如何？」山云：「如虎戴角。」雪竇只一句頌了也。

雪竇有轉變餘才，更道：「十洲春盡花凋殘」，海上有三山十州，以百年為一春。雪竇語有風措、宛轉盤礴。春盡之際，百千萬株花一時凋殘，獨有珊瑚樹林不解凋殘，與太陽相奪，其光交映。正當與麼~t54;（璋按：張本「與麼」作「恁麼」）~t14;時，不妨奇特。雪竇用此，明他「卻請和尚道」。

十洲者，皆海外諸國所附之洲。一是祖洲，出返魂香；二曰瀛洲，生芝草、玉石，泉如酒味；三曰玄洲，出仙藥，服之長生；四曰長洲，出白瓜、玉英；五曰炎洲，出火浣布；六曰元洲，出靈泉如蜜；七曰生洲，有山川、無寒暑；八曰鳳麟洲，人取鳳髓鱗角，煎續弦膠；九曰聚窟洲，出獅子、頭銅鐵額之獸；十曰檀洲，出琨吾石，作劍切玉如泥。

珊瑚乃外國雜傳云：「大秦西南，漲海中，可七八百里，到珊瑚洲。洲底有盤石，珊瑚生其石上，人以鐵網取之。」又十州記云：「生南海底，樹高三尺許，有枝無皮，似玉而紅潤，感月而生，枝頭皆有月暈也。」

~t34;第七十三則 五峰併卻

~t54;（璋按：本則為張本第七一則。）~t14;

【舉】~t24;

百丈復問五峰：「併卻咽喉唇吻，作麼生道？」~t14;（呵呵！箭過新羅國。）~t24;

五峰云：「和尚也須併卻！」~t14;（攬旗奪鼓，確。一句截流，萬機寢削。）~t24;

百丈云：「無人處斫額望汝。」~t14;（土曠人稀，相逢者少。）

【評唱】

為山把定封疆，五峰截斷眾流。者些子，要是箇漢當面提掇，如馬前相撲相似，不容擬議、直下使用、緊迅孤危，不似為山盤礴滔滔地。

如今禪和子，只向架下行，不向架上行。所以道：「欲得親切，莫將問來。」五峰答處，當頭坐斷，不妨快俊。丈云：「無人處斫額望汝。」且道，肯他不肯他？是殺是活？阿鞞鞞地，與他一點。

【頌】~t24;

「和尚也併卻」， ~t14; (已在言前截斷眾流了。) ~t24;
龍蛇陣上看謀略。 ~t14; (須是金毛獅子始得。七事隨身，慣戰作家。) ~t24;
令人長憶李將軍， ~t14; (妙手無多子，疋馬單鎗，千里萬里、千人萬人。) ~t24;
萬里天邊飛一鶚。 ~t14; (大眾見麼? 且道，落在什麼處? 打云：飛過去也。)

【評唱】

「和尚也須併卻」，雪竇打一句中，撈一撈云：「龍蛇陣上看謀略」，如排兩陣，突出突入、七縱八橫，有戰將底手腳。有大謀略底人，疋馬單鎗，向龍蛇陣上，出沒自在。你作麼生圍繞得他? 若不是這般人，爭知有此謀略?

雪竇此二頌，皆就裏頭扶出此語，大似李廣神將軍箭射，「萬里天邊飛一鶚」，一箭落一鶚，定也，更不放過。雪竇頌百丈問處如鶚，五峰答處如箭。山僧只管讚嘆五峰，不覺渾身沒泥沒水去了也。

~t34;第七十四則 雲巖有也

~t54; (璋按：本則當張本第七二則。) ~t14;

【舉】~t24;

百丈又問雲巖：「併卻咽喉唇吻，作麼生道？」 ~t14; (啞！草窟裏出來。) ~t24;

雲巖云：「和尚有也未？」 ~t14; (拈皮著骨、拖泥帶水，前不構村、亦不構店。)

~t24;

百丈云：「喪我兒孫！」 ~t14; (灼然！如此答得半前落後。)

【評唱】

雲巖在百丈處，二十年作侍者~t54; (璋按：「侍」字一夜本誤作「待」，據張本校改) ~t14;。後同道吾至藥山，山問：「子在百丈會下，為什麼事？」巖云：「透脫生死。」山云：「透得也未？」巖云：「渠無生死。」山云：「二十年在百丈處，習氣未除！」巖辭去見南泉，後復歸藥山，方契悟。

看他二十年參究，半青半黃、粘皮著骨，不能穎脫。是則也是，只是前不構村、亦不構店。不見道：「語不離位、不離窠臼，焉能出蓋纏？」白雲橫谷口，迷卻幾人源? 墮在毒海

，洞下為之「觸破」。故云：「躍開仙仗鳳凰樓，時人嫌觸當今號~t54;（璋按：上句一夜本原為「時人嫌觸著當今號」，依上下文對句，從張本）~t14;。」所以道，荊棘林須是透得過始得；若不透過，始終涉廉纖、斬不斷。適來道：「前不構村、後不構店」，雲巖只解點檢他人底，百丈見他如此，一時打煞破了也。

【頌】~t24;

和尚有也未？ ~t14;（公案現成，隨波逐浪，和泥合水。）~t24;

金毛獅子不踞地。 ~t14;（灼然！有什麼用處？可惜許。）~t24;

兩兩三三舊路行， ~t14;（併卻咽喉唇吻，作麼生道得？轉身吐氣，腳跟下已是蹉過了也。）~t24;

大雄山上空彈指。 ~t14;（一死更不再活，可悲可嘆！蒼天中更添冤苦。）

【評唱】

「『和尚有也未』？金毛獅子不踞地」，雪竇據款結案，是則是，爭奈金毛獅子不踞地在！獅子捉物，藏牙伏爪、踞地返擲，物無大小，皆用全機，要全其功。雲巖云：「和尚有也未？」只向舊路行。雪竇云，百丈向「大雄山上空彈指」。

~t34;第七十五則 馬祖白黑

~t54;（璋按：本則為張本第七三則。）~t14;

【示眾】

夫說法者，無說無示；其聽法者，無聞無得。既無說無示，爭如不說？既無聞無得，爭如不聽？而無說又無聽，由較些子。只如即今諸人，在這裏，聽山僧在這裏說，作麼生免得此過？具透關眼者，試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僧問馬大師：「『離四句、絕百非』，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。」 ~t14;（什麼處得這箇問頭來？那裏得這箇消息？）~t24;

馬大師云：「我今日勞倦，不能為汝說，問取智藏去！」 ~t14;（退身三步，藏身露影，不妨是者老漢推過與別人。）~t24;

僧問智藏， ~t14; (也須與他一撈。蹉過也不知!) ~t24;

藏云：「何不問和尚？」 ~t14; (焦尾大蟲，草裏出來，也道什麼？直得草繩白縛。) ~t24;

僧云：「和尚教來問。」 ~t14; (受處分漢，前箭猶輕後箭深~t54; (璋按：「後箭深」，一夜本原作「後箭猶深」，據張本刪「猶」字)。) ~t24;

智藏云：「我今日頭痛，不能為汝說。問取海兄去！」 ~t14; (不妨是八十四人善知識。一樣患者般病痛，轉與別人。) ~t24;

僧問海， ~t14; (抱賊叫屈。) ~t24;

海云：「我到這裏卻不會！」 ~t14; (不用忉忉，千古萬古黑漫漫地。) ~t24;

僧舉似馬大師，馬師云：「藏頭白、海頭黑。」 ~t14; (寰中天子敕，塞外將軍令。~t54; (璋按：一夜本「寰」字誤作「寡」，據張本校改)。) ~t14;

【評唱】

這公案，山僧舊日在成都參真覺。覺云：「只消看馬祖第一句，自然一時理會得。」且道，這僧是會來問？不會來問？此問不妨深遠。四句者，有句、無句、非有非無句、非非有非非無句，離此四句、絕其百非。只管作道理，不識話頭，討頭腦不得。

若是山僧，待馬祖道了，便與展坐，具禮三拜，看他作麼生道？當時馬祖，若見這僧來問「『離四句、絕百非』，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」，以拄杖劈脊便打趕出，看他省不省？馬祖只管與他打葛藤，至這漢當面蹉過，更令去問智藏。殊不知，馬祖來風深辨，者僧卻走去問智藏。藏云：「何不問和尚？」僧云：「和尚教來問」。看者些子，撈著便轉，更無閑暇處。「我今日頭痛，不能與汝說，問取海兄。」僧問海，海云：「我到這裏卻不會。」且道，為什麼一箇道頭痛、一箇道不會？畢竟作麼生？

卻迴，舉似馬大師，大師云：「藏頭白、海頭黑。」若以解路卜度，為之相瞞。或云：「只是相推過。」有者道：「三箇總識他問頭，所以不答」，總是拍盲者，一時將古人醜翻上味~t54; (璋按：「味」字一夜本誤作「昧」，據張本校改) ~t14;，著毒藥在裏許，壞人不少。江西水話，與這一般。若會得「藏頭白海頭黑」，便會江西水話。者僧擔得一檐懵懂~t54; (璋按：「一檐」一夜本原作「一擔」，此據張本) ~t14;，換得箇不安樂去，勞他三箇所答。雖然恁麼，三箇宗師卻被這僧勘破。

如今人去語上作道理云：「白是明頭合、黑是闇頭合」，只管鑽研計較，不知古人一句截斷意根，須是正脈裏自看始得。「末語一句，始到牢關；把斷要津，不通凡聖」。若論此事，如當面按一口劍，擬議則喪身失命。譬如擲劍揮空，莫論及之不及，但向八面玲瓏處會取。

不見古人道：「這漆桶！」或云：「野狐精！」或云：「瞎漢！」且道，與一棒一喝，是同是別？須知千差萬狀，元只是一般，自然八面受敵。「藏頭白、海頭黑」時如何？五祖和尚對云：「封后先生。」

【頌】~t24;

「藏頭白、海頭黑」，~t14;（半合半開，一手抬一手搦，金聲玉振。）~t24;
明眼衲僧會不得。~t14;（更行腳三十年始得，始終被人穿鼻孔，山僧故是口似匾檐也。）~t24;
馬駒踏殺天下人，~t14;（叢林中也須是者老漢始得。放出者老漢！）~t24;
臨濟未是白拈賊。~t14;（癩兒牽伴，直饒作家、直饒好手，也被人捉了也。）~t24;
「離四句、絕百非」，~t14;（道什麼？也須是自看檢，阿爺似阿爹。）~t24;
天上人間唯我知。~t14;（用「我」作什麼？奪卻你拄杖子！忽若無人、無我、無得、無失，將什麼知？）

【評唱】

「藏頭白、海頭黑」，且道，此意作麼生？者些子，天下衲僧跳不出，看他雪竇後面合殺。

直饒是明眼衲僧，也會不得這些子消息，為之神仙妙訣、父子不傳。釋迦老子說一代時教，末後單傳心印，喚作金剛王寶劍、喚作正位。恁麼葛藤，早是事不獲已。古人略露些子鋒鋦，若是透得底人，便乃七穿八穴、得大自在；若透不得，轉說轉遠。

「馬駒踏殺天下人」，西天般若多羅，識馬大師云：「震旦雖闊無別路，要假兒孫腳下行；金雞解銜一粒米，供養十方羅漢僧。」只者箇「藏頭白、海頭黑」處，便是踏殺天下人；只者黑白一句，千人萬人咬不破。

「臨濟未是白拈賊」，臨濟示眾云：「有一無位真人，常在汝面前出入，未證據者看看。」時有僧出問：「如何は無位真人？」臨濟下禪床，搗住云：「道道！」僧無語，濟托開云：「無位真人，是什麼乾屎橛？」雪峰後聞云：「臨濟大似白拈賊。」雪竇要與他臨濟相見。觀馬祖機鋒，尤過於臨濟，此正是「白拈賊」，臨濟未是「白拈賊」也。

雪竇一時穿卻，頌這僧道：「離四句、絕百非」，切莫向鬼窟裏作活計。古人云：「問在答處、答在問處」，早見奇特。你作麼生離得四句、絕得百非？雪竇道：「此事唯我能知，直饒三世諸佛，也覷不見。」既是獨自各知，你諸人更上來求箇什麼？大滄詰和尚云：「者僧恁麼問，馬大師恁麼答。『離四句、絕百非』，智藏海兄都不知。」要會麼？不見道：

「馬駒踏殺天下人。」

~t34;第七十六則 金牛飯桶

~t54; (璋按：本則為張本第七四則。) ~t14;

【示眾】

鎮邪橫按，鋒前截斷葛藤窠；明鏡當臺，句中引出毗盧印。田地穩密處，喫飯著衣；神通遊戲處，如何湊泊，還委悉麼？看取下文：

【舉】 ~t24;

金牛和尚，每至齋時，自將飯桶，於僧堂前作舞，呵呵大笑云：「菩薩子喫飯來！」~t14; (竿頭絲線從君弄，不把綸竿付與人。醍醐毒藥一時行，是則是；七珍八寶一時羅列，爭奈相逢者少?) ~t24;

師云：「雖然如此，金牛不是好心。」~t14; (是賊識賊，是精識精。來說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。) ~t24;

僧問長慶：「古人道：『菩薩子喫飯來！』，意旨如何？」~t14; (不妨疑著，元來不知落處。長慶道什麼?) ~t24;

長慶云：「大似因齋慶讚。」~t14; (相席打令，據款結案。)

【評唱】

金牛乃馬祖下尊宿。自將飯桶，於僧堂前作舞，呵呵大笑云：「菩薩子喫飯來！」如此為人二十年。且道，意在什麼處？若只喚作喫飯會，尋常敲鼓打魚，亦自足矣，又何須自將飯桶來，更作舞大笑，莫是他顛麼？莫是提唱建立宗風麼？若恁麼，何不向寶花王座上提唱？須要如此作什麼？殊不見古人意。祖師西來時題目道什麼？分明說道：「教外別傳，單傳心印。」古人方便，也只要教你會去。後來人妄自卜度，便道：「那裏有許多事？熱則乘涼~t54; (璋按：一夜本「乘」作「承」，此據張本) ~t14;、寒則向火，飢則喫飯、困則打眠。」即落在常情，不知古人向二六時中，要明此事。

雪竇道：「雖然如此，金牛不是好心？」只這一句，多少人錯會？所以道：「醍醐上味，為世所珍；遇斯等人，翻成毒藥。」他既落草，與麼老婆心為人，因什麼雪竇卻道：「金

牛不是好心」？衲僧須是有生機一路始得。

後來長慶陞座。僧問：「古人道：『菩薩子喫飯來』，意旨如何？」慶云：「大似因齋慶讚」。古人太煞慈悲，漏逗不少。是則是，「因齋慶讚」，你且道慶讚箇什麼？

【頌】~t24;

白雲影裏笑呵呵， ~t14; (笑中有刀，熱發作什麼？天下衲僧不知落處。) ~t24;
兩手持來付與他； ~t14; (豈有恁麼事？莫謗金牛好。喚作飯桶得麼？若是本分衲子，不喫者般茶飯！) ~t24;

若是金毛獅子子， ~t14; (須是他格外人始得。許你具一隻眼，只是眼睛不正。) ~t24;

三千里外見譏訛。 ~t14; (不直半文錢，一場漏逗，譏訛在什麼處？瞎漢！)

【評唱】

「白雲影裏笑呵呵」，長慶道：「因齋慶讚」，雪竇道：「兩手持來付與他」，且道，只是與他喫飯？為復別有奇特？若向箇裏知得端的，是箇金毛獅子子。若是金毛獅子子，更不必金牛將飯桶，作舞大笑。如此伎倆，直是向三千里外，便知他納敗闕了也。古人道：「鑿在機先，不消一捏」。所以衲僧尋常須是向格外用，始得稱本分宗師。若據言語下，不免漏逗。

~t34;第七十七則 大光作舞

~t54; (璋按：本則為張本第九三則。) ~t14;

【舉】~t24;

僧問大光：「長慶道：『因齋慶讚』，意旨如何？」 ~t14; (重光，漆桶！不問不知，

不妨疑著。) ~t24;

大光作舞。 ~t14; (莫嫌殺人，依舊依前恁麼來。) ~t24;

僧禮拜， ~t14; (又恁麼去。是則是，只恐錯會。) ~t24;

光云：「見箇什麼便禮拜？」 ~t14; (也好與一撈，也好辨過。) ~t24;

僧作舞， ~t14; (依樣畫貓兒，果然錯會，弄光影漢！) ~t24;

光云：「這野狐精！」 ~t14; (此恩難報，三十三祖只傳者箇。)

【評唱】

西天四七、唐土二三，傳者些子，諸人還知落處麼？若知免得此過；若不知，依舊只是箇野狐精。有者道：「裂轉鼻孔瞞人」，若與麼會，是何道理？

大光善能答，他向句中有出身之路。大凡宗師為人，須是與麼抽釘拔楔，方稱善知識。大光作舞、者僧禮拜，且道，見箇什麼道理便禮拜？僧卻作舞。光云：「者野狐精！」不是轉這僧，畢竟這僧不知端的。若只管遞相作舞，有什麼休歇時？大光道：「野狐精。」此語截斷金牛，不妨奇特。所以道：「他參活句、不參死句。」

雪竇只愛他道：「者野狐精」，所以頌出。且道，這「野狐精」與「藏頭白、海頭黑」，是同是別？「者漆桶」、「好箇師僧」，是同是別，還知麼？觸處逢渠。

【頌】~t24;

前箭猶輕後箭深， ~t14; (端的，百發百中，向什麼處回避?) ~t24;
誰云黃葉是黃金? ~t14; (且則止你啼哭，謾你小兒無用處。) ~t24;
曹溪波浪如相似， ~t14; (弄泥團漢，有什麼限? 依樣畫貓兒，放行一路。) ~t24;
無限平人被陸沈。 ~t14; (遇著活底，帶累天下衲僧，摸索不著; 帶累闍梨，出頭不得。)

【評唱】

「前箭猶輕後箭深」，此頌大光作舞，是前箭；後云「者野狐精」，是後箭。此乃從上來牙爪。

「誰云黃葉是黃金」，仰山示眾云：「汝等諸人，各自回光返照，莫記吾言語。汝等無始劫來，背明投暗、妄想根深，卒難頓拔，所以假設方便為人，奪汝諸人麤識，如將蜜果換苦胡蘆、如將黃葉止啼之說。」「者野狐精」，只要拔你業識。世尊說一代時教，只是止啼之說。大光道「野狐精」，於中有權有實、有照有用，方是衲僧巴鼻。若會得，如虎插翅。

「曹溪波浪如相似，無限平人被陸沈」，四方八面學者，只管大家如此作舞，一向恁麼，卻被陸沈，有甚救處？

~t34; 第七十八則 鹽官犀扇

~t54; (璋按：本則為張本第九一則。) ~t14;

【示眾】

超情離見、去縛解粘。提起向上宗乘，扶豎正法眼藏，也須是十方齊應、八面玲瓏。直到與麼田地，且道，是有同得同證、同死同生底麼？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鹽官一日喚侍者：「與我將犀牛扇子來！」~t14;（打葛藤不少，好箇消息。）~t24;

侍者云：「扇子破也。」~t14;（好箇消息，可惜許！道什麼？）~t24;

官云：「扇子既破，還我犀牛兒來！」~t14;（漏逗不少，幽州由自可，最苦是崖州。）~t24;

侍者無對。~t14;（果然，一箇無孔鐵鎚，可惜許。）~t24;

投子云：「不辭將出，恐頭角不全。」~t14;（似則似，爭奈兩頭三面，也是說道理。）~t24;

師拈云：「我要不全底頭角。」~t14;（堪作何用？將錯就錯。）~t24;

石霜云：「若還和尚即無也。」~t14;（道什麼？撞著鼻孔。）~t24;

師拈云：「犀牛兒猶在。」~t14;（嶮！幾乎錯認，收頭去也。）~t24;

資福畫一圓相，於中書一「牛」字。~t14;（草稿不勞拈出，弄精魂漢。）~t24;

師拈云：「適來為什麼不將出？」~t14;（金俞不辨，也是草裏漢。）~t24;

保福云：「和尚年尊，別請人好。」~t14;（僻地罵官人，辭辛道苦作什麼？）~t24;

師拈云：「可惜勞而無功。」~t14;（兼身在內，好與三十棒，灼然灼然！）

【評唱】

鹽官喚侍者云：「與我將犀牛扇子來！」此事雖不在言句上，要驗人平生意氣作略，又須得如此藉言而顯理。臘月三十日，著得力、把得定、作得主，萬境攢然，睹之不動，可謂無功之功、無力之力。

鹽官乃齊安禪師。古時以犀牛角為扇，時鹽官豈不知扇子破？故問侍者。侍者云：「扇子破也。」看他古人，十二時中，常在其中，撞著磕著，問他索犀牛兒作什麼？要看他知得落處也無。

投子云：「不辭將出，恐頭角不全。」雪竇云：「我要不全底頭角。」只要句下提他，穿他鼻孔。

石霜云：「若還和尚即無也」，有逆水之波，擎頭帶角。雪竇云：「犀牛兒猶在」，向句下便投他。

資福畫一圓相，於中書一「牛」字。資福嗣仰山，愛說境致。雪竇云：「適來為什麼不將出？」又穿卻鼻孔了也。

保福云：「和尚年尊，別請人好。」此語道得穩當。前三句語卻易見，此一句有深遠處，雪竇一時打破了也。山僧舊日在慶藏主處理會，道：「和尚年尊老耄，得頭忘尾。適來索扇子，而今索牛兒，難為執事。故云『別請人好』。」雪竇道：「可惜勞而無功。」

此皆是下語底格式。古人見徹此事，各各有不同之處。道得出來，百發百中。須知有出身之路，句句不失血脈。如今人問著，只管作道理計較。所以十二時中，要人咬嚼，教滴水滴凍，求箇證悟處，看雪竇穿作一串。

【頌】 ~t24;

犀牛扇子用多事， ~t14; (遇夏涼、遇冬冷，人人具足，問著為什麼卻不知?) ~t24;
問著元來總不知。 ~t14; (莫謾人好，知則也知、會則不會，怪別人不得。) ~t24;
無限清風與頭角， ~t14; (在什麼處? 不向自己上會，向什麼處會?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。) ~t24;

盡同雲雨去難追。 ~t14; (蒼天蒼天，也是失錢遭罪。) ~t24;

師復云：「若要清風再復、頭角重生，請禪客下一轉語。」 ~t14; (還道得麼? 三轉了也，鹽官猶在。) ~t24;

問云：「扇子既破，還我犀牛兒來。」 ~t14; (也有一箇半箇，咄! 更與掀倒禪床。) ~t24;

時有僧出云：「大眾參堂去。」 ~t14; (賊過後張弓，攬旗奪鼓，前不構村、後不構店，被他奪去槍頭。) ~t24;

師喝云：「拋鉤釣鯤鯨，釣得箇蝦蟆。」便下座。 ~t14; (招得恁麼地，賊過後張弓。)

【評唱】

「犀牛扇子用多時，問著元來總不知」。人人有箇犀牛兒，十二時中，全得他力，為什麼問著都不知? 侍者、保福、投子，總不知。且道，雪竇還知麼?

不見無著訪文殊，喫茶次，文殊舉起玻璃盞子云：「南方還有這箇麼?」著云：「無。」殊云：「尋常用什麼喫茶?」著無語。若知得這箇公案落處，便知犀牛扇子落處。「無限清風與頭角，盡同雲雨去難追」，頭角嶙嶙，四箇老漢恁麼道，如朝雲暮雨，去難追!

雪竇復云：「若要清風再復、頭角重生，請禪客各下一轉語。」問云：「扇子既破，還我犀牛兒來!」時有僧出云：「大眾參堂去。」者僧奪他主家權柄，道則煞道，只道得八成。若要十成，便好掀倒禪床。且道，這僧會不會? 若不會爭解恁麼道? 若會，雪竇為什麼卻道：「拋鉤釣鯤鯨，只釣得箇蝦蟆」? 且道，作麼生? 試拈掇看：

~t34;第七十九則 世尊陞座

~t54; (璋按：本則為張本第九二則。) ~t14;

【示眾】

動絃別曲、千載難逢；見免放鷹，一時取俊。總一切語言為一句、攝大千沙界為一微塵，同死同生、七穿八穴，還有證據者麼？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世尊一日陞座， ~t14; (賓主俱失，是一場漏逗也。) ~t24;

文殊白槌云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 ~t14; (一子親得。) ~t24;

世尊便下座。 ~t14; (愁人莫向愁人說，說向愁人愁煞人。打鼓弄琵琶、相逢兩會家。)

【評唱】

世尊未拈花已前，早有者箇消息。始從光耀土、終至跋提河，於是二中間，未曾說一字，幾曾用著金剛王寶劍？當時眾中，若有箇有意氣息底衲僧，綽得出去，免得他末後拈花，一場狼藉。世尊良久問，文殊一槌，便下座。那時也有者消息。

釋迦掩室、淨名杜口，皆似他，已說了也。肅宗帝問忠國師：「百年後所須何物？」師云：「與老僧作箇無縫塔。」帝云：「請師塔樣。」國師良久云：「會麼？」帝云：「不會。」外道問佛，不問有言，不問無言。世尊良久，外道禮拜，讚歎而去。如此公案，總不在鬼窟裏作活計。

有者道：「意在默然處。」有底道：「在『良久』處，有言明無言底事，無言明有言底事~t54; (璋按：上句，一夜原作「無言時明有言底事」，「時」字據張本校刪) ~t14;。」永嘉道：「默時說、說時默，大施門開無擁塞。」若與麼會去，三生六十劫，未夢見在！須知古人總不在鬼窟裏作活計。若會去，無凡無聖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。若會得去~t54; (璋按：張本無「若會得去」四字) ~t14;，日日與三世諸佛，把手共行。雪竇頌中自然見得：

【頌】~t24;

列聖叢中作者知， ~t14; (莫謾釋迦老子好，還他臨濟德山，千箇萬箇中，難得一箇半箇。) ~t24;

法王法令不如斯。 ~t14; (隨他走底，如麻似粟，灼然能有幾個得知？兩頭三面。) ~t24;

會中若有仙陀客， ~t14; (就中難得伶俐人，文殊本分作家，決定不是。) ~t24;

何必文殊下一槌？ ~t14;（更下一槌又何妨？打兩槌也得，第二第三總不要，當機一槌如何？）

【評唱】

「列聖叢中作者知」，靈山列聖，百萬大眾，文殊、普賢、彌勒，主伴同會，須是巧中之巧、奇中之奇，方知他落處。雪竇意為列聖叢中，無一箇人知；若有箇作家，方知得不恁麼。何故？文殊白槌云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雪竇道：「法王法令不如斯。」何故如此？當時會中，若有箇漢，頂門具眼、肘後有符，向世尊未陞座已前覷得破，更何必文殊下一槌？

只如僧問香巖：「如何是王索仙陀婆？」巖云：「過者邊來。」僧過去，巖云：「鈍置殺人。」又問趙州：「王索仙陀婆時如何？」州下禪床，叉手曲躬。

若似者箇伶俐漢，向世尊未陞座已前透去，猶較些子。世尊更陞座，便下去，已是不著便了也，那堪文殊更白槌？

~t34;第八十則 烏臼屈棒

~t54;（璋按：本則為張本第七五則。）~t14;

【示眾】

靈鋒寶劍，常露現前。亦能殺人、亦能活人；在此在彼，同得同失。若要提持，一任提持；若要平展，一任平展。且道，不落賓主、不拘回互時如何？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僧從定州和尚會裏，來到烏臼。 ~t14;（何必？）~t24;

烏臼問：「定州法道，何似這裏？」 ~t14;（言中有響，太煞欺謾人。探竿影草，要辨端倪。）~t24;

僧云：「不別。」 ~t14;（死中有活者，一箇半箇，鐵槩一般，踏著實處。）~t24;

白云：「若不別更轉彼中去，便打。」 ~t14;（灼然！打著，正令當行。）~t24;

僧云：「棒頭有眼，不得草草打人。」 ~t14;（也是者作家始得，卻是箇真獅子兒。）~t24;

白云：「今日打著一箇也，又打三下。」 ~t14;（打云：說什麼一箇半箇、千箇萬箇？）~t24;

僧便出去。 ~t14;（元是屋裏人，只得受屈，只是見機而作。）~t24;

白云：「屈棒元來有人喫在！」 ~t14;（啞兒喫苦瓜，點頭回頭來堪作何用？放去收來。）~t24;

僧轉身云：「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？」 ~t14; (依舊三百六十日，卻是伶俐衲僧。) ~t24;

白云：「汝若要，山僧回與汝。」 ~t14; (知他阿誰是君？阿誰是臣？敢向虎口裏橫身，忒煞不識好惡！) ~t24;

僧近前奪白手中棒，打白三下。 ~t14; (也好是作家禪客，始得賓主互換、縱奪臨時。) ~t24;

白云：「屈棒屈棒。」 ~t14; (點。者老漢，著甚死急?) ~t24;

僧云：「有人喫在。」 ~t14; (呵呵！是幾箇杓柄在者僧手裏?) ~t24;

白云：「草草打著箇漢。」 ~t14; (不落兩邊，知他是阿誰?) ~t24;

僧便禮拜。 ~t14; (臨危不變，始稱丈夫。) ~t24;

白云：「卻與麼去也？」 ~t14; (點。) ~t24;

僧大笑而出。 ~t14; (作家禪客，天然有在。猛虎須得清風隨，方知盡始盡終，摸索不著。) ~t24;

白云：「消得恁麼！消得恁麼！」 ~t14; (可惜放過。何不劈脊便打？將謂走到甚處?)

【評唱】

僧從定州到烏臼。若有人向者裏識得二人出入，千箇萬箇，只是一箇。作主也恁麼、作賓也恁麼，二人畢竟合成一家，一期勘辨、主賓問答，始終作家。烏臼問：「定州法道，何似者裏？」僧云：「不別。」若不是烏臼，也難奈者僧何。白云：「若不別，更轉彼中去。」便打。爭奈者僧箇作家，便云：「棒頭有眼，不得草草打人！」白一向行令云：「今日打著一箇也」，又打三下，其僧便出去。

看他兩箇轉轆轤地，俱是作家。了得者箇事，須要分縑素、別休咎。他雖出去，者公案卻未了在。烏臼始終要驗他實處，看他如何；者僧卻似撐門拄戶，未見得他。烏臼卻云：「屈棒元來有人喫在。」者僧會轉身通氣，卻不與他爭，只道：「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。」烏臼是頂門具眼底宗師，敢向虎口裏橫身。白云：「汝若要，山僧回與汝。」這漢是箇肘下有符底漢，所謂「見義不為，無勇也。」更不擬議，近前奪棒，便打三下。

白云：「屈棒，屈棒。」你且道，意作麼生？頭上道：「屈棒元來有人喫在。」及乎者僧打他，卻道：「屈棒屈棒。」僧云：「有人喫在。」白云：「草草打著箇漢。」頭上，僧云：「棒頭有眼，不得草草打著。」到末後自喫棒，為什麼亦道：「草草打著箇漢」？當時若不是這僧，眼眨眨地~t54; (璋按：「眨眨」，一夜本誤作「眨眨」，據前文校改。張本則作「當時若不是這僧卓朔地」) ~t14;，也不奈他何。

「這僧便禮拜」，者箇禮拜最毒，也不是好心。若不是烏臼，也識他不得。白云：「卻恁麼去也。」其僧大笑而出。白云：「消得恁麼，消得恁麼！」看他作家相見，始終賓主分

明，斷而能續，其實互換機鋒。他亦不道者箇互換，自是古人絕情塵意想，彼此作家，亦不道有得失。雖是一期間語言，兩箇活潑潑地，都不失血脈。若能於此見得，亦乃向十二時中，皆亦分明。「其僧便出」是雙放、已下是雙收，互換也。雪竇正恁麼頌。

【頌】~t24;

呼即易， ~t14; (天下人疑，天下衲僧不知落處。)~t24;

遣即難， ~t14; (不妨勦絕，海上明公秀。)~t24;

互換機鋒子細看。 ~t14; (一出一入，二俱作家。一條拄杖兩人扶，且道，在阿誰邊?)~t24;

劫石固來猶可壞， ~t14; (袖裏金槌，如何辨取? 千聖不傳。)~t24;

滄溟深處立須乾。 ~t14; (向什麼處安排? 棒頭有眼，獨許他親得。)~t24;

烏臼老、烏臼老， ~t14; (可惜許，者老漢不識好惡。)~t24;

幾何般? ~t14; (也是無端，百千萬重~t54; (璋按：「重」字一夜本作「匝」，此據張本)。)~t24;

與他杓柄太無端! ~t14; (已在言前，泊合打破蔡州~t54; (璋按：「泊」字一夜本誤作「泊」，據張本校改)~t14;，好與三十棒。且道，過在什麼處?)

【評唱】

「呼即易，遣即難」，一等是落草。雪竇太煞郎當，尋常道：「呼蛇易、遣蛇難」，如今將箇瓢子吹來，喚蛇即易，要遣時即難。一似將棒與他卻易；復奪他棒，遣去卻難。須是有本分手腳時，方可遣得去。

烏臼有呼蛇遣蛇底腳手，者僧亦然。白云：「定州法道，何似者裏」是呼，「便打」是遣。其僧云：「棒頭有眼，不得草草打人」是呼，「奪棒便打」是遣。乃至者僧大笑，白云：「消得恁麼」，此分明是遣得他恰好。

看他兩箇，機鋒互換，絲來線去，打成一片，終始賓主分明。有時主卻作賓，有時賓卻作主。雪竇讚歎不及，所以道，互換之機，教人子細看。

「劫石固來猶可壞」，仙人拂劫石，大八萬四千由旬、厚八萬四千由旬。天人三年一度，將六銖衣拂過、石消盡，為一劫。雪竇道：「劫石固來猶可壞」，此二人機鋒，千古萬古，更無有窮盡。

「滄溟深處立須乾」，任是浩波浩渺、白浪滔天，若教彼此二人句裏立，此滄溟也須乾竭。雪竇引此頌了，後面更道：「烏臼老」「幾何般」，擒縱殺活，是幾何般? 「與他杓柄

~t14;太無端」，者箇拄杖子，三世諸佛也用，歷代祖師也用，宗師家也用。與人解粘去縛、抽釘拔楔，爭得落別人手裏？雪竇意要獨用，賴值者僧當時只平展，忽若旱地急雷鳴，看他如何？烏臼過杓柄與人去~t54;（璋按：上句，一夜本原作「當時與他過杓柄與他，文理不順，此從張本）~t14;，豈不是「太無端」？

~t34;第八十一則 丹霞喫飯

~t54;（璋按：本則為張本第七六則。）~t14;

【示眾】

細如米末、冷似冰霜；壅塞乾坤，離暗絕昏。低低處平之有餘，高高處觀之不足。把住放行，總在者裏。還有出身處也無？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丹霞問僧：「甚處來？」~t14;（正是不可總沒來處，要知來處也不難。）~t24;

僧云：「山下來。」~t14;（著草鞋入你肚裏過也，只不知言中有響。）~t24;

霞云：「喫飯了也未？」~t14;（第二杓惡水澆，何必定盤星？千里知端的。）~t24;

僧云：「喫飯了也。」~t14;（果然，撞著箇露柱，被旁人穿卻鼻孔，元來是箇無孔鐵槌。）~t24;

霞云：「將飯來與汝喫底人，還具眼麼？」~t14;（雖然是倚勢欺人，也是據款結案。當時但與他掀倒禪床，無端作什麼？）~t24;

僧無語。~t14;（果然走不得。這僧若是作家，向他道，與和尚眼一般。）~t24;

長慶問保福：「將飯與人喫，報恩有分，為什麼不具眼？」~t14;（也只是道得一半。通身是、遍身是，一手抬一手溺。）~t24;

福云：「施者受者，二俱瞎漢。」~t14;（兩箇俱是草裏漢，據令而行，一句道盡，罕遇其人~t54;（璋按：此句，一夜本原作「罕便過其人」，「便」字據張本校刪。）~t24;

慶云：「盡其機來，還成瞎否？」~t14;（識甚好惡？猶自未肯。討什麼碗？）~t24;

福云：「道我瞎得麼？」~t14;（道得一半，龍頭蛇尾。當時待長慶恁麼道，只向他道瞎，一等作家。為什麼前不構村，後不構店？）

【評唱】

鄧州丹霞天然禪師，不知何許人。初習儒學，將入長安應舉。方宿於逆旅，忽夢白光滿

室。占者曰：「解空之祥。」偶一禪客問曰：「仁者何往？」曰：「選官去。」禪客曰：「選官何如選佛？」霞云：「選佛當往何所？」禪客曰：「今江西馬大師出世，是選佛之場，仁者可往！」遂直造江西。才見馬大師，以兩手托樸頭腳。馬大師顧視云：「吾非汝師，南嶽石頭處去。」遽抵南嶽，還以前意投之，石頭云：「著槽廠去。」師禮謝，入行者堂堂，隨眾作務凡三年。

石頭一日告眾云：「來日剷佛殿前草。」至來日，大眾各備鋤鋤剷草。丹霞獨以盆盛水，淨頭於師前脆膝。石頭見而笑之，便與剃髮，又為說戒。丹霞掩耳而出，便往江西，再謁馬祖。未參禮，便去僧堂內，騎聖僧頸而坐。時大眾驚愕，急報馬祖。祖躬入堂視之曰：「我子天然。」霞便下禮拜曰：「謝師賜法號」，因名天然。他古人天然，如是穎脫，所謂「選官不如選佛」也。

《傳燈錄》中載其語句，直是壁立千仞，句句有與人抽釘拔楔底手腳。似他問這僧道：「甚處來？」僧云：「山下來。」這僧卻不道來處，一如具眼倒去勘他主家相似。當時若不是丹霞，也收他不得。丹霞卻云：「喫飯了也未？」頭邊總未見得，此是第二頭勘他。僧云：「喫飯了也。」元來不曾會。霞云：「將飯與汝喫底人，還具眼麼？」他意道，與你者般漢喫飯，堪作什麼？者僧若是箇漢，當時與他一筭，看他如何？雖然如此，丹霞也未放你事在。者僧便眼眨眨無語。

長慶、保福，在雪峰會下，常舉古人公案商量。長慶將此話問保福云：「將飯與人喫，報恩有分，為什麼不具眼？」亦不必盡問公案中事，大綱借此語作問頭，要驗他作家。保福云：「施者受者，二俱瞎漢。」快哉！到者裏，只論當機事，句裏有出身之路。慶云：「盡其機來，還成瞎否？」他意謂若忽絕盡意想情塵，盡此機底人來，還成瞎否？福云：「道我瞎得麼？」保福意謂，我怎麼具眼，與你道了也，還道我瞎得麼？

雖然如此，半合半開。當時若是山僧，等他道：「盡機來，還成瞎否？」只向他道：「瞎。」可惜許！保福當時放過，若下得箇「瞎」字，免得雪竇後面許多葛藤，雪竇意亦如此頌：

【頌】~t24;

盡機不成瞎， ~t14; (只道得一半，也要驗過。言猶在耳。) ~t24;

按牛頭喫草。 ~t14; (失錢遭罪，一半河南一半河北，殊不知傷鋒犯手。) ~t24;

四七二三諸祖師， ~t14; (有條攀條，帶累先聖，不只帶累一人。) ~t24;

寶器持來成過咎。 ~t14; (盡大地人，換手槌胸，還拄杖子來，帶累山僧，出頭不得。) ~t24;

過咎深， ~t14; (可煞深，天下衲僧跳不出，且道，深多少?) ~t24;
無處尋， ~t14; (在你腳跟下，摸索不著，放過一著好。) ~t24;
天上人間同陸沈。 ~t14; (天下衲僧一坑埋卻。還有活底人麼? 蒼天蒼天!)

【評唱】

「盡機不成瞎」，長慶道：「盡其機來，還成瞎否？」保福云：「道我瞎得麼？」遂不成瞎。一似按牛頭喫草，須是待他自喫始得，那裏按他頭教喫得？雪竇後面恁麼頌，自然見得丹霞意。

「四七二三諸祖師，寶器持來成過咎」，不唯只帶累長慶，乃至西天二十八祖，唐土六祖一時埋卻。釋迦老子，四十九年說法，末後傳箇寶器。永嘉道：「不是標形虛事禱，如來寶杖親蹤跡。」若作保福見解，卻是寶器持來，都成過咎。

「過咎深，無處尋」，者箇與你說不得。但去坐，自向句中點檢看。既是「過咎深」，因什麼卻「無處尋」？此非小過，將祖師一大事，一時於陸地上平沈卻。所以雪竇道：「天上人間同陸沈」。

~t34; 第八十二則 雲門餠餅
~t54; (璋按：本則為張本第七七則。) ~t14;

【示眾】

向上轉去，可以穿天下人鼻孔，似鶻捉鳩；向下轉去，自己鼻孔，在別人手裏，如龜藏殼。箇中有箇出來道：「本無向上向下，用轉作什麼？」只向伊道：「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，你作麼生辨緇素？」良久云：「有條攀條、無條攀例。」

【舉】 ~t24;
僧問雲門：「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譚？」 ~t14; (開。旱地忽雷振。) ~t24;
門云：「餠餅。」 ~t14; (舌拄上齶，過!)

【評唱】

者僧舉前話問雲門，還覺寒毛卓豎麼？衲僧問佛問祖、問道問禪，向上向下，無所可問

，更問超佛越祖之譚。雲門是作家，便水長缸高、泥多佛大，便答道：「餬餅。」可謂道豈不虛行，功不浪施。會得此語，便識「餬餅」。

五祖云：「驢屎比麝香。」永嘉道：「直截根源佛所印、摘葉尋枝我不能。」到者裏，欲得親切，莫將問來問。

看這僧問：「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？」門云：「餬餅。」還識羞慚麼？

有一般人，不原他。雲門當時見兔放鷹，便道：「餬餅」，便是超佛越祖。若恁麼見，豈有活路？莫作「餬餅」會、莫作「超佛越祖」會，便是活路也。與「麻三斤」、「禾山打鼓」相似。雖然只道「餬餅」，其實難見。雲門尋常一句具三句，人多作道理會，云：「麤言及細語，皆歸第一義。」若恁麼會，且去作座主開講。

如今禪和子多道：「超佛越祖之時，諸佛也踏在腳下。」所以雲門只向他道「餬餅」，既是餅餬，豈會超佛越祖之談？試去自看。諸方多去問邊，作言語說會，唯有雪竇頌得最好，自然殊別。

【頌】~t24;

超譚禪客問偏多， ~t14; (箇箇出來，作者箇見解，如麻似粟。) ~t24;

縫罅披離見也麼？ ~t14; (已在言前開口也。自屎不覺臭。) ~t24;

餬餅祝來猶不住， ~t14; (將木患子，換卻你眼睛了也。) ~t24;

至今天下有洩訛。 ~t14; (畫一圓相云：莫是者箇？咬人言語，有什麼了期？大地忙忙。)

【評唱】

「超談禪客問偏多」，此頌禪和子偏愛問。屎坑頭佛法、豬肉案上佛法，咬匝匝地。有者作圓相，土上加泥、添枷帶鎖。

「縫罅披離見也麼」，他致箇問處，大似縫罅。所以雲門見他問處縫罅，以餬餅攔縫塞定，他由自不肯住，卻更問。是故雪竇道：「餬餅祝來猶不住。」至今天下人有洩訛。

如今令人只管向「餬餅」上作解會，不然又去問「超佛越祖」處，作活計解會。既不在兩處作解會，畢竟在什麼處會？三十年後，待山僧換卻骨頭來，即向汝道。

~t34; 第八十三則 開土入浴

~t54; (璋按：本則為張本七八則。) ~t14;

【舉】~t24;

古有十六開士， ~t14; (成群作隊，有什麼用處？者一隊不啣留漢！) ~t24;

於浴僧時，隨例入室。 ~t14; (撞著露柱，漆桶作什麼？) ~t24;

忽悟水因。 ~t14; (惡水驀頭澆。) ~t24;

諸禪德，作麼生會他道「妙觸宣明」，「成佛子住」？ ~t14;

(更不干別人事，作麼生會他？撲落非他物，諸佛祖師，天下衲僧，者裏摸索不著，兩頭三面作什麼？) ~t24;

也須七穿八穴始得。 ~t14; (一棒一條痕，莫辜負山僧好。又撞著露柱。)

【評唱】

楞嚴會上，二十五聖中，跋陀婆羅菩薩與十六開士，各作梵行，乃說所得圓通，是二十五圓通之一數。因浴僧時，隨例入室，忽悟水因，云：「既不洗塵、亦不洗垢。」且道，洗箇什麼？若會得去，於中安然，得無所有，千箇萬箇，近傍不得。都無所得，是真般若；若有所得，是相似般若。

舉，二祖初見達摩云：「我心未寧，乞師安心。」達摩云：「將心來與汝安。」二祖云：「覓心了不可得。」摩云：「與汝安心竟。」者裏是性命之根本，衲僧家總不消得。許多葛藤，只消道箇「忽悟水因」，自然了得。「既不洗塵、亦不洗垢」，且道悟箇什麼？到這般田地，一點也用不得。道箇佛字，亦著不得；道箇八字，也不得。他道：「妙觸宣明，成佛子住。」宣則顯也、妙觸是明也。既悟「妙觸宣明，成佛子住」，即住佛地也。

而今人亦入室，亦洗水，亦恁麼觸，亦去垢，因什麼卻不悟？皆被塵境惑障，粘皮著骨，所以不能恁麼省悟去。若向者裏，洗亦無所得、觸亦無所得、水因亦無所得。且道，是妙觸宣明、不是妙觸宣明？若向者裏見得，便是妙觸宣明、成佛子住。而今亦觸，還見妙處麼？妙觸非常觸，與觸者合則為觸、離則非也。

玄沙過嶺，磕著腳指頭，以至德山行棒，豈不是妙觸宣明？雖然恁麼，也須是七穿八穴始得。若向身上摸索，有什麼交涉？你若七穿八穴去，何必入浴？於一毫端現寶王剎，坐微塵裏，轉大法輪，一處透得，千處百處一時透。莫守一窠一窟，一切處都是觀音入理之門。古人亦有聞聲悟道、見色明心。所以道，一切處皆是古人發機之地。若一人悟去則故是，為什麼十六開士一時悟去？所以古人同修同得、同證同悟、同行同解。

雪竇拈他教意，教人去「妙觸宣明」處會取。雪竇出他教意外頌出，免得人去教網裏，籠罩半醉半醒，要令洒洒落落。

【頌】~t24;

了事衲僧消一箇， ~t14; (現有一箇，朝打三千、暮打八百，跳出金剛圈，一個也不消得。) ~t24;

長連床上展腳臥； ~t14; (果然是箇瞌睡漢，論劫不論禪。) ~t24;

夢中曾說悟圓通， ~t14; (早是瞌睡，更寢語，你卻夢見。) ~t24;

香水洗來驀面唾。 ~t14; (咄！土上加泥，又添得一重。莫來痾我淨地上！)

【評唱】

「了事衲僧消一箇」，且道，了得什麼事？作家禪客，聊聞舉著，剔起便行。似恁麼衲僧，只消一箇；用十六箇，成群作隊作什麼？

「長連床上展腳臥」，古人道：「明明無迷悟，悟法即成迷；長舒兩腳臥，無悟亦無迷。」胸中無一事，飢來喫飯、困來打眠。雪竇意道，你若說入浴悟「妙觸宣明」，在者般無事衲僧分上，只似夢中說夢。所以道：「夢中曾說悟圓通，香水洗來驀面唾」，正是惡水驀頭澆，更說什麼「悟圓通」？雪竇道，似這般漢，正好驀頭驀面唾。山僧道：土上加泥又一重！

~t34;第八十四則 投子佛聲

~t54; (璋按：本則為張本第七九則。) ~t14;

【示眾】

大用現前，不存軌則；活捉生擒，不勞餘力。且道，是什麼人會？舉看：

【舉】~t24;

僧問投子：「一切聲是佛聲，是否？」 ~t14; (也解捋虎鬚。青天轟霹靂，屎臭不聞。) ~t24;

投子云：「是。」 ~t14; (賣身與你了也，拈放一邊，是何心行?) ~t24;

僧云：「和尚，莫屎沸碗鳴聲？」 ~t14; (只見錐頭利，不見鑿頭方。道什麼？果然納敗缺。) ~t24;

子便打。 ~t14; (著，好打。放過即不可。) ~t24;

又問：「麤言及細語，皆歸第一義，是否？」 ~t14; (第二回弄虎鬚，東西南北有影有響，抱賊叫屈。) ~t24;

子云：「是。」 ~t14; (又是賣身與你了也。陷虎之機，什麼心行?) ~t24;
僧云：「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？」 ~t14; (只見錐頭利。雖有逆水之波，亦是頭上無角、含血噴人。) ~t24;
子便打。 ~t14; (著，不可放過。因什麼休去? 好打。)

【評唱】

投子實頭，得逸群之辯。凡有致問，開口便見膽，不費纖毫力，坐斷他舌頭，可為運籌帷幄、決勝千里。者僧將聲色佛法見解，貼在額頭上，逢人便問。投子來風深辨，者僧知投子實頭，合下作箇圈圍，教投子入來，所以有後語。投子有陷虎之機，釣他後語出來。這僧去他答處便道：「和尚，莫屎沸碗鳴聲？」果然一釣便上。若是別人，不奈者僧何。投子具眼，隨後便打。咬豬狗底手腳，還他作家始得。左轉也隨他阿鞞鞞地、右轉也隨他阿鞞鞞地。者僧既是做箇圈圍，要來捋虎鬚，殊不知，投子更在他絳纒頭上，便打。這僧可惜許，有頭無尾。當時待他拈棒，便與掀倒禪床，直饒投子全機，也須是倒退三千里。

又問：「麤言及細語，皆歸第一義，是否？」投子亦云：「是」，一似前頭一般。僧云：「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？」子便打。者僧雖然作窠窟，也不妨奇特。若是禪床上老漢，頂門上無眼、肘後無符，也難折倒他。投子有轉身處，者僧既作箇道理，要攙令行，他卻到令行，依舊不奈投子老漢何。不見巖頭云：「若論戰也，箇箇立在箭鋒。」投子放去太遲，收來太疾。這僧若解轉身吐氣，豈不作得箇口似血盆底漢？衲僧家一不做、二不休，他既不能返，被投子穿卻鼻孔。

【頌】 ~t24;

投子投子， ~t14; (灼然，天下無者實頭老漢也。教壞人家男女。) ~t24;
機輪無阻。 ~t14; (有什麼奈何他處? 也有些子。) ~t24;
放一得二， ~t14; (換卻你眼睛，向什麼處見投子?) ~t24;
同彼同此。 ~t14; (恁麼來也喫棒，不恁麼來也喫棒，闍黎替他喫棒，好打。) ~t24;
可憐無限弄潮人， ~t14; (叢林中放出一箇半箇，放過者漢，天下衲僧要恁麼去。) ~t24;
畢竟還落潮中死。 ~t14; (可惜許。爭奈出者圈圍不得。愁人莫向愁人說，說向愁人愁煞人。) ~t24;
忽然活， ~t14; (禪床振動，驚殺山僧，倒退三千里。) ~t24;
百川倒流鬧聒聒。 ~t14; (嶮! 徒勞佇思，山僧不敢開口，拗折拄杖始得。)

【評唱】

「投子投子，機輪無阻」。投子尋常道：「你道投子實頭；忽然下山三步，有人問：『如何是投子實頭處？』你又作麼生祇對？」古人道：「機輪轉處，作者猶迷」。他機輪轉轉地，全無阻隔。所以雪竇頌他，放一得二。

不見僧問投子：「如何是佛法？」子云：「佛法。」「如何是法中法？」子云：「法中法。」投子接人，常用此機，只是一箇是字，兩回打他。所以雪竇道：「同彼同此」，此頌投子也。

末後頌者僧，「可憐無限弄潮人」，道「和尚莫屎沸碗鳴聲」，又云：「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」，是弄潮處。者僧作盡伎倆，依舊落在投子句中，便打，是「畢竟還落潮中死」。雪竇出者僧云：「忽然活」，適來便與掀倒禪床，投子也須倒退三千里，直得「百川倒流鬧聒聒」。非唯禪床震動，亦乃山川岌嶸、天地陡暗。苟忽一一如此，山僧且打退鼓。諸人且道，向什麼處安身立命？

~t34;第八十五則 趙州孩子

~t54; (璋按：本則當張本第八十則。) ~t14;

【舉】 ~t24;

僧問趙州和尚：「初生孩子，還具六識也無？」 ~t14; (閃電之機，說什麼初生孩子？過！) ~t24;

州云：「急水上打毬子。」 ~t14; (要驗過，俊鶻趁不及。) ~t24;

僧復問投子：「急水上打毬，意旨如何？」 ~t14; (也是作家同驗，還會得麼？過也。) ~t24;

投子云：「念念不停流。」 ~t14; (打葛藤漢。)

【評唱】

此六識，教家立為正本。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，因其所生，來為先鋒、去為殿後。古人道：「三界唯心、萬法唯識。」若證佛地，六識轉為四智，教家為之「改名不改體」。根塵識是三，前塵元不會分別。勝義根能發識、識能顯色分別，只是第六意識、第七末那識，能去執持世間一切影響事，令人煩惱不得自在。第八為之阿賴耶識，亦云「含藏識」，含藏一切善惡種子。

者僧知教意，將來問趙州，云：「初生孩子，還具六識也無？」初生孩子，雖具六識，

眼能見、耳能聞，只是不能分別六塵，是非、好惡、長短總不知。學道人，須要復如嬰孩，榮辱功名、違情順境，都動他不得。眼見色如盲、耳聞聲如聾，如癡如兀，其心不動，如須彌山。者箇是衲僧真實得力處。古人道：「衲被慳頭萬事休。」此時山僧都不會。若能如是，方有少分與古人相應。雖然如此，爭奈一點也瞞他不得，依舊山是山、水是水，無造作、無緣慮。如日月運於太虛，未嘗暫止，亦不道我有許多名相，如天普蓋、似地普擎。為無心故，所以長養萬物，亦不道我有許多功行。天地為無心故，所以長久；若有心，則有限。得道之人亦復如是，於無功用中施功用。一切違情順境，皆以慈心攝受。到者裏，古人尚自呵責道：「了了了時無可了、玄玄玄處亦須呵。」又云：「入聖超凡不作聲，臥龍長怖碧潭清。」人生若得長如此，大地那能留一名？然雖恁麼，更須跳出窠窟始得。

豈不見教中道：「第八不動地菩薩，以無功用智，於紅塵裏轉大法輪。於一切時中，行住坐臥，不拘得失，任運流入薩婆若海。」衲僧到者裏，都無執著，隨時自在。遇茶喫茶、遇飯喫飯。者箇向上，著箇定也不得、著箇不定也不得。石室行者云：「哆哆和和，初生孩子。」

南泉道：「老僧十八上，解作活計。」趙州道：「我十八上，解破家散宅。」又道：「我在南方行腳時，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處。」曹山問僧：「菩薩定中，聞香象渡河瀝瀝地。」僧云：「和尚流也。」山云：「灘下接取。」

《楞嚴經》云：「湛入合湛，歸識邊際。」《楞伽經》云：「相生執礙、想生妄想，流注生則逐妄流轉。若到無功用地，猶在流注相中，須是出得第三流注生相，方始自在。」所以為山問仰山云：「寂子如何？」仰山云：「和尚問他見解？問他行解？若問他行解，某甲不知；若是見解，如一瓶水注一瓶水。」若能如此，方可為一方之師。

趙州云：「急水上打毬子。」早是轉轉地，更向急水上打毬時，眨眼便過。《楞嚴經》云：「如急流水，望為恬靜，流急不見。非是無流，如遠望水。水本流急，為水紋細，故似恬靜。」趙州答處，意類如此。

其僧問投子：「急水上打毬子，意旨如何？」子云：「念念不停流。」自然與他問處恰好、答得只似一箇相似。古人不消計較，才聞便知落處了也。孩子六識，雖然無功用，「念念不停流」，如密水流。投子恁麼答，可謂深辨來風。

【頌】~t24;

六識無功伸一問， ~t14; (有耳如聾、有眼如盲。明鏡當臺，明珠在掌，一句道盡。) ~t24;

作家曾共辨來端。 ~t14; (何必要辨箇緇素?) ~t24;

茫茫急水打毬子， ~t14; (始終一貫，過也。道什麼?) ~t24;
落處不停誰解看? ~t14; (看則瞎。灘下接取，過也。)

【評唱】

「六識無功伸一問」，古人學道，養到者裏，謂之無功之功，與孩兒一般。雖有眼耳鼻舌身意，而不分別六塵，蓋無功用也。到者箇田地，便乃降龍伏虎、坐脫立亡，如今人但將目前萬境，一時歇欲，更何必第八地已上，方乃如是? 雖然無功用處，依舊見山是山、水是水、天是天、地是地。

只如趙州問投子：「大死底人，卻活時如何?」投子云：「不許夜行，投明須到。」趙州、投子是作家，乃宗門中傑出者。「藥忌何須鑿作家」? 故道：「作家曾共辨來端，茫茫急水打毬子」。投子道：「念念不停流」，諸人還知落處麼?

雪竇末後，教人自著眼看。所以道：「落處不停誰解看?」此是雪竇活人底句。且道，落在什麼處?

~t34; 第八十六則 藥山麈鹿
~t54; (璋按：本則為張本第八一則。) ~t14;

【示眾】

攬旗奪鼓，千聖莫窮；坐斷譎訛，萬機不到。不是神通，亦非法爾如然，且道，憑箇什麼道理，得恁麼奇特? 舉看。

【舉】 ~t24;

僧問藥山：「平田淺草，麈鹿成群。如何射得塵中塵?」 ~t14; (把髻投衙，擎頭帶角出來，腦後拔箭。) ~t24;

山云：「看箭。」 ~t14; (就身打劫，下坡不走，快便難逢。) ~t24;

僧放身便倒。 ~t14; (灼然不同，一死更不再活，弄精魂漢。) ~t24;

山云：「侍者拖出這死漢。」 ~t14; (據令而行，前箭猶輕後箭深，不勞再勘。) ~t24;

僧便走。 ~t14; (棺木裏瞠眼，死中卻活，猶有氣息在。) ~t24;

山云：「弄泥團漢，有什麼限?」 ~t14; (可惜許，放過。據令而行，雪上更加霜。) ~t24;

師拈云：「三步雖活，五步須死。」 ~t14;（一手抬、一手搦，直饒走百步也須是喪身失命。）

【評唱】

這箇公案，洞下為之「借事問」，亦為之「辨主問」。以明當機。

鹿與麀尋常易射，唯有麀中麀，是鹿中之王，最是難射。此麀常於巖石上利其角，角頭穎利，身亦越眾，護惜群鹿，虎亦不能近取，難射。者僧引來問，用明第一機。山云：「看箭。」作家宗師，不妨奇特，如擊石火、似閃電光。

豈不見，三平初參石鞏。鞏纔見，便作彎弓勢云：「看箭。」平撥開胸云：「此是殺人箭，如何是活人箭？」鞏彈弓絃三下，平便禮拜。鞏云：「三十年，一張弓，兩隻箭。今日只射得半箇聖人」，便拗折弓箭。法燈頌云：「古有石鞏師，架弓矢而坐。如是三十年，知音無一箇。三平中的來，父子相投和。子細返思量，元伊是射垛。」石鞏作略，與藥山一般。三平頂門具眼，向一句下便中的，一似藥山道「看箭」，其僧便作麀放身倒，者僧也是箇作家，只是有頭無尾。他做箇圈圓，要陷害藥山；爭奈藥山是作家，一向逼將去。山云：「侍者拖出者僧！」如展陣向前相似。其僧便走，也好是即是，爭奈不脫洒，粘腳粘手。所以藥山道：「弄泥團漢，有什麼限？」藥山當時，若無後語，千古之下，遭人檢點。

山云：「看箭。」者僧放身便倒，且道，是會不會？若是會，因什麼藥山卻恁麼道「弄泥團漢」？有什麼限？者箇最好，正似僧問德山：「學人仗鎊邪劍擬取師頭時，如何？」山引頸云：「叻！」巖頭問僧：「黃巢過後，曾收得劍麼？」僧云：「收得。」頭引頸云：「叻！」僧云：「師頭落地也。」者箇公案，都是陷虎之機，正類此。恰好藥山不管他，識得他破，只管逼將去。

雪竇道：「這僧三步雖活、五步須死。」者僧雖是好手，看箭便倒。山云：「侍者拖出！」佗便走。雪竇道：「只恐三步外不活！」當時若跳出五步外，天下人不奈他何。作家相見，須是始終賓主互換，無有間斷，方有自由自在分。這僧當時既不能始終，所以遭雪竇檢點。後面雪竇自用他語，頌出：

【頌】~t24;

麀中麀， ~t14;（高著眼看，擎頭帶角去也。）~t24;

君看取。 ~t14;（何似生？第二頭走，要射便射，看作什麼？）~t24;

下一箭， ~t14;（中也。須知藥山好手。）~t24;

走三步。 ~t14;（活潑潑地，只得三步，死了多時。）~t24;

~t24; 五步若活， ~t14; (有什麼? 跳百萬里。忽有箇死中得活時如何?) ~t24;
成群趁虎， ~t14; (二俱亦然，須與倒退始得。天下衲僧，放他出頭。) ~t24;
正眼從來付獵人。 ~t14; (爭奈藥山未肯承當者話。藥山即且止，雪竇又作麼生? 也
不干藥山事、不干山僧事、不干闍黎事。) ~t24;
師高聲云：「看箭。」 ~t14; (一狀領過，只是草窟裏作活計，須與他倒退始得。打
云：已塞咽喉了也。)

【評唱】

「塵中塵，君看取。」衲僧家須具塵中塵底眼、有塵中塵底用，有頭角有機關作
略，任是插翅猛虎、戴角大蟲，也只得全身遠害。者僧當時放身便倒，自道：我是「塵中
塵」。

「下一箭，走三步。」山云：「看箭！」放身便倒。山云：「侍者拖出。」僧便
走，甚好。只走三步。「五步若活，成群趁虎」，雪竇道，只恐五步外須死。當時若跳得
出，五步外活時，便能成群去趁虎。其塵中塵，角利如尖鎗，虎見怕之而走。塵為鹿中王，
能引群鹿，趁虎入別山。

雪竇後頌藥山，亦自有當機出身處。云：「正眼從來付獵人」，藥山如能射虎底獵
人，其僧如塵中塵。雪竇是時陞座，舉此話，都盧束作一團，高聲道一句云：「看箭！」坐
者立者，一時起不得。

~t34; 第八十七則 維摩不二
~t54; (璋按：本則為張本第八四則。) ~t14;

【示眾】

道是是，無可是；言非非，無可非。是非已去、得失亦忘，淨裸裸、赤洒洒。且
道，面前背後，是箇什麼？忽有箇衲僧出來道：「面前是佛殿三門，背後是寢堂方丈。」且
道，此人還具眼也無？若辨得此人，許你親見古人。試舉看：

【舉】 ~t24;
維摩詰問文殊師利： ~t14; (者漢太煞合闢一場去，合取狗口。) ~t24;
「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？」 ~t14; (知而故犯。) ~t24;

文殊師利曰：「如我意者， ~t14;（道什麼？直得分疏不下。擔枷過狀，把髻投衙。）~t24;

於一切法， ~t14;（喚什麼作「一切法」處？）~t24;

無言無說、 ~t14;（無言無說，道箇什麼？）~t24;

無示無識， ~t14;（無示無識，瞞別人去。）~t24;

離諸問答， ~t14;（道什麼？）~t24;

是為人不二法門。」 ~t14;（用「入」作什麼？用許多葛藤作什麼？）~t24;

於是文殊師利，問維摩詰：「我等各自說已。仁者當說，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？」

~t14;（者一靠，莫道金粟如來，設使三世諸佛，也開口不得。倒轉鎗頭也，刺殺人，中也。）~t24;

師云：「維摩道什麼？」 ~t14;（萬箭鑽心，咄！替他說道理。）~t24;

復云：「勘破了也。」 ~t14;（非但當時，即今也恁麼。雪竇也是賊過後張弓，雖然為眾竭力，爭奈禍出私門。你且道，雪竇還見得落處麼？夢也未夢見！說什麼勘破？嶮！金毛獅子也摸索不著。）

【評唱】

舉維摩緣起，維摩詰令諸大菩薩，各說不二法門。時三十一菩薩，皆以二見，合為一見，為不二法門。後問文殊。文殊曰：「如我意者，於一切法，無言無說、無示無識，離諸問答，是為人不二法門。」三十一人，以言遣言，文殊以無言遣言，一時掃蕩總不要，是為「入不二法門」。不知靈龜曳尾，似用掃帚掃塵。塵雖去已，掃跡由在。末後依前餘蹤跡，於是文殊問維摩詰：「我等各自說已，仁者當說，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？」維摩默然。

若是活漢，終不去死水裏浸卻。若作恁麼見解，如狂狗逐塊。雪竇亦不默然、亦不良久據坐，只去急處云：「維摩道什麼？」只如雪竇恁麼道：「還見維摩麼？」夢也未夢見在。

維摩乃過去古佛，亦有眷屬，助佛宣化，有不可思議辯才、有不可思議境界、有不可思議神通。於方丈室，容三萬二千獅子之座，坐百萬大眾，亦無寬狹，且道是什麼道理，喚作「神通妙用」得麼？且莫錯會！不二法門，唯有同得同證、共相知委，獨有文殊，可與酬對。雖然與麼，還免雪竇點檢也無？

雪竇恁麼道，也要與此二人相見，云：「維摩道什麼？」復云：「勘破了也。」什麼處是勘破處？只者些子，不拘得失、不落是非，如萬仞崖上捨得性命、跳得過去，許你親見維摩。如捨不得，大似羝羊觸藩。雪竇是捨得性命底人，所以頌出：

【頌】~t24;

咄！這維摩老。 ~t14; (咄！他作什麼？朝打三千、暮打八百，咄！得濟什麼？且道，咄他作什麼？) ~t24;

悲生空懊惱。 ~t14; (悲他作什麼？自有金剛王寶劍，為他閑事長無明，勞而無功。) ~t24;

臥疾毗耶離， ~t14; (因誰致得？帶累一切人。) ~t24;

全身太枯槁。 ~t14; (病則且置，為什麼口似匾擔？飯也喫不得，啼也啼不得。) ~t24;

七佛祖師來， ~t14; (客來須看，賊來須打，成群作隊，須是作家始得。) ~t24;

一室且頻掃。 ~t14; (猶有者箇在。尤來只在鬼窟裏作活計在。) ~t24;

請問不二門， ~t14; (若有可說，被他說了，打云：闍黎尋常尋不見。) ~t24;

當時便靠倒。 ~t14; (死中得活，猶有氣息在！) ~t24;

不靠倒，金毛獅子無處討。 ~t14; (咄！還見麼？)

【評唱】

「咄！這維摩老」，頭上先下一咄，作什麼？如金剛王寶劍直截，朝打三千、暮打八百始得。梵語維摩，此云無垢稱，亦云淨名，乃過去金粟如來也。僧問雲居簡和尚：「既是金粟如來，為甚卻現居士身？」對云：「他不爭人我。」大解脫底人，不拘成佛。若道他修業、務成佛道者，轉沒交涉。不見《圓覺經》云：「以輪迴心，生輪迴見，入於如來大寂滅海，終不能至。」永嘉道：「或是或非人不識，逆行順行天莫測。」順行入佛果位，逆行入眾生界。

壽禪師道：「直饒你磨鍊得到此田地，亦未可順你意在。」所以道：「悲生空懊惱。」

《維摩經》云：「為眾生病故，我亦有病。」「懊惱」即愁悶也。「臥疾毗耶離」，即示病於毗耶離城中也。

舉：唐時王玄策，奉使住西域。過維摩之室，以笏縱橫量之，得十笏，因名方丈。「全身太枯槁」，說維摩病容。

「七佛祖師來」，文殊是七佛之師，承世尊旨，住彼問疾。「一室且頻掃」，乃方丈內除去所有，唯留一榻，以待文殊。殊至，便問不二法門。所以雪竇道：「請問不二門，當時便靠倒。」維摩口似匾擔，如今禪和子便道：「無語是靠倒」，且莫錯會好！

雪竇拶到萬仞懸崖上，卻道：「不靠倒」，一手抬、一手搦，有者般手腳。此頌「維摩道什麼」。

「金毛獅子無處討」，非但當時，即今也恁麼，還見維摩老麼？盡山河大地、草芥人畜

~t54; (璋按：「畜」，一夜本誤為「蓄」，據張本校改) ~t14; 皆變作金毛獅子，也摸索不著。

~t34; 第八十八則 桐峰虎聲

~t54; (璋按：本則為張本第八五則。) ~t14;

【示眾】

把斷世界、不漏絲毫。盡大地人，亡鋒結舌，是衲僧正令；頂門放光，照破四天下，是衲僧金剛眼睛；點鐵成金、或擒或縱，是衲僧拄杖子；坐斷天下人舌頭，直得無出氣處，倒退三千里，是衲僧氣宇。且道，總不恁麼時，畢竟是什麼人？舉看。

【舉】 ~t24;

僧到桐峰庵主處，便問：「這裏忽逢大蟲，又作麼生？」 ~t14;

(作家弄影，草窟裏有一箇半箇。) ~t24;

庵主便作虎聲， ~t14; (將錯就錯，也有爪牙；同生同死，承言須會宗，勿自立規矩。) ~t24;

僧便作怕勢， ~t14; (兩箇弄泥團漢，似則似、是則不是，見機而作。) ~t24;

庵主呵呵大笑。 ~t14; (猶較些子。笑中有刀，亦能放亦能收。) ~t24;

僧云：「這老賊！」 ~t14; (也是分破。兩個都放過，敗也!) ~t24;

主云：「爭奈老僧何？」 ~t14; (劈耳便掌，可惜放過，雪上加霜。) ~t24;

僧休去。 ~t14; (蒼天蒼天，兩箇俱不了。) ~t24;

師云：「是即是，兩箇惡賊，只解掩耳偷鈴。」 ~t14; (言猶在耳，天下衲僧都不到。二俱不了，遭人檢點。)

【評唱】

大雄山派下，有四庵主：大梅、白雲、虎溪、桐峰。

看他一人恁麼，且道，譏訛在什麼處？古人一機一境、一言一句，雖然出在臨時，若是眼目周正，自然活潑潑地。雪竇拈來，教人識邪正辨得失。雖然如此，達人分上，無得無失。若以得失見他古人，則勿交涉。須是各各窮到無得無失處，然後以得失辨人。若一向去揀擇言句，又何時得了去？

不見雲門道：「『者箇是公才底語、者箇是就身打出語、者箇是曹山道底語，者箇是公

體底語、那箇是體底語』，古人暫時拈弄，豈有勝負、是非、得失？」

桐峰見臨濟，其時在深山間卓庵。僧到彼中，遂問云：「這裏忽逢大蟲，又作麼生？」峰作虎聲，好就事便行。者僧亦會，將錯就錯，便作怕勢。桐峰呵呵大笑。僧云：「者老賊！」峰云：「爭奈老僧何？」是則是，兩箇俱不了。千古之下，遭人檢點，所以雪竇道：「是則是，兩箇惡賊，只解掩耳偷鈴。」

他二人雖皆是賊，當機不用，所以掩耳偷鈴。此二人如排百萬軍陣，卻只鬥掃帚檝相殺。若論此事，須是殺人不眨眼底手腳。若一向縱不擒、一向殺不活，不免遭人怪笑。雖然如是，他古人無許多事。看他兩箇恁麼，總是見機而變。

五祖道：「神通遊戲三昧、慧炬三昧、莊嚴王三昧，自是後人腳跟不點地，只去檢點古人，便道『有得失』。」有底道：「分明是庵主落節。」且喜勿交涉！

雪竇道：「他二人相見，皆有放過處。」其僧道：「者裏忽逢大蟲時如何？」峰便作虎聲，是放過處。乃至庵主道：「爭奈老僧何？」亦是放過處，著著落在第二機。

雪竇道：「要用便用。」如今人聞恁麼道，便道：「當時好與行令，且莫盲枷瞎棒！」且如德山入門便棒、臨濟入門便喝，古人意作麼生？雪竇後面，便只恁麼頌，又作麼生免得掩耳偷鈴？

【頌】~t24;

見之不取， ~t14; (蹉過了也，已是千里萬里。) ~t24;

思之千里； ~t14; (悔不慎當初，蒼天蒼天。) ~t24;

好箇斑斑， ~t14; (爭奈未解用在？闍黎自領出去。) ~t24;

爪牙未備。 ~t14; (只為用處不明，待爪牙備即向闍黎道。) ~t24;

君不見，大雄山下忽相逢， ~t14; (有條攀條、無條攀例。) ~t24;

落落聲光皆振地。 ~t14; (者大蟲，較些子，何不恁麼去？幾箇男兒是丈夫！) ~t24;

大丈夫見也無？ ~t14; (老婆心切，若解見同生同死，雪竇打葛藤。) ~t24;

收虎尾兮捋虎鬚。 ~t14; (忽然突出又如何？天下衲僧，總在這裏。忽有箇出來便與一撈。一撈若無放你三十棒，教你轉身吐氣。打云：何不道者老賊？)

【評唱】

「見之不取，思之千里」，正當嶮處，卻不能用。等他道「爭奈老僧何」，好與本分草料。當時若下得箇手腳，他必須有後句。二人只解放不解收，見之不取，早是白雲萬里。說

什麼「思之千里」？

「好箇斑斑，爪牙未備」，是則是。者箇大蟲，也解藏牙伏爪，爭奈不解咬人！

「君不見，大雄山下忽相逢，落落聲光皆振地」。者兩句引黃檗、百丈採菌子話，雪竇引用，明此公案。聲光磊落落，皆振於大地。也者箇些子，轉變自在，要句中有出身之路。

「大丈夫見也無」，還見麼？「收虎尾兮捋虎鬚」，也須是本分。任你收得虎尾、捋得虎鬚，未免一時穿卻鼻孔。

~t34;第八十九則 雲門光明

~t54; (璋按：本則為張本八六則。) ~t14;

【示眾】

把斷世界，不漏絲毫；截斷眾流，不存涓滴。開口便錯、擬議即差。且道，作麼生是「具透關眼」？請試舉看：

【舉】 ~t24;

雲門大師垂語云：「人人盡有光明在。」 ~t14; (黑漆桶。) ~t24;

看時不見暗昏昏。 ~t14; (看時瞎。) ~t24;

作麼生是諸人光明？ ~t14; (山是山，黑漆桶裏洗墨汁。) ~t24;

自代云：「廚庫三門。」 ~t14; (老婆心切，打葛藤作什麼?) ~t24;

又云：「好事不如無。」 ~t14; (自知較一半，猶較些子。)

【評唱】

雲門室中，垂此語接人：「你諸人腳跟下，人人各有一段光明。輝騰今古、迴絕廉纖。」雖然光明，恰到問著，又卻不會，豈不是「暗昏昏」？二十年垂示，無人會他語得。香林後來請他代語。門云：「廚庫三門。」又云：「好事不如無」。尋常代語只一句，者裏為什麼卻兩句？前頭一句，略與你開一線路教你見。若是箇漢，聊聞便會。他又怕人滯在此，末後更道：「好事不如無」，依然與你掃卻。如今人聞道：「人人有箇光明」，便去瞠眼云：「那裏是廚庫？那裏是三門？」且得沒交涉。所以道：「識取鉤頭意，莫認定盤星。」此事不在眼上、亦不在境上，須是絕知見得失是非，淨裸裸、赤洒洒，各各當人分上究取始得。

雲門道：「日裏來往，日裏辨人。忽然中夜，教取箇物來，未曾到處，作麼生取？」《參同契》云：「當明中有暗，勿以暗相遇；當暗中有明，勿以明相睹。」坐斷明暗，是箇什麼？所以道：「心花發明、照十方刹。」盤山道：「光非照境，境亦非存；光境俱亡，復是何物？」又云：「即此見聞，更無餘物可呈君。」但會取末後一句了，卻去前頭遊戲，畢竟不在裏頭作活計。古人云：「以無住本，立一切法，不得去者裏弄光影弄精魂，又不得作無事會。」古人道：「寧可起有見如須彌山，不可起無見如芥子許。」二乘人墮於此也。

【頌】~t24;

自照列孤明， ~t14; (森羅萬象，賓主交參。裂轉鼻孔，瞎漢作什麼?) ~t24;

為君通一線。 ~t14; (何止一線? 十日並照，放一線道即得。) ~t24;

花謝樹無影， ~t14; (打葛藤! 有什麼了期，向什麼處摸索?) ~t24;

看時誰不見? ~t14; (瞎! 不可總扶籬摸壁，兩瞎三瞎。) ~t24;

見不見， ~t14; (二俱坐斷，瞎。) ~t24;

倒騎牛兮入佛殿。 ~t14; (中三門前合掌，還我話頭來。打云：向什麼處去? 雪竇也是鬼窟裏作活計，還會麼? 半夜日頭出、日午打三更。)

【評唱】

「自照列孤明」，自家腳跟下，本有一段光明，只是尋常用得暗。所以雲門道：「與你羅列此光明。」作麼生是諸人光明? 「廚庫三門」，此是雲門列孤明處也。

盤山道：「心月孤圓，光含萬象；光非照境、境亦非存」，者裏是真常獨照，然後為君通一線，亦怕人著在「廚庫三門」處。卻道：「花謝樹無影」，日又落、月又黑，盡乾坤大地，黑漫漫地，你還見麼?

「看時誰不見」，且道，是誰不見? 到者裏，當明中有暗，勿以暗相睹；當暗中有明，勿以明相遇。明暗各相對，彼此如前後步，自可見。

雪竇道：「見不見」，頌「好事不如無」。合見又不見，合明又不明。「倒騎牛兮入佛殿」，還入墨汁桶裏去也。須是你自騎牛入佛殿，看道是什麼道理?

~t34;第九十則 雲門藥病

~t54; (璋按：本則為張本第八七則。) ~t14;

【示眾】

明眼漢沒窠臼，有時孤峰頂上草漫漫、有時鬧市叢中赤洒洒。忽若忿怒那吒，現三頭六臂；忽若日面月面，放普攝慈光，於一塵現一切身，為隨類人和泥合水。忽若撥開向上一竅，佛眼也覷不著；設使千聖出來，亦須倒退三千里，還有同得同證者麼？舉看。

【舉】 ~t24;

雲門大師示眾云：「藥病相治。 ~t14; (一合相不可得。) ~t24;
盡大地是藥， ~t14; (苦瓠連根苦，攙過那邊。) ~t24;
那箇是自己？」 ~t14; (甜瓜徹蒂甜，那裏得者箇消息來?)

【評唱】

雲門道：「藥病相治，盡大地是藥，那箇是自己？」還有出頭處麼？二六時中，只管看取壁立千仞。德山棒如雨點、臨濟喝似雷奔，則且止，釋迦自釋迦、彌勒自彌勒，未知落處者，往往作藥病相治會。世尊四十九年，三百餘會，應機設教，皆是應病與藥。古人道：「如將蜜果換苦葫蘆相似。」

「盡大地是藥」，你向什麼處插觜？若插得觜，有轉身吐氣處，許你親見雲門。你若回顧躊躇，插觜不得。雲門在你腳跟下「藥病相治」！尋常語論，你若著有，便與你說無；你若著無，與你說有；你若著不有不無，與你去埃蓋堆上，現丈六金身，頭出頭沒卻易。只如今盡大地萬象森羅，乃至自己，一時是藥。當恁麼時節，卻喚那箇是你自己？你若一向喚作藥會，直待彌勒佛下生，也未見雲門在。且畢竟如何？識取鉤頭意、莫認定盤星。

文殊一日令善財採藥。善財拈一莖草，度與文殊。殊云：「此藥亦能殺人、亦能活人。」者箇藥病相治話，最難會。雲門室中，愛舉此語接人。

金鵝長老訪雪竇。他是箇作家，乃臨濟下尊宿，與雪竇論此「藥病相治」話。二人一夜到天曉，方能盡善。到者裏，學解思量計較，總使不著。雪竇後有頌送他道：「藥病相治見最難，萬重關鎖太無端。金鵝道者來相訪，學海波瀾一夜乾。」雪竇後面頌，最有工夫，他意亦在賓亦在主，自可見。

【頌】 ~t24;

盡大地是藥， ~t14; (教誰辨的？撒砂撒土，架高處著。) ~t24;
古今何太錯！ ~t14; (言中有響，一筆勾下，咄！) ~t24;



閉門不造車， ~t14; (大小雪竇為眾竭力，坦蕩蕩不掛一絲毫，阿誰有閑工夫鬼窟裏作活計?) ~t24;

通途自寥廓。 ~t14; (下腳入草，上馬見路，信手拈來，不妨奇特。) ~t24;

錯錯! ~t14; (雙劍倚天、一箭落雙鷗。) ~t24;

鼻孔遼天亦穿卻。 ~t14; (頭落了也，已穿卻了也。)

【評唱】

云：「盡大地是藥」，「古今何太錯」。你若喚作藥會，古今一時錯了也。雪竇道：「有般漢不識截斷大梅腳跟，只管道『貪程太速』。」他能截斷雲門腳跟，為雲門者一句語，惑亂天下人。雲門云：「拄杖子是浪，許你七縱八橫；盡大地是浪，看你頭出頭沒。」

「閉門不造車，通途自寥廓。」雪竇道：「為你通一線道。」你若閉門造車、出門合轍，濟什麼事？我這裏閉門也不造車，出門自然寥廓。所以道：「通途自寥廓。」他者裏略露些子縫罅教人見，又連忙卻道：「錯錯。」前頭也錯、後頭也錯，誰知雪竇開一線路，也是錯？然「鼻孔遼天」，為什麼卻被你穿卻？要會麼？更參三十年！你有拄杖子，我與你拄杖子；若無拄杖子，不免穿卻你鼻孔。

~t34;第九十一則 玄沙三病

~t54; (璋按：本則為張本第八八則。) ~t14;

【示眾】

門庭施設，且恁麼破二作三；入理深談，也須七穿八穴。當機敲點，擊碎金鎖玄關；據

令而行，直得掃蹤滅跡。且道，謾訛在什麼處？頂門具眼者，試辨看。

【舉】 ~t24;

玄沙示眾云：「諸方老宿，盡道接物利生， ~t14; (隨分開箇舖蓆，隨家豐儉。) ~t24;

忽遇三種病人來，作麼生接? ~t14; (打草蛇驚。山僧只得目瞪口呆，管取倒退三千里。) ~t24;

患盲者，拈搥豎拂，他又不見； ~t14; (端的瞎，即接物利生，未必盲在。) ~t24;

患聾者，語言三昧，他不又聞； ~t14; (端的聾，即接物利生，未必聾在。) ~t24;

患啞者，教伊說，又說不得。 ~t14; (端的啞，即接物利生，未必啞在。) ~t24;

且作麼生接？若接此人不得，佛法無靈驗。」 ~t14; (誠哉是言也。山僧只管拱手歸降，已接了)

打！) ~t24;

僧請益雲門。 ~t14; (也要諸人共知著。) ~t24;

門云：「汝禮拜著。」 ~t14; (風行草偃，咄咄！) ~t24;

僧禮拜起。 ~t14; (者僧拗折拄杖子。) ~t24;

門以拄杖捏。僧退後，門云：「汝不是患盲。」 ~t14; (端的瞎，莫道者僧患盲。) ~t24;

復喚近前來，僧近前。 ~t14; (第二杓惡水潑，觀音來也，當時好與一喝。) ~t24;

門云：「汝不是患聾。」 ~t14; (端的聾，莫道者僧聾。) ~t24;

乃云：「還會麼？」 ~t14; (何不與本分草料，當時好莫作聲。) ~t24;

僧云：「不會。」 ~t14; (兩重公案，蒼天蒼天。) ~t24;

門云：「汝不是患啞。」 ~t14; (端的啞，口吧吧，莫只道這僧啞。) ~t24;

其僧於此有省。 ~t14; (賊過後張弓，討什麼碗?)

【評唱】

玄沙參到絕情塵意想、絕見聞處，淨裸裸、赤洒洒，方解恁麼道。是時諸方列剎相望，尋常示眾云：「諸方老宿盡道：『接物利生』，忽遇三種病人來，作麼生接？若作聾盲啞啞會，卒摸索不著。」所以道，莫向句中死，須是會玄沙意始得。

玄沙常以此語接人。有僧久在玄沙處，一日上堂，僧問和尚：「三種病人話，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？」沙云：「許。」僧便珍重而出。沙云：「不是不是。」者僧會得玄沙意。後來法眼云：「我當時見羅漢和尚舉者僧語，便會三種病人話。若道者僧不會，法眼為什麼卻恁麼道？若道會，玄沙為什麼卻道『不是不是』？」地藏云：「聞和尚有三種病人話，是否？」沙云：「是。」藏云：「桂琛現有眼耳鼻舌，和尚作麼生接？」玄沙便休去。會得玄沙意，不在言句上。他會底人，自然殊別。

後有僧舉似雲門。門便會他意云：「汝禮拜著。」僧禮拜起。門以拄杖捏，僧退後。當時便與掀倒禪床，免見他許多葛藤！且道，雲門與玄沙，會處是同是別？他兩個會得，都只一般。古人出來，作百千萬億種方便，意在鉤頭。

五祖云：「一人說得卻不會，一人卻會說不得，二人來參，如何辨得？」若辨此二人不得，如何為人？若會了，才入門來，便云：「我著草鞋，在你肚裏走幾匝了也，猶自不省！討什麼碗出去？」且莫作聾盲啞啞會，若與麼會，不見他意。所以道，眼見色，與盲等；耳聽聲，與聾等；口談說，與啞等。又道：「滿眼不見色，滿耳不聞聲，文殊常觸目，觀音塞耳根。」到者裏，眼見如盲、耳聞如聾，方能與玄沙意。不爭多，諸人還知盲聾啞啞子漢落

處麼？

【頌】~t24;

盲聾啞啞， ~t14; (已在言前三竅俱明，只作三段。) ~t24;

杳絕機宜。 ~t14; (向什麼處摸索？還作得計較麼？有什麼交涉？) ~t24;

天上天下， ~t14; (正理自然，我也恁麼。) ~t24;

堪笑堪悲！ ~t14; (笑箇什麼？悲箇什麼？) ~t24;

離朱不辨正色， ~t14; (眼瞎，巧匠不留蹤，端的瞎！) ~t24;

師曠豈識玄絲？ ~t14; (耳聾，端的聾！大功不豎賞。) ~t24;

爭如獨坐虛窗下， ~t14; (須是恁麼始得。莫向鬼窟裏作活計，打破漆桶。) ~t24;

葉落花開自有時。 ~t14; (即今是什麼時節？切不得作無事會。今日從朝至暮、明日從朝至暮。) ~t24;

復云：「還會也無？ ~t14; (重說偈言。) ~t24;

無孔鐵鎚！」 ~t14; (自頌出去，著無孔鐵槌，可惜放過，打！)

【評唱】

「盲聾啞啞，杳絕機宜」，盡你見與不見、盡你聞與不聞、盡你說與不說，雪竇一時與你掃卻了也。直得盲聾啞啞、見解機宜、計較得失，一時杳絕，總用不著。者箇向上，可謂真盲聾啞啞，無機無宜。

「天上天下，堪笑堪悲」，雪竇一手抬一手搵，且道，笑箇什麼？悲箇什麼？堪笑是啞卻不啞、是聾卻不聾、是盲卻不盲，堪悲他明明不盲卻盲、明明不聾卻聾、明明不啞卻啞。

「離朱不辨正色」，不辨青黃赤白，正是瞎漢。離婁，黃帝時人，百里察秋毫，其目甚明。黃帝游於赤水，遺其玄珠，令離朱尋之，尋不得；令契詬尋之，亦尋不得；令罔象尋方得。故云：「罔象到時光燦爛，離婁行處浪滔天」，者箇是高妙處。雖離婁之目，亦辨他正色不得。

「師曠豈識玄絲」，周時絳州晉景公之子，字子野，善彈能別五音六律，隔山聞蟻叫。時晉與楚爭霸，曠唯鼓琴，撥動風絃，知楚必無功。雖然如是，雪竇道：「他尚未識玄絲在，不聾卻是聾底人。」者箇高處玄妙音，師曠亦識不得。雪竇道：「我亦不作離婁、亦不作師曠。」

「爭如獨坐虛窗下，葉落花開自有時」，若到此境界，雖見似不見、雖聞似不聞、雖說似不說。飢來喫飯、困即打眠，任他葉落花開，秋來葉落、春至花開，各自有時節，雪竇一

時掃蕩了也。

又放一線道。復云：「還會也無？」雪竇力盡神疲，只道得箇「無孔鐵鎚」。者箇一句，急著眼方見，若擬議即蹉過。

師舉拂子云：「還見麼？」敲禪床一下云：「還聞麼？」便下禪床云：「還說得麼？」

~t34;第九十二則 雲巖大悲

~t54; (璋按：本則為張本第八九則。) ~t14;

【示眾】

通身是眼，見不到；通身是耳，聞不及；通身是口，說不得；通身是心，鑒不出。「通身」則且致，忽若無眼，作麼生見？無耳，作麼生聞？無口，又作麼生說？無心，又作麼生鑑？若向者裏撥得一線路，便與古佛同參。且道，參箇什麼人？

【舉】~t24;

雲巖問道吾：「大悲菩薩，用許多手眼作什麼？」~t14; (當時好與本分草料，你尋常走上走下作什麼?) ~t24;

吾云：「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头。」 ~t14; (何不用本分草料？一盲引眾盲。) ~t24;

巖云：「我會也。」 ~t14; (將錯就錯，賺殺一般人，同坑無異土。) ~t24;

吾云：「汝作麼生會？」 ~t14; (何堪更問？也要問過，好與一撈。) ~t24;

巖云：「遍身是手眼。」 ~t14; (有什麼交涉？鬼窟裏作活計，泥裏洗土塊。) ~t24;

吾云：「道即太殺道，只得八成。」 ~t14; (同坑無異土，奴見婢慙慙，癩兒牽伴。) ~t24;

巖云：「師兄作麼生？」 ~t14; (取人處分又爭得？好與一撈。) ~t24;

吾云：「通身是手眼。」 ~t14; (蝦跳不出斗。換卻眼睛移卻舌，還得十成也未？喚爹爹作爺！)

【評唱】

雲巖與道吾同參藥山，四十年脅不著蓆。藥山出曹洞一宗，有三人禪子盛行。雲巖下洞山、道吾下石霜、船子下夾山。

大悲菩薩，有八萬四千母陀羅臂。大悲有許多手眼，諸人還有也無？百丈云：「一切語言，皆宛轉歸自己。」

雲巖常隨道吾，咨參決擇。一日問：「大悲菩薩，用許多手眼作什麼？」當初好與他劈

脊便打，免見後面許多葛藤。道吾慈悲，不能如此，卻與他說道理，意要教他自會，卻道：「如人夜中，背手摸枕子。」正當夜深無燈光，將手去摸枕子，且道，眼在什麼處？他便道：「我會。」吾云：「汝作麼生會？」巖云：「遍身是手眼。」吾云：「道即太殺道，只得八成。」巖云：「師兄作麼生？」吾云：「通身是手眼」。且道，遍身底是？通身底是？他道「通身是手眼」，雖似爛泥，卻有脫洒。

如今人多去作情解云：「遍身底不是，通身底是。」只管去咬他古人言句上死卻。殊不知，古人意不在言句上，此皆是事不獲已而用之。如今下注腳、立格，則道：「若透得此公案，多作罷參會。以手摸燈籠、摸渾身、摸露柱，盡作通身話會。」若恁麼會，壞他古人不少。所以道：「他參活句、不參死句」，須是絕情塵意想、淨裸裸地，方可見得此大悲話。

不見曹山問僧：「『佛真法身，猶如虛空；應物現形，如水中月』，作麼生會？」僧云：「如驢覷井。」山云：「道即太煞道，只得八成。」僧云：「和尚如何？」山云：「如井覷驢。」正同此意。你若向語上見，總出雲巖、道吾、曹山圈續不得。雪竇是作家，不向句下死，直向二人頭上行，方能頌。

【頌】~t24;

「遍身是」，~t14; (四肢八節，未是衲僧極則事。)~t24;

「通身是」，~t14; (頂門有半邊，猶在窠窟裏。)~t24;

拈來猶較十萬里。~t14; (放過即不可，何止十萬里?)~t24;

展翅崩騰六合雲，~t14; (小境界，點！將謂奇特。)~t24;

搏風鼓蕩四溟水。~t14; (些子塵埃，過！天下不奈何。)~t24;

是何埃壘兮忽生？~t14; (重為禪人下箇注腳，斬！拈卻著那裏?)~t24;

那箇毫釐兮未止。~t14; (筭！截。吹散了也。)~t24;

君不見，網珠垂範影重重，~t14; (大小雪竇作者去就，可惜許！依舊打葛藤。)

~t24;

棒頭手眼從何起？~t14; (咄！賊過後張弓，放你不得。盡大地人無出氣處，放過須喫棒，打。)~t24;

喝！~t14; (且道，山僧底是？雪竇底是？咄！三喝四喝後，又作麼生?)

【評唱】

「遍身是、通身是」，若道背手摸枕子底是，以手摸渾身底是，盡是鬼窟裏作活計。「遍身」、「通身」總不是，若要以情識去見他大悲話，直是「猶較十萬里」。雪竇一句語道：「拈來猶較十萬里」。後句頌雲巖、道吾奇特處，云：「展翅崩騰六合雲，搏風鼓蕩四溟

水」。大鵬吞龍，以翅搏風鼓浪，水自開三千里，遂取龍而吞。雪竇道，你真得似大鵬搏風鼓浪，也太煞雄壯。若以大悲手眼話觀之，只是些子塵埃相似，又似一毫釐之風吹未止相似。雪竇道：「你以手摸身，用作手眼，堪作何用？」於此話上，直是未在。所以道：「是何埃壘兮忽生？那箇毫釐兮止」，雪竇一時拂跡了也。後面依舊漏逗，說箇喻子，依舊只在圈續裏。「君不見網珠垂範影重重」，如帝網明珠，以用垂範相似。「手眼」且道落在什麼處？

華嚴宗中，立四法界：一理法界，明一味平等故；二事法界，明全理成事故；三理事無礙法界，明理事相融、大小無礙故；四事事無礙法界，明一事遍入一切事，一切事遍攝一切事，同時交參無礙故。所以道：「一塵才舉，大地全收；一塵合法界、法界歸一塵。」一塵既爾，諸法皆然。

網珠乃帝釋善法堂前，以摩尼珠為網。凡一珠中映現百千珠，而百千珠俱現一珠中，交映重重、主伴無盡，此用明事事無礙法界也。如賢首鏡燈喻相似，乃十法界，交互涉入一切，一切入一切。喻世尊成道，不離菩提樹下；七處九會，說法似帝網珠，垂示理事無礙底法門。然六相義甚明，但為眾生日用而不知。

雪竇拈帝網珠垂範，比喻大悲手眼話，直似如此。你若善能向此珠網中，用得拄杖子，神通妙用、出入無礙，方可見得手眼。所以雪竇道：「棒頭手眼從何起」，教你向棒頭取證，喝下承當得，不妨奇特。

只如德山入門便棒，且道，手眼在什麼處？臨濟入門便喝，手眼亦在什麼處？且道，他為什麼更著箇「喝」字？

~t34;第九十三則 智門般若

~t54; (璋按：本則為張本第九十則。) ~t14;

【示眾】

聲前一句，千聖不傳；面前一絲，長時無間。淨裸裸、赤洒洒，露地白牛，身卓朔。作麼生？試舉看。

【舉】 ~t24;

僧問智門：「如何是般若體？」 ~t14; (通身無影像，坐斷天下人舌頭，用體作什麼？) ~t24;

門云：「蚌含明月。」 ~t14; (光吞萬象則且致，棒頭正眼事如何？曲不藏直，雪上加霜又一重。) ~t24;

僧云：「如何是般若用？」 ~t14; (倒退三千，要用作什麼?) ~t24;
門云：「兔子懷胎。」 ~t14; (嶮！苦瓠連根苦、甜瓜徹蒂甜，向光影中作活計。)

【評唱】

僧問智門：「如何是般若體？」者話都用中秋意，古人要意卻不在蚌兔上。他是雲門下尊宿。一句須具三句，不消安排，自然恰好。便去嶮處答，略露些子鋒鏘，不妨奇特。雖然如此，他古人終不去弄光影，只與你指些子路頭，教人易見。到中秋月夜，蚌於水上浮，開口含月光，感陰精而生珠。若中秋夜有月，其珠則多；若無月，其珠則少。

「如何是般若用」？門云：「兔子懷胎」，只是一般。兔屬陰，於中秋夜有月，開口吞月光，便乃懷胎，向口中生兒。其夜有月則兔多、無月則兔少，他古人答處，無許多事，借此光明，答般若光也。雖然與麼，他意不在言句上，自是後人去言句上作活計。

不見盤山云：「心月孤圓，光吞萬象，光非照境、境亦非存。光境俱亡，復是何物？」你若瞠眼喚作「光」，正是情上生解、空裏釘橛。

古人道：「汝等諸人，六根門頭，晝夜放光明，照破山河大地，不只眼根放光，鼻舌身意，亦皆放光也。」到者裏，直須打疊六根下，無一星事，淨裸裸赤洒洒地，方見此話落處。雪竇正恁麼頌：

【頌】 ~t24;

一片虛凝絕調情， ~t14; (擬心即差、動念即乖，佛現也覩不見。) ~t24;

人天從此見空生。 ~t14; (須菩提也好與三十棒，者老漢作什麼？設使須菩提也倒退三千里。) ~t24;

蚌含玄兔深深意， ~t14; (也是當時人始得，有什麼意？何須更用「深深意」！) ~t24;

曾與禪家作戰爭。 ~t14; (干戈已息，天下太平，還會麼？打云：闍黎得多少?)

【評唱】

「一片虛凝絕調情」，當頭一句便頌得好，自然見古人意。六根沈湛，是箇什麼？只者一片，虛明凝寂，不消天上討、不必去人間求，自然常光現前，是處壁立千仞，調情即是，絕情塵言調。法眼頌云：「理極忘情調，如何有喻齊？到頭霜夜月，任運落前溪。」永嘉云：「心是根，法是塵，兩種猶如鏡上痕。塵垢盡時光始現，心法雙忘性即真。」又古時有僧住庵，洞山去見，遂燒卻庵去。頌云：「三間茆屋從來住，一道神光萬境閑；莫把是非來辨我，浮生穿鑿不相干。」此頌亦見得「一片虛凝絕調情」。

~t14;「人天從此見空生」，須菩提巖中宴坐，天帝釋雨花讚歎。善說般若，且不說體不說用。若於此見得，便可見得智門語「蚌含明月、兔子懷胎」。

古人意雖不在言句上，爭奈答處有深深之意旨？切不得作道理會。「曾與禪家作戰爭」，天下禪和子，鬧浩浩地商量，也須是自著眼看，始得。

~t34;第九十四則 楞嚴不見

~t54;（璋按：一夜本此則無「示眾」，茲錄張本「垂示」如下：

聲前一句，千聖不傳；面前一絲，長時無間。淨裸裸、赤灑灑，露地白牛；眼卓朔、耳卓朔，金毛獅子。則且置，且道，作麼生是露地白牛？）~t14;

【舉】~t24;

《楞嚴經》云：「吾不見時， ~t14;（好箇消息。）~t24;

何不見吾不見之處？ ~t14;（用「見」作什麼？）~t24;

若見不見，自然非彼不見之相； ~t14;（咄！有什麼閑工夫？釋迦老子既是不見，兩頭三面。）~t24;

若不見吾不見之地， ~t14;（向什麼處去？口頭聲色，更說什麼？）~t24;

自然非物， ~t14;（按牛頭喫草。）~t24;

云何非汝？」 ~t14;（咄！你說得總沒交涉。還見釋迦老子麼？）

【評唱】

雪竇引此經文，意不盡，全行可見。經云：「若見是物，則汝亦可見吾之見；若同見者，名為見吾。」「吾不見時，何不見吾不見之處？若見不見，自然非彼不見之相；若不見吾不見之地，自然非物，云何非汝？」「又則汝今見物之時~t54;（璋按：「汝」字一夜本原作「如」，今依《楞嚴經》原文校改）~t14;，汝既見物，物亦見汝。體性紛雜，則汝與我，並諸世間，不成安立，阿難，若汝見時，是汝非我；見性周遍，非汝而誰？」~t54;（璋按：以上諸句，一夜本「難」誤作「誰」，「若」誤作「即」，據《楞嚴經》校改。）~t14;

阿難意道，世界、燈籠、露柱，亦可有名，亦要教世尊指出，此「妙精元明」喚作什麼物，教我見佛意？世尊云：「我見香臺」，阿難云：「我亦見香臺」，即是佛見。世尊云：「我見香臺則可知、我若不見香臺時，你又作麼生見？」阿難云：「我不見香臺時，即是見佛。」佛云：「我云不見，自是我知；汝言不見，自是汝知；他人不見處，汝如何得知？」古人云：「到者裏，只可自知，與人說不得。」只如世尊道：「吾不見時，何不見吾不見之

處？若見不見，自然非彼不見之相；若不見吾不見之地，自然非物，云何非汝？」若認「見」為有物，未能拂跡。「吾不見」時，如羚羊挂角，聲響、蹤跡、氣息都絕，你向什麼處摸索？經意：「初縱破、後奪破」，雪竇出教眼頌，亦不頌物、亦不頌見與不見，直頌見佛。

【頌】~t24;

全象全牛翳不殊， ~t14; (半合半開，扶籬摸壁作什麼？一刀兩兩。) ~t24;
從來作者共名摸。 ~t14; (西天四七，此土二三。天下老和尚如麻似粟，猶自少在。) ~t24;
如今要見黃頭老， ~t14; (咄！者老胡在你腳跟下，瞎漢！) ~t24;
剎剎塵塵在半途。 ~t14; (腳跟下蹉過了也。更教老僧說箇什麼？驢年還曾夢見麼？)

【評唱】

「全象全牛翳不殊」，如眾盲摸象，各說異端，出《涅槃經》。

僧問仰山：「和尚見人問禪問道，便畫一圓相，於中書牛字，意在於何？」山云：「者箇也是閑事，忽若會得，不從外來；忽若不會，決定不識。」我且問你諸人，諸方老宿於你身中，指出那箇是你佛性—為復語言底是、為復默底是？為復不語不默底是？為復總是、總不是？你若認語言底是，如盲人摸著象尾；你若認默底是，如盲人摸著象耳；若認不語不默底是，如盲人摸著象鼻牙。若道總是，如盲人摸著象四足；若道總不是，棄本象落在空見。」如是眾盲所言，只於象上，名邈差別。你若要知道，切莫摸象，莫道見覺是、亦莫道不是祖師云：「菩提本非所，非所無菩提；若覓菩提~t54; (璋按：上句張本作「若不是菩提」) ~t14;

，終身累劫迷。」又道：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」具得眼人見象得其全體，如佛見性亦然。

全牛者出《莊子》。庖丁解牛，未曾見其全牛。順理而解，遊刃自在，更不須下手。才觀時，頭角蹄肉，一時自解了也。如此十九年，其刀利若新發於硯，謂之全牛。雖然如此奇特，雪竇道：「縱使得如此，全象全牛，如眼中翳，一般無殊。」

「從來作者共名摸」，直是作家，也去裏頭摸索不著。從自佛至迦葉，得旨傳授。西天此土祖師，乃至天下老和尚，已來皆只是「名摸」。

雪竇直截道：「如今要見黃頭老」，意道要見即便見，更不要尋覓方見。黃頭老，乃黃面老子也。

只是「剎剎塵塵在半途」，尋常道：「一塵一佛國、一葉一釋迦」，盡三千大千世界，所有微塵，只在一塵中見。正當恁麼時，猶在半途。那邊更有半途在？且道，在什麼處？釋

迦老子尚自不知，教山僧作麼生說得？

~t34;第九十五則 長慶佛語~t14;

【示眾】

有佛處不得住，住著則頭角生；無佛處急走過，不走過則草深一丈。直饒淨裸裸、赤洒洒，事外無機、機外無事，未免守株待兔。且道，總不恁麼，又作麼生行履？試舉看。

【舉】~t24;

長慶有時云：「寧說阿羅漢有三毒， ~t14;（焦穀不生芽。）~t24;

不說如來有二種語。 ~t14;（只是謗釋迦老子，微塵直壁。）~t24;

不道如來無語， ~t14;（猶自顛預，已是七花八裂。）~t24;

只是無二種語。」 ~t14;（周由者也，說什麼第二第三種？）~t24;

保福云：「作麼生是如來語？」 ~t14;（拶！道什麼？）~t24;

慶云：「聾人爭得聞？」 ~t14;（望空啟告，七花八裂。）~t24;

保福云：「情知汝向第二頭道。」 ~t14;（爭瞞得明眼人？裂轉鼻孔，何止第二？）

~t24;

長慶云：「作麼生是如來語？」 ~t14;（錯！猶較些子~t54;（璋按：一夜本「較」字作「校」，此據張本）。）~t24;

福云：「喫茶去。」 ~t14;（領，還會麼？蹉過了也。）

【評唱】

長慶、保福，在雪峰會下，常時互相舉覺。一日平常說話云：「寧說阿羅漢有三毒，不說如來有二種語。」梵語「阿羅漢」，此云「殺賊」，以功能彰名，能斷九九八十一品煩惱，諸漏已盡、梵行已立、所作已辦，此是無學阿羅漢位。貪嗔癡名三毒，是根本煩惱。八十一品，尚自斷盡，何況三毒？

長慶道：「寧說阿羅漢有三毒，不說如來有二種語」，大意要顯如來無不實語。

《法華經》云：「唯此一事實，餘二則非真」。又云：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」。世尊三百餘會說法，觀機逗教、應病與藥，萬種說法，畢竟無二種語。他意到者裏，諸人作麼生會得？佛以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。長慶要且未夢見如來語在！何故？大似說食終不能飽。保福見他平地上說教，遂問：「作麼生是如來語？」慶云：「聾人爭得聞？」者漢知他幾時

在鬼窟裏作活計來也。保福云：「情知汝向第二頭道，果中其言。」卻問：「作麼生是如來語？」者漢把不住。福云：「喫茶去」，槍頭倒被別人奪卻了也。大小長慶，失錢遭罪~t54;（璋按：「錢」字一夜本誤作「錢」，據張本校改）~t14;。且問諸人，如來語還有幾箇？恁麼見得，方見者兩箇漢納敗闕。雖然如此，子細檢點將來，盡合喫棒。放一線道，與他理會。

有底道：「保福道得是，長慶道得不是。」只管隨語生解，便道：「有得有失」，殊不知古人說話，如擊石火、似閃電光，如今人不去古人轉處看，只管去言句下走。便道：「長慶當時不使用，是落第二頭；保福云『喫茶去』，是第一頭」。若與麼看，到彌勒佛下生，也未見古人意在。若是作家，終不作者般見解。跳出者箇窠窟，向上有一條路。你若道「聾人爭得聞」，有什麼不是處？保福道：「喫茶去」，有什麼是處？轉無交涉。所以道：「他參活句，不參死句。者因緣與大悲菩薩「通身是」、「遍身是」一般，無你計較是非處。須是自家腳跟下，淨裸裸、赤洒洒地，方見他古人相見處。但去宛轉處，莫去他語上覓。五祖云：「如馬前相撲相似」，須是眼辨手親始得見。

者箇公案，若以正眼觀之，俱無得失；卻於無得失處，辨箇得失；無親疏處，分箇親疏。長慶也須是禮拜保福始得。何故？者些子巧處用得好，如電轉星飛相似，保福方是牙上有牙、爪上有爪。

【頌】~t24;

頭兮第一第二，~t14;（王庫中無如是刀，古今榜樣，隨邪逐惡作什麼？）~t24;

臥龍不鑿止水。~t14;（同道方知。）~t24;

無處有月波澄，~t14;（四海孤舟獨自行，徒勞卜度，討什麼碗？）~t24;

有處無風浪起。~t14;（嚇殺人，還覺寒毛卓豎。打云：來也！）~t24;

稜禪客稜禪客，~t14;（勾賊破家，鬧市出頭、失錢遭罪。）~t24;

三月禹門遭點頭。~t14;（退己讓人，萬中無一，只得飲氣吞聲。）

【評唱】

「頭兮第一第二」，只管去理會第一第二，正是死水裏作活計。者箇機巧妙處，你若作第一第二頭會，且摸索不著在。

雪竇道：「臥龍不鑿止水」，止水裏豈有龍藏？若作第一第二會，正是在止水裏。不見道：「死水不藏龍」？又云：「臥龍長怖碧潭清」。須是洪波浩渺、白浪滔天處~t54;（璋按：「處」字一夜本原作「裏」，依文義從張本）~t14;，方始有龍藏。似前頭道「澄潭不許蒼龍蟠」，

所以道，「無龍處有月波澄」，風恬浪靜，有龍處無風，卻洪波浩渺。大似保福道「喫茶去」，正是無風起浪。雪竇到者裏，一時與你打疊情解，頌了也。他有餘才風韻，故成文章，依前就裏頭著一隻眼，也不妨奇特。

卻道：「稜禪客，稜禪客，三月禹門遭點額。」雖然如是，亦是透龍門底龍。卻被保福驀頭一點。

~t34;第九十六則 趙州轉語

【舉】~t24;

趙州示眾三轉語。 ~t14; (道什麼? 三段不同。)

【評唱】

「金佛不度爐，泥佛不度水，木佛不度火，真佛裏頭坐。」者一句太煞郎當。他古人出一隻眼、垂一隻手接人，略借此語通箇消息，要為人。你若一向正令全提，法堂前草深一丈。雪竇嫌他末後句漏逗，所以削去，只頌三句。

泥佛若度水，則爛卻；金佛若度爐，則燒鎔卻；木佛若度火，則焚卻，有什麼難會？雪竇一百則頌古，皆是計較葛藤；唯此三頌，直下有衲僧氣息。只是者頌，也不妨難會，若透得此三頌，便許你罷參。

【頌第一】~t24;

泥佛不度水， ~t14; (浸爛鼻孔，無風起浪。) ~t24;

神光照天地。 ~t14; (干他什麼事? 見免放鷹。) ~t24;

立雪如未休， ~t14; (一人傳虛，萬人傳實，將錯就錯，阿誰見你?) ~t24;

何人不雕偽? ~t14; (入寺看額，二六時中，走上走下，皆是坐斷，闍黎便是。)

【評唱】

「泥佛不度水，神光照天地」，一句分明頌了也。為什麼卻引神光？二祖初生時，神光燭空、互於霄漢，而立名神光。二祖初參達摩於小林，立雪齊腰得法。達摩器之，名改為慧可。後來接得三祖，住司空山。隋末唐初之際，卅五代雜亂，遂遭沙汰，宣律師《高僧傳》不載。三祖傳云：「二祖妙法，不傳於世」，賴值末後依前悟他當時立雪，所以雪竇道：「

立雪如未休，何人不雕偽？」立雪若未休，足恭諂詐人皆效之，一時只成雕偽，即是諂詐之徒。

雪竇頌：「泥佛不度水」，為什麼卻引者因緣？他參得意根下，無一星事，淨裸裸、赤洒洒地，方頌得如此。五祖尋常教人看此三頌。

洞山初和尚〈法身頌〉云：「五臺山下雲蒸飯，佛殿街前狗吠天；幡竿頭上煎鎚子，三箇胡孫夜賭錢。」

傅大士頌云：「空手把鋤頭，步行騎水牛；人從橋上過，橋流水不流。」又頌云：「石人機似汝，也解唱巴歌；汝若似石人，雪曲也應和。」

土順和尚〈法身頌〉云：「懷州牛喫禾、益州馬腹脹，天下覓醫人，灸豬左膊上。」若會得此等頌，便會雪竇意。

【頌第二】~t24;

金佛不度爐， ~t14; (燎卻眉毛，天上天下。) ~t24;

人來訪紫胡； ~t14; (又恁麼去也，只恐喪身失命。) ~t24;

牌中數箇字， ~t14; (不識字狗兒也無話會，天下衲僧插嘴也不得。) ~t24;

清風何處無？ ~t14; (頭上漫漫、腳下漫漫，又云來也。)

【評唱】

「金佛不度爐，人來訪紫胡」，此一句亦頌了也。為什麼卻引「人來訪紫胡」？須是作家爐備始得。

紫胡和尚，山門立一牌，牌中有字云：「紫胡有一狗，上取人頭、中取人腰、下取人腳，擬議則喪身失命。」凡有新到相看，便喝云：「看狗！」僧擬議，便歸方丈，乃至趙州去問：「如何是紫胡狗？」為什麼卻咬他趙州不得？又三更於後架叫云：「捉賊捉賊！」見一僧，便扭住云：「捉得也，捉得也。」僧云：「不是我」，胡托開云：「是則是，只是不肯承當。」你若會得，許你咬殺一切人，處處清風凜凜；若也未然，牌中數箇字，決定不奈何。

且道，雪竇頌「金佛不度爐」，為什麼卻引紫胡話來頌？你若要見，但透得盡，方可見得此頌。

【頌第三】~t24;

木佛不度火， ~t14; (爛卻了也，唯我能知。) ~t24;
常思破灶墮； ~t14; (東行西行，有何不可？癩兒牽伴。) ~t24;
杖子忽擊著， ~t14; (在山僧手裏。在誰手裏？山僧不用。) ~t24;
方知辜負我。 ~t14; (有什麼用處？蒼天蒼天！)

【評唱】

「木佛不度火，常思破灶墮」，此一句亦頌了也。雪竇回引此「木佛不度火」，為什麼卻引「破灶墮」話？此乃嵩山安和尚，參見五祖大滿禪師，有十七人隨嗣安師，隱居嵩山。一日領徒，入於山塢間，見一火樂人，在廟樂神，乃問元由。人謂師曰：「此乃灶神。若不祭祀，即為禍祟。」師遂以拄杖子敲灶三下云：「汝本是磚瓦、泥土合成，靈從何來？聖從何起？恁麼烹殺物命！」遂以杖擊之云：「破也，墮也。」灶遂傾墮，其神乃悟去。眾僧云：「某等久依和尚，不蒙開示。」山云：「汝禮拜。」僧作禮，山乃亦將杖向眾僧頭上敲云：「破也，墮也。」眾僧各得開悟。

後有僧舉似安國師。師歎云：「此子會盡物我一如」。灶神悟此則故是，其僧乃是五蘊成身，亦云：「破也墮也」，因什麼卻二俱開悟？且道，四大五蘊，與磚瓦泥土，是同是別？既是如此，為什麼卻成「辜負」去？只是未得拄杖子在。雪竇頌「木佛不度火，常思破灶墮」，為什麼卻引此公案？老僧直截與你說，他大意只是絕得失、意想、情塵，淨裸裸地，自然見得親切。

~t34;第九十七則 剛經輕賤~t14;

【示眾】

拈一放一，未是作家；舉一明三，猶乖宗旨。直得天地陡變、四方絕唱；電奔電馳、雲行雨灑；傾湫倒嶽、甕瀉盆傾，也未救得一半在。還有轉天關、移地軸底麼？舉看：

【舉】 ~t24;

《金剛經》云：「若為人輕賤， ~t14; (放一線道何妨?) ~t24;
是人先世罪業， ~t14; (驢馱馬載。) ~t24;
應墮惡道， ~t14; (陷墮了也!) ~t24;

以今世人輕賤故， ~t14; (酬本返末，只得忍受。) ~t24;
先世罪業， ~t14; (向什麼摸索? 種穀不生豆芽。) ~t24;
則為消滅。」 ~t14; (雪上加霜，如湯消冰。)

【評唱】

若據平常講究，乃經中常論。雪竇拈來頌者意，欲打破教家鬼窟裏活計。昭明太子，科為持經功德分，教中大意，說此經靈驗。如此之人，先世所造惡業，應墮惡道，為善力強故未受。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罪業則為消滅，故不入惡道。為持此經故，能滅無量劫來罪業，轉重成輕、轉輕不受。後得佛果菩提，據教家，說此三十二分經文，便喚作「持經」，有什麼交涉? 有底道：「經自有靈驗。」若恁麼，你試將一卷經放在閑處，看他有感應也無?

法眼云：「證佛地者，名曰持經。」經中道：「一切諸佛，皆從此經出。」且喚什麼作「此經」? 莫道黃卷赤軸底是麼? 且莫錯認定盤星。金剛喻於法體堅固，物不能壞，用之能利故，摧一切物。擬山則山崩、擬石則石裂、擬海則海竭。就喻彰名，其法亦然。

般若有三種：一實相、二觀照、三文字。實相即是大智，乃諸人腳跟下，一大事因緣，輝古騰今，迴絕智見，淨裸裸、赤灑灑者是。觀照即是真境，於二六時中，放光動地，聞聲見色者是。文字則能詮文字。如今說者聽者，且道，是般若? 不是般若? 古人道：「人人有一卷經。」又云：「手不執經卷，常轉如是經。」若據此經靈驗，何止轉重令輕、輕轉不受? 設使敵聖功能，亦未為奇特。

不見龐居士曾聽講此經，問座主云：「俗人敢有小問，不知如何?」主云：「但請問。」士云：「無我相、無人相，教阿誰講阿誰聽?」主無語，乃云：「某甲只依文解義，不會此意。」居士乃有頌云：「無我亦無人，作麼有親疏? 勸君休取相，不似直求真。金剛般若性，內外絕纖塵; 我聞並信受，盡是假名陣。」此頌最好，分明一時說了也。

圭峰科四句偈云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此四句偈義，全同證佛地者，名持經。亦有四句非偈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非四句是四句。僧問晦堂：「如何是四句偈?」堂云：「話墮也不知。」

雪竇於經上指出，若有人持此經者，如佛現在。「此經」者乃諸人本地風光、本來面目。若據祖令當行，本地風光、本來面目皆斬為三段; 三世諸佛、十二分教，不消一捏。到者裏，設使萬種功能，都不能管得。如今人只管看經，不知是箇什麼道理? 只管言我一日轉多少經，只認黃卷赤軸，隨行數字，不知全從自己本心上流出，者箇唯是轉處些子。

大珠和尚云：「向空屋裏，堆一堆經，看他放光也無?」只是自家一念發底心，便是功

德。何故？於一切法，萬法出自心源；於一一念中是靈。既靈即通，既通即變。古人道：「青青翠竹盡是真如，鬱鬱黃花無非般若。」你若見得徹去，即是真如~t54;（璋按：「即」字一夜本誤作「既」，據張本校改）~t14;。忽若未然，作麼生喚作真如？

如《華嚴經》云：「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」你若識得去，遇緣逢境、為主為宗；若未能明得，且伏聽處分。雪竇出眼頌大意，明經功驗：

【頌】~t24;

明珠在掌，~t14;（上通霄漢、下澈黃泉，四邊訛疊、八面玲瓏~t54;（璋按：「瓏」字一夜本誤作「龍」，據張本校改）~t14;。道什麼？）~t24;

有功者賞。~t14;（多少分明，隨他去也。忽若無功時，作麼生賞？）~t24;

胡漢不來，~t14;（內外絕消息，猶較些子。）~t24;

全無伎倆。~t14;（展轉沒交涉，向什麼處摸索~t54;（璋按：「摸」字一夜誤作「模」，據張本改）~t14;? 打破漆桶來相見。）~t24;

伎倆既無，~t14;（休去歇去，誰恁麼道？）~t24;

波旬失途。~t14;（勘破了也！者外道王，尋瑕覓跡。）~t24;

瞿曇瞿曇，~t14;（佛眼覷不見。）~t24;

識我也無？~t14;（咄！）~t24;

復云：「勘破了也。」~t14;（一棒一條痕，已在言前。）

【評唱】

云：「明珠在掌，有功者賞」。若有人持此經，有功驗者，則以珠賞之。他得此珠，自然會用。胡來胡現、漢來漢現；萬象森羅，縱橫顯現~t54;（璋按：「縱橫顯現」，一夜本原作「縱然顯換」，今從張本）~t14;，此是有功勳。法眼云：「證佛地者，名為持經。」此兩句頌公案了也。

「胡漢不來，全無伎倆」，雪竇裂轉鼻孔，也有胡漢來則教你現。若胡漢俱不來時，又且如何？到者裏，佛眼也覷不見。且道，是功勳、是罪業？是胡是漢？直似羚羊挂角，莫道聲響蹤跡，氣息也無，向什麼處摸索？假使諸天捧花無路、外道潛窺無門，洞山土地神，亦乃窺之不得。雪竇道：「伎倆既無，到者裏無伎倆處，波旬也教失途。」世尊以一切眾生為子，若有一人發心修業，波旬宮殿摧裂。他作魔事來相惱亂。雪竇道：「直饒波旬恁麼來，也須教他

失途。」雪竇點胸云：「瞿曇瞿曇，識我也無？」莫道是波旬，任是佛來，還識我也無？釋迦老子尚自不見，汝等諸人向什麼處摸索？復云：「勘破了也。」且道，瞿曇勘破雪竇、雪竇勘破瞿曇？試定當看！

~t34;第九十八則 天平行腳~t14;

【示眾】

一夏嘮嘮打葛藤，泊乎笑倒五湖僧；金剛寶劍當頭擲，始覺從來百不能。且道，作麼生是「金剛王寶劍」？眨上眉毛，試露鋒鋦，看。

~t54; (璋按：據日·大內青巒《碧巖集講話》所言，本則示眾應與一百則示眾互相調換。因為在《碧巖集》百則告一段落時，應以詩偈一首提示全篇宗旨。而且就內容而言，其中的「金剛王寶劍」和百則公案的「如何是吹毛劍」遙相呼應。故大內青巒判斷其為後人手抄本的錯簡。)~t14;

【舉】~t24;

天平漪和尚行腳時參西院，常云：「莫道會佛法，覓箇舉話人也無！」~t14; (漏逗不少。是則是，爭奈靈龜曳尾?)~t24;

一日西院遙見召云：「從漪！」~t14; (鏖鉤搭索。)~t24;

平舉頭，~t14; (著！兩重公案。)~t24;

西院云：「錯。」~t14; (也須爐裏鍛過始得，劈腹剜心。三要印開朱點窄，未容擬議主賓分。)~t24;

平行三兩步，~t14; (正見半前落後，者漢泥裏洗土塊。)~t24;

西院又云：「錯！」~t14; (喚作兩重公案，殊不知水入水、金搏金。)~t24;

平近前。~t14; (依舊不知落處。展轉沒交涉去!)~t24;

西院云：「適來這兩錯，是西院錯？上座錯？」~t14; (前箭猶輕後箭深。)~t24;

平云：「從漪錯。」~t14; (錯認驢鞍橋，喚作爺下頷，似恁麼衲僧，打殺千箇萬箇，有什麼罪?)~t24;

西院云：「錯。」~t14; (雪上加霜。)~t24;

平休去，~t14; (錯認定盤星，果然不知落處。軒知鼻在別人手裏?)~t24;

西院云：「且在這裏過夏，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。」~t14; (西院尋常脊梁硬如生鐵，何不直下

打出去?) ~t24;

平當時便行。 ~t14; (也似箇衲僧，似則似、是則不是。) ~t24;

後住院，謂眾云： ~t14; (貧兒思舊債，點過。) ~t24;

「我當初行腳時，被業風吹到思明長老處。連下兩錯，更留我過夏，待共我商量。我不道恁麼時錯，發足向南方去時，早知道錯了也。」 ~t14; (爭奈者兩錯，轉見郎當。千錯萬錯，爭奈沒交涉?)

【評唱】

天平從漪和尚，行腳參見西院。思明先參大覺，承嗣前寶壽。一日問：「踏破化城來時，如何？」壽云：「利劍不斬死漢。」明云：「斬。」壽便打。凡十四回，道：

「斬。」壽十四回打云：「者漢著甚死急！將箇死屍抵他痛棒。」遂喝出。會下有一僧，問寶壽云：「適來問話僧，甚不可得，和尚方便接他！」壽亦打，趕出者僧。且道，寶壽亦趕出者僧，為復他來說是說非，且道，意作麼生？後來出世，俱承嗣寶壽。

天平曾參進山主來。他在諸方，參得些子蘿蔔頭禪在肚皮裏，到處輕薄，亂開大口道：「我會禪會道！」尋常云：「莫道會佛法，覓箇舉話人也無！」屎臭氣薰人，只管輕薄。

你且道，諸佛未出世、祖師未西來、未有問答公案已前，還有禪道麼？古人事不獲已，對機垂示，後來人喚作公案因緣。世尊拈花、迦葉微笑。後阿難倒剎竿話，只如未拈花。阿難未問已前，甚處得公案來？只管被諸方蘿蔔印子，一印定了，便道：「我會禪道、佛法奇特，莫教人知。」

天平被西院叫來，連下兩錯，直得周章惶怖、分疏不下；前不構村，後不構店。有者道「說箇西來意，早錯了也。」殊不知西院者兩錯落處。諸人且道，在什麼處？所以道：「他參活句、不參死句。」天平舉頭，便是落二落三了也。西院云：「錯！」他卻不薦自執，道「我肚皮裏有禪」，莫管他！又行三兩步，西院又云：「錯！」依舊黑漫漫地。天平近前，西院云：「適來者兩錯，是西院錯？上座錯？」平云：「從漪錯。」且喜勿交涉，已是第七第八了也。西院云：「且在這裏過夏，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。」平當時便行。似則似，是則未是。也不道他不是，只是跳不上。雖然如是，卻有些子衲僧氣息。

後住院，謂眾云：「我當初行腳時，被業風吹倒，到思明長老處，連下兩錯，更留我過夏，待共我商量。我不道恁麼時錯，發足南方去時，早知道錯了也。」者漢也煞道，只是落七落八，料掉勿交涉。如今人聞道：「發足南方去，早知道錯了也」，便去卜度道：「未行腳時，幸自無許多佛法禪道；及至行腳，後卻被諸方熱瞞。不可未行腳時，喚地作天、喚天

作地，見地不可喚作天、見山不可喚作水，幸自無一星事。」若恁麼，只是流俗見解，何不買一片帽子戴？大家過時，更須圓頂方袍，有什麼用處？佛法不是者箇道理。若論此事，豈有許多葛藤？你若道：「我會他不會。」擔一擔禪，遶天下走，被明眼人勘著，一點也用不著。雪竇極頌得妙：

【頌】~t24;

禪家流， ~t14; (漆桶！一狀領過。) ~t24;

愛輕薄， ~t14; (也有些子，呵佛罵祖。) ~t24;

滿肚參來用不著。 ~t14; (只宜有用處，方木不逗圓孔，闍黎與他同參。) ~t24;

堪悲堪笑天平老， ~t14; (天下衲僧跳不出，不怕傍人攢眉，也得人鈍悶。) ~t24;

卻謂當初悔行腳。 ~t14; (未行腳已前錯了也。踏破草鞋，堪作何用？) ~t24;

錯！錯！ ~t14; (是什麼？雪竇已錯下名言，摸索不著。) ~t24;

西院清風頓銷鑠。 ~t14; (西院在什麼處？何似生？莫道西院，三世諸佛、天下老和尚，亦須倒退三千里始得。於此會得，許你天下橫行。) ~t24;

復云：「忽有箇衲僧出云：錯。」 ~t14; (一狀領過，猶較些子。) ~t24;

雪竇錯，何似天平錯？ ~t14; (西院又出世，據款結案，總沒交涉。且畢竟如何？錯。)

【評唱】

云：「禪家流愛輕薄，滿肚參來用不著」，者漢會則會，只是用不著。尋常道：「他會得多少禪？及至烘爐裏烹，元來一點也無！」五祖道：「有般人參禪，如琉璃瓶裏擣養糕，抖擻不出，打即便破。若要活潑潑地，但參皮袋裏禪，自然撲不破。」古人道：「設使言前薦得，猶是滯殼迷蹤。」

「堪悲堪笑天平老，卻謂當初悔行腳」，雪竇道，堪悲他對人說不出，堪笑他會一肚皮禪，更使不著。「錯錯」，者兩錯也，有人道：「天平不會是錯。」又道：「無語是錯。」

有什麼交涉？殊不知，這「錯錯」，如擊石火、似閃電光，是他向上人行履處。如仗劍斬人，直取咽喉命根方斷。若向此劍刃上行得，便可七縱八橫。你若會者兩錯，可以見「西院清風頓銷鑠」。雪竇於法堂上，舉此話了，意道：「我且問你：雪竇錯，何似天平錯？」且參三十年！

~t34;第九十九則 肅宗十身

~t54; (璋按：一夜本此則無示眾，張本有「垂示」，如下：

「龍吟霧起，虎嘯風生；出世宗猷，金玉相振。通方作略，箭鋒相拄；遍界不藏，遠近齊彰，古今明辨。且道，是什麼人境界？試舉看。」) ~t14;

【舉】~t24;

肅宗帝問忠國師：「如何是十身調御？」 ~t14; (作家君王，大唐天子，合知恁麼頭上捲輪冠，腳跟下無憂履。) ~t24;

師云：「檀越踏毗盧頂上行。」 ~t14; (須彌南畔，把手共行，猶有者箇在。) ~t24;

帝云：「寡人不會。」 ~t14; (何不領話？可惜許。好彩不分付，帝當時好與一喝，更用會作什麼？) ~t24;

師云：「莫認自己清淨法身。」 ~t14; (雖是葛藤，卻有出身之處。醉後郎當。)

【評唱】

帝在東宮時，參忠國師。後來即位，愈加敬之，出入迎送，親自捧車輦，群臣不悅。師神心通鑿，遂奏之：「我在天帝釋前，見粟散天子，如閃電相似。」帝問：「如何是十身調御？」師云：「檀越踏毗盧頂上行。」

國師生來，一條脊梁骨硬如鐵。及至帝王前，似爛泥相似。雖然答得廉纖，卻有箇好處。若要會，檀越須是「踏毗盧頂上行」始得。他卻不薦，卻云：「不會。」國師後面忒煞郎當落草，為他注腳一句云：「莫認自己清淨法身。」者箇法身，人人具足，箇箇圓成。看他一放一收、八面玲瓏。

不見道：「善為人師者，應機設教、看風使帆。若僻守一隅，豈能回互？」如黃檗接臨濟，三頓痛棒；及至為裴相，則葛藤太甚，此豈不是善為人師？忠國師善巧方便，接肅宗帝，蓋為他有八面受敵底手段。

「十身調御」者，則是十種他受用身。然法報化三身，即法上現也。何故？教中道：「報化非真佛，亦非說法者；法身則一片虛凝、靈明寂照」。

舉：太原孚上座說法身云：「…忽若總認照照靈靈，落在驢前馬後，須是打破業識、無一絲毫」，須猶只得一半。古人道：「不起纖毫修學心，無相光中常自在。」礙塞煞人！但識常寂，莫認聲色；但識常靈，莫認妄想。所以道，假使鐵輪頂上旋，定慧圓明終不失。

二祖覓心了不可得，正當恁麼時，法身在什麼處？長沙云：「學道之人不識真，只為從前認識神；無量劫來生死本，痴人喚作本來人。」今時人認得箇昭昭靈靈，便瞠目努眼、弄精魂，有甚麼交涉？他道「莫認自己清淨法身」，且道那箇是自己清淨法身？你也未夢見在，更說什麼「莫認」？只如教家以法身為極則，為什麼卻不教他認自己法身？所以道：「認著依前還不是，咄！」便棒。會得此意者，始會他道：「莫認自己清淨法身。」雪竇嫌他老婆心切，爭奈爛泥裏有刺？

會得三玄路，便會得者箇話，方有少分相應；直下打疊，教削跡吞聲。猶是衲僧門下沙彌行者見解在，更須回首塵勞，繁興大用始得。

【頌】~t24;

一國之師亦強名， ~t14; (何必空花水月！風過樹頭搖。) ~t24;
南陽獨許振嘉聲。 ~t14; (果然坐斷要津，千箇萬箇中，難得一箇半箇。) ~t24;
大唐扶得真天子， ~t14; (可憐生！接堪作何用？接得瞎衲僧，濟什麼事？) ~t24;
曾踏毗盧頂上行。 ~t14; (一切人不恁麼，直得天上天下，上座作麼生踏？) ~t24;
又頌：鐵槌擊碎黃金骨， ~t14; (暢快平生，已在言前。) ~t24;
天地之間更何物？ ~t14; (茫茫四海，知音者少。全身擔荷，撒沙撒土。) ~t24;
三千剎海夜澄澄， ~t14; (高著眼，把定疆封，你待入鬼窟裏去那。) ~t24;
不知誰入蒼龍窟？ ~t14; (三十棒一棒少不得，拈了也，還會麼？過也！咄。)

【評唱】

「一國之師亦強名，南陽獨許振嘉聲」，此頌一似箇真讚。不見道：「至人無名，喚作國師亦是強名」。國師之道，不可比倫，他善能恁麼接人。

獨許南陽是作家，「大唐扶得真天子，曾踏毗盧頂上行」，若是具眼衲僧眼腦，須是向「毗盧頂上行」，方見此「十身調御」。佛號為「調御」，是十號之一數。一身化十身、十身化百身、百身化千身萬億身，亦復如是，大綱只是十身。者一頌卻易說。

後頌他道：「莫認自己清淨法身」。頌得水洒不著，最難說。

又頌：「鐵槌擊碎黃金骨」，此頌「莫認自己清淨法身」。雪竇忒煞讚歎他，「黃金骨」一槌擊碎了也。天地之間，更有何物？直須淨裸裸、赤洒洒地，無一物可得，乃是本地風光，一似「三千剎海夜澄澄」，三千大千世界，諸香水海中，有無邊剎，一剎有一海。正當夜靜更深時，天地一時澄寂，切忌作閉眼合目會。若與麼會，正墮在毒海。

「不知誰入蒼龍窟」，展縮腳手，且道是誰？諸人鼻孔，一時被雪竇穿卻了也。

~t34;第一百則 巴陵毛劍~t14;

【示眾】

收因結果、盡始盡終；對眾無私，元不曾說。忽若有箇出來道：「一夏請益，為什麼不曾說？」只向伊道：「待你悟了，即向你道。」為復當面諱卻？為復別有長處？舉看：
~t54;（璋按：本則示眾，據大內青巒《碧巖集講話》所言，應為第九八則之示眾，以「一夏請益，原不曾說」作為九八則「天平兩錯」公案之引語。）~t14;

【舉】~t24;

僧問巴陵：「如何是吹毛劍？」~t14;（斬！嶮。）~t24;

陵云：「珊瑚枝枝撐著月。」~t14;（光吞萬象。）

【評唱】

僧問：「如何是吹毛劍？」陵云：「珊瑚枝枝撐著月。」四海五湖多少人，不動干戈、舌頭落地？雲門接人如此，他是雲門的子，亦各具箇作略。古人云：「我要韶陽三月裏，鷓鴣啼處百花新」，者話正是恁麼地，於一句中自然具三句，不妨奇特。

遠錄公云：「未透底人，參句不如參意；透得底人，參意不如參句。」雲門下有三尊宿，答此話俱云「了」，唯有巴陵答得過於「了」字，此乃得句也。且道，「了」字與「珊瑚枝枝撐著月」，是同是別？前來道：「三句可辨，一鏃遼空」，要會此話，須是絕情塵意想，淨盡方見得。

他道：「珊瑚枝枝撐著月。」你若作道理，即摸索不著。此是禪月答友人詩曰：「厚似鐵圍山上鐵、薄似雙成仙體纈；蜀機鳳雛動蹶蹶，珊瑚枝枝撐著月。王凱家中藏難掘，顏回飢漢愁天雪；古檜筆直雪不折，雪衣石女蟠桃玦。佩入龍宮步遲遲，繡簾銀筆何參差！驪龍失珠知不知？」巴陵於句中，取一句答此話。「吹毛劍」只是快利，刃上吹毛試之，其毛自斷，謂之「吹毛劍」也。巴陵只就他問處便答，者僧頭落了不知！

【頌】~t24;

要平不平，~t14;（細若芙渠，大丈夫須是恁麼。）~t24;

~t24;大巧若拙； ~t14;（不動聲色，藏身露影。）~t24;
或指或掌， ~t14;（看，果然是者箇不是。）~t24;
倚天照雪。 ~t14;（斬！覷著即郎當。）~t24;
大冶兮磨礪不下， ~t14;（更用煅煉作什麼？千兵易得、一將難求。）~t24;
良工兮拂拭未歇。 ~t14;（人莫能行，直饒干將出來，也須倒退。）~t24;
別別， ~t14;（咄！有什麼別？）~t24;
「珊瑚枝枝撐著月」。 ~t14;（光吞萬象。）

【評唱】

「要平不平」，古有俠客，路見不平，以強凌弱，則飛劍取強者頭，以謝不平者。所以按劍。宗師家，眉藏寶劍、袖掛金鎚，以斷不平之事。

「大巧若拙」，巴陵答處，正要平不平之事，為他語忒煞傷巧返成拙相似。何故？為他不當面揮來，卻去僻地裏，一截暗取人頭，而人總不覺。

「或指或掌，倚天照雪」，會得則如倚天長劍，凜凜威風。古人道：「心月孤圓，光吞萬象。光非照境，境亦非存。光境俱忘，復是何物？」此寶劍忽現在指頭、或現在掌上。慶藏主說到者裏，豎手云：「還會麼？」不必在手指上。雪竇借路經過，教你見古人意。且道，一切處不可不是吹毛劍也。如「三級浪高魚化龍，癡人猶辱夜塘水」，赤眉干將鎮邪劍。

雪竇道：「此劍能倚天照雪」。尋常道，「倚天長劍，光能照雪」，者些子用處，直得「大冶兮磨礪不下」，任是良工，亦只「拂拭未歇」。良工，即如干將等是也。故事中也自說。雪竇頌了，末後顯出巴陵。「別別」，不妨奇特，別有好處，與尋常劍不同。且道，什麼處是別處？

「珊瑚枝枝撐著月」，可謂光前絕後、獨據寰中，更無等匹。畢竟如何？諸人頭落了也！~t34;《碧巖集》下~t54;（璋按：伊藤猷典所校之「一夜本」中，在《碧巖集》後有「定本」二字）~t14;佛果拈畢乃成一頌：~t24;萬斛盈舟信手拈，卻因一粒甕吞蛇。拈提百轉舊公案，撒卻時人幾眼沙？~t54;（璋按：「沙」字一夜本作「花」，此據張本。）~t14;